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启示录 21:3 和合本

# 迦南 书集选译

教会篇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 《密苏里浸信会总协会的历史》

威廉-波普-叶曼

E. W. Stephens出版社，1899年

密苏里浸信会总协会的历史

威廉-波普-叶曼

E. W. Stephens出版社，1899年

=====

密苏里浸信会的协会

密苏里州哥伦布市...:

这些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为所有部门的工作提供指导。在密苏里浸信会的工作中，没有任何时候比在管理中央浸信会的时候，叶曼博士与该州的整个教派进行沟通，做得更好。

这本杂志从在帕尔米拉发行的第一期到现在，一直是我们总协会忠实的朋友和无怨无悔的仆人。我很高兴我可以如实地补充说，这里所说的关于叶曼博士的一切，对从J. H. 路德博士到J. C. 阿姆斯特朗博士的每一位编辑都同样适用。

在牧师的工作中，无论是作为都会教会，还是乡村主教，都表现出对浸信会

教会、传教士和传教士的同样的无私奉献精神。

由于各种莫名其妙的情况，州的传教工作完全瘫痪了，叶曼博士被要求带头恢复这项几乎没有生命力的事业，他对整个州进行了彻底的研究。他没有走访每一个“角落”，但他几乎做到了这一点，以至于他几乎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不停地、毫不松懈地进行劳动。作为州传教会的通讯秘书和财务代理，他在八年时间里不辞辛劳地工作，同时也是总协会所有会议的主持者。因此，他被要求对工作的每一分钟都要进行仔细管理。现在，在几年的时间里，他认真研究了我国联邦的整个浸信会历史领域；在各方面都比现在或过去任何一个人有更好的机会熟悉这个领域和工人，他向我们提供了这本密苏里州浸信会总会的历史。

这种历史的价值。

当R. S. 邓肯牧师的大脑和心灵被投入到他的《密苏里浸信会历史》中收集和整理如此大量的信息时，这是神赐予的伟大礼物。事实上，从1806年第一间教会的建立到现在，仁慈的主已经奇妙地祝福和极大地繁荣了他的人民。基督徒男女应该像其他人一样感激那些为人类服务而奉献生命的人的劳动。

我们非常注意保存对我们伟大人物的记忆，无论是水手、士兵还是政治家。但我们知道，没有哪一类人能够像那些在诚实、清醒和一般道德的原则下建立起男人和女人的人那样，为自己这一代人服务得这么好，或者为未来的时代做出如此明显的贡献。

也许那些本身就是伟大运动中的主要因素的人，确实没有能力像后人那样阐述他们所参与的事件的哲学。我们之后的人将有过去和我们的劳动成果来指导他们；但如果没有那些自己是“目击者”的人对事实的记录，下一代人将

完全不知道他们的环境是如何创造的。

所有有思想的人都必须承认，行动者自己对他们正在做的和已经做的事情，以及他们为什么这样生活和工作，比任何其他人都要了解得多。也许我们中的许多人没有道德上的勇气，也没有彻头彻尾的诚实，无法忠实地公开我们自己的动机，但我们确实知道事实，而且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有那些有能力清楚说明这些事实的人。当然，未来的世代会把这个时代的所有记录，当作简单的采石场，他们可以从那里为自己的宫殿和殿宇开采材料。我们应该远远地效法先辈，并为我们的后来者在有规律的地层中奠定我们所有力量的积累，使他们可以从这些材料中建造出比我们所能建造的任何东西都更持久、更美丽的东西。

因此，由一个对基督教工作的某个部门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塑造工作和使工作有效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的人所写的历史，其价值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在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现在已经接近尾声，这段历史的作者在与总会有关的所有事务中一直是主宰者的精神。对于本书中叙述的事实，不可能有任何争议。

历史的早期阶段是按照各次会议的印刷记录来提供的。这里会发现对所做的事情以及为推进手中的事业所制定的计划的简单陈述。

这里的事实向我们表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哪怕是扩大基督在密苏里的统治做一点事情，也只是建立在好人和值得被称为伟大的人打下的基础上而已。

如果我们都能像我们的父辈那样表现自己，我们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在我们的历史中，有很多东西可以被当作天意的警告。

在十二使徒中，有一种精神经常问“谁将是最大的”。而且，有些时候，工作被这种精神的一些“歪曲”所阻碍。

但我们正在学习，而且我确信，我们将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伟大的老师给了我们天国的真正哲学，当他说，“在你们中间，谁想成为最大的，就当做众人的仆人”。我们现在和以前都有一些热爱基督工作的人，他们是如此真诚，以至于在吸收耶稣和真理的爱的过程中忘记了他们可能获得的荣誉。

如果这段由我们兄弟撰写的历史能够帮助男人和女人获得对“扩大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国度，特别是在本州”的工作的持久热爱，那么作者的祈祷就会得到回应，这将是 he 最渴望的，是他对密苏里浸信会利益的最佳贡献。

工作的及时性。

在我们进入基督教时代的第二十个世纪之前，总会只需再举行两次会议。

对所有同情基督教的人来说，我们有这么多的年轻人，他们在虔诚、文化、心灵的奉献和对真理的热爱方面，都具备了在我们伟大的国家推进工作的条件，这是一个值得深深感谢的问题。

对所有这些工人来说，他们拥有一部完整而可靠的自己民族的历史，并将其带到自己的时代，这是一个巨大的恩惠。他们在开始下一个世纪的工作时，将充分了解奠定这一伟大基础所付出的代价，必须在这一基础上建造一个宏伟而壮观的结构，使之与已完成的工作相协调。

由于地基是在祈祷中打下的，并由那些已经进入大赏的伟大和善良的人的辛劳和泪水巩固，所以他们将建造，上帝的祝福也会给他们增加。

但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想法，即我们只是开了个头。各个学院将需要大大增加捐赠。传教士的人数必须增加。必须在现在主的子民没有家园的地方建造礼拜堂。在较大的城市，教会的数量必须大大增加。在许多较小的地方，必须建造新的和更好的房屋，而新的城镇和城市将继续增加，直到在未来的年代里，这个伟大的州将几乎成为文明社会中所有有用事物的一个大制造中心，而我们每一亩肥沃的土地都将尽其所能带来丰收，以支持和安慰将在这里找到家园的大量人口。

在下个世纪结束之前，密苏里州的人口将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不敢暗示其数字，以免被认为是对该州的可能性过于热心。

无论谁来，也无论他们从地球的哪个部分来，他们都会像以前的人一样需要帮助。必须向他们传讲主耶稣的福音，必须说服他们接受我们神圣的宗教，否则他们将危及我们伟大的遗产。在主再来之前，这项工作不可能结束。相反，对更多和更好的工作的需求会增加，因为会有大大增加效用的可能性。

作为以前劳动者的支持和力量的经文，在一千年后也会像过去一样甜蜜，一样充满鼓励。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路加福音21:33。

“但耶和華的道是永远长存的”。彼得前书1:25。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约翰福音14:14。

因此，我在此请求与本书的作者一起，向所有那些将被上帝呼召，接手并推进密苏里浸信会总会的工作并取得辉煌成功的人祝愿“上帝祝福”。

莫桑比克特伦顿，1899年1月24日。

---

---

前言。

编写密苏里浸信会总会历史的愿望绝不是最近才有的冲动。早在1845年，当协会成立仅10年，在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举行会议时，就通过了以下决议。

“请执行委员会在本协会下次会议前编写本协会从起源到现在的历史。”

自从这项决议表达了父辈们对这个因爱而生、在迫害中摇摇欲坠的组织的献身精神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已经埋在了过去的海洋深处。

对参加总协会那次会议的信使的名字进行统计，表明他们中只有一个人可能活到今天。这个人就是塞缪尔-霍华德-福特，法学博士。他在1845年还是个年轻人，但他的思想能力和演讲口才已经引起了教派的注意。从年轻时到精神矍铄的晚年，他一直是协会的忠实朋友，尽管他并非一直是密苏里州的居民，他在该州开始了他的牧师生涯，并选择在该州结束他积极、辉煌和有益的职业生涯。

在颁布上述决议的几年后，协会通过了一项类似的、但更紧迫的决议，呼吁为这个可爱的组织编写历史。

自那些早期的日子以来，巨大的变化标志着时间的轨迹。教堂的院子和墓地已经成为那些创立和促进协会的人的灵魂的栖息地，而这个协会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善的力量。一个人口稀少的州已经发展到拥有300多万人口。1834年的五千名浸礼会信徒已被1898年的十三万名所取代；一百五十个教会已增加到一千七百多个。

在这一进步和生活条件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人们一直希望能有一部总协会的历史，而且经常重复这种愿望。为了满足这一愿望，并使高尚的人的名字和高尚的事迹永远流传下去，这卷书已经写好了，在总会的一再要求下，现在发出来了，希望并祈祷它不会让那些被唤醒了美好期望的人失望。

为了进一步促进来自于父辈们所获得的灵感，甚至他们做出英勇牺牲的事业；本书是努力收集三十多年来的碎片，并将它们合并成一本朴实无华的书，作为对现在和未来的劳苦大众的一种乐趣和帮助，以唤起对密苏里州真理进步的更有价值的赞美和更好的贡献。

今天的工人和生产者利用昨天的资本来增加明天的财富。因此，现在是过去的丰富继承者，是未来的守护者。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是在进步的过程中，既没有从过去受益，也没有从未来受益。那些有历史，但对历史一无所知，或对历史漠不关心的人，是社会的寄生虫，靠别人的生活过活，对别人的生活没有贡献。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一个在服事中逐渐变老的人的愿望，让现在的年轻工人和那些在他从劳动中被召去休息后穿上盔甲的人，了解其精神和范围、人



和事。

这就是基督教事业的方法，它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和平等的责任。

如果救主的几个专心致志的追随者不能够完成我们所看到的工作，而他们又被许多障碍所包围，那么今天的人们又该有怎样的结果呢（他们如今被各种可能的机会所包围，可以奉基督的名做大事）？收获会是什么呢？再也不能说：“作工的人少”。的确，田地很大，但劳动者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一个小小的葡萄园从来没有空出来过。似乎没有足够的羊圈给焦急的牧羊人。有数以千计的教会成员和数以百计的教会名义上是活的，但实际上是死的。如果地球上的教会和教会成员能够觉醒，发挥他们的力量，世界很快就会皈依基督。如果所有人都能“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而不是先求与现在的生活有关的东西，那么教会就会像一座坐落在山上的城市——照亮各国的光。

作者承认，还有一个动机促使他编写这卷书。长期以来，密苏里州、密苏里人和密苏里浸信会被一些人可耻地误解、歪曲和忽视，这些人由于无知的偏见而拒绝接受明显的事实力量。地理形势的优势，奇妙的、实际上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土壤和气候对有价值的生产的不同适应性，丰富的矿床和有价值的金属和煤的山脉，现在刚刚开始得到公正的赞赏。密苏里州人民在教育、宗教和社会方面的进步被那些故意蒙蔽的人所掩盖，这些人喜欢用偏见的面纱来掩盖事实的全部意义。

密苏里浸信会成员在其他地区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承认，而他们的事业、造诣和成就却使他们有资格得到承认。卡斯卡特博士的《浸信会百科全书》实际上对密苏里州不屑一顾。即使像托斯-阿米蒂奇博士这样心胸宽广和公正的人，在他的浸信会历史中，似乎也不了解他所写的人的地理情况。

诚然，从联邦的某些地区来到这个伟大的州的浸礼会成员，都有一种令人反感的貌似社会优越感的气质，声称有权承认他们的智慧高于他们慷慨地屈尊去投奔的人民的智慧。

写这本书是为了让密苏里州的浸礼会生活、性格和进步的事实能够鼓励浸礼会成员做更大的事情，并向世界表明，密苏里州和她的人民并没有在进步的队伍中落后。

这部作品没有任何文学上的野心，也没有要求文学上的新颖性或卓越性。这是一部朴实无华地选择和分类事件、事实和个人事件的作品，它的起源和进展都是为了提高人类的地位和上帝的荣耀。它并不声称是密苏里州浸信会的历史。目前还不需要这样的工作。邓肯（R. S. Duncan）牧师在他的历史中已经完成了这项总体工作。这是一部关于密苏里浸信会总会的历史。当然，总会在工作进展中的突出地位和影响，与该教派在该州的所有领先企业息息相关，因此它是该教派历史中的一个必要中心。了解总协会的所有情况，就是接触到在该州工作的积极影响，并了解到本书介绍了在该州内达到该教派目前普遍状况的先前的方法和步骤。因此，这部作品是一部历史，而不是关于浸信会在密苏里州进展的一般细节。

我很高兴地感谢阿米蒂奇的《浸礼会历史》、Wm. R. Williams' s Lectures on Baptist History, Benedict' s History of Baptists, Duncan' s History of Baptists in Missouri, Hon. W. F. Switzler' s History of Missouri, the Semicentennial Memorial volume, files of Ford' s Christian Repository and of the Central Baptist。这些信息来源加上完整的总会会议记录档案，给了作者很多乐趣，就像他在寻找那些对他来说对他要为弟兄们做的工作至关重要的事实那样。

=====

=====

=====

=====

=====

=====

=====

=====

=====

法国-西班牙时期。

从施洗约翰的时代开始，基督教的发展与人类生活的不同状况交织在一起，对历史的分析发现，世俗的东西同时也是神圣的东西的伴侣和载体。拿撒勒人耶稣的生活哲学渗透到整个人类生活中，包括个人和社会。自然的和精神的是协调的力量，在那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王国里，它与标志着人类社会动荡、颠覆和革命的所有事件、事故和时代同在。

就像黎明的欢乐之光预示着完全照亮的一天的到来一样，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冒险和危险的航行也预示着一个野蛮黑暗的大陆将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光明地区。

密苏里州的历史包括了，从法国路易十四时代到拿破仑担任法兰西帝国第一执政，以及托马斯-杰斐逊担任美国总统的时代，然后到美国国会中因应用了《宪法》而引发的激烈竞争。

密苏里州的建州申请揭示了上帝的旨意，即从人的愤怒中转为对上帝的赞美，同时抑制愤怒的余波。这是一个独特的故事，因为它与良心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发展有着全面的关系。它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思想领域，它的前景是丰富的，它的回顾是激动人心的。

注意到历史的年表和人名，以及事件和地点、时期和时代，而不注意到无限主权的目的地和方法，就好比凝视星空，而不知道装饰苍穹的世界的力量和运动规律，并宣布创造者的荣耀。又如只顾欣赏地球上的迷人美景，却不知道是什么过程赋予了地球不同的面貌，用大自然神秘的植物实验室里的各种可爱的东西来装饰它，使它可以在无声的诗意中展示无限仁慈的手艺。

许多值得注意的个人野心和民族嫉妒的冲突，都是真理与错误之间无休止斗争的诠释者。没有什么比公民自由和自由制度是解放思想的产物，以及基督

教是打破束缚思想和良心的民间或教会暴政的公平而有力的手，更能得到环境印记的肯定。一个野心勃勃的外国统治者的自私动机与“国父”的无私爱国主义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现在被认为是杰出的美国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这似乎是矛盾的。拿破仑是法国的第一任执政官，他在构思和制定目标时是被野心所驱使的。

他将路易斯安那国家移交给美国。尽管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但完全不可能理解他的伟大构想的全部内涵。

法国本来将其在北美的财产割让给西班牙作为战争赔偿。这是在1763年根据《芳登布劳条约》的规定完成的。1800年，当拿破仑作为首长和统治者的名声达到顶峰，并为法国取得了陆地上的最高声誉时，他充满了使法国成为海洋主人的野心。他向西班牙国王提议，将梦寐以求的美洲领土让给法国。作为这一转让建议的代价，他将他即将建立的新王国——伊特鲁里亚的王冠献给西班牙国王的女婿。西班牙国王同意了这个交易。对家族权力的野心超过了对领地的自豪感，路易斯安那于1800年10月1日回到了法国。

1803年，拿破仑卷入了与英国的激烈竞争。他没有为法国争取到渴望已久的公海指挥权。他的海军与他的伟大敌人的海军相比是不平等的。他得到消息说，英国已经向墨西哥湾派遣了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这个消息让这位无畏的征服者感到惊愕。

1803年4月10日，一个复活节的星期天，拿破仑正在参加罗马化民族特有的宗教仪式。但他伟大的心灵并不平静：他没有看到加略山骷髅地展示的无限的爱，也没有意识到一个在罪恶中迷失的世界，为了救赎这个世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救世主在他自己的黑暗领域中战胜了死亡；但他的幻觉是一支强大的敌对舰队在他伟大的北美洲领土的南部边境登陆。当他坐在大教堂建筑和

艺术的雄伟壮观中时，在他面前的是空洞的仪式，时间的责任和永恒的可怕现实都没有吸引他不安的灵魂。个人的名声和国家的荣耀受到了一个强大敌人的威胁。在炫耀性的宗教环境中，他把自己的想法交给了流浪的企业计划。他带着一个全新的想法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要把路易斯安那卖给美国。我无法抵御英国的优势力量，那个可恨的敌人不应征服我伟大的北美财产。天意是多么的不可捉摸！一个强大的君主由于祖先的信仰和教育的偏见而致力于世俗的宗教，声称有皇权和支配个人良心的权利，不知不觉地设想了一个计划，以扩大领土，扩大天意选择的领域，以建立自由的机构和教会，基于广泛的民主原则，即良心自由和平等的权利，特别是万王之王的神秘机构的成员。

拿破仑从宗教服务中回来后，立即派人去找他的内阁成员。他向他们传达了事务的状况以及他新制定的计划和目的。他指示邀请美国驻法国政府牧师罗伯特-利文斯通先生到场。他向他提出了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州的建议。与此同时，华盛顿政府对通过密西西比河运输进入墨西哥湾的道路受阻而可能对美国商业造成的干扰感到不安，杰斐逊总统派詹姆斯-门罗作为特使前往法国，以确保在可能的情况下，将这条大河经过路易斯安那的左岸割让给美国。门罗先生正在前往巴黎的路上，而此时法国当局正在与利文斯通先生协商转让拿破仑在美国的全部财产。当门罗到达巴黎时，他发现不仅他的任务有成功的希望，而且他的家乡政府有更大的发展前景，这让他感到非常惊讶，也非常高兴。

也许可以很安全地推断，在这个晚期，路易斯安那谈判的两个缔约方都没有对谈判主题的广阔领域和不可估量的价值有任何充分的概念。

1803年4月30日，谈判结束，5月3日，合同签署，美国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这笔钱比我们一些千万富翁的私人财富还要少得多）成为巨大的土地财富的所

有者。美国参议院于次年10月17日批准了这项合同。

现在，让读者翻开一张准确而真实的美国地图；他将看到，英国在1783年承认的13个原始殖民地和邻近的领土，西面以现在的明尼苏达、爱荷华、密苏里、阿肯色和路易斯安那等州的东线为界，南面以现在的密西西比、阿拉巴马和乔治亚等州的南端和整个佛罗里达的狭窄地带为界。现在从最初的边界向西看去，目光停留在广阔的、壮丽的地区，包括明尼苏达州、爱荷华州、密苏里州、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德克萨斯州的一部分、科罗拉多州的一部分，然后是堪萨斯州的全部，包括俄克拉荷马州的印第安人地区，内布拉斯加州的全部，怀俄明州、蒙大拿州、爱达荷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南、北达科他州，这一地区的面积和自然资源足以满足一个强大的帝国或强大的共和国。所有这些地区都被勤劳的农场、繁荣的城镇、伟大的制造中心和人口众多的城市所点缀，被数千英里的铁路所网罗，拥有足够的气候、土壤、矿物和贵金属来维持繁荣的联邦，其人口远远超过了整个联邦的现有人口。通过购买路易斯安那，美国获得了这一广阔的地区和自然财富。

在这方面应该指出，在上述完美的政治家成就之后，美国放弃了对德克萨斯的占有，以换取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马州、乔治亚州的南部地带和整个佛罗里达州。这是在1819年。德州后来被美国合并的方式对我们的主题只有间接的影响。

这些页面的一些读者可能会问：这一切与密苏里浸信会总协会的历史有什么关系？答案是，正如前面所暗示的那样，有很多方面的关系。伟大的英国戏剧家写道：“有一种神性塑造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粗暴地砍伐它们”。迷人的诗人写道，他的天才只是偶尔被无趣的忧郁所掩盖。

“上帝以一种神秘的方式行动

他的奇迹要显明”。

和美国最杰出的浸信会神学家之一写道：“上帝为了他的弥赛亚王国的利益而使万事如意。”伟大的外邦人使徒告诉早期的基督徒：“一切都属于你。你们是基督的，基督是上帝的”。所有的东西！教会的资本资产清单是多么全面，多么包罗万象啊！诗人、哲学家、演说家、神学家和政治家的言论；哥伦布、德索托、拉萨尔、马奎和庞塞-德-莱昂等伟大而大胆的冒险家的计划；历代的战争和革命，不过是伟大的潜在和支配力量的工具，它推动着进步之车沿着曲折的路线前进，并表达了崇高的目的，给那个没有尽头的王国以动力和力量，它将把诞生于人类智慧和野心的巨大的民事和军事机构打成碎片。它们是预言实现的一部分，预言宣称万王之王将看到他们灵魂的苦难并得到满足。没有什么能阻挡从山坡上凿出的石头，当它从山坡上砸向站在山脚下的巨大形象时。阴间的势力不能胜过基督的教会，因为它在与错误的冲突中缓慢而坚定地走向最终的胜利和荣耀。

任何熟悉进步历史的人都会有一刻怀疑，美国将启迪地球上的各国吗？在美国最伟大的港口之一放置一座巨大的自由雕像，发出象征美国启迪世界的光芒，这不仅仅是一种诗意的情感，而是美国历史和制度中固有的预言的无意识的具体化。在地球最深处的人们能够或愿意摆脱束缚思想和束缚良知的枷锁之前，完美的自由法则必须融入各国的思想习惯中。除了在被卑微的拿撒勒人的诫命充分照耀的地区，我们在其他地方还能找到明智和仁慈地承认人权的原则吗？有谁能像浸礼会成员那样坚定不移地忠诚地坚持那道光呢？美国不就是世界上的浸礼会据点吗？上帝神秘地利用人类的生活和人类生活中的事件，逐步用活泼的石头建造一座圣殿，其光芒将远远超过古代耶路撒冷的圣殿模型的耀眼的光辉。

异教徒的法国为一个建立在基督教原则基础上的政府的建立和扩张做出了贡



献，这难道不重要吗？法国对美国革命者的同情在拉法耶特侯爵的身上得到了实质性的体现；如果没有这位第一执政官，我们就不能说最初美国殖民地会扩展成一个从圣劳伦斯到太平洋、从北部湖泊到南部海湾的大陆。奇怪的是，“美国启迪世界”的概念和具体化是由一个法国人提出的，并且来自法国。当不忠于信仰时，上帝不是让人的愤怒转为对他的赞美吗，他不会抑制愤怒的余波吗？

想象一下，美国仅限于英国在1783年承认的13个原始州和邻近的领土；现在想象一下，法国或西班牙帝国覆盖了路易斯安那州购买的巨大区域，并控制了密西西比河的河口。再想想英国的加拿大省就在我们的北部边境。你马上就会看到一个被外国和外来势力围困的孱弱共和国的画面。无休止的敌对行动和一支令人生厌的常备军将成为一小撮相对无助的人的命运，美国的思想将在没有权力或扩张机会的情况下软弱无力地生活。在没有流血牺牲的情况下，以微薄的金钱代价获得路易斯安那地区，这似乎是天意，是一个伟大而深远的计划的一部分。

密苏里州是因杰斐逊的智慧和拿破仑的警觉而加入美国的广阔领域中的一部分。密苏里州在地理上几乎处于现在美国所管辖的广阔而多样的地区的中心。她位于东部以西，大西部以东。各种自然条件的结合使她成为征服世界的文明的中心。她奇妙的自然资源和由“水之父”洗礼的大都市，使她在仁慈的上帝的安排下有资格承担其崇高的命运。

就人数和财富作为进步力量的因素而言，浸礼会成员在这个美妙的州里占了上风；至少可以说是一个有趣的巧合，美国总统在其高瞻远瞩的政治家的领导下，成为密苏里州所属广大地区的所有者和拥有者，他从熟悉浸礼会的教会管理理论和实践中完善了他的公民民主理论。他毫不迟疑地认为，在教会事务中习惯于个人思想和自由独立行动的人，会在民事事务中长期坚持，也

会不迟疑地维护同样的自由，而这样受过灵魂自由训练的人将成为宪政民主的忠实朋友。在这一点上，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个与上述情况相一致的、具有暗示性的事实。根据拿破仑亲笔书写的将路易斯安那移交给美国的合同第三条，特别约定：“割让领土内的居民应被纳入美国的联盟，并尽快被接纳。根据联邦宪法的原则，享受美国公民的所有权利、利益和豁免权，同时，他们在享受自由、财产和他们所信奉的宗教方面应得到维护和保护”。

以上是一些提示性的事实，它们自然地与这个组织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这个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个伟大国家的精神和进步，它赋予了杰斐逊干练地管理这个年轻共和国事务的最高行为以特殊的意义，并帮助他的名字在国家的历史上写下了卓越的地位。现在，我们不详细介绍德索托和其他历史人物在密苏里与西班牙和法国的关系方面的冒险历史，直到本世纪初，我们将特别关注在法国-西班牙时期购买的那部分土地的情况，也就是现在的密苏里。

1800年，现在的密苏里州的全部人口略多于六千；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口分布如下。圣吉纳维夫949，圣路易斯925，圣查尔斯875，新马德里782。其余的散布在该州的东南部地区。这一小部分人口主要是由冒险家组成的，他们或作为毛皮商人越过密西西比河，或为了寻找银子和金子，据说在密苏里美丽的土地表面下隐藏着神话般的数量。正是这种对贵重金属的寻找使德索托于1539年在佛罗里达的坦帕湾登陆，比哥伦布登陆晚了近半个世纪。他在许多危险中找到了从他登陆的鲍尔斯大陆的海岸到密苏里州的奥扎克山脉的路，但没有找到宝藏，他带着耗尽的力量和疲惫的生命力回到了密西西比河，在那里，经过疲惫的几个月和艰苦的几年，他发现了一个水下的坟墓，于是秘鲁的征服者和守护者在失望中沉没，证明了财富和名声的虚荣是通过压迫和残酷得到的。

1682年，来自加拿大的法国人拉萨尔探索了密西西比河，直到河口。他以路易十四的名义正式占有了整个国家，为了纪念他，他将这个国家命名为路易斯安那。1719年，在新奥尔良的法国代表的授权下，法国人对密苏里州的内部进行了探索。1720年，在现在的新墨西哥州的圣菲组织了西班牙军队，以击退法国人。这支部队被称为“西班牙商队”。这一行动并不成功。因此，法国人在现在的密苏里州实现了永久定居。第一个定居点是1735年在圣吉纳维夫，接下来是1764年在圣路易斯，然后大约在同一时间在圣查尔斯定居。读者不难推断出这些定居点的宗教状况。虽然罗马天主教是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但不忠、不道德和反对基督教新教的情绪却很盛行，这种情况发展到不仅无视主日的神圣性，而且法国的不忠主义者公开宣布不应该有主日。这种情况在圣路易斯的法国历史时期尤为突出。

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由于魁北克战役，法国将其在南部和西部的美洲财产分给了西班牙。法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回领土的过程已在前面几页给出。

在我州历史上的法西时期，一些浸礼会成员冒险离开他们的家园和星条旗的保护，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森林荒野中寻找财富。就目前可以核实的事实来看，浸礼会教徒是这片伟大领土上第一批非罗马天主教的白人居民。他们于1796年来到这里，在现在吉拉多角县杰克逊镇以南几英里处定居。这些富有冒险精神的基督教徒在森林中建立了他们简陋的家园。除了这些为数不多的定居者之外，在那个紧邻的地区，除了红色野蛮人之外没有其他人类。

基督教的制度还没有在森林里找到一个家，少数浸礼会定居者也没有特权在一起做礼拜和基督教圣餐，除非他们偶尔在简陋的小屋里读经、唱歌和祈祷，在那里他们有一个卑微而危险的家。但在1799年，一位名叫托马斯·约翰逊的老年浸信会传教士给他们的心灵和家园带来了欢乐。这位光明和安慰的信使来自乔治亚州，他曾在切罗基印第安人中传教。他来到“领土”——现在一般被

称为“领土”无疑是一次自愿的传教之旅，他自己承担了费用和 risk，也许还有他的生命。他向少数定居者传讲福音，违反了当时为该州政府制定的法律，因为该地区的“母国政府”禁止任何“异教徒”（非天主教人士）以耶稣基督的名义公开传教，并规定了严厉的处罚。他的布道对信徒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也是其他人改变信仰的渠道。毫无疑问，他是现在我们这个大州的第一个基督教洗礼的管理者。在这里，第一位受浸礼的人是巴洛夫人，而水是兰德尔河的水。

1806年，在这一地区成立了一个浸信会教会协会。这个组织的前身是伯特利浸信会（Bethel Baptist Church）。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名字是非常合适的。对于那些由敬畏上帝的男人和女人组成的小团体来说，它是一个休息的地方。

会众很快就建立了一座用巨大的白杨木凿成的礼拜场所。该组织和房屋早已不复存在。1875年，J. C. Maple博士和James Reid牧师从这个原始建筑的一根原木中获得了一块，并用它制作了一个漂亮的槌子，供总会开会使用。这把槌子上镶有银带和一块银板，上面有捐赠者的适当铭文，非常漂亮。

1875年10月，在圣约瑟夫举行的一次例会上，马普尔博士发表了一篇优雅而悲壮的讲话，将这把槌子赠送给了总会。这把槌子至今仍在使用，许多喜欢思考密苏里浸信会先驱者的献身和虔诚之精神的兄弟姐妹经常检查和欣赏。

离开该州最东南的四分之一，我们来到圣路易斯地区。1797年，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和肯塔基州为浸礼会花园提供了捐款，以便在荒野中种植。这些移民中的一些人在现在的圣路易斯县定居。其他人，包括历史上的丹尼尔-布恩家族的成员，与他们的祖先——肯塔基州的英雄先驱一起，沿着河流往上走，在现在的圣查尔斯县定居。这些浸礼会的先驱者，就像该州东南部的那些人一样，在他们的新家定居后的头一两年里，被建制派天主教剥夺了圣

所的特权和宣讲的福音。但在1798年，主的使者来到了他们身边。毫无疑问，约翰-克拉克是第一个踏上密苏里土地的、未受腐蚀的上帝之子的福音的传道人。克拉克先生是浸礼会的传教士，在1796年与卫斯理教派断绝关系。他是一个苏格兰人。他的祖先是长老会成员，这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他在生活的那个时期所接受的自由教育，以及他虽然和蔼可亲但却很严格的道德观，而他与卫斯理教派的联系则是他热心的原因，也许是热心的天性导致了他的这种联系。他成为浸礼会教徒表明他思想独立，调查坦率，对真理忠诚。这个人选择了步行，他的许多讲道约会都是步行进行的，虽然经常被泥泞的道路和暴涨的溪水弄得很窘迫，但据说他没有失败过、没有到达过布道地点。他在密苏里州的布道工作经常被天主教政府的法令所打断，这些法令受罗马教会的影响，并由其执行。在圣路易斯县的传教工作中，他在冷水和西班牙池塘定居点建立了社团。这些社团后来成为浸信会的教会。

大约在这个时候，有一位浸礼会的传教士来到这片领土，他的名字叫詹姆斯-科尔。他于1799年首次来此访问，之后便在该地区永久定居。他来自肯塔基州。关于他的工作，可获得的信息不多。

1801年，托马斯-米克从肯塔基州来到该地区。然而，他是弗吉尼亚州人。他是一个认真的、可怜的传教士，他的同情心和正直的生活是非常有用的元素。他是Fec的组织者；费教会在现在的圣路易斯县。该教会仍然存在，并被亲切地称为“我们所有人的母亲”——密苏里州的洗礼者。这个备受尊敬的教会成立于1807年。

如果不是这些早期的定居点以及浸信会成员在那些考验人的灵魂的日子里的斗争和忠诚，我们不知道应该有任何密苏里浸信会总会的存在。但无论如何，热爱本州组织的浸信会成员对他们在属灵以色列的先驱父辈的简单历史充满了热情。

---

---

## 第二章。

### 领土时期。

美国参议院于1804年批准了从法国购买的路易斯安那；从那时起直到密苏里州作为一个州加入联邦，这里被称为领土时期。移交给美国后不久，购买的领地被分为两部分；现在的路易斯安那州的边界所包含的所有部分被称为奥尔良地区。另一部分被命名为路易斯安那地区；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该名称被改为“路易斯安那领土”，并包括现在的密苏里州。为了方便民政管理，这块领土被加到了当时被称为印第安纳地区的地方。密苏里州的人民对这种安排感到不满，向联邦政府请愿，要求从印第安纳州分离出来。作为对这一请愿的回应，路易斯安那领土被定为联邦领土政府计划中最低级别的领土。根据这一顺序，第一任总督是詹姆斯-威尔克森将军。

1812年，当本杰明-霍华德将军根据麦迪逊总统的任命担任总督时，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根据该法案，路易斯安那领土成为一个更高级别的领土，名称改为密苏里州；——“密苏里”是一个形状特殊的独木舟的名字，该部落的印第安人从密西西比河的东边来到这里，向西渗透到密苏里河的国家，带来了他们的独木舟，河的名字就是从这些独木舟中产生的，而该部落被称为密苏里人。

在建立“密苏里州领土”的时候，现在的密苏里州大约有10,000人，不包括印第安人。其中约有2,000人是黑人，大部分是奴隶。在这个稀少的人口中，

有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少数浸礼会教徒，他们在美国统治之前受到罗马天主教所带来的礼拜上的不便之处。

随着路易斯安那被割让给美国的消息在各州人民中慢慢传播，美国的生活迎来了一个新时代。对于一个单纯的实用主义者来说，在获得路易斯安那之前，联邦的各州和地区似乎是一个足以满足居民需求和进取心的领域。但有趣的是，如果不是全面的暗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天性和传统是一个不安分的、富有冒险精神和进取心的民族。如果没有这些有点麻烦的特点，是否有可能取得进步，这是值得怀疑的。

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人类中最有智慧的进取者，因此也是最进步的部分，成为将福音事业带向其注定的胜利的人，这也许不是偶然的。奉献给一个没有智力改进和物质进步精神的民族的福音，一定会因为缺乏开明热情而失败。一个弱小的民族能够从一个有议会、税收、海军和军队支持的暴君手中夺取自由，就可以依靠它来推动任何旨在改善人类生活条件的伟大事业，并取得最终成功。

推动定居在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和南方的骑士们成为英美子民的精神；然后争夺代表权，为独立而战的精神；——就是迅速利用取得路易斯安那州领土所提供的这种机会的精神。

从各州向西迁徙的移民由于继承和环境的影响，具有适合传播和维护与个人良心自由和公民自由的自然权利相一致的宗教的性格因素。在联邦宪法通过后，移居密苏里的浸礼会成员对弗吉尼亚浸礼会成员争取宗教自由的斗争记忆犹新。这些移民中有许多是肯塔基人——弗吉尼亚家族的后裔。早期从田纳西州和卡罗莱纳州来的少数人并不是不知道他们的弗吉尼亚兄弟的苦难和英勇的斗争以及辉煌的成就。在来到一个新的国家时，他们并没有把他们的宗

教和传统留在身后。弗吉尼亚浸信会成员为确保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采取的行动是他们所珍视的遗产的一部分。小心翼翼地存放在移民马车上的一小批珍贵书籍中，包含了一份保存完好的“1789年8月8日在里士满市集会的弗吉尼亚联合浸信会委员会致美国总统的讲话”，在这份讲话中，纪念者们恳切而恭敬地呼吁总统利用他的影响力，采取措施进一步保证美国公民得到充分保护，不受国家对良心和对上帝的自由崇拜的干涉。这份演说由一些人正式签署，每一个弗吉尼亚浸信会成员，无论是在家乡的草地上，还是在前往“遥远的西部”的途中，都把他们的名字当作珍贵的家喻户晓的词汇，与进步历史中最艰难的经历和最伟大的胜利联系在一起。这些名字是塞缪尔-哈里斯和鲁本-福特，一个是向总统请愿的会议的主席，另一个是秘书。他们带着同样珍贵的传家宝纪念品，华盛顿总统给“代表弗吉尼亚联合浸信会的总委员会”的恭敬而亲切的答复的副本。在给弗吉尼亚浸信会的这封信中，华盛顿感激地提到了浸信会成员对革命原则和斗争的坚定友谊，并在最后说“我很高兴向他们—浸礼会成员保证，他们可以依靠我最美好的祝愿和努力来促进他们的繁荣”。就在这次通信的一个月后，后来的美国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在华盛顿的同意下，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联邦宪法的拟议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建立宗教或禁止自由行使宗教的法律”。这成为宪法的第一个修正案。1789年11月20日至1791年12月期间，13个州中有11个州批准了该修正案。新泽西是第一个批准的，弗吉尼亚是最后一个。弗吉尼亚州的这种看似迟缓的情况似乎是无法解释的，因为她是修正案的主要和有影响力的推动者。但对该州的宗教状况的了解会表明，引起对修正案的反对的条件正是激发促成该修正案的运动的条件。英格兰教会（Episcopalian）（或称圣公会、或称英国国教教会）是弗吉尼亚州（在美国独立以前的殖民政府中）依法建立的政府建制派教会。所有公民都被征税以支持该教会的建立。浸礼会教徒和其他不服管教的人都被征税，以支持一个与他们毫不相干的神职人员(?)和一个他们几乎不尊重的组织。神职人员“和老牌教会强烈反对批准该修正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并向立法机构施加一切可能的影响，使其失败。宗教



形式应该由国家来规定和执行，这是老牌教会的主张，如果不是理论的话。弗吉尼亚州立法机构对批准联邦宪法修正案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投票，修正案几乎被否决。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和帕特里克-亨利对批准修正案的提议给予了热烈的支持，但即使是这三位的人才、学识和影响力，也几乎没有超过建制派的金钱和社会影响。

虽然从历史上可以证实，浸礼会发起了宗教自由的运动，并为之付出了代价，但弗吉尼亚州的长老会确实团结起来支持他们（并与浸礼会并肩争取），如果不是这样，这项措施可能会失败，或者至少会被大大拖延。浸礼会协会和会议的程序给了长老会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够进行一场他们自己不足以应付的斗争。但他们对灵魂自由的奉献与浸礼会的奉献一样坚决和明显。

与弗吉尼亚浸信会成员争取宗教自由的运动同时进行的是马萨诸塞州浸信会成员的积极和不屈不挠的努力。在该州，公理会是由新英格兰各州政府资助的。浸礼会教徒和其他所有的人都被征税以支持公理会教堂。艾萨克-巴克斯和诺亚-奥尔登，这些历史悠久的浸礼会成员，为宗教自由做出了英勇而及时的努力。约翰-亚当斯，伟大的政治家，以一种不折不扣的恶毒态度反对他们。他认为废除万有引力定律与政教分离一样，都属于不自然和不可能的范围。但巴克斯和奥尔登在博学的浸信会牧师、教育家和政治家曼宁博士的帮助下，并没有被这位伟大的政治领袖和政治家的能力所击退。

诺亚-奥尔登是普利茅斯（Plymoth）定居者的后裔，是1780年马萨诸塞州宪法会议的成员，同时也是比林斯汉姆的浸礼会教堂的牧师。作为马萨诸塞州会议的成员，他为解除该州人民为支持州建制派教会而征收的州税做出了不成功的努力。此后，他又成为制定美国宪法的会议成员。

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宗教信仰和教会习惯对个人心灵的影响，因此不存在争

论。一个人被训练成对教会指令的服从和对良心的神圣监督，会很容易服从国家对宗教的管理，特别是如果他的宗教得到国家的承认。另一方面，接受过宗教思想独立和个人参与教会事务训练的人，永远不会同意国家的干预，尽管他的教会会得到国家的帮助。浸礼会成员曾被国家招揽，但提议被驳回。

带着这种良心自由和热爱自由的精神，浸礼会成员在密苏里的领土时代来到这里；他们是英雄的祖先的继承人，受到光荣传统意识的鼓舞。遗传和教育的偏见导致了个人性格的变化；由于社区生活是组成它的单位的表现，所以不难解释密苏里浸信会教徒的独立精神和民主观点。他们的英雄主义，他们对信仰的坚定，他们对教会作为基督的独立和唯一代表的推崇，都是祖先历史和传统的强调。

今天的密苏里浸信会教徒在回顾其教派的历史时，幸福地意识到先驱者的父亲和母亲是它的子民。他高兴地讲述他们英勇牺牲的事迹。他高兴地与“草原船”相交，这些船缓慢地穿过森林，越过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的大草原，为即将在伟大的西部建立和建造的精神圣殿装载了宝贵的活石。

领土时代的移民之流对现在密苏里州的浸信会据点来说，就像山间小溪对大河一样，先辈们必须越过大河，才能到达邀请他们从各州的家园到达的土地。该州的教会和总会都是进步和繁荣的高处，密苏里浸信会的人从那里回望一列由训练有素的马或忠实的牛拉着的缓慢移动的马车，载着无畏的男人、勇敢的女人和好奇的孩子，来到了水牛的地区，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来到了红人的家乡（在这个广袤的地区，印第安人的极为稀疏的部落没有定所，在浩渺的大自然环境中极为稀疏地散居），在那里建立家园，种植主的花园。

今天的浸信会信徒已经并正在建立在那些后人所不了解的困难和艰辛的先辈的福音工人所奠定的基础上。现在的遗产是以过去的牺牲为代价的，而现在

的条件并不要求在这个基础上建造的工人做出牺牲。我们早期历史上的传教士和执事们不畏艰险，不畏繁茂的森林和无边的草原及其野生动物，以便为未来的耕作和发展开辟一片天地。

这些基督教移民来到的不是经过改良的土地，那里有房屋、田地、果园、开放的公路、学校、学院和教堂建筑，诱惑他们过着轻松舒适的生活。他们是来做第一件工作的，将荒野改造成一个有家园和文明企业的土地。必须建造房屋。锯木厂和砖窑以及建筑商和石匠是新的忙碌生活的特征。

在没有建筑师或熟练的木工的情况下，用慷慨的森林中未砍伐的木材建造的简陋的木屋被匆匆堆积起来，这样的家庭力量能够使用斧头砍伐木材并将原木切割成适当的长度，然后将房子升起来—这是一个节日，当邻居的精神和帮助的手使无偿的劳动成为一种快乐的娱乐；这样，在同伴的先驱者手中，家园点缀在荒野上。建立在粗糙石基上的树枝和泥巴烟囱必须满足通风和烟道的目的。木板地板是不可能的。将原木劈成两半，平坦的一面朝上，制成的冲孔必须使居住者的脚远离地面—挂毯、三合板、布鲁塞尔和阿克明斯特的地板覆盖物都不过是夜间梦境中的幻想。房子的屋顶是用本地橡树的木板做成的，用滑板或木钉固定在水平的杆状椽子上。一块小的“空地”是用来开始农业生产的。面包和一些蔬菜是我们考虑的全部内容。森林和草原为牲畜提供食物，并为家庭提供肉类。

领土上这些简陋的、身体粗糙的小木屋住宅，与在许多取代它们的宫殿式住宅中发现的一样，都是巨大的满足感和大量的家庭爱、纯洁和幸福的居所，这在某种程度上并非不可能。物质进步是进步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但长期的经验表明，人类的美德和幸福并不是物质繁荣的必然结果。先驱文明拥有更多的家庭幸福的资源，而不是富丽堂皇的物质展示，这并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州的年长居民能够从记忆中回忆起密苏里州早期的生活，他们喜欢沉浸

在过去的美好时光中,那时好客和邻里间的善意给社会交往带来真正的快乐。

开拓者生活中的一个不幸的麻烦是邮件不多,而且邮局离“定居点”很远。据今天生活在密苏里州的许多人回忆,当时要走60或80英里才能到达一个邮局。在一个定居点收到一封信,是一件比今天的日报到达更有意义的事情。信件被人们津津乐道;邻居们询问来自肯塔基州老家的消息,或者来自蓝岭或雪兰多山谷的消息。这些信常常是大喜的场合,偶尔也是悲伤和难过的场合。写信的人将讲述所有关于冒险先驱者留下的熟人和朋友的趣事。这使这些书信具有普遍的兴趣。

福音牧师们将他们的主日和其他可以从生存斗争中抽出的时间,用于满足同胞先驱的精神需求。在冬季,定居者的小屋必须作为敬拜和传道的圣地。在夏天和初秋的宗教集会是在森林的树荫下举行的。传教士来到一个定居点是一个具有社会和宗教意义的事件。没有宫廷车每小时载着他走40英里,在一个车站迎接他,用优雅的“装备”把他送到布道的地方,然后到一个豪宅里享用丰盛的晚餐。如果不是步行,他也是骑着忠实的马鞍旅行,他从痛苦的经历中学会了忍耐。他的讲道不是展示“许多学问”;不是研究性地展示口才和艺术性的手势;不是宣读学术论文;不是展示演说家的火药味,也不是“对最新感觉的改进;而是朴实、认真和深情地介绍古老的故事”。他的讲话是为了安慰和教化信徒,也是为了警告和说服未信者。这些旧时代的布道因传道人自己内心对罪和恩典的个人体验而变得丰富。男人和女人都被感动,去寻求和侍奉基督。仪式结束时,很少不给忏悔的信徒一个机会在人前承认基督。唱歌不是由被选中的少数人完成的,他们认为让其他人(诗班)用圣歌赞美上帝是对他们自己的“版权”的侵犯。没有独唱者以艺术多于音乐的方式声称垄断了歌曲服务,而是所有的人都赞美上帝,在他们的心中向主发出旋律。

这些原始的聚会导致了礼拜场所的建造。这些建筑并不是建筑美学和建造者技能的纪念碑。这些永生真神的殿宇没有拱形的门，也没有沉重的圆顶，更没有云雾缭绕的尖顶装饰。没有镶板的天花板、上面挂着巨大的吊灯，没有带硬木雕花的大道，也没有带软垫的座椅，诱惑着人们进行奢华的崇拜。这些教堂的房子是“自制的”。森林中庄严的树木是由站在犹太地和加利利海岸上宣称自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那一位的门徒亲手砍伐的。这些树被木匠的儿子的追随者们加工成指定尺寸的木头。弟兄们和朋友们聚集在一起，举行敬拜。

.....房子兴起来了，就这样为主建造了一座房子。屋顶是用木板搭成的，座位是用钉子钉的，窗户不是华丽的大教堂玻璃，照明是用挂在侧墙或支撑屋梁的木钉或钉子上的锡架上的蜡烛。没有大风琴在漫长而孤独的前奏中发出颤抖的音符，但上帝制造的竖琴发出的天籁之音为从创世之初就被杀的羔羊献上赞美。当夜里举行仪式时，若没有月亮照亮门外，被遣散的会众，有的坐着马车，有的骑着马，有的步行，会跟随一些健壮的年轻人携带的炽热火把发出的光亮，他们以驱赶可怕的黑暗为乐，使返回的崇拜者不会在纠结的森林中迷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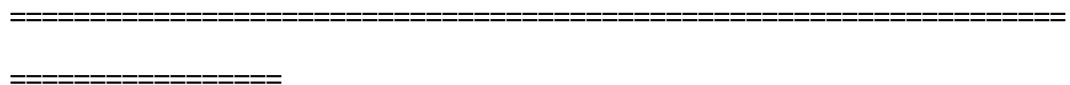
因此，我们的属灵以色列的先辈们建造的东西是他们谦卑而真诚的信仰的真实表现。他们留给今天的工人的遗产是大量慷慨的机会和宏伟的可能性。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传教力量的加强，教会成员通过信件和经验及洗礼而增加。新的定居点被建立起来，因此教会组织也成倍增加。这一进展表明需要组织一些协会。传教士的精神既不盛行也不强大。对于一个研究圣经的学生来说，反传教士希望建立一个教会协会是一件令人困惑的事情。这种协会的目的是什么也是个谜。也许他们是“洗礼派”，而这被认为是充分的解释。

但还是成立了一些协会；首先是密苏里州东南部的伯特利协会；接下来是密苏里州，即现在的圣路易斯协会，然后是欢乐山。这些协会很快就被其他协会所效仿。但本工作的计划不是要介绍地区协会的历史。勉强提到上述情况，是为了说明工作在领土时期的进展，也是为了说明导致总协会组织的步骤。

在我们主题的这一部分，有必要提醒读者，在领土时期，有浸礼会的总传教士来到本州。其中最突出的是约翰-M-佩克和詹姆斯-E-威尔士。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这些人的身体和精神特征——尽管在某些方面有很大的不同——明显地适合做先锋传教士。要忍受的困难、要遇到的回绝、要巧妙地面对的阻碍以及要克服的障碍，需要的不仅仅是传道的才能。这些人在圣路易斯及其周边地区的工作没有得到基督教思想氛围的帮助，他们没有得到受过教育的对圣地的尊重，也没有得到对新教牧师的敬畏的支持。圣路易斯的法国不忠派曾下令主日不得向西越过密西西比河。

在该州的东南部，反传教士的精神不利于积极的工作。但这些神的子民不畏惧众多顽固的障碍，推动了他们的工作，今天密苏里州的浸信会事业在力量 and 影响上都要归功于他们。



### 第三章。

创立总协会的开始。

我们匆匆忙忙地驶过一条风景各异的长路，到达了希望我们能以更直接的方式驶向我们历史性旅行的终点的地方。民事状况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密苏

里州已经成为一个州。1818年，密苏里地区的立法机构向美国国会提出申请，要求加入美国成为一个州。向国会正式提交这份申请是一场漫长而激烈的争论的信号，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1821年8月10日，门罗总统发布公告，宣布接纳密苏里为一个州。密苏里州的建州申请在国会引起的争论，使等待建州的领土上的一般物质利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搅扰和暂停进展。争论是由奴隶制问题引起的。

尽管密苏里浸信会总会成立于1834年，即密苏里作为一个州诞生后的13年，但社会和宗教条件并没有在领土条件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加入联邦时，该州的白人人口约为50,000人。1824年的总人口为62,000人，其中约5,000人在圣路易斯。1832年，圣路易斯的人口约为7,000人。1834年，整个州的人口不超过25万，根据1840年的人口估计，当时的人口为381,102。该州在圣路易斯以外的大部分人口都在中部各县，即现在的霍华德、波恩、卡拉威、库珀、伦道夫、查里顿和其他一些县。这一人口事实可以解释为什么卡拉威县有幸成为总协会的出生地，而库珀县有幸成为该组织的洗礼地，因为它现在就也是如此。

从1818年申请建州到1834年组织“中央协会”（现在的总协会），密苏里州的宗教进步和教会发展不仅受到密苏里问题引起的整个美国奴隶制问题的激烈煽动的阻碍，而且还受到流浪的印第安部落的麻烦存在、摩门教的存在和摩门教战争、1832年霍乱的侵袭，霍乱在圣路易斯肆虐，造成可怕的死亡。然而，在这些危险的时期，像耶利米-瓦德曼（Jeremiah Vardeman）、菲尔丁-怀特（Fielding Wilhite）、托斯-弗里斯托（Thos. Fristoe）、曼斯菲尔德（Wm. H. Mansfield）、埃比尼泽-罗杰斯（Ebenezer Rogers）、安德森-伍兹（Anderson Woods）、詹姆斯-苏格特（James Suggett）等无畏的十字架战士正在勇敢地真理而战，坚持生命的道。

在我们现在所写的那个时代，社会条件与领土条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邮件仍然不多，邮局离许多定居点很远，运输方式仅限于微薄的私人财富所能提供的方式。家庭是原始的，生活方式简单而朴素，教堂的数量很少，而且彼此之间的距离相当远。今天的读者几乎不可能意识到我们历史上早期密苏里州的传教士们所面临的不利条件和艰难困苦。

事实上，在我们州以外的地方，有不少人对本州在社会和物质文明的所有条件方面所取得的奇妙进步仍然一无所知。这些人虽然聪明，但对我们宏伟的城市、数以千计的优雅住宅和联邦各地的宏伟农场、我们众多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很好的和优雅的教堂、我们繁荣和有用的学院、我们宏伟的州立大学和无与伦比的普通学校系统以及7,000英里的铁路所知甚少。

关于东部各州人民对密苏里的误解，有一个突出的例子与作者自己的经历有关。1884年，作者拜访了一位刚从东部定居在我们某个城市的牧师。他刚刚完成了在罗切斯特的课程，并在密苏里的工作中相当稳定。作者敦促这位来自东部的 newcomers 与密苏里浸信会成员建立联系；告诉他东部人对西部人的精神和方式有误解。他对他说，他们是一个慷慨、好客、开明和进步的民族。他回答说：“你是对的；东部人对密苏里和密苏里人的评价很低。”“为什么”——他说——“我写信给我的在东部的母亲说，我已经接受了本市教会的牧师召唤，将不得不继续工作而不去拜访她。她给我回信，对我决定去西部荒野表示惊讶和悲伤，并坚持认为我不应该在没有任何安全护卫的情况下走得比圣路易斯远，以免印第安人抓住我。”他还说，他曾写信给一位大学同学，说他将去密苏里州担任牧师。那个朋友回答说“为什么！在经历了漫长的大学和神学院课程之后，是什么让你拥有了在密苏里州异教徒中开始工作的能力？”“正是如此，”作者说，“这正是我希望你了解西部的原因。我知道东部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因他们的开明无知而遭受极大的不公正。我想让你参加明年十月在马歇尔举行的总会，然后告诉我你的印象。”他答应会按要求去做。他遵守了他的



承诺。在那次会议结束时，他自由地作了这样的见证。“我已经准备好向你们介绍我对密苏里浸信会的印象。”“好吧，让我们来看看。”“我，”他说，“很惊讶，我承认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在纽约或新英格兰看到过一个更宏伟的团体，也没有在任何审议大会的成员中看到过这样的男子汉尊严和真正的礼貌。”

远方的人们没有跟上密苏里在前进道路上的快速步伐，即使在今天，密苏里和密苏里浸信会也没有被那些沾沾自喜地把自己包裹在自己的自负的衣钵中的人们完全了解；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不了解是明智的。

在1834年之前的一些年里，密苏里州有一些浸信会的传教士——本章中提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该州的大部分地区巡回宣讲福音，并由他们自己负担费用。这些人在三十年代初，由于经常观察到所访问地区的宗教状况，就觉得应该采取措施，更有效地解决宗教匮乏的问题。安德森-伍兹和曼斯菲尔德(Wm. H. Mansfield)经常一起工作，他们之间经常讨论这个问题，并最终将这个问题提请其他人注意。1833年，弗里斯托(Thos. Fristoe)、菲尔丁-怀特(Fielding Wilhite)和埃比尼泽-罗杰斯(Ebenezer Rogers)在霍华德县约翰-杰克逊(John Jackson)的家中会面，共同商讨一些计划，以满足准备聆听爱、赎罪和救赎信息的人们的精神需求。这些神的人的心有了负担。“能做什么呢？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是不够的！”他们一起在热切的祷告中鞠躬，流着泪寻求教会的大元首的智慧和指导。从杰克逊的木屋里出来，这三个被献身的仆人带着新的希望和新的活力来到这里。他们决心要更加努力充分探索这个领域，他们自己也尽其所能拯救罪人，并说服教会考虑如何更普遍和有效地传扬福音。他们结伴而行。弗里斯托和罗杰斯向北和向东走，至少到了门罗县的巴黎。威尔惠特与他的A. J. 巴蒂一起，向南和向西行进。在这些调查和工作之旅之后，他们再次会面，并决定采取初步措施建立一个组织。他们给该州的主要浸信会成员写了信。这在当时是一种缓慢的交流方式。拖

延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会议和通信的结果，1834年8月29日在卡拉威县的普罗维登斯教堂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个日期—1838年—这样的会议将被召集到一些可通过铁路客运到达的城市或城镇教堂。骑马或乘车旅行：50或100英里将被视为一种困难。生活的一般条件与对劳动和牺牲的估计有很大关系。人类的思维及其所有奇妙的能力和有意识的支配力都不自觉地服从于周围的条件。

读者是否可以在心理上走过六十四年的路，把自己放在离卡拉威县富尔顿镇几英里的缓坡上的森林里，观察严肃的长者和充满希望的年轻人骑着马接近一少数人坐着车—用本地木材建造的整洁的教堂，依偎在庄严的橡树、榆树、枫树和野樱桃的阴影下。然后看着这些人下马，把几位忠实的妇女从马鞍上和马车上搀扶下来，然后把马拴在倾斜的树枝和附近的树苗上，接受农村教会成员的热情问候，他就会问自己。“这种不寻常的骚动是什么意思？这不是一个葬礼，当然也不是一个祈祷会，没有婚礼的迹象，也没有政治集会的影子，但这是一个星期的日子。他几乎不可能把他的思想向前推半个世纪，看到一大群人聚集在马歇尔镇，接受一位高尚的牧师和慷慨的人们的欢迎，来庆祝他正在注视的场景；他也不会在那时和那里预测这个小聚会对于一个国家和繁荣的联邦的社会、宗教和教育发展的强大结果。在这个没有尽头的王国的进化力量中，一粒芥菜籽将发展成遮天蔽日的大树，这一点是永远正确的。有一种可能的危险是，在运动浩大、变化迅速和结果突然的日子里，甚至基督徒也可能学会轻视小事的日子，从而忽略了先有叶片、后有茎杆、再有穗上的成熟玉米的规律。这个固有的扩张原则甚至在这个进步的日子里被一些善良的弟兄们忽视了，他们因为总会的全面工作和地方教会的慈善事业而感到不安。但永远不应忘记，基督的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启迪和提高世人的地位。

在普罗维登斯举行的会议通过传唤耶利米-瓦德曼牧师主持会议而使组织生

效。这使得这位优秀的上帝之子成为密苏里浸信会总会的第一位主持人。这使该协会从一开始就在一个伟大的州的历史上得到了最尊敬和崇敬的认可。瓦德曼先生生来就是弗吉尼亚人。他于1775年7月8日出生在该州。他的祖先是瑞典人。在他四岁的时候，他的父母从弗吉尼亚州搬到了肯塔基州。他早年的生活环境使他习惯于劳作和艰苦的生活。生活条件使他养成了自力更生的精神，并具有良好的自然禀赋的儿童和青年时期。瓦德曼家族的新家，就像肯塔基州早期定居点的其他人一样，必须抵御红人的凶残敌意。年轻的瓦德曼经常被留在家里，而他的哥哥们则外出抵御野蛮人的威胁性攻击。在1794年韦恩将军取得胜利而结束的战争中，他本人也经常被派去当侦察兵。

在大约17岁的时候，耶利米-瓦德曼公开表示相信基督，并很快成为浸信会的成员。这是在1792年肯塔基州开始的宗教大复兴期间。在他信主的同时，他有强烈的印象要传扬福音，但由于没有受过教育，他觉得自己不足以胜任这项工作，于是着手克服自己的责任印象。故意抵制这种印象需要压制良心，而一旦完成了对任何一种责任感的压制，就会打开通往全面的大门。

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他们都是凭良心行事。事实证明，小瓦德曼也是如此。他一步步成为乡下人各种无聊娱乐活动的领导者。他作为一个学生加入了一个舞蹈班。在他看来，他稍稍偏离了基督教的正统，却得到了附近非基督教青年的鼓励。他在音乐方面有天生的天赋，很快就成为一名小提琴专家。现在人们普遍需要他的服务。他的幽默和慷慨的天性使他很容易成为罪人同伙设计的受害者。教会的成员对他的指责比对他的恢复更迅速，他们急于预测他的彻底垮台。但他忠实而慈爱的母亲说：“不！我知道杰里会被救回；上帝是信实的，他将回应我的祈祷。”只有永恒才能打开慈爱的母亲的忠诚和祈祷给基督带来的成果的记录。如果不是她们对希望的坚定和对信仰的坚持，就无法得知可怕的未来将显示出人类性格的残缺。这种对基督教诚信的衰退持续了三年，当这位年轻的悖逆者被一位名叫托马斯-汉斯福德（Thomas

Hansford) 的不谙世事的浸信会传教士辛辣的说教带入悔恨的忏悔中。多年后，谈到汉斯福德当年的布道，瓦尔德曼对J. M. 佩克说，”如果汉斯福德兄弟把火炭浇在我赤裸的身体上，也不会比那篇讲道烧得更厉害”。

在这次开垦灵魂之后，又有了传福音的信念。这些印象困扰着这个年轻人。

他渴望为自己罪恶的游荡获得赦免的经历，但他不想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传道。但时机已到。神使用他的时间已经到了。经过灵魂的痛苦，他屈服于天上的命令。在粗糙的灰泥中，上帝正在雕刻一个光亮的轴。在这次艰难的经历之后不久，这个年轻人参加了一个祷告会。圣灵催逼他说话。他向以前的伙伴们承认了自己的缺点和罪恶的行为，并流着眼泪劝他们悔改。在第二次祷告会上，他被要求发言。听众们很快就泪流满面，一些未信主的人恳切地请求他们为他们祈祷。他从来没有尝试过在公众场合祷告，但忏悔者的啜泣和呻吟战胜了他的胆怯，他在怜悯台前为他的朋友们哭泣。

在这些神对返回的浪子的处理证据之后，教会毫不迟疑地恢复了他的团契，并允许他“行使他的恩赐”。他没有拖延他的新工作。上帝极大地尊重了他的传道。在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路易斯维尔和巴德斯敦；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在没有浸信会的地方，这位年轻的传道人去了，并以很少赋予人的力量，宣讲喜讯。有职业成就的男人和有文化、有社会地位的女人都被他的悲情所动摇，并为救赎而哭泣。在纳什维尔有四百人信主。由于他在上述每个地方的聚会，都成立了一个教会，从那一天起，每个地方的浸礼会事业都在蓬勃发展。

在肯塔基州做了许多深情而有效的工作后，瓦德曼先生于1830年搬到密苏里州，在罗尔斯县建立了一个家。他以其持久的精力投入到这个州的工作中。他的大名和他虔诚的热情很快就吸引了密苏里州的弟兄们对他的热爱和尊

敬。1842年5月28日，这位神的大能者把他的家人叫到身边，对生意上的事情作了一些指示，向他所爱的人告别，然后像一个睡着的孩子一样去见耶稣，去见汉斯福德和老瞎子传教士大卫-托马斯，以及他所施洗的8000人。

托马斯牧师（R. S. Thomas）于1834年被选为普罗维登斯教堂的会议秘书。关于这位神人，W. H. Burnham博士在1884年总协会半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说：“他在特兰西瓦尼亚大学毕业，之后在耶鲁大学毕业。他生于1805年6月20日，于1824年来到密苏里。他立即着手将自己的全部才能奉献给基督。虽然他成功地担任了哥伦比亚学院的教授和密苏里大学的英国文学系主任，但他内心的最大愿望和他一生的伟大工作是向灭亡的人群传讲基督。他与他的牧师弟兄们一起策划传教活动，大部分时间他都是自费到穷人中去，访问贫穷的教会，努力鼓励沮丧的人，加强软弱的人，挽回背弃的人，提高教会的灵性和奉献精神，最重要的是为耶稣赢得垂死的罪人。他是一个具有深厚虔诚的人，对那些因基督而灭亡的人具有热情和涌动的同情心，并不断地被一种真诚的、无私的爱所激励。

1853年至1855年，托马斯是威廉-朱厄尔学院的院长，当时他因该机构的财政窘迫而辞去该职务。然后他搬到了堪萨斯城，在那里组织了一个浸信会教堂。他一直是这群人敬爱的牧师，直到他去世前不久，即1859年夏天”。

有了像瓦德曼这样的主持人，有了像托马斯这样的书记员，有了像赫利、罗杰斯、弗拉德、隆安、斯科特、威尔怀特、伍兹、麦奎和苏格特这样的成员（他们每个人都会得到进一步的关注），我们可以毫不虚荣地说，在任何国家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数相同的会议或协会—无论是民间的还是教会的一能够拥有更有文化、能力和价值的人员。虽然密苏里浸信会总会的成功工作和光荣的名字是上帝的杰作，但他的智慧体现在为其开幕式选择的工具上。

除了出席这次初始会议的牧师外，还有几个不在讲台上的人，其中一个主持人的儿子耶利米-瓦德曼。这位兄弟被允许参加1884年的半世纪会议，作为最初会议的幸存者，并为了纪念他尊敬的父亲，他被邀请坐在那次会议主持人的旁边。几年后，这位亲爱的兄弟被带到了他父亲身边。

就目前所知，或者说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参加心爱的总会第一次会议的唯一幸存者是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Mildred M. Williams夫人。在12岁的时候，她陪同她的父母从密苏里州的巴黎前往普罗维登斯教会参加大聚会。这位优秀的女士现在大约七十五岁了，她对这次旅行有着生动而愉快的回忆。她好心地给作者提供了以下笔记。

“当我还是一个只有12岁的孩子时，我和我的父母一起去参加了密苏里浸信会总会的第一次会议，会议在卡拉威县被称为普罗维登斯教堂的会议厅举行。虽然我当时很年轻，但我今天还清楚地记得那段漫长、乏味和炎热的旅程中的许多事件，在八月的烈日下，在一个几乎无迹可寻的地区，穿越大草原。在我的脑海中，我现在可以重现那些最突出的、坚定的、充满希望的人在这场自我牺牲和考验的旅程中的样子。

“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记忆和他们的使命永远不应该被忘记。他们是坚强的人，是真正的人，对上帝和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充满信心。他们拥有勇气，勇往直前，准备并愿意为事业做出任何牺牲。

“这个古老的先驱机构的工作使我们有责任和特权为传教士和国内外的牧师教育事业工作和祈祷。

“在一年中的那个季节，在这么多英里的旅途中，我们不得不采用各种策略来打破单调的生活。有许多小的愉快和惊喜不断发生。这是一群快乐的、幸福

的人。在聚会中，有几个人非常喜欢开各种恶作剧，讲一些有趣的轶事。我清楚地记得，大家对诺亚-弗洛德弟兄的笑声是多么的热烈，他总是有一些有趣的、欢乐的事情。在其他人中，我记得古怪但有天赋的Wm. 赫利牧师，一个英国人，是个单身汉，骑着一匹名叫特洛伊的马。他不断地取笑伊利诺伊州的佩克老弟兄，他是一位科勒普特人，他有一马车的小册子和圣经要带去给协会。在这次旅行中，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例子：在我们乘坐父亲的马车走了一段路后，我被安排到老耶利米-瓦德曼弟兄的精美软垫马车上，并被安排在前排座位上一他非常胖，后排座位全是他自己的。他的儿子杰里坐在外面驾车。我记得这位老先生是多么不安，多么害怕被摇晃，而且他一直把头伸出窗外，叫杰里不要驶过四面八方的地鼠山和水牛窝。从马车上，我们不时地看到成群的鹿和一些麋鹿，但水牛的足迹只剩下提醒我们它们曾经在个国家游荡的痕迹。我们带了一些老式的赞美诗书，当我们停下来在树荫下吃午饭时，看到一些流淌的小溪，我们就唱一些好的老式赞美诗来活跃现场气氛。

“在我现在记得的非专业人员中，有我们的家庭医生G. M. 鲍尔医生、Wm. Carson、Wm. Wright，还有这些牧师。Robt. S. Thomas牧师、Fielding Wilhite、Peyton Stevens、Noah Flood、Duncan兄弟、Anderson Woods（他在1839年为我和我亲爱的丈夫举行了婚礼），以及许多我现在想不起来名字的其他人。当时有大量的青年和年轻人同行，都在马背上。

“我现在可以清楚地回忆起这一大群人的样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马背上，每个人都穿着绑腿，在马背上背着鞍囊。当这一大群人在树林中蜿蜒前行，沿着草原上的昏暗小路，有说有笑，涉水而行，互相打趣，大部分人都是满身尘土，这里和那里分散在人群中的马车，上面坐满了女士，我现在想起来，这呈现出一幅非常有趣的画面。的确，我们现在去联谊，坐在时速50英里的Pullinan火车里，拥有现代旅行的所有便利和舒适，是多么的不同。

但我相信这群旧时代的人比现在乘坐铁路的人过得更好，更享受。这群人中所有的老年人都乘坐马车和骑马。

“草原上的绿头苍蝇和黑蚊子非常麻烦，而且变得非常糟糕，以至于我们都不得不在白天停下来，在树荫下休息，晚上赶路。有一件让我非常高兴的事情是，一位名叫尼科尔斯的老先生在他的马车上有很多水瓜，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停下来切一个，所有的人都被邀请去吃。他是一个又高又瘦的老人，但却是一个伟大的歌手；我父亲在富尔顿就认识他。

“当我们带着一大群骑手、十或十五辆越野车和马车开始这次旅行时，我们几乎没有想到，我们将不得不克服马道、盲道、斑马线、地鼠山、沟壑、蚂蚁山、水牛窝、树桩、没有桥梁的小溪和河流，以及对轮式车辆的每一个障碍。但我们继续前进，有时在路上，有时不在路上，颠簸着、推搡着、小跑着上山和下山，穿过树林和森林，时不时地看到一些小木屋，直到最后经过疲惫、疲倦、炎热、尘土飞扬的旅程，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我希望你能看到我们。

“他们举行了一次为期一周多的盛大会议，其结果是形成了现在的密苏里浸信会总会，这是一个在主的国度里具有美好力量的组织。我当时太年轻了，对协会的程序不甚了解，因此不打算详述布道、演讲等方面的细节。”

威廉姆斯夫人于1822年12月4日出生在肯塔基州。她的父亲阿姆斯特朗

(Wm. Armstrong) 于1825年搬到密苏里，在卡拉威县的富尔顿定居。他多年来一直是肯塔基州列克星敦浸信会的成员。他的妻子，也就是威廉姆斯夫人的母亲，在富尔顿接受了西奥德里克-布尔韦尔的洗礼，并成为该地浸礼会的成员。阿姆斯特朗先生是一位富有进取心、精力充沛、受人尊敬的公民。作为一名教会成员，他聪明热心，而且非常有用。本故事的主人公于1839年由安德森-伍兹牧师与威廉-W-威廉姆斯结婚。这种结合持续了超过五十二年，



直到死亡的命令将其丈夫召唤到天堂的家中。堪萨斯城的W. H. 威廉姆斯教授是密苏里州最优秀、最尊贵的教育家之一，他是这段婚姻的儿子。

在写了普罗维登斯会议厅、它的位置和它的建造材料以及在那里举行的初步会议的一些人员之后，现在要提到另一个遗留的纪念品。从支撑房屋顶梁的一根中心柱子上（这根柱子是从一棵野樱桃树上凿下来的），其中的一块木头块是由普罗维登斯教会（现在称为Brick Providence）的一位成员赠送给已故的温博士的。哈里森-威廉姆斯牧师，他把这块木头做成了一个漂亮的槌子，装在银器上，并由他在1884年在马歇尔举行的半世纪会议上赠送给总会。这块木头保存得非常好。威廉姆斯博士的演讲以其特有的谦逊风格，漂亮地暗示了协会半个世纪以来的考验和胜利。主持人在代表协会接过槌子后，请福特基督教文献出版社的S. H. 福特博士对演讲作出回应，他的回应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的，因为他的头脑中充满了对协会的回忆，他亲自认识最初会议的所有主要人物，对协会多年来的工作相当熟悉。在用银钉铆接在槌子上的一块银板上，刻着以下铭文：“这个槌子来自摩纳哥卡拉威县的普罗维登斯教堂，密苏里浸信会总会于1834年8月在此成立。1884年10月，在马歇尔举行的半世纪会议上，由Wm. Harrison Williams赠送给上述协会。”该协会关于赠送槌子的记录如下。”《中央浸信会》的编辑W. H. Williams牧师向总会提供了一个木头做的槌子，该槌子取自总会组织的老普罗维登斯教堂。该槌子将在本次半世纪纪念活动中使用，并将在本机构的百年纪念活动中保留同样的用途”。

没有什么能比构思密苏里浸信会总组织的弟兄们拥有一个深刻而持久的信念，即福音本身就是一项传教事业更清楚和肯定的证明。这种信念证明了他们对神圣真理的明智认识，以及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引导他们将自己的生命、时间和才能奉献给神的话语。他们认识到人类工具的神圣计划，但从未忽视一个伟大的真理，即通过圣灵的作用，这种工具将被引导并有效

地在地球上扩展基督的国度。總會的創始人還記得，耶穌基督的教會在世上的明確目的是“傳揚生命的道”，並尋求世界皈依上帝，而地方教會可以建立這樣的組織，以促進在這項偉大事業中的合作。正是这些信念促使普罗维登斯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 我们认为传讲福音是上帝为改变罪人和在地上建立他的教会而指定的伟大而突出的手段。

(2) 决心根据我们教派的情绪，所有上帝认可的福音传道人必须证明他们是由圣灵重生的，被上帝呼召从事这项工作，并由教会的权威按立、分别为圣。

(3) 决心所有基督徒都有责任按照主的恩赐，促进向穷人传扬福音。

在通过上述决议后，长老罗杰斯、斯科特、朗根、佩克和托马斯被任命为一个委员会，负责准备会议的事务，并要求他们起草会议的礼仪规则。

该委员会报告了一项宪法计划，内容如下。

宪法的计划。

第1条。本会以密苏里州浸信会中央大会为名。

第2条本会的目的是采取手段和执行计划，在本州范围内的贫困教会和定居点促进福音的传扬。本会只由那些在其所属教会有良好声誉的浸信会成员组成。

第4条 执行委员会本会休会期间的事务应由一个执行委员会处理，该委员会由主持人、记录秘书、通讯秘书、司库和其他五人组成，每年选出，并继续

任职至新的选举。这些官员应无偿履行这些官员的通常职责，委员会应在大会休会期间填补他们自己机构中可能出现的空缺。委员会的会议应每季度举行一次，并在任何时候，由任何三名成员召集；如果在他们通常的住所，他们应通知其余成员。

第5条. 本会对任何教会或协会不拥有任何权力或权威。它永远否认对教义原则的任何权利或特权；每个教会都是主权和独立的，能够管理自己的事务，不受地球上任何机构的干涉或协助。

第6条 资金来源；本会的资金应全部来自那些愿意促进本会宗旨的人的自愿捐款。

第7条. 可由该协会援助的传教士必须是具有良好地位和经得起考验的虔诚的人，并属于该州的一些浸信会教会。

第8条 召开会议；本会每年在五月第三个星期六前的星期五举行会议，地点由本会指定。

第9条 修改本章程只能由出席年度会议的三分之二成员投票修改。

在普罗维登斯举行的这次历史性会议上，有以下浸信会的牧师出席。

Jeremiah Vardeman, Ebenezer Rogers, Wm. Hurley, James Suggett, John B. Longan, Noah Flood, Kemp Scott, Fielding Wilhite, Thomas Fristoe, Robert S. Thomas, Anderson Woods, Jabez Ham, J. C. McCutchens, Walter McQuie, J. W. Maxie, W. H. Duvall, and G. M. Bowker。出席的教友有：Wm. Wright, Daniel Morse, Wm. Armstrong J. M. Fulkerson, John Sweatman,

S. Hiter, M. D. Noland, Sam'l Major, Wm. Dozier, T. S. Tuttle and Jeremiah Vardeman, Jr.

当时有许多妇女在场，但本章前述的威廉姆斯夫人的名字是唯一的幸存者。

=====

=====

第四章。

中央协会的第二次会议。

1834年8月在普罗维登斯举行的会议，进展缓慢。那次会议的积极分子充分认识到他们所要开创的工作的严重性，充分认识到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并不是不知道他们将遇到的反对，因此他们以最谨慎的态度行事。他们没有完成组织工作，只是对该领域进行了调查，对其需求进行了评估，并制定了“宪法计划”，以便在未来的时间里提交给更全面的会议。1835年6月，在Little Bonne Femme教堂开会。

“宪法计划”（如前一章所述）被尽可能地发给各教会，并附有这样的预防说明：“我们没有出席的弟兄们会注意到，宪法还没有被通过，设想的机构也没有组织起来。这已留待下次会议处理；希望我们的弟兄们能对拟议的章程进行公平和坦诚的审查，并提出他们认为可取的修改意见。”

在1834年的普罗维登斯会议上，有两位著名的传教士拒绝参加会议，并试图劝说其他教友放弃他们聚会的目的。这两个人是西奥德里克-布尔韦尔和T-佩顿-斯蒂芬斯。这两位先生是由埃比尼泽-罗杰斯和其他对拟议的组织化工

作感兴趣的人邀请参加会议的。

在普罗维登斯会议休会后，对传教运动的反对意见被迅速宣布并大力——甚至恶毒地——起诉。Eld. 布尔韦尔（Boulware），一个具有卓越能力和指挥能力的人，领导了反对派。长老佩顿-斯蒂芬斯（T. Peyton Stephens），一个虔诚和声誉极佳的人，是鲍尔维尔的主要助手。布尔韦尔不遗余力地在浸信会成员和普通民众的心中激起和加强对这一运动的反对。他甚至向政治家发出煽动性的呼吁，警告他们注意普罗维登斯浸信会并不打算停止教会和国家的联合以及向人民征税以支持教会。这些关于反对派的精神和方式的陈述既不是无端的，也不是夸大的。在1884年举行的半世纪会议上，W. H. Burnham博士在关于“协会的组织者”的讲话中，从Boulware的自传第二页引用了Boulware自己笔下的以下文字。“我收到一封来自Eld. 埃比尼泽-罗杰斯（Ebenezer Rogers）和其他人给我的信，邀请我在某一天参加在普罗维登斯举行的牧师会议，以通过——传教士计划——更好地支持牧师并维持现在摇摇欲坠的浸信会事业。I, Eld. T. Peyton Stephens等人会见了罗杰斯长老、赫尔利长老、朗根长老、苏格特长老、瓦德曼长老等人。我们建议并恳求这些教友散开，不要在我们中间建立这个蟑螂窝，从那里会涌现出一个蛇蝎美人，破坏上帝的孩子们的和平，给基督的事业带来许多丑闻，因为我们确信你们所考虑的不仅仅是教会的幸福和人的救赎。我们担心你们有些欺骗性。他们成立了，休会了，又开会了，并建立了他们的中央协会，由此产生了我所预料的所有后果，甚至更糟。”这些话写于1843年，即普罗维登斯会议的9年之后。在普罗维登斯开始的组织定期举行了其连续的年度会议，这些会议的特点是对所代表的事业的兴趣和明显的利益在逐步发展。偏见的力量因敌意而加剧，甚至可能使一个伟大的思想和善良的心走入歧途。蟑螂的巢穴还没有形成——毒蛇的巢穴还没有被派出去破坏锡安的和平。然而，在布尔韦尔和斯蒂芬斯的领导下，反传教士浸信会开始了对传教士浸信会的恶战，这是事实。他们谴责“中央协会”的组织者是雇佣兵，是“雇工”，是“赚钱的传教士”。他们巡视

各教会，通过嘲笑、威胁和恐吓，试图让他们反对传教士运动。与反传教士结盟的教会禁止成员向传教士捐款。对传教士有利的人被拒绝加入这些教会。迫害的精神在反传教士中充斥着，而且很狂热。预言的人把公鸡和蛇群摆在前面。他们是那些破坏教会幸福的人。如果可能的话，伪预言家和恶预言家将永远使他们的邪恶预言得到实现。

在这个基督徒积极努力和大力开展传教事业的年代，许多在现有秩序下成长起来的基督徒对自称信奉基督和爱他的人曾经猛烈和坚持不懈地与传教事业作对感到惊讶。他们发现很难将这种精神与皈依基督的信仰告白相协调。这也难怪！然而，在这些人的生活中，有许多事情表明上帝的爱在他们心中。他们被误导了。从神圣的圣经中某些伟大的基本真理中得出的错误推论，与环境的影响有关，在他们的头脑中固定了某些观点，他们认为这些观点与神圣的教导完全一致。他们受到这些影响的阻碍和束缚，以至于他们无法将神圣的主权学说与改变灵魂的手段相协调。他们的传道人只是作为工具、器皿、代理去呼唤“选民”，他们的救赎是确定的，但必须将他们与非选民分开。

毕竟，这些反对传教的浸礼会成员比不传教的浸礼会成员离真相更远，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为相信自己不应该为宣教做任何事的人，在基督教男子汉的尺度上要比那些不想为宣教做任何事的人高一点。

在1835年的会议上，Jeremiah Vardeman再次被选为主持人，赖特（William Wright）被任命为记录秘书。他是弗吉尼亚州人，是利兰-莱特的兄弟，多年来他是总协会最忠实的朋友和最有效率的官员之一，也是圣路易斯的杰出律师乌里尔-莱特的兄弟。威廉-莱特从小就是一名商人，并一直活跃在商业领域，直到1820年左右的巨大金融危机，当时他和许多其他人一样，都失败了。1825年，他来到密苏里州的霍华德县，从事农业生产，但他很快就放弃了这种生活，搬到了费耶特，在那里开了几年的旅馆。1830年，他被杰克逊总统

任命为帕尔米拉的登记员，接替Wm. Carson。他的技能和对职责和信任的忠诚使他在这个职位上继续工作了10或15年。他大约在1831年信主，并加入了帕尔米拉的浸信会。他被任命为教会的书记员和执事。在这些关系中，他都以这样的方式为教会服务，为自己赢得了弟兄们的感情、信任和荣誉。他所受的教育和一般的智慧使他在联谊会中获得了一般分配给牧师的光荣地位，如撰写“通函”等。

赖特兄弟于1843年在密西西比州的亚祖市死于黄热病。他和一个女儿及一个儿子在三天内相继去世。

1835年6月在Bonne Femme教堂举行的会议，在人数上比前一年的会议有所改进：虽然除了完成组织工作外，没有处理多少事务。由普罗维登斯会议准备并提交的章程在做了轻微的、不重要的修改后被通过。“中央会议”的名称被替换为“中央协会”。这是一个不幸的修改。“会议”是一个比协会更合适的名字——甚至比协会这个名字更好，就文字或术语适合于组织方式和程序方法而言。但是，如果上帝得到了荣耀，这个名字就不重要了，除非有些人在对组织的目标的概念上可能被误导。有一些人——不是少数——其中许多是“聪明人”，他们似乎从未理解浸信会总会的原则、制度和目的。许多人认为它是一个由特定的州或其他特定的国家区域内的小型或地区协会组成的协会。还有人认为它是一个教会协会；而事实上，它两者都不是。可以说，在会议期间，它是组成它的人的协会。它不是协会的协会，也不是教会的协会，因为这一类浸信会组织都不能将其权力下放给另一个机构。一个浸信会的总协会的行为可以约束任何其他协会或任何教会。一个对其成员没有权力的协会是一个错误的名称。一个浸信会总会对教会或其他协会没有这样的权力，因此它们与它没有联系，也不是它存在的组成因素。为了有序地开展业务，这样的协会对组成它的各个成员有议会权力。然而，它不能强迫成员出席，因此没有具体的既定政府。会员资格纯粹是自愿的，因此缺席并不违反法律，也不妨

碍业务，只要有足够的人数在场，就可以完成会议所要做的工作。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这样的组织是一个自愿的会议，在会议期间除了自己之外，对任何人或任何东西都没有权力。

在本书中如此早地写到这一点，是为了打消非浸礼会成员的印象，因为其他教派的弟兄们普遍认为我们的总会是教会机构。它们不是。因为它们既不是教会的司法机构，也不是立法机构。他们没有把任何东西强加给教会，也没有为他们作出决定。他们没有权力任命或不任命福音传道人，或指导和监督他们的工作。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地方教会的主权是最高的。协会这个词甚至对消息不灵通的浸信会信徒来说都有些误导。“大会”一词没有任何误解，而且在其通常的用法中足以满足组织的所有目的，比“社团”或“协会”更好。但正如已经说过的，工作和工人的精神是主要的考虑因素，在充分理解组织的性质之后，任何名称都可以使用。只是看起来五十年的用法应该已经足够了。

Bonne Femme会议主要用于奉献服务和传道，这是一个旧时代的习俗，在本文写作时并不像它应该的那样流行。有两种影响实际上已经废除了在我们的聚会中公开传道的习惯：现在有许多不同的利益要求并得到总会的关注，以及世俗事务中的巨大业务给人们的精神框架带来的匆忙习惯和冲动急躁的情绪。闲暇，甚至用于思考与基督国度有关的事情，都是过去的事情了。金钱和个人活动已经强迫自己代替了奉献。为基督所用的钱财不应减少，积极进取的精神不应减少，而应更多地进行精神奉献、灵修，发展实践性宗教。

也许没有比Bonne Femme教堂更美丽、更有趣的地方被选作协会的第二次会议了。这个历史悠久的基督徒团体最初与塞勒姆协会有联系，但该协会对传教士采取了果断和攻击性的敌对态度，一些与之有联系的教会退出了，并根据福音原则组成了一个协会。在这场运动中，波恩费姆教会是一个积极的、有



影响力的领导者，1839年，也就是现在审议的会议的四年后，小波恩费姆协会由波恩费姆、哥伦比亚、纳什维尔和霍雷布山教会组成。

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时期，Bonne Femme教会的成员在社会文化、自由财富和慷慨好客方面都很突出。他们的礼拜堂位于高地上一个美丽的小树林里——这是柯特莱特先生的财产——其底部有一条美丽的小溪，教堂的名字就来源于此。这个法语名字的英文意思是“好女人”，对于一个教堂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名字——羔羊的新娘——不管它是否适合于一条小溪。教堂位于哥伦比亚南部偏东一点，距离六英里。

在这同一地点，有一所Bonne Femme学院，成立于1829年，后来在1838年被特许为一所学院。前面提到的耶鲁大学毕业生托马斯（Robt. S. Thomas）是该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严谨的历史学家W. F. Switzler先生这样评价这所学校。“它是早期最杰出和最受尊敬的机构之一”。（密苏里州的历史）。

在这方面适当地提到了这个机构，因为它表明浸礼会成员作为教育者的早期认可，也是对无端指责他们无知的轻率指控的无数历史性斥责中的一个。更值得注意的是，玛丽-巴尔-詹金斯小姐在这所学校接受了教育，后来成为查尔斯-亨利-哈丁的妻子，他是杰出的律师、能干的立法者和密苏里州最忠实、最有效的州长；同样也是墨西哥哈丁学院的创始人和自由赞助人，并曾一度担任总会的助理主持人和州传教委员会的主席。

詹金斯小姐是一位出色的英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学者，她为自己赢得了广泛的荣誉，因为她的女学者文学成就。但她最大的价值体现在她虔诚的基督徒生活中，她对高贵的丈夫的忠诚，她为行政官邸增光添彩的优雅，而现在，在她丈夫去世后，她将她的时间、才能、学识和财富奉献给了墨西哥市浸信会的利益、哈丁学院、牧师教育、州传教会和其他每一项引起她注意的好工

作。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说明她将自然能力、教育成就、杰出的地位和丰厚的财富奉献给了救主。希望所有的基督徒妇女都能学会，奉献的基督徒生活与社会地位并不冲突。

波恩费姆教堂是希克曼夫妇、贝斯夫妇、菲舍尔夫妇和哈里斯夫妇的精神家园，他们多年来一直是总协会的坚定朋友。大卫-希克曼 (David H. Hickman) 在波恩费姆举行中央协会会议时还不到14岁。他无疑参加了那次会议。如果是这样，当他看着主持会议的庄严的瓦尔德曼的慈祥面孔时，他几乎没有想到，从那一天起的21年后，他也将主持密苏里浸信会总会的工作。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逗留更长时间是令人愉快的，但在这一简短的章节中，必须结束与我们可敬的协会的组织完成有关的事件介绍，并提出建议。

---

---

第五章。

十年来的进展。

1836-1846. 在波恩费姆教堂的组织工作完成后，弟兄们仍然受到反传教士的跟踪和猛烈抨击，他们意识到，他们启动的这艘新的小船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对他们的事业已经引起的冲突的了解，使他们进入更紧密、更有同情心的团契，并对他们对上帝的依赖有了更悲哀的感觉，没有上帝，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但通过上帝的存在，他们可以做所有需要做的事情。他们不寻求对立和冲突，但不会在任何责任面前退缩，也不会在任何敌人面前退缩。和蔼可亲的决心和对权利的明智信念，是远比被激怒的偏见和激烈争吵的精神更有力

的防御武器。这群小小的十字架士兵感到上帝是支持他们的，谁能反对他们呢？他们的武器不是肉体的，而是属灵的；通过上帝，他们将有力地推翻错误的堡垒。

在我们现在所写的这个时期的开始，没有委员会来制定开展工作的方法和手段，也没有总代理或通讯秘书来监督和推进传教工作。在新运动中走在最前面的传道人弟兄们彼此同意，在他们其他职责允许的范围内，做一些自愿的传教工作。菲尔丁-怀特（Fielding Wilhite）、埃比尼泽-罗杰斯（Ebenezer Rogers）、哈姆（A. Ham）、安德森-伍兹（Anderson Woods）、托马斯（R. S. Thomas）、托马斯-弗里斯托（Thomas Fristoe）、诺亚-洪水（Noah Flood）等人是这些神圣的福音传教士中的主要人物，他们经常结伴而行，深入贫困地区，没有固定报酬或任何报酬的保证。农家的热情款待和简单的食物是他们对自我的旅行、辛劳和泪水所能期望的全部回报。一套家纺和家织的衣服，一匹好马和马鞍，加上皮制的“马鞍袋”——里面有干净的亚麻布、圣经和赞美诗书，构成了牧师的装备（也许在回家后，他们会发现自己的马鞍袋子里面被一些良善的老姐妹慷慨捐赠的几双毛线、自家织的袜子所充实，还有几捻“长绿”，以表达一些富裕的兄弟的良好意愿）。马鞍袋方便了这些赠品的运输。但真正令人满意的回报是意识到基督与他们同在，宝贵的灵魂已经与得救者的队伍同列。传道人最宝贵的奖赏是意识到自己在拯救灭亡者的过程中得到了神的尊重。

这些属神的人，随着受迫害的事业获得了新的朋友，于1836年6月在波恩县的伯利恒教会举行了第三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John B. Longan被选为主持人，G. M. Bower被选为记录秘书，Stephen Wilhite被选为财务主管。在这个地方需要对这三个人中的每一个人进行简短的介绍。

J. B. LONGAN牧师大约于1775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州亨利科县，在亨利-克莱出

生地附近的奇卡霍米尼地区。在本世纪初，他搬到了肯塔基州，在那里他改变了信仰，成为一名浸信会传教士。

他很早就来到了密苏里，此前他在肯塔基州工作了几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首先在库珀县定居，然后搬到科尔县，在现在莫尼托县的范围内，他一直呆在那里，直到被召唤回家享受他的巨大回报。

他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学问的人之一；被认为是一位非常能干的生命之道的阐释者，并在他的同工中受到高度尊重。

在教义上，据说他是“卡尔瓦尼派”，属于安德鲁-富勒而不是吉尔的流派。

他在反对那些同意亚历山大-坎贝尔教义的人的教义方面特别积极和能干。

他连续四年主持现在称为总协会的传教组织。我们希望进一步的研究能够找到一些关于他一生工作的陈述，从而使密苏里浸信会的成员能够在永久的记录中对这位“真正的十字架英雄”的记忆做出适当的赞美。

根据前一章中威廉姆斯夫人的回忆，鲍尔（G. M. BOWER）似乎是一名医生，曾一度居住在门罗县的巴黎或附近。G. W. Hyde博士在“半世纪纪念”中提到他，他于1790年12月12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福基尔县，在年轻时移民到肯塔基州。他在1812年的战争中担任助理外科医生。1815年1月26日，他与肯塔基州杰萨明县的玛莎-M-克罗克特结婚，几年后加入了乔治敦的浸信会，当时在W-C-巴克博士的牧养下；妻子去世以后，第二次与伍德福德县的凯瑟琳-A-兰结婚，并于次年搬到密苏里。他在门罗县巴黎附近定居，直到1864年11月17日去世。

“鲍尔博士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和热诚的人。他总是对他的教会感兴趣，当牧师不在时，经常替牧师主持礼拜。他是总协会的成员，并经常参加其随后的会议，以他的存在和手段为推动这一美好事业做出贡献。他竭力反对反宣教派，直到他去世，对宣教事业的兴趣都没有减弱。

“他是一个受欢迎的人，对国家的政治事务有着浓厚的兴趣，在184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并任职两年。”

斯蒂芬-威尔海特是桑普森-威尔海特的儿子，因此是菲尔丁-威尔海特的兄弟，他在本卷和密苏里的历史中经常提到；他是J. 桑普森-威尔海特、R. 萨切尔-威尔海特和W. R. 威尔海特阁下的父亲。他是斯蒂芬-埃利奥特（Stephen Elliott）的祖父，埃利奥特是布恩县胡桃林教堂的一名受人尊敬的执事；也是W. F. 埃利奥特的祖父，他长期以来一直是总协会的杰出和最有用的成员；关于他，下文会有更多介绍。斯蒂芬-威尔海特是一位杰出的农民，备受尊敬，正如他被选为协会的财务主管所表明的那样。威尔怀特家族几代人都被认为是该州浸信会教派中积极和有用的成员。J. Sampson Wilhite在他最后的遗嘱中，根据这几句话的建议，给总协会的州传教委员会留下了一笔慷慨的遗赠，这笔钱将在遗嘱中指定的事件发生后兑现。

[在这一点上，本书作者要求读者在跟随总协会的叙述时，特别要注意在密苏里州发展我们伟大事业的过程中，忠实的教友们的作用。通过效法别人所做的，读者可以通过认真寻求神的帮助，有目的地努力完成他皈依基督的目的。]

在这次伯利恒会议上，主持人在主日讲道，并在解释了该组织的宗旨后，要求为州传教会募捐。就目前可以确定的是，这是本州有史以来第一次为该目标公开募捐。这次募捐的金额为51.75美元。这笔钱加上前一年的财库余额

17.50美元，使传教士的资金总额达到了69.25美元，交到了财务主管威尔海特的手中。对于一个州级组织来说，这看起来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表现。但是，正如后来的记录所显示的那样，浸礼会成员并不是不重视小事的人。挣扎但充满希望的协会并没有被这种看似不足的物质援助所吓倒，而是继续选举安德森-伍兹在全州范围内传教，促进协会的目标。

安德森-伍兹拒绝了这项任命，这似乎是一种不幸，当然也是对新组织的信心的考验。协会完全同情他的慷慨之心，但他觉得他不能切断与教会的联系，这些教会享受并声称将进一步享受他的牧养服务。他不情愿地拒绝了“协会”弟兄们的召唤，因为他曾是该组织的主要和有影响力的推动者之一。

虽然安德森-伍兹是弗吉尼亚州人，但他和密苏里州中部的许多其他早期定居者一样，从肯塔基州的麦迪逊县来到该州。他出生于1778年。他的父母都有爱尔兰血统。他的父亲是殖民地革命战争中的一名士兵，在华盛顿将军手下的一个军团中担任上尉。年轻的伍兹在18岁的时候，被他的父亲带到一个铁匠那里做学徒，学习这个行业。（美国的进步已经取消了该国年轻人学习手工艺的计划，这难道不是一种不幸吗？）像许多其他成为浸信会传教士的人一样，伍兹先生是作为婴儿洗礼教会成员的父母的儿子。他的父亲是长老会的一个有价值的成员。当儿子表明对基督的信仰时，他就开始了仔细阅读新约圣经的好工作。当他仔细地读完一遍后，他想到他没有看到婴儿洗礼的权威。他确信自己读得太粗心了；他决心再读一遍，对圣书的教义给予更多关注。完成第二次阅读后，他对自己所谓的智力迟钝感到惊讶，因为他又一次没有找到在他幼年时举行的那个仪式的权威，长老会肯定是对的——他们是一个博学而正义的民族，在基督教洗礼这样的问题上不可能错。他把他的研究交给了“三读”，并且不情愿地得出结论：婴儿洗礼不是新约的法令。然后他致力于研究洗礼的方式。这些研究的结果令他吃惊。难道说无知而偏执的浸礼会成员是对的，而博学而精明的长老会成员是错的？他的灵魂受到了困扰。但他已

经买下了真理，决不能出卖它。他必须牺牲自尊心和家庭传统，但作为回报，他将得到一个无价的好处——良好的良心的答案。他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哈里斯小姐——受洗进入肯塔基州麦迪逊县的维尼福克浸信会的教会。

1816年，伍德先生和他的家人移民到密苏里，并定居在霍华德县的那一部分，也就是现在的波恩县，在拉尔草原或附近。他积极促成了伯特利——现在的胡桃林教会的组建。

在Rall's Prairie呆了大约两年后，伍兹先生搬到了Boone县哥伦比亚东南约6英里的地方，并成为上一章提到的Bonne Femme教会的成员之一。在这个教会，他被按立为福音牧师。他被召到哥伦比亚的教会担任牧师，尽管他在哥伦比亚担任牧师期间经常旅行，并作为自愿传教士到该州最偏远的地方，而教会在他的努力下得到了极大的繁荣。

1835年，他搬到门罗县，在巴黎、奥特克里克、草原山和新阿克的教会工作，直到他去世，即1841年10月22日。

-----

协会的下一次会议是在霍华德县的摩利亚山教堂举行。J. B. Longan再次当选为主持人。Hon. Wm. 卡森被选为记录秘书。卡森先生是密苏里州最杰出的公民之一。

他是弗吉尼亚州人，但成年后不久就移民到了密苏里。他在帕尔米拉办公室担任了六年的美国土地登记员职务。他担任了十年的众议院议员，以及四年的密苏里州参议院议员。在所有的民事职位上，他都因其能力、忠诚和廉洁的品格而表现突出。

但在他的宗教生活中，他是最积极、最有影响力和对世界最有用的。他参加了中央协会的组织工作；在他担任秘书之后，即1849年，他被任命为总协会的主持人。他协助组织了教会和地区协会；用他的笔为他的教派的原则辩护，反对最强大的对手的攻击。他是在密苏里州设立浸信会学院的专员之一，这导致了威廉-朱厄尔学院在自由城的成立。

他于1873年11月3日在帕尔米拉的家中去世，被一个有趣的家庭和一群朋友所哀悼，享年七十五岁。

在前次会议上任命的执行委员会显示，为州传教会筹集的资金比前一年增加了244美元，这意味着该年的总额为313.25美元。有迹象表明，传教士做了令人鼓舞的工作，尽管似乎没有打印出关于皈依和受洗人数的报告。

在这次会议上，Kemp Scott牧师被任命为总代理。随后的会议记录表明，这一任命被接受了。直到此时，以及随后的几年里，协会方面似乎对以规定的报酬聘请代理人一事犹豫不决。几乎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犹豫不决与其说是故意反对有偿代理的结果，不如说是由于反传教士浸信会的持续和激烈的负面批评所产生的恐吓效果。虽然传教士浸信会希望推进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而且他们的目的也是如此，但他们同时也希望避免一切扰乱人心的骚动和疏远。他们曾希望在没有付费财务代理的情况下开展工作，但每年的经验都表明，这种方法不可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事实上，坎普-斯科特向1838年6月在哥伦比亚举行的下一次会议报告的工作结果，并没有让人对代理工作产生极大的信心。斯科特报告说，他访问了10个县，几个协会，并收集了75美元的现金，获得了11.15美元的认捐。但是他的工作绝非失败，因为他报告说有126人接受了洗礼。弟兄们和教会还没有得到关于肉体与灵性的关系的指导，不明白上帝在推进他儿子的国度时对金钱的使用。现在仍有一些教友似



乎不明白这件事。

关于坎普-斯科特弟兄的资料，历史学家记录的不多，但可以得到的一点资料清楚地表明，他得到了弟兄们的信任，他在北大河地区的工作受到了主的极大祝福。跟随一个事业半个多世纪的这一传统是值得期待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在1864年4月13日七十四岁时获得的巨大回报。

1839年，该协会在库珀县的Big Lick召开会议。除了将该组织的名称从中央协会改为“总协会”之外，并没有做多少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新的全称是“密苏里州联合浸信会总协会”。随后，该名称再次被更改，以省去“联合”一词。

报告显示，对国内传教士工作的捐款有一些增加，报告的受洗人数也有增加，但没有详细的数字。

1840年，总协会冒险离开了其诞生的地区和特色环境。在它的新名字下，它来到了城镇。迄今为止，除了在哥伦比亚的一次会议，它从未放弃过对农村教会的款待。

在这次会议上，卡拉威县的James Suggett牧师作了介绍性布道，并被选为主持人，接替之前四次会议的主持人J. B. Longan。

1884年8月在普罗维登斯教堂举行的非正式纪念会议上，也就是在中央学会组织后仅仅50年的时间里，Gov. Chas. H. Hardin、W. H. Burnham博士和作者在会上发表了纪念性讲话，Burnham博士在谈到可敬的离世的James Suggett时说了以下合适的话，这些话是在作者可能使用的情况下优先选择的。

詹姆斯-苏格特于1775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州奥兰治县，就在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前一年。他在小时候搬到了肯塔基州，于1800年信主，在斯科特县的大十字路口开始了他的事工，在那里他做了很多年的工作，获得了极大的认可和成功。由于他是在战争中出生和长大的，我们对他在1812年的战争中应征入伍并成为一名士兵并不感到惊讶。他成为少校，并在理查德-M-约翰逊的著名军团中指挥一个营的工作。他被哈里森将军选为团员，指挥美军的先头部队，并在times河的决定性战役中带来了行动。他英勇地带领他的营进入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在整个短暂但绝望的斗争中，他以凯撒大帝的勇敢表现自己，带领货车追击普罗克特和飞奔的英国人，并带着普罗克特的马车回来，作为胜利的战利品，并得知特库姆塞已经倒下，印第安人的最后希望已经灭亡。约翰逊上校坐着他从英国将军那里缴获的马车，穿过俄亥俄州骑回了家，并在路上护理了他在向特库姆塞发起的不顾一切的冲锋中所受的许多伤，以及在他多事之秋的最后时刻聚集在他们无畏的首长身边的一群印第安勇士们。

苏格特于1825年搬到密苏里，首先在布恩县定居。在那里，他为博内-费姆（Bonne Femme）、哥伦比亚和洛基福克（Rocky Fork）教会服务；随后，他搬到卡拉威（Callaway），在紧邻普罗维登斯（Brick Providence）教会的地方定居，在那里度过了他辛勤和有用的生命中最后和最光辉的岁月。他是旧塞勒姆协会的主持人，当时该机构宣布反对传教。他恳切地抗议这种自杀式的做法，但当他被选上教会牧师时，他腾出了椅子，英勇地背弃了他最好的朋友，因为他对基督和传教事业的爱，以及他自己的良知信念要求这样做。

他参加了总协会的组织工作，并热情地支持其伟大的设计和措施。在斯蒂芬斯和布尔韦尔费尽心机阻止该组织的成立、并且布尔韦尔离开了大会之后，他又回来了，并与苏格特一起费尽心机劝说他离开这个机构。但是，他既不会被英国大炮的轰鸣声吓倒，也不会被印第安人的战斧、剥头皮的刀子和战吼声吓倒，更不会在整个反传教士大军的谴责声中雀跃。他也不是一个能向

布尔韦尔或其他任何人的温和劝说或恐吓威胁屈服于他的信念的人。

苏格特 (Suggett) 仍然坚定不移，并在他的一生中热心地与该协会合作。他是一名传教士，在他生命的所有经纬度上都是如此，而且他热心地以他的行为证明他的信仰。在他生命的不同时期，他在本州各县广泛传教，并曾一度远至印第安部落，向人们传讲耶稣。在旧塞勒姆协会的会议记录中，还保存着他写的一封通函，显示了他不俗的能力、深厚的虔诚、热忱和对灵魂救赎的无限渴望。

他于1851年去世，给他的孩子和教会留下了无暇的名字、纯洁的品格、不受玷污的生活和无数神圣的记忆，提醒他们上帝应许的真理：“敬畏主，行在主的路上的人有福了”。

Hon. Wm. 卡森再次被任命为记录秘书。

在这次巴黎会议上，财务主管的报告显示他手中的余额为342.14美元。

Fielding Wilhite, A. F. Martin和W. H. Duval进行了总计八十七天的传教工作，促成了二十七个洗礼和三个新教会的成立。成立了一个执行委员会，由詹姆斯-苏格特 (James Suggett)、R-S-托马斯 (R. S. Thomas)、斯蒂芬-威尔怀特 (Stephen Wilhite)、威廉-卡森 (Wm. Carson)、罗兰-休斯 (Roland Hughes)、乌里尔-塞布里 (Uriel Sebree)、威尔怀特 (Wm. Wilhite)、J-B-戴尔和乔治-麦奎特 (George McQuitty) 组成。这个董事会由苏格特担任主席，托马斯担任通讯秘书，斯蒂芬-威尔怀特担任司库，沃姆-卡森担任记录秘书。这些神的人都已经去世了。诺亚-弗拉德被任命为总代理，薪水为100美元。该州被划分为两个地区，分别位于密苏里河的两侧。P. N. Haycraft和A. F. Martin被指定在河的北面作为传道人工作，J. C. Herndon和James Suggett在南面。

1841年，该协会于8月27日与霍华德县的查里顿教会举行会议。Urial Sebree主持会议，R. S. Thomas再次担任记录秘书。

在这些日子里，查里顿教会是该州最强大的教会之一。教会所处的位置是西部地区最好的农业区的中心。壮丽的农场四面八方都处于高度的耕作状态，几乎每个庄园都由浸信会成员拥有和经营。人们热情好客，慷慨大方，也许对他们的物质优势和社会影响有些虚荣。那个教会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强大了。在不久前的一个时期，人们认为它的荣耀已经完全消失了。死亡和迁移使教会成员的数量大大减少。几年前，作者在协助有天赋的牧师 P. R. Ridgley参加几天的聚会时，在W. J. Hughes兄弟优雅而好客的家中受到款待，与他一起拜访了已故的希克森法官并与其共进晚餐。站在法官家门口的草坪上，我们数了数，在过去的十年里，有三十多个精美的农场脱离了浸礼会的所有权和拥有权，落入了非浸礼会成员的手中。这幅图画和反思令人感到悲哀。

对密苏里州乡村教会的回顾表明，该州几乎每个地方都存在类似的情况。我们古老而强大的乡村教会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需要智慧和祷告的思考。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建议可以在“影响中心”一章中找到。

但让我们回到总协会的查里顿会议上。几位传教士报告说，前一年总共工作了13个月零17天，促成了69次洗礼和四个新教会的成立。总代理在15个协会的范围内工作，讲了170场道，获得现金和认捐581.15美元。在1898年写这篇文章时，这些成果对那些熟悉总会运作的人来说可能显得很小时，但请记住，1841年的弟兄们仍在与强烈的反传教士潮流作斗争，这种潮流在许多浸信会中非常明显，此外，教会的牧师们很少鼓励奉献的恩典；不少弟兄和姐妹的灵性光景很弱。

1842年在卡拉威县里奇兰教堂举行的会议上，出现了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总协会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这次会议最有趣和最重要的进展是努力在圣路易斯建立一个浸信会书库。关于这一运动，更多的内容将在以后出现。

1843年，在杰斐逊城，最重要的业务项目是建立浸信会学院的初步步骤，由威廉-朱厄尔博士慷慨提供1万美元的建议；以及一个委员会负责蒙哥马利县的杰里迈亚-H-尼尔的1000美元遗赠的管理。（在后一项行动发生近30年后，作者受州传教会的指示，负责照管同一基金。这笔钱无疑在密苏里州国家银行的倒闭中损失了，因为最初的金额是投资在该银行的股票上）。

1844年，该协会与霍华德县的摩利亚山教会举行了第二次会议。罗兰-休斯被选为主持人，韦德-M-杰克逊第二次被选为秘书。

财务主管Samuel C. Majors的报告显示，前一年的总收入为848.62美元，其中329.86美元用于当时在巴勒斯坦县的传教事业，称为巴勒斯坦县传教会，剩下518.76美元是为州传教会筹集的。在与传教士结算并支付了应付给巴勒斯坦传教会的资金，以及印刷、邮费等费用后，财库中还剩下126.62美元。

上一年度的传教士是P. N. Haycraft, Benj. Terrill, D. R. Murphy, A. F. Martin, J. S. Smith, A. P. Williams。这些教友中有三位每人每年领取100美元，有两位领取80美元。

这些传教士报告说，总共有357次布道，83次洗礼，并建立了三个教会。威廉姆斯（A. P. Williams）没有报告。

在这些传教士的报告中，有一些内容会让现在的读者特别感兴趣，特别是对

圣约瑟夫的一些公民。P. N. Haycraft说：“我的工作主要是在安德鲁和布坎南郡。\* 反诺米亚主义在普拉特郡被安提斯人普遍宣扬，以至于我起初发现要获得会众是非常困难的。\* 全世界都认为所有的浸礼会信徒都在宣扬反诺米亚主义，而安提人则认为传教士在宣扬坎贝尔主义。这些错误的观念正在迅速消失。

“圣约瑟夫位于黑蛇山，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村庄，是一个重要的站点，应该立即由一位高效的浸信会传教士来担任，他也可以在萨凡纳和詹姆斯镇参加。对我们观点的反对意见在普拉特地区比该州任何其他地区都扎得更深。”

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自从“黑蛇山”上“快速发展的村庄”成为一个伟大的城市，拥有几座良好的浸信会教堂，主要是总会传教劳动的结果，那些来到世界上并成长起来的弟兄姐妹们可以对我们现在几乎古老但活跃的州组织的价值形成一个更好的概念。我们许多最重要的城镇也可以这么说。在本卷的另一部分中，我们进一步关注了各州在人口中心的传教工作成果。

在组织完成后的第一个十年进展结束时，我们又在哥伦比亚找到了记录。罗兰-休斯再次担任主持人，利兰-莱特担任记录秘书。这两位先生都是霍华德县人，长期以来一直是执行委员会（现在，1898年是州传教会和主日学委员会）的所在地。

在哥伦比亚协会的这届会议上，人们在心理上停顿了片刻，对协会记录中的名字所暗示的反思留下了严重的印象。在出席的牧师中，有以下名字。Wm. Duncan, Thos. Fristoe, S. H. Ford, Noah Flood, R. S. Thomas, A. P. Williams, A. Broadus和D. R. Murphy。在这个协会的牧师信使名单中，除了S. H. Ford博士，一位八十岁的老人，他出席了1898年在Kirkville举行的会议，几乎没有察觉到那种罕见的演说能力的减弱，这种能力使他获得了

Gladstonian的“Grand Old Man”的绰号。出席会议的知名人士有塞缪尔-C-马约斯、罗兰-休斯、乌里尔-塞布里、利兰-赖特、韦姆-朱厄尔、韦姆-麦克弗森、P-G-卡姆登、斯蒂芬-威尔怀特、约翰-杰克逊、F-托尔斯顿、J-B-瓦德曼，他们都已经过生命河到了应许之地。主兴起了他们的继任者，组成了敬虔的平信徒队伍，其中有几个人是被召上天家的仆人的后裔。活着的帮助者，包括牧师和平信徒，他们的名字与总会的历史密不可分，还有现在正在创造历史的年轻人们，很快就会继续加入圣徒的行列，希望他们的继任者在翻阅这些纪念页时能找到安慰和鼓励。作者现在祈求能抽出时间来完成这卷书，作为对那些他在其基础上帮助建立我们现在的上层建筑的人，以及对那些与他在最愉快的关系中长期工作的人的谦卑致敬。

传教士向协会本次会议提交的报告并没有表明这一年在传教区的繁荣。这些传教士是Euphrates Springer, D. R. Murphy, Thomas Rucker和A. F. Martin。马丁弟兄在他的报告中对董事会说“在一些地区,我们因宗教的衰落而感到悲哀,但在其他地区,我们高兴地说,天上怜悯的亮云已经站在以色列营地的上空,清爽的生命之水已经降到干涸的土地上。我已经劳作了三个月,讲道五十八次,给十八个人施洗,走了一千一百英里”。四位传教士的工作总结是240次讲道和70次洗礼。财务主管的报告显示这一年的协会基金为466.66美元。其他的钱是为其他目的准备的,如国外宣教、印度宣教和教育。在结清该年度的所有账目后,库房的余额为204.16美元。

在这次会议上,执行委员会对《密苏里浸信会》的停刊表示哀叹,认为这剥夺了他们与教会沟通的手段。(密苏里浸信会成员为在该州建立一个教派杂志而进行的斗争历史将留待另一章讨论)。

执行委员会的通讯秘书利兰-莱特(Leland Wright)在其年度报告中称美国浸信会国内传教会为“母会”。这种语言表达了密苏里州弟兄们对国内传教会

的亲切感，但对不知情的人来说，这很容易造成误导。总会或“中央协会”不是由任何其他组织发起的，也不是任何其他组织的附属或辅助机构，而是作为一个单独和独立的协会。诚然，而且不应忘记，美国浸信会国内传教会在密苏里州做了很好的工作，并与总协会合作。1844年，该协会为新吉拉多角协会雇用了T. W. 安德森，年薪100美元，为路易斯、克拉克和苏格兰各县雇用了J. S. 史密斯，年薪相同，并拨款200美元用于支持圣路易斯北教堂的S. H. 福特；1845年，该协会为自由城和附近的A. P. 威廉姆斯拨款100美元，并为巴黎和附近的诺曼-帕克斯拨款同样数额。利兰-赖特在报告的结尾写道“到目前为止，母会已经继续和将向本州的贫困地区提供慷慨的援助，这需要我们的感激之情，并应激励我们全心全意地从事这项工作，直到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实现‘向本州每一个贫困地区提供所传福音’的目标。”这些话表达了一种美好的，而且对其作者来说是一种真正的基督教情感；唯一的批评是关于“母会”这个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1845年的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展望协会历史的决议，内容如下。

“决议，要求执行委员会在本协会下次会议前编写本协会从起源到现在的历史。”

如果该决议曾经付诸实施，那么半个多世纪以来，也许已经把这段历史埋没了。如果五十三年前赋予哥伦比亚会议特征的聪明和进步的弟兄们对该组织如此感兴趣，以至于对保存十二年的历史感到兴趣，那么今天的总协会浸信会成员—在该机构的六十四次会议之后，更应该对他们父辈的历史和他们的协会交易感到关切！从现在本书发表日期开始的五十年内，成千上万忠实的密苏里浸信会成员将会好奇地想知道协会在十九世纪做了什么，以及谁是行动者。



第一个十年实际工作的结束，向我们揭示了那些曾经在一个新的、相对来说未经考验的州开辟浸信会繁荣之路的人的冲突、困难和磨难。旅行的困难和匮乏，报纸通讯的缺乏，邮政系统的迟缓和匮乏，教堂的匮乏，基督教慈善精神的不发达，以及更多的反传教士的暴力和几乎恶毒的反对，给我们在密苏里的教会先辈们带来了考验和负担，我们只能模糊地认识到这些。

本章的一个适当的结论是，从组织开始到现在的会议为止，我们的工作和成果。过去十年中受委托的传教士人数：14；报告的洗礼次数：376；财务人员报告的福音任务的资金数额..... 1, 857. 38美元；估计的，未报告的收款：1, 000. 00。

这十年的工作统计还没有达到现在总协会在1898年一年中所做工作的四分之一。但必须记住，当时的传道人以总协会的名义做了大量的传教工作，他们没有报告，协会也没有报酬。除了传讲福音外，这些受委托的传教士还被要求促进节制（戒酒）改革，他们也这样做了，并向董事会报告了发表节制演讲的次数，以及在他们的要求下“签署承诺书”的人数。这是在“华盛顿人”的时代，一个没有社会组织的细节、机制和费用的节制组织，完成了巨大的成就。举行了许多公开会议，在这些集会上，在热切的演说和席卷全国的狂风的影响下，许多人签署了戒酒承诺书。当然，福音传教士在与魔鬼最大的使者作战时，是在为基督工作。

---

---

第六章。

第二个十年的进展。

1846-1856. 总会现在第一次在拉斐特郡的莱克星顿这个有文化和历史的城市举行会议。这次会议于1846年8月27日开始，持续开了三天会。乌里尔-塞布利 (Uriel Sebree) 重新回到主席位置，担任主持人。

在协会的早期，直到最近十几年内，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在总协会的会议时间中包括一个主日，当会议在一个城镇举行时，该地所有新教的讲坛都会对协会进行礼遇，宗教活动委员会从出席会议的传道人中选出一个传道人，为每个讲坛进行午间和晚间的礼拜。一般来说，周一的会议结束后，大家都会深情地告别，开始回家。现在情况不同了。铁路提供的旅行便利使传道人能够在主日之前回到各自的教会，如果协会在一周的早期召开的话。为了适应这一计划，协会现在一般在周一晚上或周二上午举行第一次会议，从那以后直到周四晚上或周五中午，人们都在疯狂地赶着完成事务，坐上午夜或中午的火车回家。对于许多人的指责，必须说，不耐烦或新奇感的消失促使他们在会议第二天的晚上或第三天的上午离开。这种摒弃旧习俗的做法是否是一种进步，是值得怀疑的。对浸礼会教徒来说，像以前一样利用主日向人们宣传本教派的教义和能力，并与其他教派培养更多的兄弟关系，也许是件好事。熟悉以前的人都知道，在主日那天，拥挤的房屋迎接着协会指定人员的布道。一般来说，每间教堂的前厅和晚间的礼拜都很拥挤。这样的主日是人们所期待的，所有教派的基督徒和非教会成员都安排参加这些礼拜。这些礼拜是行善的好机会，协会通常在社区中留下了良好的影响。其他教派在他们的年度会议上，仍然奉行将主日包括在他们聚会地点的计划，这样做是明智的。

在我们的总会聚会中用夜间“溢出会议”代替的计划是失败的。吸引人的地方是协会正在处理业务的房子，晚上一般会有一个为了某些指定的目标而举行的群众会议，并有一些演讲者被安排在这个场合。人群通常都是笨重和不

舒服的拥挤。这也许是无法避免的，但这一事实表明，分会场聚会不能代替主日的讲道。这些分会通常参加的人很少，会众通常是那些不喜欢大群人的不舒服的少数人，以及那些喜欢福音布道而不是对一些事业进行固定讨论的人。

诚然，家乡的会众很高兴他们的牧师与他们在一起，牧师在主日礼拜时与自己的羊群在一起也是一种快乐，但教会和牧师在一年中牺牲一个主日，为他们努力推动的事业的总体利益，难道不是一种很好的传教工作吗？

从列克星敦到一般领域的这一小小的偏离，将得到读者的原谅，因为现在的时间和地点恰好让人想起一些偏离我们前人习惯的事情。

在这个地方可以适当地指出另一个不同之处。在我们现在所写的时代，浸信会的习惯是教会给总会寄信—每个教会寄一封信，就像教会和地区协会的习惯一样。这个习惯无疑是从地区协会那里借来的。但随着弟兄们逐渐明白，总协会不是一个教会协会，而是一个由对传播神圣真理感兴趣的教会的信使组成的会议，而且总协会不能以教会的名义做任何事情，也不能在教义或实践上约束他们，而且由于单纯的善意问候的信件对协会的目标没有特别的促进作用，这个习惯被放弃了。在这个习俗流行的时候，记录秘书的习惯是在会议记录中做这样的记录：“召集教会和协会的代表信件和任命，并宣读信件。”审查证书是征召委员会现在应该做的事，而在旧制度下宣读信件除了公开展示证书外，没有任何实际作用。

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了解除与美国浸信会国内传教会的联系，成为南方浸信会的附属机构的议题，当时圣路易斯第二浸信会教堂的牧师S. W. Lynd博士是委员会的主席。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信息，请参见第十一章。“附属机构”。

列克星敦会议上的财务展览表明教会和个人对协会工作的兴趣有了令人鼓舞的进步。财务主管Sam'l C. Majors的报告是精确记账的典范，显示在协会休会时，前一年进入他手中的全部金额为996.06美元，其中204.10美元是去年的手头余额，603.40美元是在协会缴纳的。在支付了所有对传教士的要求和附带的费用后，还剩下741.44美元的现金余额，这使得在列克星敦会议结束的一年中，协会所有工作目的的支出达到了254.62美元。从现在（1898年）的工作角度来看，这似乎太微不足道了，不足以证明总会的努力和时间是合理的。但是，让我们对这个问题采取一个合法的明智的看法。七位传教士中没有一位是被任命为全职的，通常每人传道只有九十天。这些人在贫穷的地方讲了423场道，并为26名信徒施洗。这还不到平均一次布道的2美元，还不包括时间和旅行的费用。不应忽视的是，这些布道是向生活在没有任何传教的地区的人宣讲的，除非是由巡回宣教士提供。谁能估计这种原始的播种所带来的收获呢？谁能估计26人的皈依和洗礼给当地的社会和宗教状况带来的好处？承诺在财务基础上估计属灵的结果，就像根据维持生命所消耗的东西来计算人的生命价值。

董事会在报告这一年的工作时说：“从报告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弟兄们的工作没有像以前那样得到祝福。这可能部分是由于我们州普遍存在的疾病，部分是由于传教士本身的苦难。但是，弟兄们，难道我们没有很大的理由担心，缺乏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普遍的虔诚堕落吗？”

列克星敦会议有一个特别值得补偿的特点。它是扩大对宣教工作的责任和慷慨的开始的。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得到了第一份为州宣教提供20美元的个人礼物的记录证据。马歇尔-伯顿（Marshall Brotherton）提议成为为这项工作每人捐赠20美元的10人之一。这支先遣部队的名字值得永久记录：“马歇尔-Brotherton（付费），Eli Bass, Roland Hughes, Wm. Jewell, W. C.

Ligon, J. W. Waddell (付费), David Perkins, James Winn, W. D. Hubbard, 以及C. S. Tarlton。“在下一次会议上, 下列人员加入了先遣部队。R. S. Thomas, W. C. Ligon, Wm. Vardeman, John Robinson和Noah Flood。这一运动对未来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现在有一些人每年向州传教士基金捐献100美元或以上。马歇尔-布鲁顿(Marshall Brotherton)法官是这一先进步骤的推动者, 他每年向州传教会的捐款达到了数百美元。这些有价值的例子应该影响到现在的数百人, 而五十年前, 能够为他们的爱主做出这种贡献的人寥寥无几。

1847年在布恩县核桃园教堂举行的总协会会议, 就所处理的事务的性质而言, 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兴趣。

正是在这里, 协会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 导致了威廉-朱厄尔学院的成立。采取了以下行动。

“决定任命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委员会为临时教育委员会, 其职责是在本州为浸礼会教派建立一所学习机构; 只要能根据一项计划完成, 以确保其捐赠和永久存在。”

根据上述决议, 以下教友被任命为委员会成员。Roland Hughes, Wm. Carson, Wade M. Jackson, Reuben E. McDaniel, and David Perkins。这样做是为了追求朱厄尔博士在过去几年里提出的伟大目标, 并受到他的鼓励。(参见教育一章的进一步内容)。

在这次会议上, 再次讨论了国家教派报纸的问题, S. W. Lynd博士宣读了一份关于宗教期刊的干练报告。见相关章节。

本年度为各州传教士募集的款项，包括前一年的结余，共达1,510.09美元。在协会结束的这一年里，有八位传教士被雇用，每人工作三个月。他们是G. Spencer, W. W. Keep, Noah Flood, W. McQuie, E. George, H. H. Parks, J. D. Wilson。这些人向董事会报告了总共635次布道和64次洗礼的结果。同样，我们必须记住，这些布道大多是在迄今为止绝对缺乏福音的地方。传教士们偶尔会提到，在这些总协会代表来访之前，那些地区的人们已经多年没有听过讲道了。支付给传教士的金额是468美元。

下一次会议，即1848年，就在本书写作前50年，是在库珀县的大立克教会举行的。该教会位于一个良好的农业地区，多年来一直是该州强大的教会之一，现在仍是一个拥有良好和进取心的成员的教会。

在这次会议上，乌里尔-塞布瑞（Uriel Sebree）再次被选为主持人，他总共主持了六次会议。这一年（1848年）是他担任协会主席的最后一年，他的工作能力很强，可以接受。

乌里尔-塞布瑞是众多非专业教友中的一员，他们的智慧、个人价值和对他事业的奉献使他们成为总协会的力量之塔和宗教的有效促进者。他于1774年7月15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奥兰治县。10岁时，他就成了孤儿。他由他的叔叔凯夫-约翰逊照顾，他是肯塔基州布恩县的著名公民。在他23岁那年，他与同县的凯夫小姐结婚。在1812年的战争中，他指挥一个连队参加了为期六个月的战役。他参加了灾难性的莱辛河战役，被俘虏了，之后被交换，没有得到允许就回到了部队。回到肯塔基州后，他在立法机关的两个部门都担任过几届职务。

他早年失去了第一任妻子，1817年他娶了伊丽莎白-佩恩小姐，她是约翰-佩恩将军的女儿，也是肯塔基州斯科特县已故罗伯特-约翰逊的孙女。两个儿子

和六个女儿是这段婚姻的结晶。

霍华德县的Sebree，在密苏里州很有名气，备受尊敬，是两个儿子中的一个，也是美国海军的Urial Sebree中尉和堪萨斯城著名律师Frank Sebree, Esq.的父亲。特纳夫人和霍华德县的约翰-法林顿夫人是约翰-塞布瑞的女儿，她们是忠实的浸信会教徒，也是总协会的认真合作者。特纳夫人已经去世，法林顿夫人还活着，是霍华德县锡安山教堂的积极成员。她的母亲是约翰-塞布瑞的遗孀，仍在丈夫身边，在愉快的晚年，对她的救赎主王国的利益不无考虑。J. Sebree Barkett是Urial Sebree的另一个后裔，是一位高贵的基督教祖先的杰出代表。他是锡安山协会的书记员，也是总协会的忠实和有用的信使。

1819年，塞布瑞上尉被派去负责政府的仓库，并以令政府满意的方式履行了与这次远征有关的艰巨职责，以至于在1820年被委以类似的任务。这项危险事业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他的技能和不屈不挠的毅力。后来，他被任命为位于密苏里州费耶特的美国土地局的公共资金接收人，并担任了数年的职务。在他与政府或州政府保持的各种关系中，他保持了一个正直、高效官员的声誉。他和蔼可亲，对他的同胞很慷慨，通过男人的自尊和礼貌的举止，他获得并保持了所有认识他的人的尊敬。

然而，正是在教会中，他的优秀品格表现得最为突出。他早年成为浸信会教徒，四十多年来积极参加了该教派促进宗教发展的所有活动。他参与了组织“中央协会”的运动，而且是在一个招致许多曾是他热心的崇拜者和支持者的敌意的时间和条件下。他担任了六年的总协会主席，这表明他受到了该机构的高度尊重。他的家是他的教友们的家，只要他们方便或高兴，就会到他的家里来做客。

1853年，当他的死讯被宣布给总会时，人们深感悲痛；举行了适当的追悼会，并下令将适当的纪念程序记录在案，前面的简述就是根据这些记录编撰的。

1848年的会议事务基本上是例行公事。宗教期刊的利益再次得到了应有的关注，学院的事业也是如此；这些和其他事项在本卷的分册中都有适当的位置讨论。

财务主管的报告显示，包括年初的库房余额在内，本年度的收入为2,018.99美元。在支付了该年度的所有费用后，财库中还剩下782.94美元的余额。

在这一年里，有16名传教士被雇用，其中至少有3人将他们的时间主要用于威廉-朱厄尔学院的财务利益，尽管他们做了很多布道工作。其中W. C. Ligon和Noah Flood是主要人员。这十六个人讲了1192次道，使361人受洗。这些人中有12人的工作是在贫困地区。为这项服务支付的钱是911.50美元。这些传道人每人工作三个月，总共48个月，即一个人工作了四年。如果考虑到旅行、危险和匮乏，以及所花费的全部费用低于我们许多牧师每人的年薪，而结果却远远高于牧师布道的平均水平，那么所有对传教士工作的反对都应该停止。

现在我们来看看1849年的会议，会议在库珀县的尼波山教堂举行。Wm. Carson被选为主持人，Leland Wright再次当选为记录秘书。关于Wm. Carson的简述已在前一章中给出。

这次会议上处理了许多重要的事务，这些事务将在今后的章节中以适当的标题讨论。

特别事务是组织“守望者基金协会”，这是一个促进在圣路易斯成立的教派报纸利益的组织，名为《西部守望者》。见《新闻》一章。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计划，该计划在时隔半个世纪后的今天（1898年），可能会比当时的效率高得多。这就是在圣路易斯任命一个通信委员会，在吉拉尔多角任命一个类似的委员会。

现在在拥有50多万人口的圣路易斯，有这样一个委员会，经常向州传教会彻底通报该大城市对传教工作需求的性质和程度，无疑可以为扩大那里的浸礼会事业带来更系统、更有针对性的努力。在外地的弟兄们，如果能密切和科学地研究各地区的人口情况，就能向委员会提供信息，因为它无法以其他方式获得信息。（见《人口中心》一章。）为堪萨斯城和圣约瑟夫设立一个类似的委员会，可能会证明对这些快速发展的城市的事业是有益的。

这一年的国内宣教工作总结为：14位传教士进行了837次布道，并进行了376次洗礼。没有一个传教士做了超过三个月的工作，有些人的工作时间还不到三个月。用于工作的费用为537.90美元。

前一年在财务人员手中的金额为523.10美元。协会收到的金额为1,035.94美元；这一年的总额为1,559.04美元。在支付了该年度的债务后，财库中的余额为1021.14美元。

如果说过去的好弟兄们有什么要受到兄弟般的指责，那就是没有更多地使用到他们手中的钱。诚然，如此大的余额表明他们非常谨慎，但由于他们所做的支出产生了如此有福的结果，他们本应被鼓励为主花钱，只要他们把钱存入主的库房。的确，几乎所有库房收到的钱都在年度会议上“送上”给协会，而且董事会的政策似乎是不产生超过资产的负债。这是很好的财务管理，但董事会可能有些凭空推测，尤其是每年的结算都会在每年的年初向财库收取余额。从我们面前这一年的司库报告中可以看出，协会成立之初，手中的余

额为523.10美元。对传教士的负债额为537.90美元，差额为14.80美元。恰恰是协会的收入和库房的余额之间的差异。因此，协会的收入中目前负债的唯一草案是14.8美元。如果这些亲爱的弟兄们没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可以肯定他们是安全的商人。董事会似乎没有在库房中实际存在的资金之外进行任何拨款。这次意外的、无法预见的附带费用达到了14.8美元，他们不得不从固定的资产中提取。

我们现在回到波恩县的波恩费穆教堂，在那里，这艘小船被信仰压舱，被爱所感动，在动荡的海上下水。在航行了15年之后，它回到了祈祷和颤抖的冒险的港口，以获得进一步的装备和加强。在它的航行中，它聚集了力量，把州内的许多最优秀的人和忠诚的人们带到了它的部队中。现在有一种神圣批准的意识，这表现在支持者人数的增加和敌手的减少上。基督教的进取精神已经显示出其主张的权利，而反传教士主义的活力和恶毒精神已经开始显示出其固有的颓废倾向。在1850年8月22日开始在Bonne Femme教堂举行的这次会议上，罗兰-休斯在四年的过渡期后再次当选为主持人。韦德-M-杰克逊当选为记录秘书，W-F-纳尔逊当选为助理。当时流行的由协会选举助理的计划比现在（1898年）由主要秘书任命该职能人员的计划更符合浸信会组织的精神和惯例。官方赞助并不是浸信会简单民主政策的一部分。

在这次会议上，协会的常规事务得到了明智而有序的处理。除了尼尔森（W. F. Nelson）提出的一项重要决议，建议制定一项促进系统性施惠的计划外，没有任何新的，或特别着眼于先进方法的事情发生。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吸引着本教派最优秀的头脑和最虔诚的精神的思考，即使是现在，也很难促使所有的教会采用并坚持一个实用的系统，以筹集进行世界福音化工作所需的资金。在1884年的半世纪会议上，总会规定出版“教会财务”计划，该计划由博学、勤奋和有条理的A. F. Fleet为哥伦比亚教会准备，并被该教会采纳。该计划的实施在该教会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呼吁人们对教会收入和各种传

教和教育活动作出更自由和更平均的贡献。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继续加强对教派教育事业的管理，并有效地消除因教会财务管理的不规范和随意性而经常引起的摩擦和无益的讨论。弗利特博士的优秀论文发表在总协会的半世纪纪念册上，所有执事和教会财务委员会都应该仔细研究。

执行委员会向协会本次会议报告的一年的工作和结果显示，有14名传教士被雇用和工作，每人只在一年中做了一部分工作—每个传教士通常工作90天。这些在葡萄园工作的人报告了955次布道和257次皈依和受洗。用于工作的资金为771美元—每场布道会的费用不到一美元。留在库房里供下一年工作使用的金额是638.44美元。

1851年的会议是在克莱县的利伯提与教会一起举行的。罗兰-休斯（Roland Hughes）再次当选为会议主持人，M. F. Price和R. S. Thomas为秘书。国外传教、圣经分发、Wm. Jewell学院、主日学、宗教期刊得到了应有的关注。

执行委员会秘书韦德-杰克逊（Wade M. Jackson）用以下文字和数字总结了该州的传教工作，即。“劳动总量，三年零三个半月；补偿金额，667美元；三百（300）次洗礼。有四位传教士没有向董事会报告；他们的总任命是十四个月。本年度总收入为2,118.84美元”。

1852年的聚会是在塞林县的伯特利教会举行的。在这个教会中，现在可敬的、备受爱戴和尊敬的W. M. 贝尔当时是年轻的、但见多识广的、充满活力的牧师。在本书接下来的几页中，可以进一步了解到这位在总会中具有影响力的人的长期职业生涯。

该协会通过重新选举上一次会议的官员来组织。

除例行公事外，主要的事务是由W. M. Bell提出的章程修正案，该修正案成为总协会代表的财务基础。

在这次会议上，宣布了朱厄尔（Wm. Jewell）博士的去世。虽然所有活着的人都充分认识到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并知道即使是最好和最伟大的人也不能免于所有人的死亡之约，但一位受人尊敬的同事和领袖的死亡给他的同工们带来了悲伤，并给那些习惯于他的存在、建议和爱的合作的人的集会带来了阴云。比起Wm. 朱厄尔，在他那个时期，没有人比他更专注于基督的事业，更无私地努力，更乐于自我牺牲。伯特利的会议通过了R. S. 托马斯（R. S. Thomas）为他们尊敬的兄弟写的一份合适的纪念文章，并将其记录在案。这篇纪念文章的全文可在“教育”一章中找到。

在协会会议结束时，这一年的收入，包括送上会议的金额，为1480.85美元。本年度用于传教工作的费用为576美元，财库中的余额为904.85美元。11位传教士报告了1284天的工作，1059次布道，291次受洗。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传教士在州内宣教工作中的劳动强度相对较小的表现。这一千二百八十四天的劳动，每天的成本不到五毛钱。每场布道会的成本只比这个数字多一点。这一千二百八十四天只比一个人三年零三个月的服务少一小部分，而这个服务的价格是576美元，比一个农场工人每月15美元的工资还要少。然而，地球上仍有一些浸信会信徒似乎认为传教士是雇佣兵，传教工作太昂贵。让我们温和地对待这些被误导的弟兄们，他们似乎被这个下层世界的神所蒙蔽。我们总会的父老们的一项伟大工作是扩大了对教会在地球上的性质和业务的理解。许多同样的工作仍有待完成。总会做的最好的工作莫过于传播有关宣教的知识，这将有助于启迪许多不从事宣教的浸信会成员的理解，并打开他们的心扉。我们的“反传教士主义教徒”不多，但不传教的人却不计其数。

在协会的这次伯特利会议上，人们对人口中心的传教工作的兴趣明显增加。三百美元拨款给圣路易斯，200美元给杰斐逊市，100美元给圣约瑟夫，75美元给韦弗利。

1853年，总会与教会在霍华德县的费耶特举行了会议。在这么晚的时候，让搜索旧记录的人感到有点不可思议的是，虽然霍华德县和费耶特几乎从协会起源时起就是协会的正式所在地，但这是它在费耶特教会的第一次会议。

罗兰-休斯再次当选为主持人，R. S. 托马斯当选为记录秘书。

除了日常事务外，引入协会并要求协会注意的最重要事项是“德国传教会”。在密苏里州的德国人中传教的工作以前就得到了协会的认真关注，在1849年的会议上，协会建议为德国人成立一个专门的传教组织。在这次会议（1853年）上，德国传教委员会主席托马斯-拉克特（Thomas F. Lockett）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提醒协会以最明确的方式宣布将基督的福音传给现在在我们门口的数十万德国人的重要性。你们的委员会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现在我们州的德国人基本上超过了十万，而且每月都有越来越多的人涌向我们的海岸。我们州的德国人口即使不占主导地位，也注定会非常多。密苏里州的25,000名浸礼会会员必须为这群饥饿的人提供生命之粮。\*\*\* 在去年，德国传教会收到了766.85美元的资金。他们雇用了四位传教士，其中三位在本州工作。他们的成功确实令人鼓舞。\*\*\* 他们现在正努力与罗切斯特大学建立联系，以便为德国宣教提供合适的人员。\*\*\* 报告的最后有这样的决议。“我们恳切地将德国传教事业推荐给我们的教会”。

总会在1853年的这一行动给1898年的密苏里浸信会成员提出了一些思考：(1) 现在密苏里州有整整80万德国人，还有“越来越多的人涌向我们的海岸”。德

国的理性主义、德国的不忠和德国的路德主义一定会影响我们的美国人口，除非把德国人带到真理的力量之下。(2) 德国协会与“罗切斯特大学”的联系已经形成，罗切斯特的神学院现在有一多年来一直有一个专门教育德国传教士的部门，以满足德国人在美国传福音的需要。近年来，罗切斯特的这项工作一再被提交给我们的总会，但该机构的行动是否充分强调了这个问题？在美国，也许只有不超过两三个州应该比密苏里州对德国传教更感兴趣。该州许多最好的农田正落入德国人的手中；作为商人和贸易商，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增加人数。随着他们人数和财富的增加，他们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我们对自己的责任只有在我们对他们的义务中才能得到体现。为了他们的灵魂，我们应该把基督献给他们，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设法使他们摆脱先入为主的传统错误。德国人具有良好的公民素质，当他们皈依真理时，也具有结实的浸礼者的素质。(3) 密苏里州的25,000名浸礼会信徒自1853年以来已增加到150,000人；增加的比例与德国人口的增加比例不一样。他们的增长比例为八比一；自1853年以来，浸礼会成员的增长比例仅为六比一。这些事实和数字表明德裔传教士在密苏里的重要性。

在费耶特会议结束的一年中，包括寄给会议的款项在内，所收集的款项为1,282.72美元。支付给传教士的金额为1,077.46美元。支出账户（会议记录等），162.33美元。库房剩余42.93美元。讲道次数989次。报告受洗人数329人。

1854年的下一次会议是在卡拉威县的联合山举行的。罗兰-休斯被选为会议主持人；S. B. 约翰逊和D. H. 希克曼担任秘书。

这次会议有三个显著特点。

(1) 这是罗兰-休斯主持的最后一次总协会会议，在1844-45年和1850-54年共

举行了七次会议。他是一位杰出的公民，也是一位虔诚而有价值的基督徒。他“观点温和而保守，赢得了所有教友的信任 and 尊敬，时刻准备着每一句好话和工作，当之无愧地在教派中发挥着比该州任何其他非专业成员更大的影响力。”作者在询问该协会早期的知名人士时被告知，罗兰-休斯在成为教会成员后继续制造威士忌，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休斯先生已经离开了这个行业。作者不愿意相信本案会有这样的事实，于是向老塞缪尔-C-马约斯的遗孀马约斯夫人询问，从她那里得知休斯先生在信主时或信主前就放弃了酒精蒸馏器的生意，而且他从未恢复过。如果他在作为教会成员时从事这项业务，他肯定不可能在一个伟大的基督教教派中达到他的巨大影响力。他对自己的财力很慷慨，但在支出方面却很谨慎。他将自己的一部分世俗财产用于教育哈里斯。

休斯先生1790年出生在肯塔基州。29岁时，他来到密苏里，在霍华德县定居，一直居住在那里，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生前受人尊敬，死后被人亲切地记住。

休斯先生和他有才华的年轻受益人都在同一个协会年，即1854-55年去世了，在1855年在帕尔米拉举行的协会会议上，执行委员会在介绍其年度报告时，适当地提到了这一悲惨的情况，并说：“休斯通过勤奋经商，获得了比一般人更多的世间财富，并以他如此突出的实际良好意识为条件，将其中的一部分用于教育哈里斯兄弟，他的虔诚和教导的才能使他很早就被呼召去做福音传道，他在这个部门的成功在整个州都是众所周知的。”虽然死了，但他们还能说话”。

(2) 在这次Union Hill会议上，Wm. M. McPherson提出了以下决议，该决议被通过。“鉴于本协会的宗旨是在本州促进福音的传讲和神圣真理的传播，’因此，

“决议，委员会的任命应限于以下议题，即。关于传道，关于提名，关于主日学，关于牧师名单，关于财务，关于供应主场的最佳方式。”这项决议的结果是，没有就外国传教士、南方浸信会、美国浸信会出版协会、德国协会、印度传教士、美国 and 外国圣经协会、宗教期刊或威廉-朱厄尔学院提出报告，迄今为止，所有这些主题都是由为特殊目的而成立的委员会报告的。

采取这一行动，无疑是为了回应一种有些普遍的感觉，即协会根据其章程不能考虑任何与该州工作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然而，有点令人惊讶的是，教友们没有看到分发圣经、宗教期刊和基督教教育是“在该州传播神圣真理”的有效手段。即使是“严格的建筑主义者”也不能不承认这些机构在传播神圣真理方面的力量。但是，不知道偏见的浪潮会把善良或理智的人带多远。

(3)任命了一个关于修改宪法的委员会。代表权的财政基础问题被提出来了，人们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需要有经验的人花时间进行仔细的审议。被任命的委员会由那些愿意在任何立法机构，无论是国家还是州立法机构担任职务的人组成。他们是Wm. Carson, J. H. Keach, Wm. M. McPherson, John Taylor, Noah Flood, D. H. Hickman, Wm. M. Bell, 并由Roland Hughes担任委员会主席。

该委员会报告反对放弃代表权的财务基础。

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显示这一年有770次布道和152次洗礼。财务主管的报告显示，这一年的资金，包括前一年的结余，为1,479.48美元。这些服务，包括对城市和城镇教会的拨款，支出为1,283.48美元。印刷和其他费用为160美元。财库中还有36美元的余额。



这些数字表明，董事会已经开始拨款，以期待对财库的捐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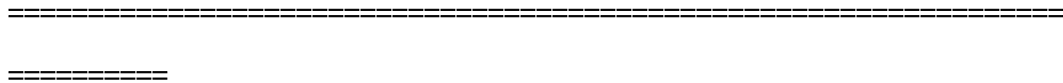
1855年在帕尔米拉举行的会议并没有因关注特殊或不寻常的问题而与众不同。董事会对下一年的任命和拨款表明，他们对关注人口中心的要求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见《人口中心》一章。

Wm. Carson被选为主持人，S. B. Johnson和J. E. Hughes为记录秘书。

财务主管的账目显示，收入为1,186.54美元，支出为1,062.00美元。

至此，本会又结束了十年的实际工作。条件和结果各不相同，人类事务总是如此，也必须如此，但在灵性力量、普遍影响和有益工作方面的稳步进展标志着这些年的到来和结束。协会现在意识到它存在的权利，它是一个伟大国家的宗教和教派进步力量中的一个因素。

现在，我们不妨在追溯进步的痕迹时暂停一下，用一章的篇幅来介绍本章和上一章所涵盖的时期内密苏里州教会的特别特征的情况。



第七章。

考验和胜利。

从神的儿子接受洗礼，象征着他的埋葬和复活的日子开始，直到今天，在地球上建立和扩大他的王国的努力遇到了激烈的反对。正是这种反对的精神使

他受到人们的蔑视、殴打、鞭打和拒绝。这种精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在他临终的痛苦中侮辱他。反对他的王国扩张的人并不限于他公开的敌人，甚至他的一些自称的朋友也是他的教会的进步精神和努力的最极端和最恶毒的对立面。这些被误导的、不怀好意的十字架的敌人中，有许多人确实认为他们在抵制神的子民的进取心，是在为神做贡献。还有一些人虽然打着基督教的旗号，但却被娇生惯养的偏见和被精心培育的贪婪喂养的自负的无知所感动。对《圣经》中关于神的主权的教导的错误解释，以及对教会使命的误解，影响了教会内部反对派的领袖，而养成的狭隘则助长了他们追随者的恶习。

判断这些被误导的信仰者与基督和他的国度之间的关系问题，不是任何人或任何机构的职责。如果没有人类天生的错误和不公平，就不需要上帝的恩典。通过信仰的恩典能在多大程度上覆盖人类的弱点，这不是人可以说的。

但是，虽然慈善事业对弱者和被误导者的明显错误和令人费解的缺点投以宽容的目光，但它拒绝牺牲或损害真理。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看到，密苏里州的一些浸礼会信徒是如何使自己相信，对基督的忠诚要求他们用最尖锐的谩骂来谴责“中央协会”组织中的推动者，并对他们使用了一些绰号。如果不是建立在事实和真相上，那么，这些人如瓦德曼、苏格特、托马斯、威尔怀特、弗里斯托和其他人不仅会被那些反传教主义者判定为异端，而且会被判定为最卑鄙和最邪恶的意图，从而使他们（那些反传教主义者）故意的不公正和罪恶的束缚变得毫无疑问。

这些属神的人的个人性格，他们自我牺牲的劳动和他们辛勤工作的成果证明了他们动机的完整性，并证明了神对他们和他们工作的认可。

1836年，即总会组织完成一年后，密苏里州共有8,723名浸礼会会员。其中有

5,367名传教士浸信会成员，有150个教会和77位牧师；反传教士浸信会成员有3,366人，有80个教会和49位牧师。1846年，传教士浸信会成员增加到15,331人，有292个教会和144位牧师；反传教士浸信会成员有4,336人，118个教会和57位牧师。在这十年中，传教士浸信会的人数增加了9964人。反传教士则增加了970人。读者会看到，在上述十年中，传教士浸信会的增长比例几乎令人惊叹地超过了反传教士的增长比例。在1898年这个日期，谈论教派两派之间的差异几乎是无用的。传教士浸信会在该州大约有150,000名成员、1,000名传教士和1,700个教会，而反传教士的人数还不如1846年多。

今天，密苏里州剩余的独立或反传教士，是对其宗教祖先的明显修改。与他们的先辈相比，他们没有那么好斗，更倾向于努力。他们中的许多人赞成主日学校和长时间的聚会。毫无疑问，传教士浸信会企业的教育努力将很快克服剩余的反传教士精神的残余，这些因素的争斗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就像现在这样。然而，如果不记录 and 了解总协会的试验和胜利，不了解它的战争和胜利，就不能充分了解它的工作和价值。

上帝让人的愤怒转为赞美他，而他限制愤怒的剩余部分，这在神圣的历史和世俗的历史中都得到了证明。美国早期反传教士的心中有愤怒，这与犹太人反对外邦人的伟大使徒一样明显。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的浸信会成员以及密苏里州的浸信会成员的历史清楚地表明了反传教士和传教士在精神上的差异；这些历史还表明，上述各州的浸信会组织被上帝所使用，以压制反传教士的精神并促进传教士的精神。这是人性中一个有趣的事实，即对立和困难是任何进步路线中巨大努力的必要刺激因素。没有多少余地可以怀疑，浸礼会今天在美国的人数、智慧、财富和影响力都是他们不得不遭遇的反对所激起的活动的结果，而教派中的进取分子会受到守成派（反传教主义者）的反对，这不过是强调了对立的刺激。但是，无论从无限者的未被揭示的计划这一主题来看，在历史上，浸礼会在传播神圣真理和为基督赢得灵魂方面的合

作努力的总组织，在上帝的领导下，一直是提升教派的手段，使其成为高举真理和压制错误的手段。如果没有有组织的反对罪恶和有组织的错误的积极运动，浸礼会在强调灵魂自由和个人良知的权利与义务的伟大教义方面的影响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有力和实际地发挥出来。在美国，其他教派的不符合圣经的做法已经被浸礼会的影响所顺从，并被大大削弱，所有坦诚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这点。皈依教会成员的教义和信徒的洗礼是唯一符合圣经的洗礼，对其他教派产生了几乎革命性的影响。如果浸礼会信徒坚持新约圣经中的真理，认真争辩一次交付给圣徒的信仰，并遵守交付给早期基督徒的礼仪——不能证明他们没有这样做——那么他们对世界的生活、思想和进步的影响是一个事实，他们应该永远深深地感激神、并变得谦卑。如果没有团结和合作的努力，他们所达到的影响程度是不可能的，甚至无法想象。虽然新约教会的政体是平等联结的会众制，但这并不意味着由教会发起的其他组织作为工具不能联合整个教派的思想 and 手段来宣扬生命的道。这样的组织不能使用强制性的方法，但它可以成为那些愿意并准备好为福音的信仰共同奋斗的人的自愿礼物和劳动的代理人和渠道。这就是密苏里总协会提议做的，或曾经提议做的，这在其章程和历史中都有体现。

1835年密苏里州浸信会因传教士问题而发生的分裂，虽然很令人难过，并引发了许多争吵和痛苦，但并不是一场无妄之灾。它有助于分离那些只是在名义上处于基督教团契的成员。渴望自由地为主工作的人被那些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赞成无所作为政策的人的自信和专横的精神所遏制。在良心上感到有义务使交付给他们的才干有成效的人，对给予他们的机会感到高兴，使他们的良心从压迫性征服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作为一条几乎不变的规则，教会中的传教士们倾向于温顺地承受对方的皱眉和蔑视，只要求能够自由地按照他们的责任感行事。

可以很容易地推断出，1835年对密苏里浸信会教徒来说是一个考验的年份。

不仅教会在成员团结的力量方面受到严峻的考验，而且各协会也被团结和团契的问题所困扰。在那一年，最强大和最中心的普莱森特协会感到有必要向组成该协会的教会提出建议，说明在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上应该采取的最佳方案。在该年与霍华德县锡安山教会举行的会议上，协会的分裂问题被提起，当时，作为解决的基础，给出了以下建议。“如果在传教问题上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少数人建议通过建议各教会给予少数人（如果该少数人要求的话）一份教会手册的记录来实现，并且在所有情况下，教会中支持或反对的多数人都应获得一份教会手册的副本。如果少数人在任何情况下提出要求，他们应有权在每个月的两天内使用教堂；为自己选择大多数人聚会以外的任何其他星期六和星期日。”

提出这一决议的会议是在九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举行的。在下个月的第四个星期六，与霍华德郡的摩利亚山教会举行了一次有利于传教的教会和部分教会的会议。他们发出了一份通函，表明他们的原则和他们所采取的行动。

---

导致普莱森特协会这一行动的情况特别有趣和具有启发性。一件事说明了一群党员是如何被一个狡猾的政治家领导的；另一件事说明了议会法的知识在以下方面的重要性。

1834年，普莱森特协会与伦道夫县的多佛教会举行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对于已经在我们中间出现的传教士制度，应该怎么做？”这个问题的形式既有趣又具有暗示性。它让人想起了一个先驱定居者的会议，他们得到了一群不友好的野蛮人接近的信息，聚集在一起协商共同防御的最佳手段。很难想象在一个聪明的宗教集会的程序中严肃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而不感到有必要抑制住微笑。这样的事件实际发生的事实表明，

基督教的启蒙运动发展缓慢。对于这个令人震惊的问题，人们提出了许多解决办法。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使人们的兴奋达到了白热化。

上个月参加过普罗维登斯会议的菲尔丁-威尔怀特和托斯-弗里斯托也在场。在场的弟兄们知道这一事实后，对这两位上帝的人产生了明显的偏见——他们被怀疑地注视着，并意识到他们在弟兄们中间的欢迎程度已不如从前。事实上，弗里斯托曾是普莱森特协会的主持人。反对传教士的人认为重新选举他是不行的，经过与初选不一样的积极努力，他被击败了，特纳长老被任命为主持人。

这当然让弗里斯托感到羞愧，但他自觉的正直和固有的尊严使他没有抱怨或杂音。

为解决“如何处理传教士制度等问题”而提出的建议之一是“应给予良心自由”。这一提议引起了长时间的激烈讨论，在付诸表决时被否决了。直到这个时候，“中央协会”的反对者还没有提出对他们自己提出的问题的答案。有一位来自法耶特教会的信使在场，他叫詹姆斯-H-伯奇，当时是国会议员的候选人。他被反传教士的弟兄们认为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他当然希望得到各方的青睐，并对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做出了如下回答。“传教士的问题是基督徒可能有的良心上的分歧，但我们建议教会不要把它放在他们的机构中”。反对派对他们所谓的朋友更有信心，而不是对他的提议进行思考，因此自愿匆忙地通过了他的决议。现在反传教主义者满意地处理了这一引人入胜的话题，他们急忙休会，因为所有其他事项都已处理完毕，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稍作思考和交流后，胜利者们意识到他们不能对他们所谓的胜利满意。

T. 佩顿-斯蒂芬斯 (Peyton Stephens) 是西奥德里克-布尔韦尔 (Theoderick Boulware) 的副手，他特别积极和有影响力地在普莱森特协会中激起对“中

央协会”的反对。虽然他是一个反传教主义者，但他觉得有必要从塞勒姆协会到欢乐山协会进行传教巡回，与“出现在我们中间的传教制度”作斗争。他在威廉-拉特克利夫(William Ratcliff)和菲利克斯-雷丁(Felix Redding)的身上找到了愿意帮助他的人；这些人虽然不像斯蒂芬斯那样有影响力，但在反对“协会”方面同样积极，同样有强烈的敌意。

现在我们回到在霍华德县锡安山的会议。反传教士们都很警觉。他们允许那个“出现在我们中间”的怪物在一年前的多佛尔逃脱，现在他必须被抓住并拴住。长老斯蒂芬斯已经从塞勒姆协会赶来，以确保抓到他。菲利克斯-雷丁(Felix Redding)很高兴地期待着因杀敌而变红的地面。

从摩利亚山和友谊教会来了一些少数派的使者，他们拒绝服从协会前一年提出的建议。这些少数派拒绝接受妥协，他们只愿意满足于彻底切断传教士的关系。这些使者声称代表摩利亚山和友谊堂的真正教会，并坚持要求协会承认他们是真正被认可的使者。一项关于将证书提交给一个委员会的提议引发了冲突。此时，斯蒂芬斯和詹姆斯-苏格特，都是来自塞勒姆的对应使者。

斯蒂芬斯指责苏格特向主持人(特纳)提出建议，与他——苏格特作为塞勒姆协会主持人所做的工作相反，Suggett温和地表示，Stephens所代表的是他所知道的不真实的东西。

在教会大元首的美好旨意下，一些来自其他协会的明智的弟兄们作为相应的信使出席了会议，其中有安德森-伍兹、R-S-托马斯、J-B-隆安、Wm-邓肯等人。

这些来访的弟兄们非常清楚地看到，除非能够达成妥协，否则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尽可能地防止这种不愉快的结果，这些来访的使者中的一些人与

乌里雅-塞布瑞一起过夜，以便他们能从他明智而安全的建议中受益。在他的提议下，来访的中间人得出结论，建议传教士们提交三个建议。”（1）我们愿意根据美国联合浸信会的原则和平相处。”（2）我们愿意和平相处，如果协会坚持在上届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在传教问题上向所有人让出良心的自由。（3）就是已经引用过的上述那个一划分的条件。

这三个提议被放在作为传教士党的经理和发言人的乌里尔-塞布瑞手中。周一上午，他将这些建议提交给反传教士的支持者费利克斯-雷丁（Felix Redding）。雷丁先生在读完这些建议后，代表他的弟兄们发言，对塞布瑞说，他将同意第三个建议，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考虑第一个和第二个建议。很明显，反传教士们决心不对“传教士制度”作出承诺，哪怕是建设性的承诺，也不对那些出于个人良知而支持传教士工作的弟兄们表示同情。他们不愿意受美国浸信会的原则支配；他们也不愿意坚持自己前一年的行动。

当协会在塞布瑞和雷丁的会谈后于周一上午聚集在一起时，塞布瑞在适当的时候告诉协会，他希望提交三个建议作为解决悬而未决的不幸争议的基础——他倾向于第一个建议，但如果这个建议不能被接受，他将提出第二个建议；如果这个建议被否决，他将提出第三个建议作为最后和最不希望的选择。他随后宣读了他的提议，但在他提出通过第一项提议之前，雷丁迅速获得了发言权，并提出了通过第三项提议。他显然想避免对第一或第二项进行表决。他不希望他的政党被记录在案，反对美国的浸礼会，并希望避免否定他们在前一年通过伯奇决议的行动。但塞布瑞是一个有经验的立法者，能迅速发现议会的诡计，并决定应将反浸信会的提案付诸表决，以显示他们的精神和态度，为此，他迅速提出修正雷丁的动议，用第一个提案代替。当然，协会必须对修正案进行表决。由于反对派占多数，修正案很快就被否决了。因此，反传教士们宣布他们不会受总联合会原则的约束。随后，塞布瑞提出修正，用第二个提案代替。这一提议也被否决了，通过这一投票，反教派也否定了



他们自己去年的行动。

在前一年的会议上，他们宣布“传教的问题是基督徒可能有良心分歧的一个问题，但我们建议教会不要把它放在他们的机构中”。然后，问题再次出现在通过第三个提案的动议上，该动议获得通过。结果，就有了一个传教士欢乐山协会。反对传教士的人继续开会，仍然继续声称存在原来的欢乐山协会，但它除了有一个名字外，没有别的活法。反对传教士的精神与这个时代的精神格格不入，与神的话语的教导背道而驰，除了挥之不去的继承性偏见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维持组织的表象。在反传教士教会的少数人中，有些人从内心深处同情基督徒向世界传福音的努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具有良好道德声誉的基督徒，坚守因恩典而得救的教义，以及信徒因恩典而坚持到荣耀的教义；但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上帝让灵魂皈依，是为了让他们与上帝一起做工，把上帝的国度带到地上。尽管有反传教士迫害传教士的历史和传统，但后者很乐意向前者伸出基督徒和教会关系的手，并为有机会向他们更完美地阐述主的道路并使他们成长为有用的基督徒而感到高兴。

从众多类似的事件中挑选出来的上述几个事件，足以说明传教士浸信会成员在努力建立总会的过程中，不得不忍受来自那些与他们曾经有过教会成员和关系的人的考验。但不能忘记的是，与基督一起经历灵魂的苦难是他的国度的盟约代价，也是对它的最终胜利的保证；也不应该忘记，痛苦和牺牲铺就了进步的道路。

这可能是一个有趣的，但肯定不是一个实际的调查。谁是老浸信会成员？当然，历史证明，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上主要的浸礼会成员一直遵循福音的精神和意图，将上帝的话语传到地球的最远处；就与密苏里浸礼会有关的问题而言，上帝自己已经将这个问题解决了。他让反对传教士的人退下，并以荣誉和权力奖励传教士，他们是被选中的仆人，负责推进他爱子的福音事业。

在这项有福的工作中，密苏里浸信会总会一直是，而且是一正如本卷的事实和数字所显示的一主要的工具。它是由福音的精神诞生的，尽管在某些方面它可能曾经或现在有一些人性的弱点，但它一直被同一种精神所哺育和滋养成力量。质疑福音的使命精神就是质疑我们认为是上帝在基督里的启示的真理。上帝在肉身中的显现就是福音。神与人在基督的身上，在圣灵的服侍下，使公义之国得以建立、进步和胜利。“相信基督”，是进入他的王国的条件。但他们怎么能相信他们没有听说过的那一位呢？没有传道人，他们怎么能听呢？除非他们被派遣，否则他们怎么能传道呢？派遣是通过神圣的命令。”去传道”，通过教会的工具，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和他在地上的执行者。在世界的救赎和恢复中，人应该与神合作，这一直是神圣体系的一个基本原则。

福音的进取精神利用了人的进取天性，以利于那超然的宏伟事业，该事业所考虑的无非是让万物臣服于无限之爱的合法至高地位。如果没有神圣的能量与人类能力的结合，进步就不会成为基督教堂的标志。在此，我们看到了上帝将福音的宝藏交付给瓦器的智慧。神在与人打交道时，通过人向他人传递信息，但提供精神能量，而人则设计方法和手段。因此，被献身的人是与上帝一起工作的。

我们在本章中已经注意到，菲尔丁-威尔海特和托马斯-弗里斯托在1834年出席了普莱森特协会的多佛会议，在普罗维登斯会议之后不久，他们两人也出席了该会议。这两个人以及埃比尼泽-罗杰斯在密苏里浸信会教会中激起和促进传教精神的作用，在总会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因素，不能只随意提及他们的名字而忽略。他们不是在阿基里斯战斗和赫克托尔倒下的平原上沉睡，或在萨莫色雷斯高耸的山峰上、站在可怕而阴沉的哨所里；没有人在夜里看到祈求者，向他们呼喊“过来帮助我们”（就像保罗在梦中看见的马其顿人那样）。但在那位在前往大马士革途中向迫害者显现并使他成为使徒的灵的感动下，他（传教士）在农村的家中找到了这两个谦卑的人，用对灵魂的

渴求和对荣耀上帝的渴望充满了他们的心，带领他们进入一个荒凉但有预言的国家的贫困地区，寻找并拯救散落在稀疏定居点的灵魂，这片土地注定要像玫瑰一样绽放，为我们国家的建设结出硕果。他们顺从那来自天上的感动，以圣洁的团契将心结在一起，穿越草原，深入森林，寻找会众和传道的地方。当他们在清晨骑上他们可靠的马匹时，他们不知道晚上会在哪里休息。但他们相信“主会供应”，他们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在自己负责的情况下，哭泣着去播种。

这些人会受到恶人的责备和蔑视，这只是从他们所侍奉的主的预言中可以预料到的。他曾告诉他们，仆人不比主人大，如果主人受到迫害，仆人也会受到迫害。

在夜间和白天的危险中，在朋友家的危险中，在敌人的危险中，这些人像好士兵一样打了一场漂亮的仗，忍受了苦难，不是为了用肉眼看到他们的考验之后的胜利，而是在于他们的作品将跟随他们的保证中死去，——即使死了，他们仍然会说话。

---

---

第八章。

内战十年。

1856-1866.

各州的血腥争斗没有持续十年，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十年的后半段都被南北

之间不幸的冲突所扰乱，而在自相残杀的敌对行动之前的几年，又被政治敌意和普遍动荡所产生的不祥预感所笼罩，以至于总协会在整个时期的工作都被严重打断。如果不对强烈影响社会和宗教状况的世俗运动和骚动进行真实的叙述，就无法写出一部忠实的总协会历史。事实上，救世主教会的历史，从它在地球上建立的日子直到现在，与生活中世俗方面的历史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只有通过辨别自然对超自然的影响，才能理解其中的许多情况，反之亦然。天上的军队和地上的居民的无限和主权统治者如此监督人的事务，使精神法则利用自然的力量，在完成最终目标时进行有效的运作。

年长的读者和年轻的读者，只要对密苏里的历史进行过研究，就会想起传统上被称为“堪萨斯战争”的事件所引起的民众的激动情绪。1854年，肯塔基州的美国参议员阿奇博尔德-迪克森向参议院提出通知，说他将在内布拉斯加法案再次出现时，提出一项修正案，公平地解释为废除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方案。这项拟议修正案的宣布并不完全像在干燥的大草原上使用火炬。整个国家都充满了最疯狂的兴奋，由于密苏里州自1820年以来一直是奴隶制鼓动的利益方，该州的兴奋程度尤其狂热。当1854年斯蒂芬-A-道格拉斯的“棚户区主权”措施成为法律时，经过国会两院最激动人心的讨论，它像传染病一样传遍了整个国家，密苏里州被抛到了一个阵痛中，表现为她的许多人积极参加了由堪萨斯问题引发的激烈斗争。在1856年的总统选举中，当约翰-C-弗里尼奥特（John C. Fremont）成为自由土壤的总统候选人时，该州的人民陷入了最疯狂的兴奋之中。关于堪萨斯州应被接纳为奴隶制国家还是非奴隶制国家的意见分歧，使密苏里州的人民产生了分歧，并导致了最激烈的对抗。暴力和流血的场面并不鲜见。所有党派的深思熟虑和严肃的人都因担心其结果而感到不安，这不仅关系到该州的和平与繁荣，而且关系到共和国本身的安全。国会对领土上的奴隶制有什么权力？这是密苏里感到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问题。由于1854年的领土法的实施，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法被否决，从而引发了这个问题。密苏里州的奴隶主们同意放弃该法案，因为他们认为，

如果在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排除奴隶制，密苏里州北面是爱荷华州，东面是伊利诺伊州，西面是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所有非奴隶持有的领土，则在密苏里的制度会很麻烦，它的继续存在也会受到威胁。反奴隶党支持密苏里妥协的规定，该规定禁止在妥协线（北纬36度30分）以北的奴隶制（密苏里除外）。东部地区积极努力，在堪萨斯州的人口中投射出大量反奴隶制元素。许多密苏里人被这种使堪萨斯成为非奴隶制州的努力所激怒，越过密苏里河，打算在可能的情况下用子弹和选票使其成为奴隶制州。这些相互冲突的因素被带到了激烈的碰撞中，经常导致血腥的交锋，其中一些交锋的人数和敌对行动的激烈程度以及伤亡人数可能被记录在历史的战役中。在密苏里州举行了大型的、激动人心的公众集会，其中一些集会是如此的火爆，以至于产生了仇恨，并引发了对财产的暴力威胁。堪萨斯州的莱康普顿宪法是一份支持奴隶制的文书，该宪法通过后，自由土壤党在托皮卡集会，制定了一部排除奴隶制的宪法，并组织了一个公民政府。这一行动引发了该地区的内战。从1855年秋天开始，直到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仇恨和暴力使堪萨斯州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偶尔会爆发暴力事件。只要有这种状态的存在，密苏里就一直处于激动和扰乱商业和宗教和平与活动的状态。

由堪萨斯州冲突引发的骚乱以不同的强度持续着，直到合并到各州战争的更大麻烦中。约翰-布朗率领一伙凶残的掠夺者，杀害了五名和平的定居者，因为他们在奴隶制问题上与他意见相左，法律未能将他绳之以法，结果使无法无天的人有恃无恐地组织起来，进一步剥夺权利。这些被称为杰伊

（Jayhawkers）的强盗小贩从堪萨斯州进入密苏里州。迟至1858年，以约翰-布朗为首的其中一支队伍突袭了密苏里，带走了11名奴隶，一名奴隶主因抗议其权利不应受到非法侵犯而被杀害。密苏里州的立法机构认为需要提供30,000美元的奖励，由州长酌情用于保护该州公民的生命和财产。为抓捕约翰-布朗，人们提供了三千美元的赏金。但他躲过了抓捕他的努力，带着逃亡的黑人去了加拿大，途中在俄亥俄州卖掉了他偷来的马匹。在这些掠夺者手

中受苦受难的密苏里人民，当他们得知约翰-布朗回到北方后被誉为英雄时，感到雪上加霜。

1860年，麻烦再次出现。一个叫詹姆斯-蒙哥马利的人领导着Jayhawkers，在密苏里犯下了各种罪行，并威胁要“清除密苏里南部的奴隶”。他们谋杀了无害的、遵守法律的公民。密苏里州的人民再次受到刺激，家庭的宁静和商业的繁荣受到严重干扰。

当人们发现自己身处国家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总统竞选活动中时，这些激发民众情绪的场合并没有被克服。道格拉斯、布雷肯里奇、贝尔和林肯的四角之争使众人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空气中已经出现了分裂和战争的杂音。人们的心思无法从那些似乎孕育着可怕结果的问题中永久地抽离出来。林肯先生当选后，聚集已久的乌云现在发出了汹涌的雷电。1861年，暴风雨在茫然无措的人民面前爆发了。这场死亡、破坏和毁灭的风暴一直持续到1865年。

现在，当我们回顾这些对密苏里来说是如此艰难的场景时，和平之君的事业能在密苏里人如此痛苦、分裂、纠结和折腾的人群中取得任何进展，似乎是个奇迹。详述战争期间密苏里州所有可怕的场景，将有助于强调宗教作为一种进取性的制度，竟然会得到任何关注。但是，基督教及其进步事业没有被抛弃，说明了基督王国的超人能量。基督教的进步受到了阻碍，这一点不言而喻，但它用不是肉体的而是通过上帝的强大武器与巨大的困难作斗争，为我们留下了历史性的证据，证明我们的事业不是人的，而是上帝的，地狱之门不能战胜建立在比所有物质的组合更坚固的岩石上的教会。

1856-7-8-9年和60年的总会会议分别在哥伦比亚、列克星敦、库珀县的尼波山、亨茨维尔和自由城举行。在哥伦比亚，D. H. Hickman主持会议；在列克星敦，R. E. McDaniel；在尼波山，Wm. Crowell；在亨茨维尔和自由，McDaniel

法官再次担任主持人。

这些会议上的一般日常事务并不罕见，除了带薪通讯秘书的任命，这将在（机构和代理人）一章中更全面地介绍。重要的和有趣的日常工作将根据本卷的主题分布在适当的章节中。

上述这些会议的报告数据揭示了这样一个提示性的事实：内战越接近，传教工作的成果与资金支出的比例就越小。当今激动人心的问题和对即将发生的可能性的普遍焦虑，无疑转移了人们对个人宗教问题的注意力，并抑制了得救者对未得救者福祉的热忱。可怕的冲突的性质和可能的后果预示着一一种聪明和保守的公民迄今未曾考虑过的生活状况。

许多现在在密苏里州讲坛和教堂里显赫一时的人，以及一些在总协会的会议上为其生活和工作贡献力量的人，在战争时期都太年轻了，对战争中激烈的激情和近亲的冲突的黑暗日子没有任何个人回忆；现在在主的军队前线的人，没有几个是在和平的天使阻止了自相残杀的手，让毁灭性的战争的幸存者向未来讲述故事后出生的。如果对真理的忠诚允许历史学家忽略美国人民的愚蠢日子，那将是他笔下的一种解脱；但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基督教历史的作者，在所有时代都被带入人类激情、冲突和死亡的领域。这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宗教是针对人类的。

在本章的以下几页中，我们必须跟随疲惫、沉闷的萧条岁月，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

一个伟大的共和国的民事机构，一个迄今为止忙碌而富有进取心的民族的产业，挣钱养家的人的劳动，以及比所有这些更糟糕的是，一个基督教民族的教会，以及他们积极进取的企业，都被纠缠和撕裂了，一个已经成长为将繁

荣视为理所当然的民族的前景现在被混淆和粉碎了，希望被怀疑和恐惧所掩盖了。

密苏里州的人民尤其受到我们所写的那个时期的社会动荡、个人疏远和商业瘫痪的折磨。邻居对邻居充满敌意，肉体中的兄弟以及教会中的兄弟让宗派偏见和政治敌意取代了自然的感情，分裂了精神上的团契。个人自由、财产权和人的生命本身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因为要与意见和激情进行权衡。刀剑、子弹和火炬取代了理性、感情和正义的位置。焦虑的日子和可怕的夜晚，对无辜的、无攻击性的非战斗人员来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令人沮丧的事情。老人、手无寸铁的妇女和无助的儿童无法对掠夺者的子弹或恶棍的火炬提出有效的抗议。基督徒家庭的火焰向父亲和祖父温暖的尸体发出刺眼的光芒，而寡妇的呻吟声和孤儿的尖叫声混杂在噼里啪啦的木头和熊熊燃烧的火焰中，这些家庭被遗弃，被迫服从于特许的残酷行为。男人们在午夜时分被从床上叫起来，在自己家门口被枪杀，除了哀嚎的妻子和疯狂的孩子，没有人照顾垂死的尸体。平静的农民在耕作、播种和收割的过程中不断期待着从犁柄之间或从移动的割草机座位上摔下来，或者被民兵或游击队的手赶到令人厌恶的监狱。人形的恶魔从时代的混乱和普遍的士气低落中获得了许可，去抢劫、焚烧和谋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战争的不规则和恶性事件中，密苏里州遭受的痛苦是其他州所没有的。

在这样的时代，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基督教受到阻碍，这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她的礼拜场所被暴力夺取，并被无情地占领，成为小卖部、医院或比古代哥特人和破坏者更无情和无义的游荡团伙的临时营地。农村集会所的宗教仪式很少有人参加，因为人们害怕离开自己的家，以免在去上帝之路的路上被射杀，或者回来后发现自家的家被烧毁或成为一堆冒烟的废墟。圣所中的公共服务经常被军队官员的命令或恶意的武装游击队所打断和破坏。



1862年，在萨林县（现在的斯莱河市）的雷霍博特教堂举行的总会会议上，由于一连串民兵的突然到来而引起的恐慌，扰乱了教堂的主日崇拜。协会的一些事务在前一天已经处理完毕；协会成员、来访者和附近的人们都聚集在这所古老的好房子里，敬拜他们的上帝，并聆听Wm. Thompson这位无可比拟的传道人的无敌口才。这里是美国各州中最聪明和最有秩序的社区之一，人们多年来一直聚集在这里敬拜上帝。父亲、母亲、祖父母、孩子和孙子、叔叔、姑姑和表兄弟，他们都喜欢在Rehoboth聚会，进行精神交流。当汤普森博士在讲道时，被咒语束缚的听众们像被幽灵吓到了一样，当他们透过窗户上翘起的窗帘看到武装人员，他们身着一个小的简短权力机构的徽章，围在圣所的外墙上。这些部队的首领在武装的秩序维护者（？）的陪同下进入房子，强制性地关闭了献给全能神的礼拜。会众的人，包括牧师和所有的人，都被命令离开房子，排成队列。然后开始了审讯。每个人都被仔细询问了他的名字和居住地。每个人都被搜身，表面上看是为了寻找叛国的文件。这些部队所属的联邦民兵站位于马歇尔镇，距离雷霍博特教堂约12英里。一些在会议厅被逮捕的好公民被作为囚犯运到了这个驻地。

在Rehoboth的同一次会议上，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向各教会发出一封通函，内容涉及他们正在遭受的令人激动和艰难的状况。该委员会由A. P. 威廉姆斯、W. C. 利根和托斯-弗里斯托组成。这些敬虔的人虽然去世了，但仍在说话，而且他们在发给各教会的通函中以神圣的智慧说话。这里没有空间记录该文件的全文。这些摘录被认为足以向读者传达，并使这一重要文件永久化。该文件的全文可作为1862年总协会会议记录的一部分，第6和第7页。

“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我们的眼睛在几年前从未想到会看到的时期。这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日子，一个黑暗的时刻。因此，在这一天，神的儿女们面临着道德和身体方面的特殊危险。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或经验的人，会认为这样的时代有利于个人的虔诚，使基督徒更紧密地靠着主，更重视宗

教的安慰和希望；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这种时候，许多人的爱会变冷。

“在这种时候，我们特别容易受到的试探是。

”1. 不服从当权者的命令。

”2. 当我们遭受个人错误时的怨恨、恶意和报复。

”3. 对可能与我们不同的弟兄们的感情疏远，特别是在国家事务上。

”4. 对我们的宗教、教会和教派义务的一般疏忽。”

这几个观点得到了很好的阐述，并通过许多经文的引用得到了加强。事实上，从作品的计划、深刻的属灵论证和一系列适当的经文来看，作者推断该文件是委员会主席A. P. 威廉姆斯的作品。

不难推断，除了通函委员会的报告外，这次会议没有处理任何有效的一般事务。

本年度报告的国家使命的全部金额为124. 55美元。

牧师教育委员会的司库报告由委员会的通讯秘书J. W. Warden牧师提交，报告显示资产为10, 385. 63美元。

没有任何宣教工作的报告，也没有执行委员会对下一年度工作的建议。

根据Wm. R. Rothwell，去年的教育委员会继续使用相同的官员。

显然，参加这次会议的弟兄们在精神上受到压制，但却充满了信心：微弱，但却在追求。这是一次小规模协会的工作展示，但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会议，也是一次必须被那些仍在那次多事之秋的成员以激动但悲伤的回忆来记住的会议。据作者所知或掌握的信息，W. M. 贝尔、N. J. 史密斯和J. W. 沃顿博士是唯一的仍然在世者，除非Thos. H. Storts仍然生活在德克萨斯州。麦克丹尼尔（McDaniel）、弗里斯托（Fristoe）、利根（Ligon）、威廉姆斯（Williams）、哈里斯（Harris）、凯斯（Keyes）、巴克纳（X. X. Buckner）、杰西-泰瑞尔（Jesse Terrill）、兰克福德（A. P. Lankford）、汤普森（Wm. Thompson）、吉奥-罗兹（Geo. Rhodes）和其他一些人都已经去世。

在这次值得纪念的会议上，R. E. McDaniel法官担任了五年中最后一年的主持人。罗斯韦尔（W. R. Rothwell）牧师是记录秘书。罗斯韦尔博士在里霍布斯会议召开时不超过31岁，现在是少数几个还能回忆起会议激动人心的场景的人之一。他出生在弗吉尼亚州，在该州皈依并成为浸信会教徒。大约四十二岁时，他来到密苏里州，并立即与他选择的宗教人士联系在一起。他是萨林县伯特利教堂的成员。毫无疑问，在当时一个缺乏福音的地区，这个教会的建立要归功于他神圣的热忱和智慧的努力。他的意志和性格，与慷慨的好客和无可指责的道德操守有关。在密苏里州，他很快就赢得了他的邻居和同胞的信任和高度敬意。民众的呼声将重要的公共事务托付给了他。尽管他的尘世财富不断增加，以至于他能够为他的后代留下大量宝贵的土地财产，但他从不允许世俗的商业或繁荣挡住他对基督的爱和责任。他全心全意为总会服务，几乎可以骑马到任何地方去参加会议。当他被选为主席时，他会主持会议，但为了荣誉，他总是愿意选择其他人。

在霍华德县罗阿诺克举行的会议出席者不多，所处理的事务也很少。威廉姆斯（A. P. Williams）作了介绍性布道，他被选为会议主持人。Wm. R. Rothwell

再次当选为记录秘书。三个委员会被任命。会议任命了三个委员会：议事程序委员会、宗教活动委员会、财务和提名委员会。

W. R. Rothwell做了关于牧师教育的报告。S. C. Majors代表财务委员会报告了本年州传教会的收款情况，数额为263.30美元。执行委员会主席塞缪尔-C-马约斯（Samuel C. Majors）作了报告，其中的几句话道出了战争耗费精神利益的可悲之处。“你们的执行委员会报告说，在过去的两年里（由于缺乏资金），他们只任命了一名传教士，而且他的时间有限，只有四个月。”

J. T. Williams宣读了关于主日学校工作的报告—没有给出统计数据。Wm. Thompson宣读了关于学校和学院的报告。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艰难战争时期对学院的繁荣的干扰比对教会和协会的宣教工作的干扰要小。女性教育学院的情况尤其如此。也许对这一事实的解释是，父母认为他们的女儿在寄宿学校的家里比在自己家里更安全。

1864年，总协会没有召开会议。

密苏里州的战争麻烦现在已经达到了极端混乱、无序和危险的程度。个人仇恨、报复和心怀不轨者的复仇，使体贴和保守的人感到恐惧，并使一般社会感到惊愕。在我们的历史上，1864年是一个阴暗的空白。就像一颗星星从它的星座上掉下来一样。

1865年，在帕尔米拉举行了一次召集会议。但没有处理什么日常事务。

然而，一项非常重要的行动使这次小小的聚会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会议决定任命一个五人委员会来报告协会对“教会与民政当局的关系”的看法。

任命该委员会的原因是1865年1月在圣路易斯市召开的宪法会议制定并通过的州宪法的某些条款。这次会议的召开和它所产生的文书是战争的结果。会议强加给人民的宪法的特点，引起了总协会的行动，就是宪法中被称为“忠诚的誓言”的条款。该条款除其他规定外，还要求“在此之后（本宪法生效后60天），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作为任何宗教信仰、教派或教派的主教、牧师、执事、牧师或其他神职人员，教书、传教或举行婚礼，除非此人已经进行了上述宣誓，并签署和存档。”

上述从宪法中引用的语言中提到的誓言是这样的：——

“我，A. B. 。庄严宣誓，我非常熟悉公元一千八百六十五年通过的密苏里州宪法第二条第三节的条款，并仔细考虑过这些条款；我从未直接或间接地做过上述条款中规定的任何行为；我一直真诚地站在美国一边，反对美国的所有敌人，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我将真诚地效忠于美国，并支持美国的宪法和法律，将其作为国家的最高法律，尽管任何州的法律或法令与之相反。我将尽我所能保护和捍卫美国的联邦，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我有能力阻止的话，不允许美国的联邦被瓦解和解散，也不允许美国的政府被摧毁或推翻；我将支持密苏里州的宪法；我做此宣誓时没有任何心理保留或逃避，并认为它对我有约束力。”

上述誓言中提到的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任何人“甚至向从事这种敌对行动的人提供援助、安慰、支援或支持；或曾以行动或言语表明他支持这种敌人的事业，或提供希望他们战胜美国的武器，或同情那些从事或煽动或进行叛乱的人”。

当然，可以理解的是，“行为语言、同情、援助、安慰”等涉及到在1861-5年战争中站在南方一边的“人”。

总会的传教士们在帕尔米拉举行的会议上认为，新宪法的规定是压迫性的，与联邦宪法相冲突，干涉了基督徒对耶稣基督的忠诚，因此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公开表达浸信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该委员会由Wm. Carson, John Hill Luther, Nathan Ayers, J. S. Green, R. M. Rhoades, Saml. C. Majors, O. P. Moss, E. I. Owens 和 X. X. Buckner组成。

这个委员会的任命是在帕尔米拉召集的会议上所处理的唯一事务。该月的第十九天，协会在波恩维尔开会，当时“关于教会与政府的关系”委员会做了如下报告。

“浸礼会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上不持模棱两可的立场。虽然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教导基督徒在所有属于世俗权力的事情上都要效忠于民事政府，但他们同样认为，国家无权干涉良心自由、牧师与会众的关系，以及教会在所有信仰、崇拜和纪律问题上的绝对自由。为了这些原则，他们在每个国家都遭受了痛苦。大不列颠的宗教历史，新英格兰的历史，南方的犯罪记录，以及目前在欧洲对浸信会成员的审判，都见证了我们的弟兄们在维护良心自由，为自己和所有人维护绝对的宗教自由方面的坚定性。

“这些原则在其他宗教团体和民众心目中的进展表明，它们不仅是神圣的起源，而且政治家们已经发现了它们的智慧，将它们嫁接到为政府和社会秩序制定的法律上。

“因此，我们不能不表示忧虑，密苏里州的新宪法要求我们的牧师在合法履行其神圣职责之前必须进行某种宣誓；因为，

“1. 他们认为这一条例违反了联邦宪法的精神。

”2. 它与新宪法的权利宣言不一致。

”3. 它预先假定行政官有权在牧师和大主教及灵魂的牧者（耶稣基督）之间来往，——只有从他那里才能得到传道的委托。

”4. 这显然与新约的教导相悖，新约指示我们把属于凯撒的东西交给凯撒，把属于上帝的东西交给上帝。

”因此，我们最郑重地抗议执行这一誓言，并希望我们教派的所有牧师都能忠于我们的光荣历史，忠于我们的父辈在旧时代协会中的明确意愿，并坚定不移地献给我们神圣的主人，他为我们提供了法律，不仅是为了管理我们的教会，也是为了在每一次私人事务、每一次公共紧急情况中指导我们。

”但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在我们提交这份文件作为浸信会教派的表达方式的同时，我们也承认国家在所有世俗事务中的权威，并劝告我们的弟兄们尊重统治我们的人，并尽其所能与所有人和平相处。

因此，”决议，1. 我们相信，为了社会的良好秩序，公民政府是神所指定的；行政长官应该被祈祷，并被认真地尊重和服从，除非在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意志相反的事情上，他是唯一的良心之主和地球上国王的君王。

”2. 因此，我们认为自己有义务成为良好和守法的公民。

”3. 要求我们进行这种或任何其他的宣誓，作为我们行使牧师职能的条件，是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意愿相违背的。

“4. 我们有庄严的责任拒绝它，像神的仆人在原始教会中那样选择服从神而不是服从人。

“5. 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叛逆或不屈服，而是为了在上帝面前保持纯洁的良心，我们最终将由他来审判。

“6. 我们恳切地要求在这个问题上修改州的宪法，因为我们热爱我们的州，希望留在这个州，在它的要求和我们的牧师职责之间取得完美的和谐。”

这份报告在当时教会及其事工所面临的条件下出现，被赋予了特殊的、可悲的重要性。作为一份历史文件，其价值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增加。当对万王之王的忠诚和对人类意见的适当考虑使得无限上帝的至高无上和他的子民在地球上的权利有必要被明确地、深情地、大胆地宣布时，教会的天赐政体就会显明给他们。总会委员会的报告将与许多历史性的证据一起，成为历史性的证据。

浸礼会主张良心自由，并在所有影响到主耶稣基督职责的问题上大胆宣称对主耶稣基督的首要忠诚。民事政府得到认可，其基本原则也被浸礼会成员所理解，在美国，从革命时期到现在，他们一直是忠诚的公民，但始终准备阻止那只使宗教服从于世俗的神圣的手。

这本书的作者还在他的家乡居住，还没有踏上密苏里的土地，就写了一些对密苏里州（1865年）宪法的批评，并发表了。在那份文件中，提出了以下两个理由，并以一定的篇幅论证了为什么密苏里州的牧师不应该服从宪法的要求，以至于不应该进行规定的宣誓。

“1. 因为所谓的密苏里州的宪法与美国的宪法相冲突。



“2. 因为密苏里州的宪法与基督王国的法律相冲突。”

随后，即1867年1月14日，美国最高法院在菲尔兹法官发表的意见中，“确认了叶曼博士之前所做的出色论证”。

在密苏里州，为执行“铁的”“忠诚誓言”做出了许多努力。“J-H-路德博士、W-J-帕特里克博士、A-P-威廉姆斯博士、詹姆斯-S-格林牧师、B-F-肯尼牧师、Wm. H. Vardeman, Rev. Wm. Price, Rev. Isaac Odell, Rev. James Duvall and others 都曾被认定违反了该法律”。路德博士因在巡回法院出庭接受治安法官的审理而被扣押了1,000美元。一些案件被治安法官驳回，被告被叫到治安法官面前进行初步审判。奎森伯里法官驳回了针对奥德尔和杜瓦尔的案件，认为“传讲福音并不是一种刑事犯罪，而是在最高程度上值得赞扬的。”

在有权定罪的法院对测试誓言案件以外的任何案件进行审判之前，美国最高法院就作出了前面提到的决定，根据该决定，“测试誓言”被宣布为违宪。这一决定公布后，密苏里州法院的许多待决案件被驳回，这极大地促进了传教士的喜悦，教会的安慰和法院的救济。

据悉，在治安官对根据“忠诚誓言”法逮捕的传教士进行初步审查时，发生了一些既有趣又能说明人民和法律的仆人对法律缺乏同情的事件。在某位治安法官面前，几位不同教派的传教士被传讯，指控他们“在没有进行‘忠诚宣誓’的情况下传扬福音，破坏了联邦的和平和尊严”。

第一个被传唤的被告被法官问到。

“你是传福音的吗？”

“是的，先生，”回答是这样的。

“自从目前的宪法通过后，你是否进行过布道？”

“是的，先生。”

“你是否参加并签署了宪法规定的宣誓？”

“不，先生，我没有。”

“你宣扬婴儿洗礼吗？”

“是的，先生，我知道。”

“好吧，先生，根据这份逮捕令的语言，你是无罪的。对你的起诉被驳回了”。

（接下来）“P先生—你是否在密苏里州现行宪法通过后一直在传教；如果是，你是否进行了必要的宣誓？”

“我一直在传教，法官大人，但没有发过你所说的誓言。”

“你一直在宣扬洗礼以减轻罪孽吗？”

“我有，法官大人，按照古老的信仰。”

“你无罪，你的案子被驳回了，先生”。

（接下来）—“先生，你是否一直在宣扬福音，而没有按照本州现行法律规定的任何教派、信仰或教派的牧师的宣誓？”

“我一直在宣扬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救主”。

“你是否一直在宣扬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获得救赎的恩典？”

“我有，先生。”

“关于洗礼的教义，你一直在宣扬什么？”

“我曾宣扬重生的信徒要浸泡（浸礼）在水中，以三位一体的名义。”

“好吧，先生，我想你是犯了逮捕令中所指控的罪行，你被带到了这个法庭。让我再问你一次。你在没有进行上述宣誓的情况下，是否如本法庭向你庄严提出的问题所表明的那样进行了布道？”

“请法庭相信，我已经尝试过如前所述的传教。”

“说过了！你没有被指控试图传教，先生！站到一边去，这个案子被驳回了。”

1865年在布恩维尔结束的这一年的工作成果并不大。不可能合理地预期会有

丰收。皮茨 (Y. R. Pitts) 弟兄做了三十天的传教工作。艾伦 (T. S. Allen) 讲了105次道，给14位信徒施洗，并报告说有8位信徒加入了教会。

财务主管韦德-M-杰克逊的报告可以追溯到1861年，并展示了截至1865年的收款情况，金额为1,100.63美元，付款金额为1,145.00美元。财务主管透支了44.42美元。(今年印制的会议记录显示，司库的余额为144.42美元)。

执行委员会主席C. Major在总结年度报告时，对总会说了以下感人的话。

“而现在，亲爱的弟兄们，由于战争的狰狞面孔已经消失，让我们祈祷教会的大元首将大大增加他的子民的传教精神，使你们董事会的库房能够得到补充，从而使十字架的忠实传道人能够再次被派出去，将罪人引向上帝的羔羊。教会的大元首可以与你们见面，并祝福你们的讨论，以促进他的事业和王国，这是你们董事会的真诚祈祷。”

当上帝的仆人们在布恩维尔进行审议和祈祷时，他们的胸中一定充满了悲伤和希望的混合情绪。过去对现在没有启发，而现在对未来没有希望。除了对上帝的信仰，没有什么可以支撑基督徒工人。基督教历代的胜利都是信仰的神性和力量的见证。

---

---

从黑暗中出来。

1866-1876.

“战争的狰狞面孔”的消失并没有立刻让和平的光芒完全照耀进来。

阿波马托克斯的投降并没有迅速降低因前些年的激动人心的情况而极度高涨的普遍心态的温度。那些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人还没有想到要接纳那些“失败的事业”的失败者与胜利者同在。1865年4月含苞待放的橄榄枝在同年9月遭遇了一场严酷的霜冻。在那个月的第29天，在密苏里州的汉尼拔市举行了一次浸信会成员的集会，目的是为该州组织一个新的浸信会传教会。这个新组织的临时会议已于前五月在圣路易斯市的第二浸信会教堂举行，当时正值美国浸信会国内传教会的周年纪念会议，当时与上述教堂举行会议。

临时会议的组织方式是选举加鲁西亚-安德森牧师为主席，C. A. 贝特曼为秘书。

Abram Coles Osborn牧师提出以下决议。

“决议。请密苏里州各地忠诚的浸礼会派他们的牧师和代表于星期五在汉尼拔举行会议——1865年9月29日，上午10点，为了组建浸信会州会议”。

这次预备会议要求圣路易斯的牧师们提出一个章程，在九月的会议上提出。

在指定的时间，一些教友在汉尼拔开会，并通过选举加鲁西亚-安德森为主席，W. S. 英格姆和D. J. 汉考克为副主席，C. A. 贝特曼为记录秘书，E. W. 帕特森为通讯秘书，以及内森-科尔为财务主管，完善了密苏里浸信会州会议的永久性组织。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北方各州的杰出教友，代表不同的一般教派组织。

会议通过了一份章程，该章程与一般的此类组织的章程没有本质区别。冷静的思考和明智的政策建议在章程中省略“忠诚的浸信会”这一限制性术语，而使用“浸信会教会和协会向其（大会）提供资金并在其目标中进行合作”这一短语。章程规定大会为美国浸信会国内传教会的辅助机构。

很明显，大会的目的是要团结该州的“忠诚的浸信会信徒”，尽管章程中没有提到这个词。“在其目标上进行合作”涵盖了整个领域。

“宗教匮乏”委员会报告中的语言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结构。该报告说：“战前在这个州有450名浸礼会牧师和750个浸礼会教堂，有45000名成员。也许现在只有50名合格的牧师和100个教堂在举行正常的服务。”同一份报告，关于怀康达协会，说：“在叛乱之前，这个机构有三十二个教会，有充足的牧师。现在，这些牧师中的大多数都被新的宪法宣誓所压制。”

很明显，会议提议由一个“忠诚的”选民组成，我们可以理解为，除了各州联盟和当时的联邦政府的追随者，没有人有资格成为成员。而且，没有“合格的牧师”，没有参加并签署新宪法的“测试誓言”，——除了由“合格的牧师”提供服务外，没有教会举行“常规服务”。这一切显然意味着在政治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教会秩序。

诚然，在州际战争的可怕日子里，一些联盟主义者认为不忠诚是罪中之罪。忠诚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它取消了所有形式的不道德行为，并为许多罪恶披上了一层遮羞布。极端分子似乎忘记了，在美国政府的体制下，“忠诚”意味着对联邦宪法的拥护和支持，而不是对宪法的党派解释和党派政策的拥护和支持。他们似乎将任何与他们的解释不一致的联邦宪法解释视为叛国。

在美国，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有许多能人，他们不赞成导致联邦国家成

立的分离，他们强烈希望维持联邦，但他们对宪法规定的强迫加入联邦的权力提出质疑。南方军中有一些好人，在他们认为公平的条件下，宁愿选择继续保持各州的联盟，也不愿意脱离联盟。毫无疑问，将所有南方观点的参与者和同情者赶出教会的提议是不受约束的偏见和激情的结果，而且在当时激动人心的其他条件下，会有一些法利赛人的味道。然而，基督教的美丽和荣耀在于，上帝在人心中恩典甚至可以纠正最严重的恶行。

1866年9月，密苏里浸信会州会议在堪萨斯城的胡桃街浸信会教堂召开。在当时结束的一年里，“大会”作为美国浸信会国内传教会的附属机构，有24名传教士和传教牧师。在大会的主持下，该州组织了39个（忠诚）教会。密苏里州的浸信会成员以大会的名义捐款16,297.19美元；其中圣路易斯市捐款14,674.73美元。支出的傳教費用為14,000美元，其中13,751.80美元用於聖路易市的教會擴展。大会的运作是通过美国浸信会国内传教会报告的。

1867年9月，在杰斐逊城，举行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大会”会议。30名传教士全部或部分由大会支持，支出整数为11,000美元；其中9,140.80美元由当时在圣路易斯的一个组织筹集和使用，该组织被称为圣路易斯浸信会教会推广联盟。

在杰斐逊市的会议上，执行委员会由其主席D. J. 汉考克执事提交了以下报告。“在我们协会的上一届年会之后不久，与州会议有关的几位教友与总协会有关的教友就本州浸信会教派的两派之间的问题进行了通信。从这种通信中产生了一个非正式的、代表这两个机构的教友会议，会议在圣路易斯举行，并休会到列克星敦举行。在这次休会期间，州会议的教友们接触到了总协会的许多杰出教友。在这次会议上，本会的目标被清楚地证明是在本州范围内建立我们的锡安，通过收集和分发由美国浸信会国内传教会的辅助关系所保证的传道工具—这项工作由一个董事会的有效机构完成，其成员分散在整个州，

但其业务基地位于适当的教派中心—圣路易斯市。事实证明，州会议没有任何不可告人或自私的目的，而只是为了确保福音的传播和主的国度在密苏里的建设。这些代表得到了尊敬的听证会，显然在许多与总会有关的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你们的董事会清楚地认为，在考虑将浸信会成员合并为一个组织的任何提议时—这是我们虔诚地希望的结果—有三件事需要州议会极力坚持的。

”1. 继续保持与美国浸信会国内传教会的辅助关系，以确保他们对我们作为一个综合协会的工作给予同情和帮助。

”2. 继续将董事会设在圣路易斯，因为这是唯一适当和最有效的运作基地。忽视这一要求，我们认为是背叛了对我们作为一个州级组织在传福音方面所给予的信任。明确承认浸信会的教义，即所有浸信会成员，不分种族或肤色，都有平等的权利参与我们的理事会，享有豁免权和特权。

”在这个问题悬而未决的时候，你们的董事会认为他们有责任坚持董事会已经通过的原则—避免与总协会及其朋友发生一切可能的冲突，并培养有助于和平的东西。”

在阅读了上述报告后，在大会会议的最后一天，大会采取了以下行动。

”鉴于本州的浸信会教派分裂成两个机构，其共同目标是在本州传福音，这是很令人遗憾的，因为它违背了我们宗教的精神，不利于救世主的王国在本州的进展；而且，

”鉴于州议会成员和总协会成员之间迄今为止的非正式磋商给人以强烈的鼓

励和希望，在上帝的保佑下，所有分歧的原因最终都可以消除，因此，

“决议，我们在此任命A. A. Kendrick、J. E. Welch、D. J. Hancock、A. H. Burlingham、E. F. Rodgers、R. H. Harris、C. Nevill、A. P. Rodgers。A. C. Osborne和J. C. Bernard作为本机构的一个委员会，他们将与总会或该机构的一个类似委员会会面（如果该委员会被任命的话），他们将就两个机构在董事会报告中规定的基础上的联合进行磋商，并由本机构通过，并在可能的最早时间向本机构报告。”

从大会董事会的上述报告以及随后的序言和决议中可以看出，虽然大会准备并愿意与总协会联合，但它并没有提议这种联合，除非他们的“要求”得到总协会的同意。不偏不倚的人马上就会想到，由于总协会是先前存在的机构，而且从未停止在经常性的周年纪念日举行会议—1864年除外，当时开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而且没有向大会提出任何提议，因此大会要求该协会应成为美国浸信会国内传教会或任何其他组织的辅助机构，这有点不合情理，也有点冒失。

有一个人出席了会议，他对形势的快速而全面的认识看出了这些强制性条件的不协调性，并对会议说：“让我们不要提出任何要求，让我们不要要求任何条件。相反，让我们到总会去敲门，他们就会接待我们。”这个人就是A. H. Burlingham博士，他曾接替安德森博士担任圣路易斯第二浸信会的牧师。他简单而有政治家风范的建议得到了大会的重视。他们来到了总会。他们敲门。大门被打开，兄弟们欢迎兄弟们。当时坚持董事会建议的条件会扩大裂痕，使反对的情绪更加强烈。

在大会解散后的几年里，伯林翰博士是总协会中积极、高效和有影响力的成员，他参加了总协会的审议，并担任总协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得到了所有



教友的基督教徒的尊敬和信任。他对州议会的建议——“没有要求”、“没有条件”是和解、和平和繁荣的开始，这些都使密苏里浸信会总会成为美国领先的教派州组织之一。

密苏里浸信会州会议在1867年杰斐逊市会议后没有举行会议。

从1865年到1875年，总会出现了令人鼓舞的新生命迹象。虽然1865-6年在收入部门和所做的传教工作方面没有取得很大的成果，但勇敢的信仰和智慧的目的的精神充满了希望。

1867年，总协会在列克星敦召开会议。威廉姆斯（A. P. Williams）担任会议主持人，威廉姆斯（J. T. Williams）和约翰-希尔-路德（John Hill Luther）担任秘书。A. H. Burlingham, A. A. Kendrick, J. V. Schofield和浸信会州会议的其他成员出席了会议，使会议具有特殊的意义。

由于该州的许多好公民正处于因新的州宪法的实施而被剥夺公民权的羞辱性窘境之下，而且由于最近的州际战争所造成的痛苦还没有从所有人的心中完全消除，所以列克星敦会议有一些不愉快的方面并不奇怪。然而，那次会议是更好的一天的开始。乌云正在散去。和平和善意的阳光透过裂缝照耀着人们，给人们带来了美好的希望。

也许可以这样说，该州政治问题的友好调整受到了一个伟大的基督教教派的崇高榜样的影响和帮助，这一点并不过分。争取公民权的运动无疑从该州浸信会成员的行动中得到了新的活力。这一运动的结果是在1870年B. Gratz Brown当选为密苏里州长。这是密苏里州世俗和社会生活中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和平天使带着盘旋的羽翼出现在人们面前，繁荣的微笑。进步获得了新的生命；社会复兴的迹象随处可见。长期被忽视的圣殿之门再次活跃起来，

有灵魂寻找被遗弃的祭坛。友谊得到了延续，破碎的关系得到了修复。再次证明世俗和神圣是如此相关，基督教的历史是生命进步力量的历史。

从司库詹姆斯-哈里斯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在截至列克星敦会议的一年中，共收取了3757.66美元，支出了3663.23美元。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显示，查尔斯-怀特弟兄和T. Charles Whiting和T. W. Barrett弟兄在前一年担任了一般的传教士。前者在河的南边，后者在河的北边。除了这些一般的传教士，还有七个地方传教士和传教牧师。有明确的报告说有315人受洗。更有可能的是，受洗人数超过了这一数字，因为一些传教士报告说“教会增加了”，另一个报告说“有一些受洗”。

1868年的会议在门罗县的巴黎举行。D. H. Hickman当选为会议主持人。J. T. Williams和John Hill Luther被选为记录秘书。

记录和传统标志着这是一次特殊的会议。介绍性的布道是由Wm. H. Thomas宣讲的，内容是“让我们立刻上去占领那地，因为我们能够战胜它”。这篇讲道似乎是对那次主的主人聚会的启发。所有的人都有一颗工作的心。托马斯博士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家，一个有成就的学者，所有这些都肯塔基州流行的演说风格所强化。他是肯塔基州哈丁县人，并从克莱家族、克里特登家族、哈丁家族、威克利夫家族、马歇尔家族、布雷肯里奇家族、赫尔姆斯家族和他那个时代的梅尼费家族等人那里接受了他的公共演讲理念。他在密苏里度过了许多有用的岁月，死后受到认识他的人的尊敬和爱戴。

有一些来自北方和南方的访问教友。已故“浸信会”的几位成员也在场。基督徒的博爱精神弥漫在集会中，所有的心似乎都被一个目标所充满，那就是“立刻上去占领那块土地”。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这种精神拥有一个基督徒团体，就能保证和谐和有效的工作。因为那时主的善手就在他的子民身上。

在这次会议上，有147个教会向财库捐款，并有288名信差代表教会。在这一年中，为国内宣教所收集的金额为6,260.10美元。在这一年里，有28位传教士和传教士牧师在做服务。报告的受洗人数为688人。这一年工作的总结——比任何其他战后的年份都要早，以及大型的、热情的和兄弟般的聚会，都有助于将总协会的巴黎会议作为一个让当时在场的人愉快回忆的场合而流传下来，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下一次会议——1869年——是在哥伦比亚举行的。在这里，诺亚-弗拉德第一次被选为主持人。John T. Williams和John Hill Luther当选为秘书。

这次会议虽然具有罕见的意义，而且约翰-T-威廉斯在结束会议记录时说，“这是协会总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会议”，但也是一次令人悲伤的回忆。已故主持人大卫-H-希克曼和连续四届的前任主持人A-P-威廉姆斯博士都在1869年8月在哥伦比亚闭幕的协会年中去世。

大卫-H-希克曼离世了；他在壮年时曾影响深远。当他被聚集到他父亲那里时，他还没有达到他在地上的天路之旅的第四十八个年头。他出生在肯塔基州波旁县，是大卫-M-希克曼上尉的儿子，当大卫-H-还是个小男孩时，他就搬到了密苏里州的布恩县。

此后，布恩县一直是这位虔诚的青年、基督徒公民、杰出的立法者和成功的银行家的家。他在不寻常的程度上享有同胞的信任，在商业上大获成功，但世俗的成功从未减弱他聪明而自觉的基督教热忱。他是教会的力量之塔，是基督教教育的促进者，是密苏里浸信会总会的忠实朋友。他的商业活动不是出于自私，而是出于责任感和仁爱精神。他将自己的收益无偿捐献给穷人，缓解痛苦，促进他所在城镇的繁荣，推动他的救赎主的事业。他曾对邓肯（R.

S. Duncan) 牧师说：“我赚得越多，我就越想为主的事业奉献。”

为了证明他在其中度过了他的青春岁月的社区对他的尊重和爱戴，他的遗体被哥伦比亚有史以来最大的游行队伍追随到坟墓。虽然这位受人爱戴的基督徒和受人尊敬的公民去世已近30年，但今天仍有许多人怀着欣慰和悲伤的心情，喜欢思考和谈论他。

A-P-威廉姆斯，“美国的安德鲁-富勒”，凭借自己的内在价值，从社会的默默无闻和贫困的劣势中崛起，达到了迄今为止任何西方福音传道人都没有达到的高度。他没有被最大的困难所吓倒，也没有被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所吓倒，他成了一个有声望的学者，一个清晰而充满活力的作家，一个深刻而雄辩的传道人，以及密苏里州浸信会的领袖。除了繁重的牧会工作外，他还做了大量的布道工作—不是专业的、圆滑的、耸人听闻的所谓复兴者，而是深情而有效地阐述了神圣启示的伟大真理。他的劳作得到了丰厚的祝福，据说在他17岁开始的传道生涯中，他施洗的人多达三千至四千人之多。

在总协会成立10年之前，A. P. 威廉姆斯还未满30岁，他就对总协会的工作产生了兴趣，并取得了如此突出的成绩，以至于在1843年，他和另外两人被任命为全国三年一度的大会代表，该大会不久将在费城举行。

这位密苏里浸信会中杰出的、受人爱戴的领袖的死亡是一个痛苦的意外。他当时正在格拉斯哥享受他的朋友和兄弟W. J. Key执事的款待。离开家时，在骑马的过程中，他的马刺击中了那匹马，那匹马在惊愕的影响下，从堤坝上跳了下来，把骑手甩了出去。威廉姆斯博士所受的伤是内伤，非常痛苦。伤者死后多年，格拉斯哥的M. B. Collins医生告诉作者，他从未见过其他任何人如此痛苦，多年后他还以为自己听到威廉姆斯医生的呻吟声。在这起悲惨的事故发生后大约两个小时，死亡就解除了这位伟大而善良的人的巨大痛苦。

病人在离世前的几分钟内都是清醒的，一直到他走向荣耀。

直到发生意外，使上帝的尊贵仆人被送入义人的奖赏之列时，他还是一个精神矍铄的人，不超过五十六岁，似乎有希望在许多年内发挥更大的作用。主的道路是我们无法发现的。

在1869年总协会哥伦比亚会议上，由约翰-希尔-路德担任主席的讣告委员会报告了对威廉姆斯博士的感人悼念，该报告与会议记录一起公布。但是没有提到D. H. Hickman的死亡，只有这份会议记录：“密苏里州浸信会总会与哥伦比亚的浸信会举行会议，由于主持人D. H. Hickman兄弟的死亡。由秘书宣布开会”。笔者不能说会议记录中故意遗漏了关于上一任主持人去世的任何纪念性通知，而是将其归于疏忽。

本届会议的记录显示，来自北方和南方各教派组织的杰出访客出席了会议，促进了总体工作，使会议更加活跃。

根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这一年的工作显示，有180个教会做出了贡献，有13个地区协会做出了贡献；这一年为国内宣教所筹集的资金总额为4,898.71美元。本年度雇用的传教士人数为35人。传教士的受洗人数为832人。当时该州浸信会的成员总数为45,736人。

在这次令人难忘的会议上，人们对国内宣教工作的兴趣明显提高了。来自“执行委员会的建议”，在委员会给协会的报告中说“总会需要20,000美元用于来年的传教工作”。

这看起来对45,000名浸信会成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估计；但它表明了会议的精神，如果该州的整个教派都拥有在大会上盛行的精神，来年的拟议数额可

以在没有任何成员负担的情况下筹集。该州成员人均50美分就可以满足委员会建议的“需要”。在密苏里州，没有一个浸信会信徒不能每年为州内的传教活动捐献50美分。但少数人必须承担多数人的负担。

在同一次会议上，总协会的章程被修改，以放弃对南方浸信会的辅助关系。（见第一章：辅助机构。）

这无疑是对组织了密苏里浸信会州会议并在三次会议后解散了该会议的人的一种和解性让步。该修正案并没有延伸到建立任何替代性的辅助关系。尽管如此，该修正案对任何一方都不完全满意。那些长期以来对南方浸信会的工作抱有浓厚兴趣的人或多或少地提出了抗议。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应该与美国浸信会国内传教会建立有机的辅助关系。但是，由于删除了章程中的辅助条款，使总会与任何更普遍的组织没有有机联系，而且该州的所有浸信会成员都可以自由地对他们对一般国内或外国传教会的贡献做出任何指示，而且也没有从任何普遍的组织中撤回支持，所以不满情绪很快就消失了。

因此，在撰写本文时，很少有人知道有任何宗派或党派的暗示会破坏弟兄们聚会的美感或干扰其和谐。

这次哥伦比亚会议是朱厄尔学院的一个“红字日”。这次会议的热情，以及当时为学院提供的物质援助，也许应归功于该机构从那一天到现在的进步。

1870年总协会在圣路易斯第二浸信会的会议没有特别的兴趣。1868-9年的巴黎-哥伦比亚浪潮已经开始消退。会议人数不多，没有热情。业务滞后。会议的特点是本应出席的信使经常缺席。城市观光比协会枯燥的日常工作更有说服力。这是那些偶尔落在社区和个人身上的冷漠迹象之一。

来自列克星敦的提案，即总协会为女性教育建立一所州立教派学校或学院，该提案在前一年被提交给一个特别委员会，其报告现在已经提交，是会议的主要项目。对这份报告的审议唤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协会的普遍看法是，总协会应该为该州的浸信会成员建立和培养这样一所学院。这个问题的最终处理结果是将这样一个机构设在哥伦比亚的浸信会学院，并将其名称改为斯蒂芬斯学院。在这次会议上，罗宾逊牧师（Rev. J. M. Robinson）辞去了通讯秘书的职务，他的继任者问题被提交给了执行委员会。这一行动导致今后由董事会选举通讯秘书。迄今为止，协会已经进行了这种选举，因为该职位是永久设立的。

在本次会议结束的一年中，用于国内宣教的资金为8,581.11美元。捐款的教会数目为180个。报告的受洗人数为653人。

这一年的工作非常令人鼓舞。

圣路易斯会议是诺亚-弗拉德主持的最后一次会议。

1871年在亨利县克林顿举行的会议是对圣路易斯会议的改进。X. X. Buckner 牧师被选为主持人，接替Noah Flood的位置。

这是敬爱的巴克纳主持的唯一一次会议。在协会的下一次会议之前，他被召到大会和初生教会的位置上。大约在1872年1月19日午夜，这位神的强者的圣洁、和蔼的人在耶稣里睡着了。他大约只有四十四岁，已经病了几个星期，但据说健康状况正在好转，但在他咽气前几分钟，他抱怨呼吸受阻，在得到缓解之前，他的灵魂就已经与他的主人在一起。

巴克纳兄弟，从体格上看，和蔼可亲，彬彬有礼，慷慨好客，不受影响，是

一个典型的肯塔基人。他是该州斯宾塞县人，1828年2月20日在那里出生。他于1855年来到密苏里州。在这个州，他非常受欢迎，同样也很有用，直到他去世的那天。在牧师职位、教派的教育工作以及推动基督工作的所有事业中，他是公认的力量。他很幸运地得到了所有认识他的人无可置疑的信任。他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而没有引起人们对其诚信的猜测或怀疑。他更幸运的是赢得了克拉拉-莫斯-普鲁伊特小姐的心和手，她以其清晰的智力、实际的判断力、一贯的举止和基督教的奉献精神，使他成为适合他作为牧师和教育家的妻子。

巴克纳的宗教信仰是对恩典的快乐体验，并实际应用于生活事务中。作为主持人，他在裁决中表现得庄重、有礼貌和正确。

Wm. R. Rothwell被选为通讯秘书，接替J. M. Robinson。他为执行委员会所做的报告是对勤奋和业务准确性的杰出展示。他对与该州浸信会事业的状况和进展有关的所有事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令人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自己的职责是将自己的终身工作献给这个重要的职位。他的商业方法，他的不懈努力，以及他的福音精神，彬彬有礼的态度，为了州内传教士的利益而为媒体撰写的贞洁和灵性的文章，似乎标志着他是在主人的葡萄园里从事高级行政工作的人。但上帝知道得最清楚。为基督教事工的工作训练思想和心灵，似乎是他在伟大建造者的栈板上的位置。

董事会报告了16位传教士的工作，他们报告了300次洗礼，并为他们的服务支付了2000美元的费用。通讯秘书的报告进一步展示了各地区协会所做的工作，并说明了他们的服务金额。

从该州的教会为更多的教派组织募集的资金。这样的报告如果在连续几年中继续下去，就会成为一份有价值的信息公报。



1871年在克林顿举行的会议让人想起了悲伤的回忆。年轻的R. Pitts出席了会议，看起来身体很好。他对协会面前的所有重要议题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作者清楚地记得皮茨兄弟的一次悲情演讲。那是关于牧师教育的问题，根据现在的记忆，他的讲话是针对哈维-哈奇牧师提出的一项决议的，该决议以如下措辞获得通过。

“决议，本协会的意识是，我们将支持威廉-朱厄尔学院的年轻牧师；他们决不能被送回家。”

在牧师教育委员会主席Thos. Rambaut博士提交的非常详尽的报告中，出现了这些话。10名（牧师学生）自己养活自己，9名已经由捐款提供，30名等待这次会议的反应，除了你们决定的以外，没有任何援助。”Rambaut、Yeaman和S. H. Ford博士对该报告进行了发言。”兰博特博士在他的发言中指出，除非提供所需的援助，否则这“30名”学生将不得被送回家。因此，哈奇弟兄的决议和杨格-皮特弟兄的讲话可怜而有说服力。

在克林顿协会的周日，皮茨弟兄因类似于痉挛性绞痛和充血性寒颤而暴病。第二天他就去世了。在患病的最后几个小时里，他意识到自己的状况，并提出了可能的致命结果。但是当华德弟兄问他“如果现在带你走是主的意愿，你准备好了吗？”他回答说，“什么！你认为我的结局这么近吗？是的，完全和解了——完全和解了。”

年轻的皮茨有一个华丽而有磁性的体格。他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在他成长的家乡肯塔基州和他现在的家乡密苏里州，他在牧师方面的工作以及他在传教和基督教教育方面的工作和慷慨的礼物都得到了充分的祝福。

否认遗传的力量将是对岁月的见证的抨击。皮茨的母亲具有良好的体质、卓越的智力、优秀的商业素质、高雅的情操和热忱的虔诚。笔者知道她——在她八十多岁的时候——在夜里乘坐她的马车，当地面被雪覆盖的时候，走了四英里的距离，而且是连续几夜，去参加一个长期的会议的服务。母子俩现在已经超越了地球上的风暴、疾病的痛苦和心灵的焦虑，这些都是地球生活中的苦涩与甜蜜的混合。

1872年在格拉斯哥举行的总会会议，在社会方面是令人愉快的，一个有教养和好客的社区对此作出了慷慨的贡献。但这一年的工作即将结束，会议的程序也不是特别令人鼓舞。J. B. Wornall执事被选为主持人。这个人受到他的熟人、他的州和他的教会的尊敬，是密苏里州的几个非专业浸信会成员之一，他们的虔诚、智慧、商业能力和社会影响被放在基督教的祭坛上。约翰-B-沃诺尔阁下虽然有一段时间是政府议会“上院”的成员，是一位能干和受人尊敬的立法者；也是一位广泛而成功的农民、房地产经营者和银行家，但他从未忘记自己对基督的义务。他首先是一个实践性的基督徒。他的乐趣在于主权恩典的教义、基督在信徒中的生命以及圣灵在信徒中的见证。

他有着神的孩子的心。他的生活与他的教义是一致的。

作为总协会的主持人，他庄重而有礼貌，但又彬彬有礼，毫无架子。作为威廉-朱厄尔学院的董事会主席，他多年来忠实地履行职责，在咨询方面不卑不亢，实事求是，在促进该机构的繁荣方面慷慨解囊。学院校园里的“沃诺尔厅”纪念了这位杰出的公民和热诚的基督徒的工作和价值。他在大约七十岁的时候去世，是密苏里浸信会教徒的悲哀。

E. W. Stephens再次当选为记录秘书。

财务主管Geo. W. Trimble在他的报告中显示，在当时结束的一年中，可用于州政府宣教的资金数额为12,329.10美元。这笔钱包括前一年留下的余额，以及合作的地区协会所花费的款项。虽然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显示只有八名传教士的工作，但有一份527人受洗的报告。该报告笼统地说“我们的传道人和地方传教士报告的加入教会的总人数超过1000人”。

约书亚-希克曼牧师现在是通讯秘书。他在特殊的不利条件下努力工作；他的工作成果丰富，是可以合理预期的。董事会的年度报告由其主席Jas. L. Stephens提交的董事会年度报告，以清晰和令人满意的措辞介绍了工作中的困难和窘境。

1873年在梅肯举行的会议显示出财务成果的下降。为各州传教士募集的资金达4,314.30美元。全年共有八位传教士，他们报告了419次洗礼：传教士A. F. Randall报告了其中的365件。

希克曼弟兄在梅肯会议之前的一月辞去了通讯秘书的职务，在本年度只工作了两个半月。他由B. T. Taylor牧师接任，一直工作到协会年度结束。

在梅肯举行的会议决定，下一年的执行委员会应该设在圣路易斯。这是由现居肯塔基州的J. W. Warder博士提出的动议。后来的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也没有证明搬迁的行为是正确的。圣路易斯的董事会通过选举内森-科尔（Hon. Nathan Cole）为主席，莫瑞尔（D. T. Morrill）牧师为秘书，森特（Wm. M. Senter）为司库，马斯顿（S. W. Marston）牧师为传教士监督—取代了通讯秘书的职位。

1873年8月的第11天，密苏里州最伟大的浸信会传教士之一向家人和朋友作了最后的告别，并结束了他的工作，获得了永恒的安宁。诺亚-弗拉德是自然界

罕见的作品之一，是上帝赐予人的礼物之一。他是韦伯斯特式的精神框架和思想力量，杰克逊式的意志，林肯式的慷慨，具有克利夫兰式的坦率和不偏不倚。但最重要的是，他在精神上是基督的。他的举止朴实无华，在社会上喜怒不形于色，但却是道德正直和基督教诚信的典范。

这个人虽然已经去世了四分之一世纪，但世人却像他仍然活在世上一样经常提到他。在密苏里州中部的浸信会家中，他的名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词。他的布道，他的洗礼，他的谈话，他的和蔼可亲的机智和尖刻的讽刺，都被成百上千的人记住，他们喜欢引用他的言论，纪念他。

他虽然是个年轻人，但也出席了卡拉威县普罗维登斯教堂的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一位瓦德曼、一位苏格特、一位托马斯、一位威尔海特、一位弗里斯托、一位隆安和一位麦奎，庄严而祈祷地开始建造密苏里浸信会总协会。在密苏里短暂停留后，他在伊利诺伊州奥尔顿的舒特利夫学院学习。然后从那里他回到了他的故乡肯塔基州，并于1838年被按立为福音传教士。1839年，他回到了密苏里，在卡拉威县安家。在这里，在几乎没有任何牧师合作的情况下，他坚定而明智地支持福音的传教精神和意图。他有一场战斗要打；尽管他只有30岁，但他证明自己比那些著名的、有影响力的反传教士浸信会的拥护者—修德里克-布尔韦尔和T.佩顿-斯蒂芬斯—更胜一筹。这些领袖们经常警告人们反对这位年轻的信仰捍卫者，并对他关闭了他们的聚会场所。唯一对他开放的教堂是普罗维登斯教堂，他曾在那里与教父们一起参加州组织的预备会议。他经常灰心丧气，想离开这个没有前途的地方，但他的责任感和对福音应许的信心使他更加坚定，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这场信仰的漂亮仗。现在，他在反传教士的讲坛上被谴责为“雇工”；“金钱猎手”和其他类似的绰号。但这种反对似乎加强了他的目的。他继续居住在卡拉威县，直到1852年。他在该县的工作期间，里奇兰(Richland)、大草原(Grand Prairie)、团结(Unity)、联合山(Union Hill)、霍尔布山(Mt. Horeb)和干叉(Dry

Fork) 教会的出现都是他工作的成果。他作为牧师在里奇兰教会服务了很多年。这个教会变得, 而且现在仍然是, 强大而有影响力。事实上, 可以说诺亚-弗拉德是卡拉威县浸信会事业目前强大和繁荣的功臣。卡拉威很幸运, 有 W. H. Burnham 博士这样一位能干的传教士和忠实的劳动者来继承他们敬爱的弗拉德先生。

诺亚-弗拉德是总协会早期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他是协会的第一个总代理, 在消除偏见和促进教会合作方面做了有效的工作。在1867年列克星敦的会议上, 他对“公约”党(倾向于政府宣誓立场的人)的行动表现出坦率和直言不讳的特点, 并给予了一些沉重的打击, 但他作为朋友和弟兄所进行的责备和指责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并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和解与和谐, 一直持续到今天。

弗拉德弟兄连续两届以主持人身份主持总会的审议工作。作为主持者, 他很有威严, “有礼貌, 不偏不倚。他的裁决是通过对所涉及的问题的快速逻辑感知而作出的, 并以实际和常识的方式作出决定, 这表明通往公正结论的最近和最安全的途径”。在他第二次担任主持人之后, 也就是1870年在圣路易斯, 他的健康状况开始下降, 他只在接下来的两次浸信会团体会议上出现过, 他与这个团体有如此长期的联系, 并且人们爱戴和尊敬他。

下一次会议—1874年—在塞达利亚举行, L. B. Ely 被选为主持人,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 E. W. Stephens 再次被任命为记录秘书。

在这一年里, 董事会雇用了19名传教士, 他们报告了605次洗礼。为各州传教士募集的资金为3, 614. 79美元。总会支付的金额为3, 820. 00美元。

相应的秘书应该得到一份好的薪水。因为他的工作是持续的, 而且在办公室和实地都是异常辛苦的。他办公室的职能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责任, 没有他的

劳作，传教士就无法维持。

三位优秀而能干的弟兄H. Talbird、N. J. Smith和A. N. Bird组成的委员会，将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提交给了他们，并提交了其他事项，内容如下。

“对我们的传教士基金的捐款增加，以及在这一年中完成的工作，在特殊的财政情况下，非常令人鼓舞。

“各州宣教主管为该事业所完成的工作，预示着各教会将不断增加自由度，并使福音工作更持久地取得成功。”

今年传教士的劳作导致报告的受洗人数为576人。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J. C. Maple博士提交了本书第一章中提到的槌子。

这段光影变幻的篇章，力图对总会历史上的一个艰难时期作一简要回顾。罕见的、可怕的战争将主的锡安丢在了密苏里，有云来提醒信徒们，救世主的王国的臣民不能期望在撒旦皱眉的城墙下，在罪恶统治的土地上安逸；而是必须像好士兵一样忍受艰苦，坚持打好信心的仗。

---

---

第十章。

一个危机。

尽管天使在犹太的伯利恒宣布了令人愉快的预言，但福音的建立和进展的历史最清楚地表明，教会必须等待一个不确定的时间长度来完全实现它。耶稣和他的第一批门徒以及使徒们的经历显明，和平和善意的祝福并不是马上就能实现的，他们在其中得到了英雄般的信仰支持。即使是那些自称是和平之君的追随者，也不是面对一切都不受干扰的友好。神的子民必须让耐心做她完美的工作，直到那伟大的圆满之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的那一位将在天父和他的圣天使的荣耀中降临，正义的天使将在整个地球上展开她的翅膀，就像水覆盖在大渊上一样。

1876年在汉尼拔举行的总协会会议，虽然很和谐，没有受到任何摩擦或冲突的干扰，但也证明了对前一年工作的失望感。传教士主管 S. W. 马斯顿博士由于工作状况不好而在前一年六月辞去了他的职务。J. D. Murphy牧师被执行委员会选为通讯秘书，以填补马斯顿博士辞职所造成的空缺。通讯秘书报告了四位传教士的工作和512次洗礼。（这些传教士在工作中肯定受到了祝福）。

财务主管的报告显示，从各种渠道收集的资金为3,377.43美元；其中429.50美元是协会会议期间在汉尼拔的捐款；70美元来自“尼尔基金”的利息，90.40美元来自前一年会议记录的广告。

董事会通过通讯秘书墨菲博士报告如下。

“去年6月1日，S. W. 马斯顿兄弟辞去了我们的工作，他自我们在梅肯城的会议以来一直在从事这项工作。董事会的大多数成员认为，最谨慎的做法是免除外地的代理人的费用，并通过邮件和报纸开展工作，直到本次会议。墨西哥市的J. D. Murphy被任命为这项工作。”

他进一步说，

“开展工作的新方法所带来的尴尬，以及有限的时间，为决定性的成功提供了很小的空间，更不用说仲夏季节了，那时为慈善工作筹集的资金很少。”

对墨菲博士来说，考虑到他被引导担任相应的秘书职务时被抛下的巨大负担，他的工作及其结果完全与可能性相当，这是一种荣誉。如果不是他对总会利益的奉献和对其办公室工作的明智管理，所显示的情况甚至会更加令人沮丧。

当1877年总协会在列克星敦开会时，许多教友的想法很明显，协会组织的主要工作即使没有受到威胁，也是严重滞后的。董事会的报告显示，前一年雇用了12名传教士，包括由总会援助的四个地区协会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报告说，该年有416人受洗。

从司库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圣路易斯协会和“其他协会”将他们的募捐拨给了他们自己的领域，而这些钱从未到过总协会司库的手中。到他手中的1,945.35美元中，1,180.95美元付给了通讯秘书，其余的付给了传教士。

此时担任通讯秘书的约书亚-希克曼牧师，在他向总会提交的干练报告中，为董事会说，

“当你们的董事会开始进行以本次总会会议为终点的协会年的工作时，遇到了以下巨大的障碍。1. 前一年的国内宣教工作没有得到有力的执行，因此，人们的兴趣有所减退，显然需要在这个特定的方向上进行复兴。2. 许多曾受雇于前委员会的传教士，以及那些因其经验和传教热情而成为你们委员会乐意雇用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因他们所提供的服务没有得到报酬而感到灰心和不满。3. 整个州普遍的财政困难严重干扰了教会和弟兄们的施舍。你们的通讯秘书无论走到哪里，都遇到了上述事实的影响，他把他的努力指向了传教士



精神的复兴和信心的恢复，就像直接努力筹款一样。”

总会在墨西哥县举行的下一次会议很快就发展到，对协会工作的不满已经变得更加强烈和广泛。已经出现了有组织反对的迹象。这种状况使该机构中保守和有良知的成员感到特别不安。通讯秘书因为生病，没有出席会议。协会的主持人，同时也是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被协会要求准备报告并提交给协会。

在此，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董事会上一年度的工作报告。

当时的情况和总协会随后的行动表明，将报告的内容几乎全盘托出是合适的。

“在截至1878年10月22日的一年中，执行委员会的传教工作没有像协会年初所期望的那样大规模，也没有取得丰硕的成果。去年工作的相对失败，使理事会和其他传教士的朋友一样深感遗憾。

“阻碍工作更加繁荣的主要困难是各教会在向总协会的库房捐款方面缺乏自由。在你们上届会议之后，董事会立即重新任命了通讯秘书J. Hickman牧师，他一直在勤奋地开展与其职务有关的工作，不能为实地所做工作的贫乏负责；也不能为教会未能更慷慨地捐款负责。委员会不可能做比教会所能做的更多的工作。制定方法和手段不是执行委员会的职责，而是忠实地执行总协会规定的计划和工作。如果执行委员会负责制定计划和方法，那么总会除了任命委员会和听取其年度报告之外，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这就可以看出这一主张的正确性。董事会的工作是寻找贫困地区，聘请传教士从事这些地区条件所要求的工作，接受并根据拨款支付教会的捐款。董事会的积极官员是相应的秘书，董事会需要依靠他的信息来了解其明智和有效运作所需的地区、财务和人员情况。除了通过通讯秘书，执行委员会不可能将自己与教会和个人成员联系起来。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些想法，是因为理事会意识到，有一种有

限的倾向，要它对所做工作的贫乏负责。将一些明显阻碍更繁荣的工作的因素提交给总会考虑，可能对未来的宣教事业有所帮助。

“首先。该州与总协会积极合作的教会数量相对较少。在该州，按整数计算，有1,200个浸信会教会。然而，在本机构的上届会议（1877年）上，只有四十六个教会有信使代表——不到总数的二十四分之一。去年的报告显示，只有67个教会直接为总会的工作提供了捐款。其他的贡献者个人、地区协会和基督教工作协会。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捐款的个人、协会和社团主要是六十七个捐款教会的代表。今年的报告在传教士收入的来源方面不会显示出重大的不同情况。今年的收款情况与去年相比，在财务委员会的报告出来之前，还不能确切地显示出来，因为相当多的教会都是通过他们的信使向协会缴纳年度会费。

“第二。有一些教会向总协会捐款，而他们所属的地区协会却没有为你们的工作做出这样的贡献。

“除了上述障碍之外，还必须加上州总体财政状况的持续和日益紧张。

“今年的捐款微不足道。相应的秘书在现场收集的金额是936.25美元。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加上500美元，即巴特勒基金所产生的利息，以及本届会议期间支付给财务委员会的金额：574.95美元，我们的总金额为2,011.20美元。

“如果我们把我们教会的白人成员定为75,000人，我们就会发现，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向主奉献，用于国内宣教，而且人均贡献约为2-3美分。

“这些事实和数字表明，州传教士工作的改革和进步运动是当前的当务之急；对于这一要求，总会应该给予当前的认真关注，因为它是密苏里州传教士

工作的浸信会组织。

“你们的董事会意识到了过去的耻辱性失败，也意识到了现在的窘迫，但对未来充满希望，因此敢于向总会提出一些对形势的成熟想法。首先。如果你期望在你没有耕种的田地里获得收获，那是愚蠢的。密苏里浸信会的教会，除了少数例外，都是大片未开垦的土地。真理的种子能给你们财库带来果实，但却从未在这块巨大的田地中的任何相当一部分种植过。在1200个教会中，只有不到100个教会与你们合作开展州级宣教工作。这一百个教会可以做得更多，而且需要进一步的培养。所有其他的教会都需要初级的耕作和自由的播种，然后再进行慷慨的耕种。少数的、偶尔的金钱呼吁绝不是所需的工作。

需要对教会的伟大教义及其与基督救赎工作的关系进行教育，从这些教义中，信奉上帝的男女将了解教会对世界的使命，以及他们对人类道德状况的责任。勉强的奉献是必要的，或者在一时的激励下冲动的奉献，都不能使教会和个人成员了解和发展，使他们与基督的教会的性质和使命相协调。必须做更深入、更全面的工作，而总会是做这项工作的组织，从而实现其目标——在本州传播神圣的真理。

“鉴于上述考虑，你们的董事会认为应该迅速采取一些计划，使总会可以做一个比以往更持久和有效的工作；并在本次会议上提供适当的机构来进行扎实的工作。把收割机派到没有播种的田地里是不实际的，把播种和收割限制在大片田地的相同部分也是不明智的。

“不能指望与基督教的积极进取精神不一致的人与传教组织进行自由和热情的合作。先播种后收获是一条不能被安全忽视的规律。要不要播种呢？如果是这样，应该怎样做呢？这些问题都是董事会邀请大家坦诚和祈祷的关注。\*

\* \*

“一项能够扩大教会的宣教精神的工作，同时也会改善成员的精神生活。\*\*\*

“在这个机构的伟大工作中，和谐的行动对其最大的成功和教会首脑的荣誉至关重要。人的个性自然会表现为意见的个性。但在像总会这样的机构中，多数人的意见必须是所有人的想法，否则就不需要这样的组织，它们会成为一种邪恶而不是一种祝福。少数人可以共同在不放弃良知的情况下与大多数人一起行动；否则就不可能有个人社区的和谐合作。你们的董事会敦促大家在精神上团结一致，在计划上团结一致，在工作上团结一致。

“希克曼牧师作为通讯秘书在截至1878年10月的一年中的工作报告摘要显示。实地募捐金额936.25美元；旅行费用179美元；布道256次；旅行里程9463英里；写信463封；在他的传道下，有73人信主。

“传教士的部分报告显示，所有受雇于董事会的人都适当地参与了工作，而且主已经祝福了当时所做的传道。

“所有这些都是根据董事会的命令恭敬地提交的。

W. POPE YEAMAN, Prest. Bd. ”

读者很容易看到，上述报告的大部分内容是由当时总协会面临的情况提出的。分裂影响的症状是显而易见的。报告试图通过和解性的论证来应对这些迹象。

财务主管的年度报告进一步阐明了普遍存在的状况；虽然财务主管没有出席会议，在写上述报告时也没有与董事会开会，但他明智地、深情地告诫了和谐；他的报告如下。——

“W. POPE YEAMAN牧师，D. D.，主席执行官

董事会，总协会，密苏里州。

“我亲爱的弟兄：—请允许我通过你向总会提交我作为司库的报告。几个月来没有收到我们的通讯秘书的消息，我无法将我的报告写得那么完整，但我只能提供我手中的资料，并让希克曼弟兄的报告补充进去。我还附上了我的凭证，我希望你会发现这些凭证是正确的。

如果是这样，我应该很高兴能在墨西哥与董事会会面，但在每年的这个季节，我的事务在家里受到很大的限制。我祈求上帝赐予协会智慧，使其制定出推进国内（州）传教的伟大工作的方法和手段，使所有相关人员更加满意，并使上帝在我们州的贫困地区加强他的事业时更加荣耀。我觉得我们今年做得很少，不足以向弟兄们推荐我们的工作计划。我认为要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是在一些计划上协调所有的人，使所有人都能对所做的事情说好话，尽管这只是小事。希望能尽快听到你的好报告，

你真诚的，

W. M. SENTER.”

上述函件由执行委员会主席向协会全文宣读，其良好的建议和温和的精神的影响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

在总协会的这次会议之前，当时位于圣路易斯的执行委员会得到消息说，欢乐山协会将被要求对总协会的政策提出抗议并宣布不与之合作。这个消息是

在欢乐山协会与波恩县的胡桃林教会举行会议的前一两天才传到董事会的。  
(当时锡安山协会还没有组织起来)。

在收到这一信息后，总会的董事会被召集到特别会议上，在讨论了摆在他们面前的信息后，当时居住在圣路易斯的董事会主席被要求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访问普莱森特协会，并通过解释和其他兄弟般的手段，努力促使该协会保留其抗议和不合作的声明。欢乐山协会是一个古老而有影响力的浸信会组织，总会的董事会意识到，在所有情况下，该协会的不利行动将对各地的传教工作造成极大的损害。

执行委员会主席匆匆赶到胡桃林教堂，与协会见面。他到场没几分钟，就发现由主持人罗宾逊牧师 (J. M. Robinson) 领导的对总会的反对；他是一位强有力的、有影响力的传教士和牧师，他的反对是激烈而积极的。对他来说，委托给总协会理事会代表的工作似乎是一项困难和令人尴尬的任务。他寻求 W. R. Wilhite 阁下和他现在的圣人兄弟 J. S. Wilhite 的建议，通过他们的建议和有效的帮助，不满的弟兄们被引导推迟行动，直到总协会的下一次会议之后。

在1878年的墨西哥会议上，人们明确提出了对前几年工作的反对意见。会议要求注意以下几点——

他们对1874年、75年和76年的开支部分与所做的工作，以及支付给传教士的金额，与对1877年和78年工作的相对失败有关，他们坚持认为，除非采取改革措施，否则协会最好解散。这种反对意见是由罗宾逊弟兄在总会的会议上领导的。对当时的情况来说，非常清楚的是，对前几年工作的反对意见并非毫无根据。经过以下方式，对悬而未决和日益增长的分歧进行了妥协调整。

“根据E. H. Sawyer的动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被’提交给一个七人特别委员会,以考虑其建议,并在最早的实际时刻向机构报告一个计划,以推动本机构的工作’。”

“主持人任命了以下委员会。E. H. Sawyer, T. W. Barrett, L. B. Ely, A. W. Morrison, Wm. Ferguson, J. M. Robinson 和 W. W. Boyd。”

(除索耶和博伊德医生外,上述委员会的所有成员现在(1898年)都在分水岭的另一边)。

在通过上述决议的同一天晚上的会议上,该委员会提交了以下报告。

“鉴于在过去的三四年里,协会的传教工作并不像我们有理由期待的那样成功,而且,对我们的成功来说,使整个教派积极同情和合作是最重要的;因此,

“决议:

1. 制定更积极的政策,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保证在未来一年内尽力筹集至少5,000美元的资金,用于福音禾场。
2. 为了在我们的工作中实现更完美的重合,我们认为将董事会设在墨西哥是可取的。
3. 我们指示董事会任命一位能干而高效的人担任通讯秘书,他将全面监督协会的传教工作;他将通过新闻媒体以及与牧师和传教士的通信,寻求发展教会的传教精神,并使整个教派与协会的工作积极合作;为了这项工作,他将获得每月25美元的报酬以及通信和印刷的费用。
4. 相应的秘书也应在实地花费董事会认为对有效开展协会的传教工作所必需的时间;只要这样投入的时间不超过他全部时间的一半,而且对于这种服务,他应在每月25美元之外获

得合理的补偿。

5. 通讯秘书的薪金应从巴特勒基金的收入以及为此目的指定的个人和教会的捐款中支付。

6. 董事会任命尽可能多的有效率的传教士，只要他们所掌握的手段能够证明。

7. 董事会在可行的情况下，帮助弱小和贫困的教会实现自立。

8. 任何教会都有特权指定总协会的传教士，可以向其支付会费。

恭敬地提交

E. H. SAWYER, 主席。”

晚上的会议直到很晚才结束，大家对这份报告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在通过动议的问题上，报告被采纳为下一年度州特派团行动的基础。

仔细研究的人都会发现，这一基础的采用表明危机已经来临。这个计划是一座跨越鸿沟的桥梁。人们希望它能打消反对意见，团结各方力量，集中精力开展工作。教会被告知，除非捐款人指定，否则任何实地募捐都不能用于支持通讯秘书。该官员为教会和宣教区拉票的时间超过一半，就不能得到报酬。在从事这项工作时，通讯秘书必须为和谐、团聚和进步作出很大的牺牲。

这份报告通过后，一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相应的秘书，也没有做任何宣教工作。怀疑和阴霾笼罩在许多最忠诚的国内传教士朋友的心中。在那个月底，董事会在墨西哥开会。十九位成员中只有七位出席。即使是委员会的成员也没有受到足够的鼓励来试行新的计划。

第二年，即1879年，在堪萨斯城举行的总会会议上，董事会的报告表明了在这次董事会会议和一个月后的下一次会议上采取的行动。

这份董事会的报告（其中有一些摘录）将进一步表明，人们对总会的信心正



在减弱。辞去董事会成员的人数，以及放弃与总协会的联系，都是这些迹象之一。董事会的报告根据其指示由其主席J. C. Maple博士编写，并由他提交给董事会，由他提交给总会通过。一般工作由以下介绍性段落提交。

“在1878年10月总会休会后，你们的执行委员会立即开会并组织起来。Wm. Harper和R. H. Allison辞去了董事会成员的职务，J. D. Murphy牧师和John A. Guthrie执事被选来填补他们的空缺。在很晚的时候，W. W. Boyd牧师宣布辞职声明；我们接受了这一声明，并选举圣路易斯的J. C. Armstrong牧师来填补这一空缺。W. Pope Yeaman牧师被选为主席；J. D. Murphy牧师为记录秘书，John A. Guthrie为财务主管。

“董事会主席随后被要求进行一个月的通信。在这段时间结束后，在11月的第四个星期二，当董事会再次开会时，确定了一些教会和牧师对主席的呼吁作出了如此迅速和慷慨的回应，以至于向我们提供了现金和我们认为可靠的认捐，足以使我们有理由雇用一名通讯秘书，如果有必要，他将花费一些时间来访问教会。在这些捐款和认捐中，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要求，即董事会应任命叶曼博士从事这项工作。

“董事会认为应该适当考虑那些捐助这些资金的人的要求，并认为叶曼博士不仅会成功地为传教事业筹集资金，而且会通过他对福音的认真和忠实的传讲，完成许多好事，因此选举他担任通讯秘书一职。

“Yeaman博士作为董事会主席的辞呈已被接受，J. C. Maple当选为该职位。”

在报告的副标题“我们的工作开始了”下，董事会说：“总会上届会议给我们的指示（见会议记录第11页）将通讯秘书‘在外地’的时间限制在‘整个时间的一半’。

“因此,我们决定要求这个职位的任职者在‘实地工作’方面所付出的时间不应超过这种情况下的迫切要求。因为尽管我们在其他方面的努力可能没有结果,但董事会成员完全一致地决心坚定不移地坚持我们来自该州浸信会的指示。

“我们认为自己非常幸运,因为在这一年工作的早期,我们已经将所有必要的资金交给我们的财务代理,以支付他在我们认为谨慎的情况下为教会拉票的所有时间的工资。\* 在为传教所捐的款项中,没有一美元需要用来支付董事会任何官员的工资,或支付工作的任何费用。”

尽管在堪萨斯城会议上就圣路易斯第二浸信会代表的席位问题发生了不愉快的、长时间的争论,但还是愉快地结束了;而且有人提议修改宗教出版物委员会的报告,插入对《浸信会战旗》的推荐—该修正案被否决了,会议是愉快和最令人鼓舞的。

执行委员会努力恢复各地的传教士,并恢复对总会的信心,其结果似乎对兄弟会起到了特别的激励作用。董事会的年度报告根据其主要的专题划分被提交给几个委员会。年度报告中的“财务部分”委员会说:“我们从司库提供的统计数据中发现,以下是与你们董事会过去一年的财务工作有关的有趣事实。从所有来源收到的款项为2,361.03美元;为所有用途支付的款项,包括用于办公室工作和实地劳动的通讯秘书的工资以及传教士的工资,为1,749.35美元;库存金额为711.68美元。

“这些数字比任何其他语言都更有力地说明了你们董事会及其相应秘书的智慧和精力。我们对他们说‘做得好,是忠实的仆人’。我们祝贺董事会的明智政策,并祝贺其相应的秘书在实地75天的劳动中取得了成功,在你们董事会的报告中,这种成功被说成是前所未有的。”这份报告由Wm. Ferguson和W. F.

Elliott签署。

由M. J. Breaker, H. C. Wallace和John B. Wornall组成的“董事会工作”委员会报告如下。“贵委员会认为执行委员会在过去一年所做的工作是最令人满意的。考虑到所有的情况，我们没有权利预料到会有如此愉快和繁荣的结果。在这一年里，不仅偿还了所有的债务（除了一个），而且还雇用了传教士，他们讲了664场道，并促成了170人的改变。\*\*\* 但是，近3000美元的筹款和众多的皈依报告，决不是董事会工作的全部：虽然通讯秘书只被允许在外地呆了75天，但他通过布道和补充，在该州的许多地方创造了一种真诚的合作精神。”

总会的记录是这样被密切关注的，以便读者可以看到协会的低迷状况和它所面临的危机，以及随后国内宣教工作的复兴，和随后总会影响力的增长，都不是空话，也不是源于作者的大脑。

在1878-9年的试炼期间，董事会主席和通讯秘书经常举行会议。他们经常通信。他们感受到了危机的重量。主席并不满足于“主持会议的官员”的出色表现。他用笔和个人的工作将他的精力投入到不利的条件中，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当通讯秘书建议他个人的努力和存在可以应对紧急情况时，他从未拒绝访问一个教会或协会。然而，他从协会的资金中只得到了10美元，这只是在董事会强迫他报销一次旅行的费用后才得到的。对于其他的旅行，他拒绝报销。除非有另一次这样的经历，而其他入也是参与者，否则就不会完全理解两位同事的焦虑、恳求、劳作和祈祷了。

马普尔博士在1884年写的一篇半世纪纪念论文中提到我现在所写的那个时期，他说：“总协会的传教工作处于混乱状态。所做的工作很少，而且这很少的工作也没有得到报酬。在本文的篇幅范围内，不可能追溯导致密苏里浸信

会成员对各州宣教工作缺乏兴趣的原因。如果我有足够的篇幅在这里陈述我所知道的这些原因，那么记录所有的事实可能是无益的。有很多东西让董事会感到沮丧，而在荣耀的救主的应许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鼓励他们。

”

但从1879年开始，一切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并非所有的敌人都得到了和解。事实表明，并非所有对总会的反对都是基于该机构未能满足所有的期望，而更多的是基于反对者心中燃烧的自私要求和失望的野心。基督徒的仁慈需要让步，所有的人并不总是了解自己。如果行动没有说明他们的来源，那么在行为背后指责其动机就是残忍的。出席1878年总会的弟兄们，赞成采用对各州宣教事业非常有效的计划，但他们从那次会议回来后却反对这项工作和协会。博伊德博士和罗宾逊（J. M. Robinson）是报告该计划的委员会成员，他们在协会为使该计划生效而进行的斗争中失败并拒绝与协会合作。博伊德博士放弃了董事会成员资格，而J. M. 罗宾逊被引导加入了试图组织反对派大会的十字军。那次会议在软弱中酝酿，死于幼稚的精神错乱。在巨大的痛苦和可怕的喘息中，它在其诞生的第二个周年纪念日死去，人们只记得它是野心和愚蠢的短命产物，令人怜悯。它的传播是由美国浸信会的旗帜进行的。它的消亡没有被记录下来，只是被记住了。它有一个无墓的坟墓，没有人哭，没有人唱。

上面提到的《战旗》是一份在密苏里州出版的杂志，它声称拥有巨大的发行量。在其读者中，有许多主内优秀的兄弟姐妹。它无所畏惧地与罗马天主教徒斗争，也同样敌视所有敢于在各方面不按它的想法行事的浸信会信徒。它深刻地认识到，浸礼会有一条从使徒到现在的不间断的、容易追踪的继承线，并且可以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接近证明它。这个概念很美，也很讨人喜欢，但对属灵宗教的恩惠来说，并不比相信新约圣经是浸信会的充分宪章更有促进作用。

这家报纸对密苏里浸信会总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但有点像西班牙式的战争。它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武器与该机构作战，并公开宣布它应该倒下。执行委员会和通讯秘书被公开地、反复地指控犯有欺诈和压迫类别中的各种罪行。该州的许多主要公民以及该州最好和最有影响力的教会被指控迎合一个人的口令，掩盖事实，歪曲财务数字，挪用主的钱财，利用董事会作为“戒指”来实现个人目的的自私目标。

有许多好人，因为他们对总会一无所知，所以相信这些可怕的事情是真的。他们被引导相信，他们的弟兄们可能犯最大的罪，并且犯了可以根据国家的刑法起诉和定罪的行为。对抗的精神在那些被引导相信某些浸信会成员是专制者、抢劫者和偷窃者的人中达到了个人敌意的程度。然而，这些指控的煽动者却一直声称自己作为“终身会员”享有总会的特权，并寻求他的“旗帜”的支持，但从未在总会中寻求纠正他通过期刊指控该机构存在的弊端。

1879年，在堪萨斯城，宗教出版物委员会，除其他主题外，对《中央浸信会》期刊提出了以下赞扬。

“我们乐意赞扬《中央浸信会》期刊对浸信会原则的诚信，以及对我们在本州的传教和教育工作的高尚倡导。这份报纸值得广泛发行，我们最衷心地希望它能被放到本州的每个浸信会家庭中。我们再次敦促我们的弟兄们，他们有必要通过我们报纸的专栏向教派提供他们精心准备的关于那些密切相关的主题的想法。这与我们教派的启蒙和进步有关”。

在通过委员会报告的动议提出后，有动议要求修改报告，在《中央浸信会》期刊后面加上“和《美国浸信会战旗》期刊”的字样。这个修改动议是一个漫长而热烈的讨论的信号，许多人参与了讨论。经普遍同意，出版委员会主

席J. C. Maple博士发表了本届会议的重要讲话。他回顾了基督教新闻界与基督教进步的关系；热情地坚持认为新闻界的正确使命是建立而不是拆毁；促进团契和团结而不是争论和瓦解。总会是密苏里浸信会在该州促进浸信会原则的组织，如果支持一份每期都试图阻碍总会工作的报纸，那将是比自我僵化更糟糕的事情，是自杀行为。他自由地承认任何人都有权以他喜欢的任何名字创办和继续出版报纸，只要他不违反该州的法律。他不否认言论自由，也不否认新闻自由。但他要求总协会享有他让给个人的同样权利。

发言人在坚持要求总会保持一致性和自尊时，他的发言常常上升到热切而激动人心的雄辩。修改的动议被否决，报告按委员会的意见被采纳。

在协会的这次会议之后，反对协会的《战旗》期刊变得更加持久和尖锐，直到执行委员会感到被迫，为了真理和总协会的尊严，公开回答反对派杂志对它一再提出的严重而无根据的指控。理事会的主席和通讯秘书被任命为一个委员会，负责准备驳斥这些指控，并为协会及其官员辩护。他们开始了他们所承担的工作。他们编写的文件得到了董事会的批准，并由19名成员中的16名签署，以无封面的小册子形式出版，标题为“为密苏里浸信会总会和执行委员会辩护，反对《美国浸信战旗》的指控”。（根据董事会的命令出版）”。

这份报纸的几千份副本被送到了整个州。其效果是迅速而决定性的。协会的热心朋友被唤醒，在州内的宣教工作中给予同情和热情的合作。捐款立即大大增加了。一场永久性的前进运动显而易见。接触教会变得更容易了，许多以前从未向州传教会捐款的教会也加入了捐款教会的行列。

在1880年卡罗尔顿的会议上，S. H. 福特牧师提出了以下序言和决议，并以108票对6票通过。

“鉴于本会的传教士委员会确信，分配给它的工作会受到阻碍，并因广泛流传的公开误解或错误陈述而改变本教派的性质，因此，作为一个执行机构，向公众声明或维护指导其行动路线的规则和精神，因此，

”决定，根据本协会的意见，上述声明或平反是形势所要求的，在此衷心支持。  
”

---

---

第十一章。

庆祝活动。

“五十年要成为你们的禧年。”。对于有希望、有勇气、有良知的男人或女人来说，黑夜过后，白昼之光的到来是一种喜悦。灰色的黎明之光，然后是镀金的地平线，唤醒了希望，激发了勇气。在逆境、疑虑和阴霾之后，繁荣的季节更会带来快乐，并驱走、甚至忘记过去的黑暗和沮丧。事实上，很少有人生活中没有发现，至少偶尔会在实现推迟的希望或令人高兴的惊喜中对悲伤、负担和失望有所补偿。为知识或财富而努力工作的人，为了达到最终的好处而忍受艰难困苦，在长期珍视和几乎虔诚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过程中，他们会感到非常高兴。

密苏里浸信会总会的朋友们，他们看到并感受到了逆境和软弱的日子，他们在辛劳、泪水和祈祷中长期寻求将其从似乎只有危险的地方解救出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在1879年开始希望恢复繁荣，并对下一年的可能性提出了非常谦虚的建议。“我们真诚地希望明年董事会至少有5,000美元的资金用

于这项光荣的事业”。

当第二年到来，并以1880年10月在卡罗尔顿举行的会议结束时，财务主管的账目显示，这一年的收入为5,753.81美元。在那次会议上，财务委员会通过其主席B. G. Tutt牧师，以这样的话结束了他们的报告。“我们希望来年的捐款至少能达到10,000美元”。

在与圣路易斯第三浸信会举行的下一次会议上，财务主管的报告显示当时结束的一年的总收入为11,199.69美元。然后由J. D. Biggs牧师担任主席的“已完成的工作”委员会说，——“真的可以说，我们最后的工作是我们最好的。这种成功的增加主要归功于我们的通讯秘书，他几乎不遗余力地在实地和办公室里工作。

“我们恳求董事会和弟兄们不要因成功而过于兴奋，放松努力；而要努力使来年的工作更加辛苦和成功。田地仍然很大，很诱人，但劳动者很少。愿庄稼的主派更多的工人来收割”。

在与斯普林菲尔德第一教会举行的下一次会议上，财务人员报告说，该年度州传教会的总收入为12,860.89美元。在这次会议上，由B. G. Tutt担任主席的“所做的工作”委员会在提交给协会的报告中说：“我们怀着对全能的上帝的虔诚感激之情，思考着董事会和我们忠诚的自我牺牲的传教士在刚刚结束的一年中所做的工作。

“当我们考虑到由于1881年本州许多地区几乎完全歉收而造成的资金紧张，其影响至少在本协会年度的一半时间内最为严重，我们不能不承认主对我们工作的祝福。\* 我们要强调的是，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的传教士大部分都将他们的全部时间奉献给了工作。在神的带领下，今天使我们的的心充满喜悦的



成功，大部分要归功于他们。无论酷暑还是严寒，无论阳光还是阴影，他们都以独特的奉献精神，致力于向穷人传扬福音的工作——这是一项让我们神圣的主付出劳动并获得同情的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委员会主席S. H. Ford博士介绍了传教士委员会报告中关于回顾的部分。该委员会提出了“禧年”的想法。

“\*\*\*当我们接近其（总协会）历史的（半）百年时，我们在回顾其历程时，不能不对主的手通过这个机构所带来的变化和所完成的善事感到欣喜感激。

\*\*\*

“因此，决定唤醒各教会和协会以及在我们的原则和对我们的历史感兴趣的影响下的所有人，准备在1884年我们的半世纪纪念日举行一次盛大的聚会，并开展新的和向前的运动。”

第二年，即1883年，协会在特伦顿开会。财务主管报告说，在该次会议结束的一年中，来自所有来源的州传教会的总收入为12,015.60美元。这表明与前一年的收入相比，略有下降。这可以从通讯秘书委员会报告中的一段话来解释，该委员会主席W. R. Rothwell博士说：“我们相信他（通讯秘书）在过去一年中因过度工作而遭受的挫折只是暂时的，随着健康的恢复，收割的主会加强他的双手来做善事；但他正在进行的工作对一个人来说显然是太多了。”

尽管未能达到前一年几百美元的捐款，但董事会准备宣布，恰恰相反，总协会有184.58美元的余额。

在第二天的晚间会议上，“为了国内宣教的利益，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在J. C. Maple牧师和主持人发言后，为来年的工作筹集了约3,776.00美元的认捐

和现金。在此之前，宣布董事会不会因为去年的劳动而欠债”。

国内传教士委员会的报告在年度报告中为庆祝总协会的半世纪周年提出了以下建议。

“我们要提请总协会注意，1884年的会议将是本机构的50周年纪念。

“因此，我们建议做出一些安排，使我们的半世纪会议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场合，以配得上人民和所代表的事业。

“我们的教会都应该有机会向主献上感谢。

“我们事业的进展应该得到适当的注意。

“那些为我们在本州的工作奠定基础的人所付出的辛劳和牺牲，应该在人们面前展示出来，以便我们可以证明自己不会对那些我们欠他们很多的人的记忆忘恩负义。激励我们做出更大努力的措施应该放在本州每个浸信会成员的心上。”

为了向协会报告上述建议，主持人任命了以下委员会。“J. T. Williams, B. F. Rice, C. H. Hardir, J. M. Willis, R. S. Duncan。”

前述委员会提交了以下报告。

“贵委员会就传教士委员会报告中有关1884年半世纪庆典的部分，请允许报告1884年会议第二天下午和晚上的事务顺序如下

”1. 关于密苏里浸信会总会的起源和进展的讲话；J. T. Williams牧师，巴黎。

”2. 关于国内宣教工作的精神和范围的布道；W. Pope Yeaman牧师，哥伦比亚。

”3. 过去五十年的变化；S. H. Ford牧师，圣路易斯。

”4. 我们的教育机构的崛起和工作；J. C. Armstrong牧师，墨西哥。

”5. 指示传教士委员会制定措施和计划，使本州的每一位牧师、教会和传教士都能通过这些措施和计划，在财力和影响力方面为本州传教士的工作提供慷慨的纪念品，以满足半世纪的需要。

J. T. WILLIAMS，主席。”

总会将半世纪庆典委员会的报告提交给执行委员会，以便作出它认为必要的进一步安排。

执行委员会延长了服务顺序，并为会议安排了如下方案。

星期二：介绍性布道，G. W. Hatcher牧师（由总会选出）。“总会的起源和进展”，John T. Williams, D. D. “五十年的传教士”，W. J. Patrick, D. D.

星期三：“国内宣教的精神和范围”，W. Pope Yeaman, D. D.

星期四：“总协会的主持人”，J. C. Maple, D. “总协会的通讯秘书”，W. M. Bell牧师。

星期五：教育机构，J. C. Armstrong牧师。牧师教育，W. R. Rothwell, D. D.

星期六。五十年的变化，S. H. Ford, D. 主日学，M. J. Breaker牧师。

在这个节目中，根据本书作者的建议，增加了W. H. Burnham博士关于“总会的组织者”的讲话。

尽管总协会从1878年到庆祝协会成立50周年的财务进展已经在此得到了追溯，但不能推断出这种进展是在这个值得纪念的周年庆典上产生热情和欢呼的唯一原因。过去五十年的回忆、传统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这个场合的灵感；然后，为了激励会议的欢乐，还必须加上在上述期间对传教努力所产生的精神成果。有142名传教士和传教牧师被雇用为福音的传教士。这些人宣讲了11,030次；为1,706人施洗，建立了22个新教会，影响并帮助建造了11个新的礼拜堂。至于洗礼，必须记住，传教士们只报告了那些由他们亲手实施的洗礼。他们的许多宝贵的聚会是为了帮助薄弱教会的牧师而举行的，这些牧师为皈依者进行洗礼。这一事实可以解释，1882年报告的皈依人数为714人，而受洗人数只有443人；1883年，皈依人数为787人，而报告的受洗人数为605人。

对于自1884年以来在总会工作中走在前面的弟兄们来说，很容易就会发现，当时积极而焦虑的工人们有不小的理由来庆祝喜庆，而且他们也有这个理由。

1884年10月21日上午，肥沃而美丽的萨林县的县城马歇尔镇繁荣而有教养，这里挤满了热情的男男女女，他们从密苏里州的各个地区聚集在一起，还有不少来自其他州的游客。上午10点，在J. C. Maple牧师的管理下，最近新建的、

宽敞而优雅的浸信会礼拜堂被挤得满满的。来自教会和协会的信使以及协会的终身会员中，有近500名协会会员。来自教会的非委任出席者和来自其他州的访客也有同样多的人。这么多的人并没有让各教会的好心人感到疲惫，也没有折磨他们的耐性。居民家庭和个人似乎在慷慨和有礼貌的招待中相互竞争。

协会在10:30准时开会，宗教活动由众人唱出的赞美诗开始。

“你们这些主的圣徒，根基是何等的稳固”。

在对基督教信仰和爱的神圣人物的赞美声中，房子的墙壁似乎都在震动，情绪高涨。赞美诗结束时，主持人宣读了第四十六篇诗篇，然后请可敬可亲的史密斯牧师（J. F. (Uncle Frank)）带头祷告。充满灵魂的感谢，不受抑制的赞美，以及从诚实的心和未受污染的嘴唇中涌出的热切祈求，在颤抖的悲怆中，使所有的心充满了温柔，许多人的眼睛充满了泪水。

然后是当时卡罗尔顿教会的牧师格林-W-哈奇牧师的介绍性布道。主题是“神圣的伴侣”。最开始的经文。“他们要叫他的名字为以马内利，这句话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1：23。对于那些习惯于听海切尔博士讲话的人来说，不用说，他的演讲很及时，话语恰当，符合时宜。在他的序言中，他简要而形象地介绍了神和人最初的伴侣关系；罪如何闯入并破坏了这种关系，使人与神分离；在神的基督耶稣里，神与我们同在，神圣的爱如何使人恢复了与神的关系和永恒的伴侣。然后他继续阐述了以下两个想法。

“1. 这个教义和应许使我们能够理解地阅读基督教的历史。

“2. 根据我们的经文，我们可以解释与现在有关的一些奇怪的事情”。

传道思想的恰当性和力度有助于为接下来几天的程序提供一个快乐的趋势。

随后，Maple牧师适时地发表了欢迎词。这场欢迎会具有情感恰当的魅力，真正代表了我们的主人的良好意愿。演讲者欢迎多年来承担“日头的热度和负担”的协会成员；他欢迎“进入贫困地区传道的传教士，他们为了主的缘故’忍受艰苦’，或者在成长中的城镇中引领绝望的希望，上帝用’金谷的禾苗’充满他们的胸膛。他欢迎传教事业和教育事业的恳求者；他欢迎我们学校和学院里的劳苦大众，他特别欢迎在这里的女士们，她们的心充满着来自十字架的光芒，她们准备好了每一句好话和工作。\*\*\*”但我们在这里欢迎你们，最重要的是因为你们从事的是主的工作。五十年来，上帝一直在领导这个总协会。\* 然而，弟兄们，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当这个机构组织起来的时候，密苏里州大约有五千名浸信会成员。当时的人口约为237,753人。因此，现在仅在圣路易斯市，随着人口的巨大增长，没有福音的人就比1834年密苏里的全部人口还多。\*\*\*

“最后，我再一次对在座的各位说，对所有可能来参加我们的喜庆节日的人，我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上帝保佑这次会议将充满所有这些特征，显示圣灵在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人民中的存在。”

在欢迎词之后，自由城的牧师B. G. Tuttt博士代表总协会作了回应。

“\*\*\*我想，主持人让我对这一欢迎词作出回应，是因为我在这个城市居住了近六年，有充分的机会对这个社区所特有的真诚、全心全意的好客之心作出评价。

“\*\*\*自古以来，人们都会竖立纪念碑，以象征主的某些强大的解救，或将他慷慨的恩惠的某些表现永远铭记在心。

“\*\*\*在神的美好旨意下，我们来到了密苏里州总协会的第五十届年会。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五十年前，密苏里州的人口还不到现在圣路易斯市的人口。当时该州没有一条铁路或电报线，最疯狂的想象力也没有想到在我们的西部边界会有一个像堪萨斯城这样的城市。当时，在这个美丽繁荣的城市的原址上没有一栋房子。

“\*\*\*五十年前，三十位成员，十八位传道人和十二位平信徒，代表七十七位牧师，一百五十个教会和五千三百五十七位会员，聚会并组织了这个机构。今天，这个州有八百名浸信会牧师，一千四百个浸信会教会和十万名会员。当然，我的弟兄们，当我们今天站在过去五十年历史的光辉中，我们可以虔诚地感激地说：“迄今为止，主帮助了我们。

“但未来呢？”

这个问题之后的讲话的结论既实用又可悲。

在这个时候，列克星敦的H. C. 华莱士阁下向主持人赠送了一根手杖，这根手杖是用建于1806年的老伯特利聚会所的木材制成的，这是密西西比河以西的第一座新教礼拜堂。以下是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取自总协会的真实出版物。

“1884年10月21日，H. C. 华莱士阁下在马歇尔向主持人W. Pope Yeaman牧师，D. D. 颁发手杖。

“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国家，即现在的密苏里州，以前的‘上路易斯安那’，

浸礼会的历史确实是一种激励。始于十八世纪，即1796年，当时这个国家在法国政府的控制之下，罗马天主教是既定的宗教，在法国将这个国家割让给美国之前，一小群英勇的真正的浸礼会教徒，在开拓者生活的所有艰难困苦中竖起了印有“灵魂自由”的十字架的标准，他们被野蛮的印第安人包围，被天主教神职人员的不宽容所包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这里组织了第一批教会，并建造了除天主教以外的第一批教会建筑，这些建筑是在伟大的西部组织或建造的。在这些早期的教师和信仰的捍卫者中，正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有长老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大卫-格林（David Green）、托马斯-约翰逊（Thomas Johnson）、詹姆斯-克尔（James Kerr）和托马斯-音乐（Thomas R. Music），以及后来的詹姆斯-佩克（James M. Peck）和詹姆斯-韦尔奇（James E. Welch）。在这个半世纪周年之际，我们怀着对上帝的自豪和感激之情回忆他们在地球尽头开创的伟大工作。这些人是彻底的传教士，就像现在从事在意大利、墨西哥和南美的偏执人口中传播真理的人一样。除天主教徒外，这片领土上的第一座礼拜堂是由伯特利浸信会建造的，位于现在的吉拉多角县，在其县城杰克逊的现址以南不远处，于1806年用杨木凿成。这座可敬的建筑，长期以来被称为“老伯特利教堂”，在响彻半个多世纪的福音声和祈祷赞美声之后，已经被拆毁，它的木材被人的手和时间的蹂躏所破坏。虽然浸礼会教徒也许是所有民族中最不喜欢将任何迷信或神圣的想法与凡人或物质物品联系在一起的人，但我们认为在密苏里州的浸礼会教徒（现在人数已接近十万）在这个半世纪的时刻，获得一块在上述地区建立第一座浸礼会教堂的木材并非是不恰当的。我想把它做成手杖，送给你，主持人兄弟，作为高贵的浸信会男女信徒的纪念品，他们的虔诚和热忱促使他们在荒野中建立了这座上帝的圣殿，他们为我们的浸信会信仰和浸信会兄弟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主持人弟兄，请接受这个没有昂贵附属物的信物，它成为我们父辈简单的生活方式的纪念，内在价值不大，但具有丰富的历史意义，作为我们对你在密苏里传教事业中艰辛、有效和自我牺牲的劳动的一个小小的证明。它的主体是来自“老伯特利教堂”的白杨树，而它的头部是



最近来自我们森林的樱桃，由象征着兄弟之爱的这条银带固定，从而将过去与现在结合起来，就像我们今天的会议一样。

“愿与这根木头的历史有关的令人愉快和鼓舞的联想，在进一步开展你的牧师和传教士的工作中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持，它的物质结构在你尘世的天路之旅的剩余时间里支撑和支持你身体的步伐。”

“主持人的回答。

“我尊敬的弟兄们：如果我不对这一象征着我在本总会的同工们对我作为会员和主席的工作所给予的亲切尊重表示极大的欣慰，那就太矫情了。在接受这根手杖作为历史标志的同时，我的脑海中自然而然地回想起几年前本机构的牧师们为表达个人敬意而送给我那根装饰精美的手杖。愿这两样东西在我手中不断提醒我，个人的感情和历史的纽带应该永远把本会的成员联系在劳动和爱的团契中。我相信你们对我为这一光荣机构的工作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可能会使我的谦逊之心得到满足。”

在向主持人赠送手杖之后，发生了一件普遍感兴趣的有趣事件。《中央浸信会》期刊的编辑W. H. Williams牧师，在以下的贞洁和令人印象深刻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个罕见的品味和美感的槌子：——

“主持人兄弟，

“此时我有一个愉快的职责要履行，我请求本机构暂停片刻，以便我可以透露我的任务。

“这次庞大的聚会标志着我们密苏里州教派历史上的一个纪元。

“这个协会是由基督徒将福音传给穷苦人的强烈愿望而产生的。

“对上帝和人的真诚的爱导致了五十年前在卡拉威县的那支由18名牧师和12名平信徒组成的小英雄队伍，以制定一些计划来更迅速和普遍地传播福音的光芒。他们在内部和外部都遇到了激烈的敌意。斗争的故事记录了耐心的痛苦、高尚的努力和坚定的信仰。

“我们守约的上帝记下了他们的眼泪，听到了他们的祈祷，并使他们的劳作得到繁荣。

“半个世纪前，密苏里州的浸礼会成员约有6000人，150个教会，约有80名传教士。现在，他们有整整100,000名教徒，1,400个教会和1,000名牧师。总会的第一次捐款为69.25美元。现在它对各州宣教的年度捐赠接近15,000.00美元。在密苏里州，它委派了50名传教士，他们在这次会议上带来了通过他们的工作使几十人和几百人信主的喜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把这个金色的半世纪周年纪念日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场合，而不是徒有其表。不仅有荣耀之情，更有感激的喜悦，我想为这次会议的明显利益做点贡献，这一点可以得到原谅。

“去年夏天，我和其他参加卡拉威县半世纪会议的弟兄们一起，参观了老砖头普罗维登斯教堂的废墟，总协会就是在那里组织的。在这些废墟中，有一根樱桃木的柱子，它曾部分地支撑着该建筑。我们可敬的兄弟耶利米-B-瓦德曼（Jeremiah B. Vardeman）找到了这根柱子的碎片，放在我的手中，用这块木头做成了这个槌子。如果这根木头有说话的能力，它就能以激动人心的兴趣讲述我们这个州的人民在早期历史中的欢乐和痛苦的场景。不过，它可以作为这些事情的暗示性纪念品。在所有生活在或曾经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中，

没有人比密苏里的浸礼会成员更有理由感谢上帝并鼓起勇气。

“我当然不希望Maple博士送给本机构的槌子被废弃，但我认为，在他和协会的允许下，至少在这个特殊的场合，本机构应该服从从协会诞生地取来的这块木头碎片的指示。希望能得到这样的许可，我现在通过你，兄弟，向本会提出。现在我通过你，主持人，向这个机构赠送这块朴实无华的标志，以表明你所担任的光荣地位，并将其保留到百年聚会。”

主持人在接过威廉姆斯博士提交的槌子后，邀请福特基督教文献出版社的S. H. 福特博士代表总协会做出回应。福特博士的回答是以他特有的优美和雄辩的风格。他按照自己的方式作了临时发言，他没有把发言稿复制出来发表。

总会正式并感激地接受了这把槌子，并命令主持人在这次半世纪会议期间使用它；并将它持有并保存到1934年的百年纪念会议。主持人建议将它安全地保存到指定的时间，然后将它展示给总会，同时宣读威廉姆斯博士的演讲稿。参加1884年半世纪纪念会的人中，可能不会有很多人，将能够在百年纪念会上亲临现场；但那些可能被允许活到那时、并曾经参加在马歇尔举行的浸信会成员半世纪纪念大聚会的人，我们相信会很高兴再次看到纪念用的槌子。

在同一次会议上，威廉姆斯博士通过主持人的手，向州传教会主席J. C. 马普尔博士赠送了一根漂亮的手杖，这根手杖是用来自布里克-普罗维登斯教堂遗迹的木材制作的。对于主持人的讲话，马普尔博士从惊讶的内心回应说，他对这种承认和对他的官方服务的美好认可表示温柔的感谢。

在这些由会议的有趣特点所引起的附带程序之后，进入了常规事务。应理事会主席的要求，通讯秘书准备并宣读了执行理事会的年度报告。这份报告展示了这一年的工作，内容如下。各地的教堂得到了34名普通传教士的援助；

宣讲15次；4,220 归信；682次洗礼；456个教会组建；收到的国内传教资金捐款总额，15,364美元；支出用于国内传教，13,380.25美元。国内传教基金余额，\$1,984.51。

该报告被提交给适当的委员会，以提出不同的议题供审议。

晚上7点会议开始时，主持人宣布，除了由美国浸信会出版协会圣路易斯分会的业务经理L. E. Kline兄弟无偿提供的印刷节目单上的数字外，W. E. Kline博士还用金色的字体在有色纸上艺术地表现了总会的黄金周年纪念。此外，W. H. Burnham博士将发表一篇关于“组织总协会的人”的论文。

这篇论文是对五十年前在与这次半世纪会议截然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组织本协会的人的一幅引人注目的笔触素描。当作者宣读他的论文时，众多的听众都认为他们可以看到他所描绘的那些人。当然，讲话的性质不允许进行分析，读者必须参考1884年由总会下令印刷和出版的纪念册，其中可以看到讲话的全文。

在伯纳姆博士的讲话之后，同一天晚上，W. J. 帕特里克博士发表了关于“五十年的传教士”的讲话。这篇演讲具有特殊的文学价值，更重要的是，永恒的真理、丰富的基督教生活经验、受人尊敬的名字和可悲的回忆都很容易和恰当地交织在一起，没有冰冷和僵硬的形式，与对自然和实际命题的讨论交织在一起，从两行介绍中流露出来，谈到过去的传教士，他说，“这些弟兄们拥有使徒们的恩典和对福音事工的适应性”。然后他阐述了，——

“这些恩典的形式如下。

“他们经历了他们所宣扬的福音。

“这些弟兄们知道人和事；他们是自然之子。

“这些都是雄辩的人。

“这些都是有学问的人”。

然后他介绍了这些早期传教士历史上的两个要点。

“这些人中有的进入了其他领域。

“我们的第一位和许多后继的传教士已经进入了他们的安息。”

在说明“了解人和事”的人时，他把詹姆斯-苏格特、安德森-伍兹和马丁-D-诺兰与渔夫使徒归为一类。他把耶利米-瓦德曼作为“口才好的人”的代表。作为“有学问的人”，他回顾介绍了Wm. Hurley、R. S. Thomas、John B. Longan和A. P. Williams。在谈到那些“已经进入他们的安息”的人时，他讲了这样一段美丽的话。“当戈弗雷和他的军队越过山丘来到耶路撒冷的视线中时，他们扬起了令大地颤抖的呼喊之声。我们的传教士胜利的呼喊声的震动可以在这片土地上听到。据说，当塞巴斯丁-卡博特来死的时候，在他死的时候，他的思想游离于大海。当诺亚-弗拉德临死时，他的思绪又转向了地球，他说：‘哦，这个冰冷而无趣的世界！’但由于他曾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就不那么冰冷和无趣了。我们应该加快脚步，加强我们的热情，想想那些已经走在前面的属神的人，回过头来看着地球，说如果他们能留下来，他们会大声呼喊，不会虚度。”

我们不能指望帕特里克博士甚至能说出1884年会议之前的半个世纪里，总协

会所聘用的所有传教士的名字，——在大会上的有限时间和空间内。

但由于总协会的所有意义和价值都体现在其传教士的工作中，如果不对上帝的仆人们进行一般性的提及，（而他们的信心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使这一事件成为可能并获得成功），这将对马歇尔伟大“庆典”的不满意和无益的展示。本书的作者感到遗憾的是，由于记录和现有资料的不足，使这部作品没有成为传教士的纪念碑。

前面已经提到了菲尔丁-威尔海特，他是协会早期的传教士之一，具有令人尊敬的记忆。关于他的传教工作，没有比引用他的一份报告更好的描述了。1844年，他向董事会提交报告，谈到在萨林、拉法耶特、雷、克莱和普拉特等县的传教之旅，他说：“在所有这些县，我发现有福音之田可耕，但很少有有效的人去耕种。\* 我相信协会的注意力会转向普拉特县——实际上是整个密苏里州上游地区。我总共劳作了大约60天，走了大约1100英里，讲了大约40次道，做了许多劝诫，为37名愿意接受洗礼的人施洗，组建了一个教会，任命了两名牧师和四名执事，并访问了几所主日学。

“我想特别提到主在波恩县与伯利恒教会举行的营会中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这次营会持续了11天，导致大约80个灵魂满怀希望地皈依，有60人接受了洗礼，其中55人由我和凯里弟兄施洗。

“协会可以允许为我的服务提供它所喜欢的东西，并接受这些作为捐赠。我在其中工作的弟兄们对我的世俗利益并非漠不关心，并对我的必需品进行了照顾。”

今天的传教士将思考威尔怀特弟兄的报告。他的家在布恩县。那时候还没有铁路。马、马鞍和马鞍袋是传道人的旅行装备。河流上没有桥，横跨小溪的

桥也不多。看看密苏里州的地图，研究出这1100英里的马背旅行的最可能路线。现在回头看看工作的结果。七十一天，九十二个洗礼，一个新教会的建立，等等。随着人口的密集和旅行设施的改善，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我们有进步吗？是否回答说，条件已经改变？不断变化的条件会阻碍福音吗？

A. F. Martin—我们的Lewis Ely Martin和John M. Peck Martin的父亲—常常是Wilhite在该州东北部地区传教的同伴，多年来一直是总协会最好的传教士之一。在我们历史上的第一个十年，他也是主的“勇敢的骑手”之一。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一个无私的传道人。他不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是怀着对拯救灵魂的强烈渴望，并寻求颂扬基督的名，他流着泪去播撒宝贵的种子。

1844年，他向董事会报告。骑了1,100英里，花了120天。讲道七十次，给二十六个人施洗，组织了一个教会，按立了一个执事，在这一年的部分时间里供应了四个教会。写下这位神人的传教工作的完整历史，并讲述他举行的聚会和主持的洗礼，会很有趣。但是我们没有时间。

D. R. Murphy，多年来，从四十年代初到半世纪禧年会议前的短时间内，一直是总协会的传教士，并有间断。他专门在该州的西南部各县做工。在我们的早期历史中，反传教士的浸信会成员在该州的那个地区处于领先地位。1844年，墨菲兄弟给执行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在西南地区，我们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但感谢主，传教事业正在取得进展，就像黑暗在光明面前逃走一样。”

P. M. Haycraft，这位来自肯塔基州哈丁县最好的家庭之一的的神人，是总协会的早期传教士之一。他有点古怪，但非常认真和虔诚。前面一章摘录了他的这份报告。他是一位勤奋而成功的传教士。他的领域是在该州的西北部。

W. C. Ligon是一个虔诚的人，充满了信心和善行。他的名字与总协会的历史

密不可分。作为总协会的传教士和威廉-朱厄尔学院的财务代理，他在密苏里州做了有效而持久的工作。

罗伯特-詹姆斯，1818年出生于肯塔基州，是总会最有效率的传教士之一。1848年，他向董事会报告，在四分之一年的服务中，他做了88次布道，109次劝勉，走了499英里，并接受了136次洗礼。1848年4月，他与格雷夫斯弟兄一起，在克莱县建立了普罗维登斯教会，离自由城几英里远。有44名成员，其中34名是詹姆斯弟兄施洗的。詹姆斯为他们施洗，其中一半是户主。

人们会注意到，在完成这项杰出的工作时，罗伯特-詹姆斯只有30岁。他是Wm. Jewell学院的第一批受托人之一。这位受苦的、有耐心的、虔诚的上帝之人，早已去得到了他的奖赏。他的兄弟T. M. James在世，是总协会中最著名和最受爱戴的人之一。

在这些早期的日子里，才华横溢、不断进取的年长贤人、演说家和作家塞缪尔-霍华德-福特，接受了总协会的委托，在圣路易斯担任传教士牧师。

如果能分别注视那个星系中的个别成员，那将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他们在团队中闪闪发光—Thornton Rucker, E. Stringer, T. W. Anderson, J. S. Smith, Norman Parks, James D. Wilson, I. T. Williams, Franklin Graves, Walter McQuie, Eber Tuckner, Elias George, W. W. Keep, Edward Roth, John H. Keach, R. C. Hill, A. T. Hite, J. F. (Uncle Frank) Smith, Orin Jones, W. H. Farmer, Jeremiah Farmer, T. C. Harris (前面提到的), Wm. H. Vardeman, W. F. Nelson和其他许多人。

但我们必须讲述到那些在1878年后的工作中为将总会从“混乱”中解救出来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现在我们有温顺的V. T. Settle; 资深传教士W. C.



Barrett; 坚持不懈的J. C. Shipp; 有教养和谦虚的C. N. Wester; 足智多谋的M. L. Bibb; 有灵性和目的性的传道人G. A. Crouch; 神学泰斗R. H. Harris; 不屈不挠的工人J. S. Buckner; 温柔的、有才华的Irvine F. Davis; 英勇的A. J. Latour; 忠诚的J. D. Crabtree; 学者和教育家W. A. Wilson; 彬彬有礼、勇敢的W. E. Chambliss; 高超的E. S. Dulin; 沉默而坚强的Paul McCollum; 和蔼而慷慨的J. D. Biggs; 充满活力的S. M. Victor; 可敬的Jehu Robinson; 坚实的思想家B. McCord Roberts; 愿意并有效工作的W. T. Campbell; 自我牺牲的A. J. Hess; 有常识和宽广胸怀的A. M. Cockrill; 勤奋和儆醒准备的I. R. M. Buson, 还有更多的人同样值得一提。

此外, 还有G. W. Hyde、L. M. Berry、T. M. S. Kenney和T. A. Bowman博士, 他们是通讯秘书的得力助手。所有这些都做了工作, 如果不是这样, 就不会有欢欣鼓舞的理由, 就不会激发半世纪会议的欢呼和热情。

下一个半世纪纪念大会的活动是W. Pope Yeaman关于“国内宣教的精神和范围”的布道。经文:“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作我的见证。”这篇讲道全文印在半世纪纪念册上。布道结束后, 为国内传教士募捐了1, 400美元。

星期四晚上, 约翰-T-威廉姆斯牧师就“总协会的起源和进展”发表了雄辩的演讲。已故的威廉斯曾长期忠实地担任协会的记录秘书, 他的这一作品无愧于发表该演讲的杰出的学者型传道人。讲话对协会五十年的历史作了如此紧凑的回顾, 以至于它不能被拆散而不损害其罕见的卓越和美丽。它和其他纪念性的讲话都可以在前面提到的那一卷中找到。

星期五晚上, J. C. Armstrong牧师发表了关于“教育机构”的讲话, W. R. Rothwell博士则发表了关于“牧师教育”的讲话。这两个讲话在关于“教育

”的章节中被更多地使用。

福特博士 (S. H. Ford) 关于 “五十年来的一些变化 ” 的演讲——正如数千名多年来聆听过这位可敬的传教士罕见的演说的人所知道的那样, 在这个地方, 不用说, 这是最具有娱乐性、指导性和激动人心的演讲。密苏里州很久以前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宗教生活和教会设施、传教士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及讲道方式, 都被生动地描绘出来, 使听众感到自己暂时生活在另一片土地上, 生活在另一个民族中。整个过程中还穿插了一些可悲和有趣的回忆。讲话没有写出来, 但后来为半世纪纪念册写了出来。

会上宣读了莎拉-E-道奇夫人的原创诗歌 “我们的庆典”, 这首诗给大家很大的娱乐和启发。这首诗有四百多行, 我们的篇幅不允许全文转载。下面的几个节选足以说明这首诗的精神、改编和优点。

”马歇尔你的主人, 哦, 朱利安! 。

和平的拥护者们, 准备好了!

密苏里州的号角声长而响亮。

你们这些部落, 哦, 聚集在一起!

敞开你的门户, 赞美之门。

赎罪的爱重复地显明着。

让天使的声音捕捉到紧张的气氛。

混响的问候!

我们的禧年是一个时代的冠冕。

当我们欢乐的相聚

让回顾性的东西向后转。

我们过去的怜悯, 再现。

足足有半个世纪的时间可以要求

效忠，忠诚，真实。  
而我们会沿着这条线驻足。  
清一色的队伍反思。  
“兄弟们再一次在议会中会面。  
多么温情的记忆涌上心头！  
带回过去——时间。  
当守望者曾经在锡安的城墙上。  
宣扬真理的力量！  
在这里，记忆给她的天使充电。  
要好好守护她的宝物。  
珍惜的话语，希望和祈祷。  
忠诚的哨兵！  
密苏里再一次感受到了悲痛。  
这使她的心受到压迫。  
“睡吧，甜蜜地睡吧，亲爱的受祝福的人。  
最后休息一下吧。  
那双高举我们旗杆的手。  
在安静的心中划过！  
如同嘹亮的歌声  
宣告庇护所—  
这消息传得很远  
关于真理和自由。  
在地球上，救赎的爱和恩典。  
现在在更高的法庭上唱着赞歌  
对他，你敬拜了很久”。

道奇夫人是可敬的阿迪尔-谢伍德博士唯一在世的女儿，也是托马斯-谢伍德

阁下的妹妹，他在密苏里州最高法院工作了30年，并多年担任首席法官。谢伍德士是密苏里教会的忠实和有影响力的朋友。在他有生之年，该协会向他赠送了一份漂亮的纪念品。在一个绿色的晚年，这个“充满圣灵”的人在实际上积极从事福音事工69年后，在圣路易斯的家中平静地死去。作者在他在世的最后一小时与他在一起，死亡的密室似乎是不真实的。这位垂死的圣徒脸上的光芒闪耀着天国的喜悦，仿佛他带领的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基督面前，在他面前走向应许之地，正在欢迎他永远来到上帝的羔羊身边。

J. C. Maple牧师提交了一篇关于总协会主持人的传记论文；G. W. Hyde牧师提交了关于通讯秘书和记录秘书的论文。这些有趣的论文使本卷的作者负有义务——它们可以在半世纪纪念卷中阅读。

追溯总会的历史，从少数几个敬虔的男女聚集在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区的教堂里，不是通过宫廷车或优雅的交通工具到达的；而是通过马鞍、马车，进行协商，并祈祷神的指示，为他们自己国家中缺乏这种祝福的地区提供神圣真理之光和救赎之路。他们知道自己受到了来自合作来源的强烈反对；英勇地决定以一个看不见的领袖的名义前进，在神圣的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正处于繁荣之中时，被内战的无情射线打断和分散。

然后因内部变化而陷入“混乱”，后来又面临威胁到瓦解或解散的“危机”，但又从这些不测的条件中走出来，进入繁荣，使该组织成为美国任何其他同类组织中的佼佼者。在五十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创始人的继任者应该把他们的父辈和他们自己为之付出的工作的考验和胜利作为庆典来庆祝，这难道不是一种最自然和宗教的冲动吗？

许多参加马歇尔庆典的人已经去世。在这些人中，作者回顾了以下忠心耿耿的仆人——现在是主的天国圣徒，他们通过自己的存在、建议和团契为会议的

欢乐和成功做出了贡献。我们不需要停下来向每一位离世的贵人致敬，让我们把他们看作是一群对教会工作深感兴趣的见证人和留在教会中的工人：约翰-B-沃纳尔阁下，前主持人；L-B-伊利，前主持人；前政府官员查尔斯-H-哈丁，前助理主持人；约翰-T-威廉姆斯，D-D，秘书；S-W-马斯顿，D-D。前通讯秘书；Joel Guthrie，执行委员会秘书；John Gordon，委员会成员；Rev. C. L. Butts，前传教士；W. C. Barrett，前传教士；Rev. T. W. Barrett，委员会成员和Stephens学院院长；Jeremiah B. Vardeman，原会议唯一幸存的男性成员；J. B. Hardwicke牧师；E. Roth牧师，前传教士；Leland Wright，第二个担任通讯秘书职务的人；D. G. Hancock执事；W. P. Crosswhite，对州传教会有巨大贡献者；Cap. James F. Finks；摩利亚山协会主持人Israel Christie牧师；中央浸信会编辑W. H. Williams，D.D.；协会早期敏锐的朋友B. G. Payne；J. Pearce牧师；J. F. Smith牧师，他为庆典会议做了开幕祷告；浸信会慈善孤儿院的赞助人Frank Ely；锡安山协会前主持人Garrett W. Morehead；A. W. Chambliss，D. D.，可敬的神学家；W. E. Chambliss牧师，热情洋溢的前传教士；E. S. Dulin，D. D.。Dulin，D.D.，大学校长和前传教士；W. B. Glover，M.D.，传教士的朋友；J. W. Swift牧师，前传教士；Henry Talbird，D.D.，十年来一直担任阿拉巴马州浸信会的主席；A. Machett，D.D.。A. Machett，D.D.，天使般的传教士；E. D. Isbell，D.D.，向总会作介绍性布道的传教士；A. F. Martin牧师，先锋传教士；J. R. Eaton教授，博士，科学家和教育家；J. L. Tichenor牧师，敬爱的牧师；Wm. Harris，一位介绍性布道者；V. T. Settle牧师，前传教士；W. M. Johnson；J. M. Shock，医学博士；R. J. Mansfield牧师，一位老传教士；S. S. Nowlin，蒙哥马利的律师。

一些热爱每一项浸信会事业的妇女，作为信使出席了半世纪会议，她们已经被召唤到义人的最后奖赏中。塔特博士的妻子B. G. 塔特夫人，她对欢迎词作了回应；J. C. 阿姆斯特朗夫人的母亲C. W. 彭德尔顿夫人；Wm. Turner女士，总

协会早期主持人之一Urial Sebree的孙女；Katie O' Bryan女士，来自与协会先驱工作有关的家庭；Henry Talbird女士，Talbird博士的妻子；E. S. Dulin女士，Dulin博士的妻子，一位成功的主人仆人；A. W. Chambliss女士，Chambliss博士的妻子；Maggie Herndon女士。

毫无疑问，在马歇尔半世纪纪念大会的人群中还有一些人已经去了上帝的子民那里，但在作者的记忆中，目前（1898年）还没有其他人编辑整理离世者的名单；他是根据自己的记忆写的。

这篇关于密苏里州浸信会最有益处和最有灵性的一次大会的简述，是在意识到这个主题对该州教派的进步分子具有比前面几页所表明的更大的兴趣的情况下写的。那次会议的影响是对总会的一种新的推动，至今仍能感受到这种推动。这次会议极大地推动了基督教进步的工作，这些工作是由一个伟大而慷慨的基督徒教派的州级组织所促进和推动的，他们认真地为那交付给古时圣徒的信仰而极力争辩。

---

---

## 第十二章。

半世纪纪念以后的时期。

从1884年到1898年是国内传教工作取得不同程度成功的时期。总的来说，有一个令人鼓舞的工作，总协会的兴趣复兴精神一直在持续。

在所有的历史中，有一些事实是一些人宁愿不写的，有一些是历史学家不情

愿写的。但历史的责任是忠于事实。

从1878年到1886年任职的通讯秘书，这期间包括“危机”和“大庆”，在1886年，他居住的县有一千多名最优秀的公民请他同意参加美国国会候选人的提名。在浸信会教派中的某些弟兄和许多朋友的建议下，经过一番犹豫和拖延，他同意使用自己的名字。他总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为他的候选资格拉票，与此同时，他还为各州传教士的利益进行了积极的通信。他只走了国会区的一小部分，但得到了他所访问的每个地方的代表团的投票，并以非常小的代价逃脱了国会的束缚。

尽管专门用于政治的那个月的州传教会的收款比前一年的相应月份多出四百多美元，但某些教友认为通讯秘书进入政治舞台是错误的，通讯秘书的职位应该空缺；并且在董事会中以最低的多数票通过了该职位在协会年度结束时被空缺。同时，通讯秘书是，而且多年来一直是总协会的主持人。有人极力想把从这个职位上赶走。他预计会被取代。最杰出的总会外人士，也是该州教派中最优秀的人之一，是反对派的候选人。但由于总会是一个比董事会大得多的机构，投票的结果是主持人再次当选。

如果通讯秘书愿意采用一些应受谴责的选举手段来谋求取代他的通讯秘书职位，那么他就可能在政治事件中取得成功。正如著名的、值得信赖的公民所知道的那样，他拥有可支配的提名，但却拒绝遵守所要求的条件。大会在没有作出提名的情况下休会，并将问题提交给地区初选。秘书从政治竞选中退了出来，觉得他的首要职责是为总会的州传教工作服务。

传道人参与政治可能是错误的。一些传教士心中的信念是对这种想法的异议。詹姆斯-曼宁博士使罗德岛学院成为既定事实，并与艾萨克-巴克斯一起在大陆会议委员会面前为宗教自由而战，他是上个世纪最能干、最具宗教影响力

和学术性的浸礼会传教士之一，他本人被罗德岛立法机构选为代表该殖民地参加1786年的大陆会议。诺亚-奥尔登是马萨诸塞州浸信会教堂的牧师，在担任牧师期间，他是1780年制定该州宪法的会议成员。他也是制定该州宪法的会议的成员。加勒德州长是肯塔基州早期最得力的州长之一，是一位浸礼会传教士。托马斯-奇尔顿经常在国会中代表作者在肯塔基州出生的地区，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是该州最受欢迎的浸信会传教士之一。他是现任美国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奇尔顿的祖父。著名的约翰-L-沃勒（John L. Waller）是1848年宪法会议上来自伍德福德县的成员，他被认为是肯塔基州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法律制定者机构中最有能力的成员之一。阿肯色州的前州长伊格尔，创造了该州有史以来最出色的州长的记录。他没有给浸礼会的牧师和基督教带来责难。他现在是阿肯色州浸信会总会的主持人，并且已经担任了多年，他作为浸信会传教士的影响力丝毫未减。从浸信会的历史中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同样有力的例子，但这将是对时间和劳动的无益利用。

所有聪明人都承认，公民政府是文明社会的必需品，每个公民都有责任以各种合法方式尽自己的职责，促进国家的最高利益。政治是公民政府的科学，除非政府是错误的，否则参与国家事务就没有错。

然而，这几页的作者，在经历了长期的、不同的、有点活跃的经验之后，觉得准备对福音的传道人说，他最好在许多年前必须离开——不要寻求政治上的地位。如果你被要求制定法律或管理法律，这与你的使命并不冲突。但作为一项规则，你的弟兄们更希望你不要参与政治。你可以为了他们的利益做出牺牲。你的弟兄们对他们的传道人在政治中占据突出地位所提出的反对意见有几个方面：（1）你会成为一个党派的一部分。政党似乎是人类本性的一种需要，对教会中的许多人来说，党派偏见比宗教信仰更有影响力。如果你在任何方面成为党派的拥护者，反对你的党员就会反对你。这是人性的弱点，为了更大的事业，福音的传道人必须服从（从而远离党派）。（2）你的弟兄们，



其中一些人，会怀疑你对伟大的主人的事业的奉献的热情。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看到公义与良好的政府和国家的升华的关系。(3) 在今天的实际政治中，有一个令人憎恶的世界，有许多邪恶的东西。各种腐败—谎言、异化、不真诚、阴谋、贿赂和各种迎合政治“工作者”和选民的邪恶激情和恶毒胃口的行为；以及令人吃惊的办公室腐败。

一个人可以在没有任何这些恶习的情况下进行政治竞选，有些人这样做也是一种安慰和满足，但作为一项规则，这些人被赋予了“呆在家里”的幸运特权。这里并不是说所有在政治位置上的人都是腐败的，也不是说他们通过腐败的方法达到了他们的位置，而是说这里描述的这种情况是政治的特点。所有在政治上没有腐败手段而成功的人都会证明这个一般性陈述的真实性。

为了这些原因，也为了传道人心灵的平静和安宁，让他放弃愿望，温柔地拒绝朋友的邀请。他可能会成为为普通人带来巨大利益的工具。

就让一位长期享受着教友们的信任和他们所能授予的荣誉的老传道人告诫所有年轻的传道人—当他们寻求了解政府的哲学和历史并成为聪明的好公民时—避免积极的政治。如果政府在没有你的情况下变坏，它可能会和你一起变坏。在这种情况下，外面的人比里面的人好过。

前面已经提到过，由于参与政治选举的行为，通讯秘书办公室出现了空缺，由前政府官员哈丁（C. H. Hardin）的任命暂时填补。他主持了通信工作，并对工作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全面监督，他的工作有条不紊；有条不紊，这正是他的特点。这项工作没有因为积极的实地工作的暂时中止而受到任何损失。在他之后，J. C. Armstrong博士也工作了一个月。

在1886年12月的州传教会会议上，布朗（S. M. Brown）牧师被选为通讯秘书。

他立刻带着他在本州整整二十年来所特有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这项工作中。他是一位具有非凡能力的传道人，并且拥有几乎令人羡慕的人气。他为他的工作带来了语言和笔的所有资源，并为他自己和他的工作在该州的广大浸信会成员中创造了最有利的印象。他认真的布道—总是有很多人在听，他为传教士发出的热切呼吁，他感人而有趣的轶事，他独唱自己的原创歌曲—他唱得很有效果—吸引了大量的捐款，为他赢得了许多朋友。他的成功在于他在为国内传教士筹集捐款的财务工作中；作为传教士的知名度给他在教派的理事会中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他是如何承受如此大量的工作的，令他的朋友们感到惊奇，他们一直担心他的身体活力似乎无法满足这种艰巨的工作。但他坚信，无限的天父一直是他的帮助，他的力量和他的依靠。

布朗弟兄通过每年的改选继续担任通讯秘书的职务，直到1889年10月。

在1889年10月的会议上，S. M. Brown牧师拒绝连任秘书一职。董事会在1890年的报告中说：“S. M. Brown牧师再次当选为通讯秘书，但经过一个月的考虑后决定，他有责任从已经开始损害他体力的工作中退休。他的决定似乎是对董事会工作的一个灾难。他忠实的服务和他在筹集资金和激发人们对我们所有教派企业的广泛兴趣方面取得的惊人成功，似乎使他成为各州传教会持续繁荣的必要条件。”

在推迟到1889年11月18日之后，J. C. Armstrong牧师被选为通讯秘书，只做办公室工作。

指定了该领域的总代理，他们是玛丽维尔的约翰-丹尼尔（John T. Daniel）律师和贝克（A. F. Baker）牧师。截至1890年10月的报告显示，6,318人接受洗礼，筹款14,740美元。

如果考虑到在上述一年中，通讯秘书没有进行实地工作，那么结果虽然不能令董事会满意，却比其他方面更令人鼓舞。一个办公室的通讯秘书，加上有能力的代理人，同时协助传道人的工作，现在应该可以满足各州宣教工作的所有要求，而且如果能促使牧师们采取这种积极的方式，就会满足他们的要求。

在1890年10月的州传教委员会会议上，“S. M. Brown牧师以象征性的工资被聘用，从事通讯秘书的办公室工作，并对工作进行全面监督。A. F. Baker牧师继续担任该州密苏里河以南地区的总传教士和收集员，A. C. Rafferty牧师被召集在该州密苏里河以北地区从事类似的工作。”

截至1891年10月的董事会报告显示，有55位主日学传教士；教会援助42次讲道；4,579人受洗；13,049美元用于传教。

在1891年10月的董事会会议上，布朗牧师（Rev. S. M. Brown）被再次选为通讯秘书。截至1892年10月的董事会报告显示，雇佣的传教士有57人；教会援助了50次讲道；5,391次洗礼；13,687美元收入；13,042美元用于传教。

布朗兄弟在上述协会年度结束时，终于从秘书工作中退休，并致力于他在堪萨斯城建立的一个传教所，并继续为该传教所工作，直到它成为一个繁荣和自立的教会。然后在1896年，他辞去了那个牧师职位，将他的精力和才华投入到《道与路》的编辑工作中，这是一份由他和R. K. Maiden牧师创办的浸信会杂志；布朗（D. Brown）秘书由坎贝尔（W. T. Campbell）牧师于1892年10月接任。这位受人爱戴的弟兄从年轻时起就在他主人的葡萄园里兢兢业业地做着奉献的工作。在离开威廉-朱厄尔学院后，从他的事工开始，他一直是总协会忠实而有用的朋友。从他年轻时起，他就在为促进协会工作而设立的重要委员会中任职，并在所有这些场合都表现出他是一个忠实和称职的工人。

在总协会董事会和蓝河区协会董事会的联合行动的支持下，他在堪萨斯城建立了橄榄街传教所，在他近乎超人的精力下，该传教所成为一个强大而繁荣的教会，在这个奇妙的城市最重要和最繁荣的地方拥有宝贵的财产，并建立了橄榄街浸信会教堂。坎贝尔兄弟担任了五年的通讯秘书。他的工作成果是对他适应这一职务的最好评述。在他的任期内，密苏里州与全国一样，经历了自1873年危机以来最黑暗、最令人沮丧的财政窘迫时期。然而，坎贝尔牧师使州传教会的工作不至于在许多看似繁荣且基础安全的世俗企业面临崩溃时受到影响。

以下是他五年来的工作成果表，表明他既没有闲着，也没有被不利的条件所征服。他作为一个基督教绅士的统一城市形象，慷慨的灵魂永远透过光芒四射；他的大心脏永远为他的弟兄们的真正的团契而悸动；他热情而认真的福音布道，以及他为贫困地区和传教士的悲情呼吁，都为他创造了非常令人满意的记录。

在这五年中，记录显示有300名传教士参与其中；这些传教士和相应的秘书，讲道34452次，受洗6786人，援助235个教会，为国内宣教筹集56939.59美元，支出63604.63美元。留下6,665.04美元的赤字，将由借来的钱和捐赠基金的应计利息来填补；在坎贝尔兄弟担任秘书之前，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坎贝尔秘书执政期间，总协会的传教士们施洗的人数比该组织历史上任何其他五年的时间都多。

在W. T. Campbell辞职后，卡罗尔顿教会的牧师，韦斯特（T. L. West）牧师于1897年10月被召来担任相应的秘书职务。在本书这些页面付印之前，他还没有完成两年的工作。考虑到他的第一年是美法战争时期，整个国家都处于兴

奋和焦虑的悬念之中，他的工作成果值得，正如他们所得到的那样，得到董事会和协会的衷心 and 强调。

韦斯特弟兄作为传道人的能力，他从教友那里获得的信任，以及他在该州所有地区受到的接待，都保证了他作为秘书的未来辉煌工作。

以下是西区秘书第一年也是唯一完成的一年工作的表格：所雇用的传教士，52人；援助了35次布道；7,107次洗礼；本年度总支出\$12,297 45。

这一年的工作极大地鼓励了总协会，并扩大了对未来的希望。

与韦斯特秘书一起担任总传教士和助理收款员的是詹姆斯-里德牧师，他是总协会中最有用和最受尊敬的成员之一。多年来，他一直是不同委员会的积极成员；是州传教委员会的成员，连续多年担任该委员会的高效记录秘书。他习惯性的开朗，随时随地的幽默感，慷慨的精神和堪称典范的基督徒生活，再加上出色的讲道能力，使他成为他的教友和人民的普遍喜爱。他发自内心的布道和和蔼可亲的谈话是具有决定性力量 and 良好影响的要素。

马丁（Lewis E. Martin）牧师是总协会记录中熟悉的名字，他作为通讯秘书的另一个特别助手，做了有力而有效的工作。除了作为总传教士和特派员的工作外，他还为该教派提供了明显的服务，为那些有可能被瓦解和破坏的教会提供咨询。

T. A. Bowman牧师曾在这些页面中提到过，他是一位活跃的秘书辅助人员。他从事这种工作的年数比总协会的任何其他代理人都多。仅此一点就证明了他受到他的弟兄们的高度敬重。他的名字与密苏里州东南部的浸信会历史密不可分。在该州的那四分之一地区，也许没有一个浸信会信徒不知道并尊重

他。该州的其他地区的人们也熟悉他的工作，并因工作的缘故而爱戴他。

J. W. Keltner牧师在密苏里州西南部，在一个需要大量工作的领域辛勤劳作，使各教会与总协会合作。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总会机构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扩大教会的宣教精神，并争取他们在国内宣教工作中进行积极和明智的合作。做到这一点的人，尽管他的募捐可能不多，但他是在为未来做建设，他的工作是最重要的。

通过通讯秘书和他的助手的工作，目的是让所有的教会有系统地、习惯性地帮助各州的传教士。这样做并坚持下去，密苏里就会被基督所赢得。

---

---

第十三章。

机构和代理人。

对机构提出抗议的人是对宇宙中不可抗拒的规律的蔑视。从无限的心灵到物理力量和现象的延伸，结果是通过次要机构实现的。万事万物的伟大的第一原因，通过次要的活动制造和管理创造。反对企业的代理方法就是反对自然的秩序。

在上帝从看不见的东西中创造出实际出现的東西，并将人置于对他手中作品的支配地位之后，他通过人的思想和手来管理他对种族的天命管理事务。当他要使以色列人被带入埃及时，他允许约瑟被卖为奴仆，并从奴仆中把他提升为总理。当以色列民族被法老压迫的时候，神兴起并委托摩西作为他们的

拯救者。当祂赐下律法时，摩西被任命为授律者。约书亚受命完成在摩西手下开始的解救工作。当希伯来的俘虏要从愤怒的迦勒底君主和暴君的残暴中被解救出来时，天上的使者被派遣来阻止火炉的热度，使贪婪的野兽的爪子无害。当时代的丰满到来，万物都准备好了，可以向人们提供救赎的时候，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预言是通过人的机构完成的，是神对人的管理。以马内利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时，任命人类代理人在犹太和地球的最远处作见证。在人类生活的世俗事务中，同样的法则获得并盛行。公民政府是人类社会逐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君主制国家通过机构进行管理。总理和下属的内阁参谋管理国家事务。在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人民有他们的代理人，从首席行政官到十字路口的邮局。立法机关有从演讲者或主持者到书记都有他们的代理人。法院有他们的书记员、法警、治安官、狱警等。

在繁忙的世界中，伟大的工业、商业和金融漩涡也是如此。伟大的制造企业有他们的企业家或商业总经理，然后是律师、文员、销售员、出纳员等。运输公司有各种机构，从公司总裁到邮递员。银行有董事、行长、出纳、出纳员和簿记员。商人有他们的当地和旅行推销员、文员、出纳员等。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没有次要力量的系统，世界就无法进行防止社会停滞和衰败的事业。

还没有人能够实施一个计划，使基督教能够在没有机构和代理人的情况下保持活力和进步。教会是基督在地球上的代理人。牧师、执事、教会职员和看门人是教会的代理人。

地方教会是否应该合作宣扬生命的道？如果不可以，那么地球最远的地方和居住在宗教黑暗中的人该如何得到生命之光？如果合作是合法的，那么没有方法与机构，教会该如何合作？任何雇用工人的方法都是一个机构的系统。

最自然的，因此也是最常见的合作方法是通过社区组织进行的协会、会议、学会、集会、会议，难道不是吗？这些组织不能到实地去全员参与。他们必须有代表。这些代表是代理人。但这些一般的组织不能经常开会，以照顾细节和不断变化的条件以及工作的新要求。他们必须有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就是代理执行意志者。被认为是安全顾问并致力于锡安福利的人被选为这种直接代表。

还有那些较小的机构，比总机构更频繁地开会，通常被称为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被赋予有限的自由裁量权。他们不能超越组织法和他们所代表的机构的特别指示。有良知、有常识的人不希望越过主体所确定的界限—创建委员会的权力就是主体。

密苏里浸信会总协会也不例外。包括浸信会在内的一般宗教组织的委员会，在总协会之前很早就存在了。可以推断，有见识、有良知的人对基本原则和实际政策都很谨慎。董事会制度历代都得到了这些人的支持，这一事实当然值得尊重和认真考虑。

所有坦率和消息灵通的人都坦率而愉快地承认，每个人都有权发表个人意见。但是，偶尔站起来反对一个流行的、经过时间考验的习俗的人，应该记住，许多死去的和活着的赞同该习俗的人过去和现在也都有权发表他们的个人意见，而且许多人和少数人一样可能是正确的。

如果没有一个或多个能够并且愿意特别关注委员会存在的工作细节的人的时间、思想和服务，委员会就无法完成交给他们的工作。这些代表是雇用他们的委员会的代理人。他们被期望做一项特殊的工作，没有这项工作，主要组织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对雇用代理人从事一般宗教工作的普遍反对意见是，需要用钱来支持代理人。为一般宗教进步工作捐钱的人从未敦促过这一反对意见，这一事实应该足以使我们不需要进一步关注这一反对意见。但是，由于这种反对意见为某类喜欢引人注目的煽动者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够聚集起不捐款的追随者，因此不妨为那些对反对意见有反应倾向的人提供一些建议。还没有人证明，反对有偿代理制度的主要反对者拒绝为他们以宗教名义提供的服务支付报酬。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传扬福音时有这样的印象：劳动者与他的雇佣是相称的。还有一些人将接受报纸的订阅价格，通过该报纸出版代理制度的宣传品。

在一般宗教工作的有偿机构制度中，有一条完全实用的原则，应该得到所有通情达理的人的坦诚和不偏不倚的关注。这一原则在州传教会提交给总会的1879年会议的年度报告中得到了阐述和简单的说明。

“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忘记，在所有货币事务中都有一个原则，无论这些钱是用来获得神圣的还是世俗的目的，投入任何企业的每一块钱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支付给它所指定的目的。因此，在我们对传教事业的捐款中，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通常需要一些百分比来支付费用，首先是获取捐款的费用，其次是使这笔钱能够到达目的地的费用，这一事实并不是捐赠者抱怨的正当理由。

“不应该在不必要的或无益的劳动中消耗资金。但是，如果一个代理人的时间和劳动对于产生捐款是必要的，那么通过该代理人捐款的人应该期望支付这种代理费用的诚实份额。”

1835年，在Bonne Femme教堂举行的总协会（学会）第二次会议上，任命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并将其设在Fayette。在这个镇上设立总机构的地方总部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在这个镇上，三位传教士的会议导致了普罗维登斯会议的召唤。当时，霍华德县也是该州最有名的县，法耶特是密苏里州中部的主要

城镇，而密苏里州中部是该州的浸信会据点。费耶特的董事会多年来由以下人员组成：塞缪尔-C-马约斯、罗兰-休斯、乌里尔-塞布里、韦德-M-杰克逊、托斯-弗里斯托、利兰-赖特、W-C-利根、菲尔丁-威尔海特、艾萨克-莱恩伯格、R-E-麦克丹尼尔、威廉-卡森、R-S-托马斯、A-P-威廉斯、W-麦克弗森、R-E-麦克丹尼尔。Williams, Wm. McPherson, William Duncan, A. D. Landrum, H. Wallace, A. T. Hite, D. Perkins, T. C. Harris, Noah Kingsberry, D. H. Witt, John Robinson, J. W. Hughes, L. S. Eddins, T. E. Hatcher, M. F. Price, Noah Flood, John Taylor, S. T. Hughes, Jno. Moss, Jas. Waddell, E. S. Dulin, J. B. Jeter, A. Sherwood, D. H. Hickman, R. H. Harris, R. C. Branham, J. E. Welch, G. H. Oldham, G. W. Morehead, Stephen Wilhite, James F. Connor, G. M. Lockett, Geo. R. Hughes, Wm. H. Stapleton, W. R. Rothwell, Allen Hughes, Samuel C. Duncan, E. G. Garnett, J. N. Garnett, M. D., Wm. M. Bell, Rice Patterson, Addison Lewis, M. D., George Rhoades, Wm. P. Jackson, Jerry Kingsberry, X. X. Buckner, Ben. Paine, Thos. Tindal, J. H. Silway, S. J. Duncan, Y. R. Pitts, J. V. Schofield, T. W. Morehead.

执行委员会继续设在费耶特，直到1866年。一共有三十一年时间。因此可以说，由于协会的效率和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行董事会的智慧、谨慎和奉献，协会从其董事会的第一个和长期持续的团队获得了其坚实的基础和领导特点。在早期，Uriel Sebree和Roland Hughes分别是董事会的主持者。Saml. C. Majors在其居住在费耶特的整个期间都是董事会的成员。他轮流担任司库、主席和秘书。

他的忠诚经历了逆境和繁荣的季节，经历了阴云和阳光，具有均匀的主调和不间断的兴趣。在公共生活的所有事务中，无论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他的目标坚定，奉献一致，并明智地运用正确的判断力，是一个最了不起的人。

在此期间董事会的其他成员——他们的名字已在上面列出——在各方面都很适合承担他们的神圣职责。Saml. C. Majors的思想和心灵，在他不懈努力和完全称职的同伴Leland Wright的不断协助下，紧靠着上帝，是这个新生企业的支柱和保证，一直到成熟和强大的时期。萨姆尔·C. Majors于1805年8月26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富兰克林县。1829年，他搬到了法耶特，并继续居住在那里，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公民，一位有礼貌的绅士和一位有用的基督徒。他于1880年3月13日在法耶特去世。他留下了一位可敬和圣洁的寡妇，她在丈夫生前与他一起，使他们在法耶特的家成为每一位前往那里的浸信会传教士的真正的家。马约斯太太是一位温和、慈爱、优雅的圣人，她为作者提供了一些关于早期总协会的有趣回忆。马约斯先生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迪尔）是萨姆尔-C-马约斯阁下的父母。他在州大会中出色地代表了她的参议院选区，并于1895年在费耶特去世，他是在那里出生和长大的。马约斯太太很高兴有她的女儿卢-阿兰夫人的亲切和温柔的照顾。阿兰夫人一生都是总协会的坚定朋友。

前面一章介绍了第二位履行总协会通讯秘书职责的利兰-赖特的简况。他在法耶特的代表是一位高贵的父亲的值得信赖的儿子。W. S. 莱特博士是一位主要的医生，在他的职业中排名靠前，并且是法耶特浸信会的执事。前面一章已经写到了乌里亚尔-塞布里和罗兰-休斯。

韦德-M-杰克逊，有时是主席，有时是司库，再次是费耶特执行委员会的通讯秘书，是霍华德县的一位著名公民。他于1797年12月3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弗莱明县。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霍华德县度过；尽管他是一个举止果断、脾气急躁的人，但他被他的同胞们赋予州立法机构众议院的一个席位，并担任了县法官的责任职务。他是一个积极的、有用的、有影响力的工人，并在所有主要的教派企业中给予帮助。他是克莱伯恩-杰克逊州长的兄弟，在智力、

学识和影响力方面都与他相当。他在八十岁时去世；在他位于霍华德县的宏伟农场的家中生活了一辈子。

从1867年开始的几年里，州传教会（执行）委员会设在哥伦比亚。这时，其成员有D. H. Hickman, James Harris, J. A. Hollis, W. J. Patrick, R. H. Smith, W. M. Jackson, Saml.C. Majors, W. M. Bell, W. R. Rothwell, A. Sherwood, J. F. Clark, J. Guthrie, R. S. Duncan, X. X. Buckner, A. P. Williams, I. Ingram, J. T. Williams, T. W. Barrett, H. M. Richardson, J. S. Green, W. M. McPherson, J. L. Stephens, J. M. Robinson, George Kline, J. C. Bernard, G. W. Rogers, J. B. Wornall, E. D. Jones. W. N. Crawford, H. C. Lollar, J. W. Waddell, S. W. Marston, R. T. Prewitt, L. B. Ely, Noah Flood, W. M. Page, B. McRoberts, E. S. Dulin, T. H. Hickman, J. D. Murphy, N. J. Smith, John Robinson, Wm. Carson, S. A. Beauchamp, Joshua Hickman, Geo.W. Trimble, H. Fletcher, T. M. James, G. W. Morehead.

1873年，总协会在梅肯开会时，J. W. Warder博士提出了以下决议，经过激烈的讨论，获得通过。

“决议，在下一个协会年期间，总协会的董事会将设在圣路易斯。”

当董事会设在哥伦比亚时，其第一任主席是大卫-希克曼阁下。关于这位杰出的非专业人士（平信徒）的生活和性格的简述见前一章。继任者是詹姆斯-L-斯蒂芬斯（James L. Stephens）阁下，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到董事会迁往圣路易斯。要进一步了解这位杰出的弟兄，请读者参阅教育（斯蒂芬斯学院）一章。

当董事会在哥伦比亚时，它的第一任财务主管是詹姆斯-哈里斯，他是一位主要的农业学家，县法院的法官，是一位积极和有影响力的公民。在他以后，L. B. Ely接任这一职务。见本章（教育-威廉朱厄尔学院）。伊利弟兄的继任者是哥伦比亚的罗布特-普鲁伊特（Robt. T. Prewitt）。这位优秀的弟兄，受到所有认识他的人的爱戴，是哥伦比亚教会有影响力的成员，作为一个可靠的商人而受到高度尊重。在他最后的遗嘱中，他留下了5,000美元作为Little Bonne Femme协会的永久传教基金，只有利息可以使用，这由哥伦比亚教会的执事们决定。普鲁伊特几年后去世了，他的生命还没有达到通常所认为的中年时期。他的司库职务由Geo. W. Trimble法官接任。W. Trimble仍然住在哥伦比亚，曾数次被他的同胞们授予重要的公共信任。

在圣路易斯的董事会成员有以下几个人。Joshua Hickman, W. L. C. Brey, Marshall Brotherton, A. H. Burlingham, W. Pope Yeaman, J. L. Stephens, L. B. Ely, J. D. Murphy, S. A. Beauchamp, J. C. Maple, J. W. Warder, D. T. Morrill, M. M. Manning, J. M. Robinson, J. F. Cook, J. A. Flood, F. M. Ellis, T. W. Barrett, Nathan Cole, Wm. M. Senter, J. B. Wornall, J. T. Williams, S. W. Marston, E. S. Dulin, J. H. Luther, S. Thornhill, W. M. Page, A. M. Morrison, J. L. Applegate, Geo. Kline, John Hensley, D. J. Hancock, O. S. Lyford, E. D. Isbell, Frank Ely, S. H. Ford, James Carroll, W. W. Boyd, J. E. Chambliss, M. L. Laws, W. M. Bell, Geo. A. Lofton.

1878年，总协会在墨西哥开会时，委员会对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了以下建议和推荐，并被采纳。

“为了在我们的工作中实现更完美的团聚，我们认为将董事会设在墨西哥是可取的。”

当董事会在圣路易斯时，它的第一任主席是约书亚-希克曼牧师，他现在已经过了四十岁，仍然居住在圣路易斯，是一位精神矍铄、活跃的牧师。他原是肯塔基州人，但自1851年以来一直是密苏里州的居民。从那时起，他就在教派中担任重要职务，并在教友们的信任和爱戴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一名纯粹的福音派传教士，他罕见的的能力使他在密苏里的47年里一直受到欢迎。

内森-科尔（Hon. Nathan Cole）接替他担任董事会主席，他是圣路易斯的主要公民之一。他曾担任该大城市的市长，并代表该城市的一个区参加美国国会，还曾担任圣路易斯商人交易所的主席。虽然现在已经七十七岁了，但他仍然是一个积极的商人，也是圣路易斯第二浸信会的执事，自1852年以来他一直是该教会的成员。W. Pope Yeaman接替他担任董事会主席，他一直担任该职务，直到董事会迁往墨西哥之后。

董事会在墨西哥已经存在了20年——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1898年，在这些年的不同日期，其成员有J. C. Maple, W. Pope Yeaman, John A. Guthrie, J. D. Murphy, T. W. Barrett, G. A. Lofton, W. W. Boyd, Wm. Harris, W. C. Busby, J. M. Robinson, J. W. Waddell, J. Reid, Joel Guthrie, John M. Gordon. 戈登、T.M. 詹姆斯（同时）、L.B. 伊利、J.T. 威廉姆斯、W.M. 贝尔、B.L. 鲍曼（这十九个人组成了墨西哥的第一个董事会，其中八个已经去世）、A.G. Turner, A. C. Avery, W. F. Elliott, N. T. Mitchell, W. J. Patrick, C. H. Hardin, J. C. Armstrong, Frank Ely, A. F. Fleet, E. L. Goldsberry, E. W. Stephens. W. Stephens, J. P. Green, D. J. Hancock, R. C. Clarke, J. J. Brown, G. R. McDaniel, A. C. Rafferty, W. D. Shepherd, J. W. Southworth, S.Y. 皮茨, W. R. 威尔怀特, S. M. 布朗, J. T. 丹尼尔, W. T. 坎贝尔, J. W. 福特, J. T. M. 约翰斯顿, J. F. 肯珀, J. L. 阿普盖特, J. L. 劳利斯, W. M. 森特, J. W. 斯图尔特, R. D. 邓肯, J. S. Basket, Byrd

Duncan, C. G. Daniels, R. P. Johnston, N. M. Givan, J. T. Cheatham, J. D. Biggs, Lester S. Parker, T. L. West, G. F. Rothwell, Everett Gill, J. E. Cook, J. R. Yates, John E. Franklin。

在墨西哥的董事会主席一直是W. Pope Yeaman，直到1878年11月，他辞职接受相应的秘书职位，由J. C. Maple博士接任主席。这最后一个名字在本书中出现的次数太多；他于1833年11月18日出生在俄亥俄州；他在伊利诺伊州奥尔顿的舒特利夫学院接受教育；1857年10月，他开始从事牧养教会工作，在这四十一年积极而有益的传道生涯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密苏里州。他通过连续的年度选举继续担任董事会主席，直到1886年，由于他拟迁往爱荷华州基奥库克的第一浸信会教堂担任牧师，他拒绝连任，由密苏里州前州长查斯-哈丁接任董事会主席职务。H. Hardin接任后，他一直担任该职务，直到1892年7月29日去世。有句话说，哈丁州长是一位积极有效的董事会主席。作为公民、律师、金融家、立法者和州长，他在履行职责时技巧娴熟、严谨而认真。他的去世让整个州的人都感到非常惋惜。哈丁州长由莫伯里的W. F. 埃利奥特（Esq.）接任董事会主席一职，后者一直任职到1896年，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他拒绝连任。他以极大的忠诚度和效率担任了这个职务。他在履行董事会和总会的职责时，发挥了作为文职官员和银行家的长期而明智的经验，现在虽然从积极的公共事务中退休了，但他仍然对教会利益投入了大量的关注；作为威廉-朱厄尔学院董事会和主要委员会的成员，以及牧师援助协会的主席，他致力于履行他的职责。在该州所有教派的总理事会中，他是一个认真而聪明的工作者，当之无愧地受到了他的教友们的尊敬。

埃利奥特兄弟由诺亚-M-吉文阁下接任，他是著名的法学家和哈里森维尔的前巡回法官。吉文法官一直任职到1898年10月，当时因专业事务而无法参加年度会议，由马歇尔的J. F. Kemper牧师接任。Kemper兄弟长期以来一直是董事会成员，并担任副主席，同时也是总协会中积极、有用和有影响力的成员，

这表明他是继承主席职位的唯一人选。他在总协会的同一次会议上被选为该机构的助理主持人。

在董事会驻在墨西哥的二十年间，其记录秘书是J. T. 威廉姆斯、J. D. 墨菲、J. C. 阿姆斯特朗、T. W. 巴雷特和詹姆斯-里德。

在这些年里，约翰-A-格思里阁下一直是董事会忠实的、努力的、慷慨的财务主管。在这方面，他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那些不熟悉国内宣教工作的人很少理解。所处理的资金数额并不像某些世俗机构那么大，但来源的多样性和大量的细节使司库要像处理数百万美元的大笔资金一样小心谨慎。财务主管格思里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密苏里人。他于1839年12月25日出生在卡拉威县的格思里。他在一个农场长大，在本县的地区州立学校和富尔顿的威斯敏斯特学院接受教育。他没有完成大学课程，但他通过积极、正直、成功和有益的人生历程，证明自己比成千上万的大学毕业生受过更好的教育。在富尔顿上学的时候，他在参加长老会主持的一系列聚会时皈依了基督。之后，他在1869年5月加入了普拉特城的浸信会，并由J. J. Feltz牧师进行了洗礼。1864年，他穿越了曾经被称为美国大沙漠的平原，并于同年秋天返回；驾驶牛队从丹佛到内布拉斯加市，需要30天；这段乏味的旅程于1864年10月12日结束。从1864年到69年，他在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从事牛的交易。1869年9月，他回到卡拉威县的家中，同年结婚，并在农场生活了六年。1876年，他搬到了墨西哥，并一直在那里居住和经商至今。他在墨西哥的生活一直很忙碌，但却很安静，不受干扰，不做作。他的商业能力和可信度赢得了人们的信任，以至于多年来他作为监护人、馆长等管理许多资产。几年来，他的信托业务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他连续几年为委托给他的资金支付税款，每年从1500美元到2300美元不等。若干年来，他为信托资金的安全提供了债券安排，金额达30万美元。他多年来一直是墨西哥南方银行的董事，在过去的五年里，他一直是该机构的副总裁。在此期间，他一直有自己的业务需要照顾，并取得



了令人满意的成功。除了所有的世俗业务外，他还抽出时间做了许多财务工作。

他同时在五个不同的机构工作，并忠实地做教会执事、主日学校校长、哈丁学院的受托人、他所在地区协会的主持人和司库的工作。在所有这些工作中，他从来没有担心过。他有强健的体魄和因节制生活而保持的良好健康状况，能够胜任上述工作，此外，他还担任了14年的县法官，其中12年是主审法官。他的座右铭一直都是：“关注细节，整体就会好起来；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对掌控人的命运的主有信心。”以这一原则为指导，一个人可以在为人服务的同时为上帝服务，照顾自己的利益。

有一些人的名字已经写在上述这些页面上，他们的性格和生活可以让年轻人学习到很大的好处。哈丁州长、格思里法官、L. B. 伊利、T. M. 詹姆斯、W. F. 埃利奥特、内森-科尔和E. W. 斯蒂芬斯等人的生活都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命题：庞大而成功的世俗事业对积极献身于基督的生活没有任何障碍或阻碍作用。希望这本朴实无华的书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仅仅是对总会60多年历史的汇编。世界上有一些聪明人似乎认为，对基督教机构的持续关注是在浪费时间，而且只是在放纵一种软弱的感情色彩。让读者记住马约斯、塞布里、休斯、杰克逊、卡森、希克曼、沃诺尔、森特、哥顿、J. L. 斯蒂芬斯和其他总协会的非专业（平信徒）工作者，他们都是繁荣和杰出的人，并自己判断为上帝服务是否比为世界、肉体 and 魔鬼服务更好。如果没有上帝赐给密苏里浸信会的这些杰出的平信徒，以及他们对上帝的自愿服务，总会不可能发展成现在这样一个有用的机构。

前面对总会为实现其目标而设立的第一个机构的简要回顾，可以作为这个问题的一个分支的准备，说来奇怪，在协会存在的二十年里，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现在在有限的程度上成为焦虑、意见分歧和关心的来源；这就是

付费机构的问题。

多年来，该协会，尤其是董事会，一直在认真讨论设立一个受薪总代理以促进各州传教工作的问题。早在1836年，安德森-伍兹就被“选举为总代理，在全州范围内传教，促进该协会的目标”，但他拒绝了这一任命。1837年，肯普-斯科特被任命。这位优秀的福音牧师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总代理的工作，这一点并不明确。

在任命肯普-斯科特之后，还采取了其他措施，希望任命一名代理人，但都没有效果。1847年，R. S. Thomas牧师提议修改章程，“允许通讯秘书为其服务获得报酬”。这一点得到了同意，在进一步的动议中，“同意将通讯秘书的报酬数额留给执行委员会决定”。哈里斯（T. C. Harris）提出以下决议，并获得通过。

“鉴于任命一个总代理，由本协会的资金来维持，与本机构的利益不相容，因此，

“决议，我们深情地请求我们教派的十二位牧师弟兄，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无偿地拿出一个月的时间，提出总协会的要求，并进行募捐，以促进其目标。”

为响应这一要求，有十二位弟兄自愿提供服务。但是关于这项无偿劳动的结果，第二年的会议记录明显空白。它可能已经完成并被允许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通过，或者“十二个人”可能受到了天意的阻挠。记录并不能证明这一点。

如果一队农民要求十二个人到全国各地去一个月，无偿地收割庄稼，或剥去玉米皮，这个要求会被视为邻里间的笑话。一个有才干、有见识的福音牧师，

在“书”中读到“劳动者与他的所得相称”，竟然提出这样的决议，这表明大众和无知的偏见的影 响。那些能够为州级传教会做出贡献的人，以及那些愿意看到“十二个人”无偿出征的人，其中许多人正是认为如果要求他们无偿出征并劳动一个月是非常可笑的。

1850年，韦尔奇牧师（J. E. Welch）提出了以下决议：“指示执行委员会任命一位总代理（只要能找到一位具有适当资格的人），访问本州的协会和教会，唤起人们对本机构计划的更大兴趣，并增加其资金。”这个决议的命运就像派遣十二个人的承诺一样，就记录而言。也许是无法“获得合适的资格”，否则董事会认为最好忽略总协会的“受指示”。

1857年，Wm. C. Bachelor提出了以下决议，该决议被提交给执行委员会。“决定任命Jeremiah Farmer为本协会的总代理，工资为600美元，并支付其必要的差旅费。”

无法确定法默弟兄是否得到了决议中提到的职位，或者在得到召唤后，他拒绝了它。最有可能的是第一个猜想。耶利米-法默是一个能干的传教士，一个正直的人和一个有影响力的公民。

1855年，Wm. 贝尔牧师，来自财务委员会，除其他事项外，报告了以下建议。“你们的委员会建议执行委员会在每个协会的范围内寻找一些有效的人，花尽可能多的时间访问他们各自协会中的每个教会，向他们介绍本协会的宗旨，收集捐款和认捐，并在本机构的下次会议上向本委员会报告这些情况”。

贝尔弟兄的决议在精神和理论上都是很好的；但实质上，它已经被频繁地尝试过了，但结果总是微不足道和不尽人意。这种决议的理论基础是，要争取一项好工作的批准和合作，所需要的就是把这项工作明白地摆在支持者的面

前。这个理论应该在实践中得到验证。但是，努力的经验表明，即使是好人也需要被那些专门代表某一特定事业的人所敦促。牧师们应该感到自己被召唤为宣教工作。如果他们有这样的感觉，并作出决定性的努力，他们将证明是最好的代理人。一些牧师能够而且确实从他们的教会中获得了比任何代理人都要好的募捐。但是，在牧师们关心基督的国度应包括地球的最远处之前，特别代理人将继续是一种必要。1857年，总协会通过了以下决议。

“决议，本会指示执行委员会努力争取两名积极有效的牧师作为总代理向全州拉票募捐。”

1858年，合作委员会通过其主席A. P. Williams提出了以下建议。“我们建议任命一名通讯秘书，他应是一个收集和传教的代理人，并将他的全部时间用于总协会的工作”。

1859年，执行委员会向协会报告。“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我们未能找到一位有能力的人担任通讯秘书和总代理的职务，并按照你们上次会议的建议将其全部时间用于工作，董事会的运作受到了很大限制。\*\*\* 经过这么长时间，我们认为谨慎的做法是，直到现在才作出任命，希望在董事会成员齐全的情况下，通过与协会代表的协商，可以选出一些同意从事如此重要工作的人。董事会批准了这一计划，并仍将敦促其重要性。在上帝的祝福下，一个聪明的、虔诚的头脑完全用舌头和笔来完成将适当的传教精神注入密苏里州浸信会教徒心中的工作，其好处是无法估计的。我们从其他州的成功经验中敦促采取这一政策。

“最近的一位作家在介绍我们肯塔基州弟兄们的国内传教工作的简明历史时说：’大会进行的工作取得了不同的成功。最大的不足是缺少一个能够将全部时间投入工作的人。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而且所取得的成功也符合人们的

期望。在这里，类似的努力很可能会有相应的结果。”

在截至1860年7月21日的一年中，董事会在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由内森-艾尔斯牧师担任通讯秘书。这一年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利的，但财务主管的报告显示，董事会能够为国内传教工作报告8,629.72美元。其中833美元支付给了通讯秘书，他除了代理工作和通信之外，还在该州不同地区讲了许多道。

艾尔斯牧师在进行一年的工作时，遇到了令他沮丧的困难和障碍，就像最近的秘书们发现他们所面临的那样。他发现有很多人“不欣赏这项工作”。他抱怨说，许多教友对这项工作的无知和怀疑阻碍了成功的道路。然后他在报告中补充说“我们还相信，有一些心地诚实的弟兄，认为总会是一个强大的车轮，要在他们身上滚动，剥夺地区协会的权力，把他们磨成粉末，因此他们赞成退出合作，因为害怕被压垮。令人痛心的是，这种障碍故意挡在许多人的面前，他们没有遮羞布，只是对总协会的交易一无所知”。

艾尔斯弟兄的语言在一些人看来可能很刺耳，但那些曾经到过他那里的人准备说“一半还没有说”。最近，总协会的理事会和相应的秘书在公开刊物上被指控——声称是浸信会——具有教会支配权，是一个执行一个人的目的的“戒指”，并寻求教派集中化，以“粉碎”像“大车轮”一样的社团和教会。秘书们不得不面对那些因为“不了解总会的事务”而通常会很有礼貌的弟兄们的皱眉和不礼貌的回绝。即使在这个大众智慧和广泛了解总协会伟大工作的晚期，也有一些人被对总协会工作的无知所蒙蔽，被偏见所束缚，以至于他们对总协会的任何代表都抱有怀疑的态度。但这一切只是为了强调在国内宣教工作中持续耐心和忍耐的重要性。还有许多传教工作要在已信主的人中间和与他们一起完成。反对传教的精神并没有死，它只是以另一种更有问题的形式出现。

W. 帕特里克 (W. J. Patrick) 接替艾尔斯秘书担任通讯秘书，并从事办公室工作。然而，由于各州的战争，从1860年到1866年出现了一个空缺，这时帕特里克兄弟成为秘书。1879年，杰西-A-霍利斯牧师接替了他。关于这位神的男人，海德博士 (Rev. Dr. G. W. Hyde) 在谈到霍利斯秘书的突然去世时说“我们最好的教育家、最好的牧师和最有用的人之一就这样去世了”。

这就把我们的机构和代理人的历史带到了约翰-M-罗宾逊牧师的秘书任期，从1868年开始，到1870年结束。他是一位能干而高效的秘书。关于他和他的继任者直到现在 (1898年) 的情况，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已经说得够多了，足以说明本章的目的。

代理人是必要的，但如果州传教会的代理人或通讯秘书忠于职守，勤于工作，他的职位就不容易，没有任何荣誉感。他住在家里，不断地劳动，而且常常在最不舒服的条件下劳动。他的报酬必然与他工作的规模不相称。他的主要回报是看到上帝对他的工作的祝福。

总协会的捐赠。

令人感兴趣和鼓舞的是，观察到用于捐赠总协会主要工作的永久基金的逐步而稳固的增长—国内宣教。

一些人在善行方面的倾向和努力，值得永久纪念和恳切赞扬。

从最早的神圣启示开始，人们就认识到，这个世界的物品是人类可以而且必须敬重上帝的一种手段。初果和什一税的奉献从一开始就是，而且必须一直是，启示宗教的一项基本服务。这种服务有两方面的功效。首先，它教导人们承认上帝对宇宙万物的权利；其次，它有助于将人的情感从纯粹的肉体中

分离出来，并使他对灵性的提升感兴趣。

在一个人离开了与肉体事物的积极联系之后，对主的奉献表明了一种强烈的、控制性的愿望，即为人所用，为基督服务，只要这种服务对改善一方的条件和荣耀另一方的名字是必要的。这样的心态必须与在基督里的心态相通。

不计其数的美元被花在文明世界的墓地的纪念性装饰上。个人、社区和政府偶尔也会挥霍财富，以纪念某些受人尊敬的死者的名字。对于激发这种冲动的情绪，我们在此不做任何抗议，尽管毫无疑问，世俗的虚荣心在死者城市的许多艺术装饰中是功不可没的。

如果一个人希望自己的名字在人世间永存，或者如果还活着，想纪念逝者的价值和美德，那么通过这种对世俗财富的处置来纪念自己或自己的朋友是多么合适，多么美好，这将永远帮助人类走向更好的生活条件，并不断见证基督教的真理和力量，以及上帝给人的暂时礼物与公义国度的关系。

有人表示，教会、传教士和其他慈善事业的捐赠，往往会减少目前对这些目标的支持和进步的贡献。这种理论——如果可以称之为这种想法的话——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而且没有事实依据。目前向上帝奉献的人是出于个人的义务感，——如果他以真正的宗教精神奉献，并且不受其他人的奉献或扣留的影响。那些因为别人慷慨解囊而拒绝向主奉献的人，或者那些为了符合普遍的情绪或流行的习俗而奉献的人，都是对奉献法则的无知，并使自己失去了从对上帝的爱和对人的同情中奉献的精神。只要人类在目前的条件下生活在地球上，就一直是这样，而且将是这样，那就是有的人将被给予。一个依靠人的恩惠的机构，如果有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大，比一个软弱的机构获得力量要快得多。

在密苏里浸信会总会历史的早期，人们特别关注它所开展的工作的持久性，少数人为捐赠基金做了贡献就说明了这一点。

早在1842年3月，蒙哥马利县的尼尔法官就为捐赠基金提供了第一笔捐款。这是一笔一千美元的遗赠，用于总协会的使用和利益。如果考虑到在这笔遗赠的时候，总协会还没有成立十年，就很容易推断出，尽管这个年轻的协会面临着激烈的、几乎是恶毒的反对，但它一定具有超越其年龄的道德和精神力量，以至于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甚至鼓励一个人把他的财富分给它。

尼尔法官的捐赠有一段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协会的早期记录表明，在获得对总协会的遗赠付款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困难。1843年，圣路易斯的麦克弗森(Wm. M. McPherson)被任命为协会的特别代理人，负责在尼尔法官的遗嘱中照顾协会的利益。1844年，“麦克弗森弟兄通过辛顿弟兄，要求有更多的时间来报告已故尼尔先生的遗产。时间被批准了”。

1849年，“决定任命一个委员会，负责谈判以确保已故尼尔法官遗留给本协会的资金，如果他们认为合适，则聘请律师，根据本国法律执行遗赠的精神。”“主持人任命了以下委员会。L. Wright, W. M. Jackson和R. S. Thomas。”

1857年，总协会采取了以下行动。“决议，该协会的财务人员授权总协会收取摩纳哥蒙哥马利县已故尼尔法官的遗赠，金额为1,000美元的本金和三年的利息，并授权司库将其支付给威廉-朱厄尔学院的财务代理人，前提是没有法律障碍。”

在1858年的总会会议上，J. E. Welch牧师提出了以下决议，该决议被采纳。“决定已故尼尔法官遗留给密苏里总协会的一千美元遗产，目前仍由圣路易斯的Wm. M. McPherson负责保管。



在这次会议上，一个由James E. Welch和Wm. M. McPherson组成的委员会被任命为“审查已故Neal法官的遗嘱，并在本协会的下次会议上报告”。

1859年，詹姆斯-韦尔奇（James E. Welch）报告说，根据尼尔法官的遗嘱条款，“总协会不能合法地将尼尔法官的遗赠用于援助威廉-朱厄尔学院的捐赠或任何其他目的，除了传教事业”。

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而且在其他案件中，似乎也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但根据遗嘱的规定，按照“浸信会”的概念和规则（？）的解释，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什么是浸信会？尼尔法官的遗嘱中写道。“第四点。在我上述妻子去世时，我将一千美元交给密苏里传教浸信会，由他们根据上述教会的传教规则，将其用于传教事业。”

现在很明显，如果存在一个“密苏里传教士浸信会”，有“管理传教士”的规则，遗嘱人所遗留的钱可以合法地支付给该教会。问题是，密苏里州的传教士浸信会有没有构成一个教会？而作为这样的教会，它是否有规范传教的规则？

这些问题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不仅影响到浸信会传教的遗赠，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影响到教会财产的所有权。几年前，在本州的一个小镇上，该镇浸信会的某些成员自称已经达到了无罪的完美境界，他们声称教堂的房子是该镇真正的浸信会教堂，并将未达到无罪境界的教会成员排除在外。未成圣的人提出诉讼，要求占有该财产。在巡回法院审理此案时，本书的作者作为专家被传唤到场。博学而有风度的巡回法庭法官问证人：“浸礼会的教义是什么，涉及到人类成圣的教义？”

证人回答说，“请法官大人指定他所询问的浸信会教堂？”

“嗯，”法官说，“美国的浸礼会。”

证人回答说，“没有这样的组织，尊敬的法官。”

这位法官不是浸礼会教徒，当然一时有些不解，但他是一个具有快速感知力和辨别力的人，他问道，“一般被称为浸礼会的基督教教派对成圣的教义有什么看法？”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证人给出了他所理解的浸礼会神学家和教会关于成圣的一般教导。在此不做进一步的说明，只需说明一下，本案中未成圣的一方获得了教会的财产。

总会又经过几年令人困惑的努力，从W. M. McPherson那里获得了Neal fund的所有权，本金和利息，并投资于银行股票。除了几百美元的利息或红利，在传教中收取和支出的全部资金，最终因密苏里州国家银行的破产而损失，当时詹姆斯-H-布里顿上校是该银行的总裁。在该银行倒闭后，人们曾努力从联邦政府那里获得一些东西，以补偿尼尔基金的损失，但货币监理员告诉笔者，储户的索赔优先于股东的索赔，将不会给尼尔基金留下任何东西。

这里给出的这个事件表明，银行股票并不是捐赠基金最安全的投资。

在邓肯的《密苏里浸信会历史》中，第356页写道，“在这种情况下，”关于过去几年的情况，“叶曼博士在这一年的部分时间里担任了通讯秘书的职务；筹集了2,461.03美元（包括尼尔基金）。”这是那位勤奋的历史学家的一个疏忽。在1868-9年或随后的任何一年，都没有收取尼尔基金或其任何部分。除了前

几年收取的小额利息之外，整个尼尔基金在上述年份之前就已经消失了。

为了保证对总会传教工作的永久捐赠，将一笔钱遗赠给遗嘱中指定的某个人作为受托人是非常安全的，可以为总会的州传教工作的使用和利益而持有和借用。州传教会最好准备一份遗赠表格，并每年在协会的会议记录或议事录中公布，就像章程作为常设事项印刷一样。上述建议的遗赠方式得到了大量司法裁决的支持。当捐赠者是在死前捐赠的，可以指定一个受托人，以及捐赠的条件。并将其交给选定的受托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必要，法院将确保该信托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保护和忠实地按照愿望使用赠送者的款项。

按照这个计划，总协会的捐赠基金基本上已经达到了超过一万两千美元的数额。

“巴特勒基金”，密苏里州卡拉威县的埃米林-巴特勒夫人于1874年去世，她在最后的遗嘱中给约翰-B-沃诺尔留下了5000美元的资金，作为对总协会的信托。这笔资金在沃诺尔弟兄生前忠实地管理着，在他去世时，出于同样的目的转给了约翰-A-格思里，并由他安全地借出，利息迅速用于各州的传教士，直到本文写作时为止。

对这一基金的成果进行研究，应该可以消除那些对传教士捐赠的适当性提出质疑的人心中的所有疑虑。这个基金在20年内的利息总额为8,000美元。现在对总会的工作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在密苏里州的传教工作中，每花费10美元就有一个人归主，这是保守的做法。在此基础上，巴特勒基金在20年内每年有40人归主，使使用该基金的全部归主人数达到800人，从而得到祝福。但更应该记住的是，该基金将持续到未来的各个时代。请进一步记住，虽然灵魂的皈依是地球上发生的最伟大的事件，但是，如果没有教会的存在和生命，皈依将是罕见的。教会是“世界之光”。正是教会“传扬生命的道”。传教士

的资金，无论是永久性的或现行的，主要用于维持、加强和建立教会，这些教会必须从软弱成长为强大。更进一步说，福音的传讲是社会持久的保护和保障。巴特勒夫人通过对总会的遗赠所完成的善事是无法用世俗的数字来计算的，因为谁能知道那些因使用她的钱而改变信仰的人的影响所完成的善事有多少。

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捐赠传教士的问题。本州有多少个教会，每年平均向本州传教士捐款400美元，连续数年。然而，许多教会的应税财富总额将比巴特勒基金的本金多出许多倍。如果密苏里州的浸信会教会每年从其成员的剩余财富中支付8%的费用——未支配的财富——那么他们就不会达到什一制——收入的十分之一——然而，主的财库会有多么大的收入啊！

巴特勒夫人的婚前姓名是埃米琳-戴维斯，1807年出生于肯塔基州弗莱明县。在20世纪20年代，她随父母来到密苏里。她有过两次婚姻。她的第一任丈夫是W. C. Pugh博士，他只活了几年。她的第二任丈夫是马丁-巴特勒，他于1864年去世，给巴特勒夫人留下了两个孩子，都是女儿，伊丽莎白-J. 和苏珊-E. 其中一个嫁给了约翰-A-格斯里，另一个嫁给了理查德-金特里。格斯里夫人已经去世多年，留下一个儿子，他的姓氏是马丁-巴特勒-格斯里。对他祖母的记忆应该是对他的一种神圣的激励。他的母亲的一生是基督教优秀品质的最佳典范。

金特里夫人仍然活在对她圣洁的母亲的最深情的记忆中。

除了巴特勒夫人对总会的遗赠外，她还向凯拉韦县的Dryfork教会遗赠了一笔类似的款项，以保持教堂和墓地的维修，并维持福音的正常传道。

“艾米琳-巴特勒基金”是为一位善良高尚的女性建立的最合适和最崇高的

纪念碑，她的谨慎、节俭和实际经济，以及神圣的奉献精神使她能够在死后说话。

“亚当-C-伍兹基金”。这是一个500美元的基金，由亚当-C-伍兹的遗孀M. E. 伍兹夫人提供，作为对她逝去丈夫的纪念。总会关于该基金的记录如下，载于1881年的会议记录，第20-21页：“已故亚当-C-伍兹的遗孀M. E. 伍兹夫人已向通讯秘书支付了500美元，将放在一名受托人手中，该受托人将由叶曼博士提名，并由传教士委员会任命，这笔钱将由如此任命的受托人借出，所产生的利息将用于国内传教工作。十年结束时，本金应拨给总会指定的任何良好工作。这500美元是为了实现M. E. Woods修女已故丈夫Adam C. Woods先生的愿望，在我们的记录中称为‘Adam C. Woods基金’！”

在执行提名上述基金受托人的委托和授权时，上述协会记录摘录中提到的作者提名了约翰-A-格思里，他随即被董事会选为该受托人。该基金至今已被忠实地管理了约6年。

十几年来，在此期间产生了640美元的利息；根据对巴特勒基金的建议，这些利息可以计算为完成了不少于64个人信主，此外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很多成果。

在记录中提到的十年期满时，传教士委员会决定将该礼物指定用于从一开始就被用于的“善工”。

亚当-C-伍兹不是浸信会教徒。他生前和死后都是坎伯兰长老会教徒。他是个好人。他对自己的教会没有失职。他爱他的妻子，她也爱他。为了纪念他，在他的建议下，这500美元被捐给了浸礼会总会，多年来，伍兹夫人（格洛弗）一直是浸礼会总会的热情和帮助的朋友。伍兹先生去世后几年，她嫁给了W. B.

格洛弗，医学博士，一个坚定的浸信会成员。格洛弗博士是总协会的朋友和支持者，几年后去世。格洛弗夫人居住在马歇尔，对总协会的兴趣不减，参加其年度会议，并为其州级宣教工作做出贡献。

4,935.00美元的“Annie B. Peyton基金”也是这样产生的。1876年，该基金的捐赠者年事已高，身体虚弱，在她的请求下，当时担任威廉-朱厄尔学院院长的作者拜访了她。她向他咨询了如何处置她微薄的财产的一部分，以便为她的救主完成最大的利益。她对传教工作表现出兴趣。当时，她被劝告将她要奉献给主的东西分给威廉-朱厄尔学院和州传教会。对此，她似乎心悦诚服地同意了。来访者对这次谈话做了记录，在对基督徒的经历和基督徒的工作进行了最愉快的交谈之后，来访者从中获益良多，他告辞了，再也没有见到这位善良的妇女。从学院的工作中退休后，他向学院的代理人L. B. Ely兄弟提供了他的资料。L. B. Ely，带着这份备忘录，建议他去见这位女士，他照做了，并在事后告诉作者，这些建议将得到执行。这位善良的妇女已经去了天家；在地上留下了代表她的模范虔诚和她对主的周到的爱的馈赠。

“C. H. Hardin基金”是根据已故前州长哈丁的遗嘱，遗赠给协会捐赠基金的1,050.00美元，关于他的更多信息见下文。

除此以外，还有伊莎贝尔-希克曼基金400美元，玛丽-P-麦基洛普基金205美元，萨拉-L-法默夫人基金200美元，新希望教会基金70美元。这几个基金现在的本金总额为12,360.00美元。在截至1898年10月的一年中，州传教会应得的利息为953.75美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捐赠基金的八笔款项中，有六笔是由妇女捐赠的。从妇女最后站在十字架上、第一个站在救主墓前的艰难日子开始，她就一直是她最好的朋友为之而生、为之而死、为之而复生的事业的坚定和自我牺牲的

朋友。只要加略山髑髅地的荣耀之光照耀在妇女身上，这座坐落在山丘上的城市就会长久地在这个被罪恶笼罩的世界上闪耀着光芒。

如果目前的捐赠基金数额增加一倍，投资的利息就可以支付一位通讯秘书的工资，以及开展州宣教工作的部分附带费用。那么，教会、协会和个人对当前基金的每一美元捐款实际上都将不折不扣地流向宣教士和宣教区。在这几页中已经表明，为任何目的投资的钱都应该自己支付。这是一个商业命题，实际的常识是不会有争议的。但是，如果仁慈的人通过足够的捐赠为工作提供所有必要的附带费用，也许挑剔、反对的人就会停止，无论如何，他们贪婪之罪的外衣就会被拿走。

---

---

## 第十五章

总会的主日学工作。

虽然看起来很矛盾，但事实是很难从一个最有趣的话题中编写出一个最有趣的章节来，这与本工作的范围无关。在密苏里浸信会总会历史的早期，该州最知情和最进步的浸信会成员的心灵对主日学校工作的价值有了充分的认识，早在1845年，总会就开始正式承认这项工作，并采取措施在教会中推广。

仔细阅读总协会半个世纪以来的行动，可以发现一种热情被普遍存在的令人困惑的冷漠所打断和阻碍。协会的决议和委员会的报告与在沉重和压抑的气氛中进行动物呼吸的努力没有什么不同，或者像一个人在夜里的痛苦。几乎

所有委员会的报告都是对主日学基本问题的阐述,或对其价值的闪亮的概括,以及对热心活动的劝告,其中交织着对缺乏普遍兴趣和忽视的哀叹。

毫无疑问,主日学校工作是宗教进步力量中的一个因素,也是一个传教事业合法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个像密苏里浸信会总会这样聪明而认真地致力于传教工作的基督徒团体,竟然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感到尴尬,在工作中受到阻碍,这似乎是个谜。

也许一个解释就在眼前。主日学校的事业特别是地方教会的工作;而牧师是神所赋予教会的领袖。只要牧师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对教会的属灵和工作状况负有责任,那么属灵的冷漠就会长期存在。只要牧师觉得他的职责是通过宣讲几篇敷衍了事的布道,对会员进行几次社会宗教访问,再加上每年一次的冗长会议,就能履行职责,那么主日学的工作就会长期被忽视。

也许很值得总会考虑在主日学工作中争取牧师的信念和精力的最佳手段,作为主日学传教的最佳方法。事实上,这个建议还可以再进一步考虑。先知的学校在神学院课程中设立并明智地开展主日学校的正常课程,这不是很好吗?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所有较强和较有影响力的教会都会有来自神学院的传教士担任他们的牧师。由于主日学的工作是一项独特的教会工作,因此,敦促教牧神学的教师承担宗教义务,为这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培养合格的人才,并不过分。

对主日学的牧民管理有两个明显的反对意见,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第一。牧师没有时间。对此,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如果牧师没有时间给主日学校,那么他就没有时间监督羊群。但他有时间。牧师不一定要正式监督学校,但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某市一个大型领先教会的牧师,除了每周日向会众讲道两次,每周三晚上参加祷告会,每周五晚上给年轻人讲课外,还监督了两年的



主日学校。那两年是六年繁荣的牧师生涯中最繁荣的两年；而且工作并没有杀死牧师。只有在某些紧急情况下，才需要牧师积极地正式领导主日学，但当这种紧急情况出现时，他应该能胜任。第二。主日学在许多地方已经具有独特的机构性质，以至于校长把他的学校看成是独立于教会之外的东西，并把所有牧者的建议和指导看作是对他既得权利的干涉。校长们这种精神的表现，使不少牧师不敢积极参与主日学的工作。

如果在每一种情况下，教会都会组织和控制主日学，作为其工作的一部分，那么牧师就会有自由和义务给予它适当和有效的监督。

1845年，总协会承认美国主日学联盟，实际上成为该组织的辅助机构。主日学联盟是在非教派的基础上组织和开展的。它的代表和代理人分布在全国各地。1845年，总协会任命了一个“美国主日学联盟”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包括R. S. Thomas, Wm. Duncan和B. Anderson。该委员会报告如下。

“美国主日学联盟委员会谨此报告，该协会是根据最公正的原则组织和开展的。它由最正统的教会成员组成，其最大目标似乎是在美国的每个社区建立一个主日学，每个年轻人都可以在基督教的一般原则中得到指导。

“该委员会由组成联盟的各教会各派一名成员组成，其中任何一个委员会都可以拒绝任何提交调查的书籍。

“通过这种安排，他们的出版物中不可能出现任何宗派不允许或不道德的内容。\* 你们的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在这个有趣的问题上做更多的阐述，而是建议协会在其能力范围内，通过一切手段鼓励主日学联盟的运作。”

该委员会的报告获得通过。

1846年，主日学委员会由T. C. Harris、A. P. Williams和M. D. Noland组成。该委员会报告了对主日学联盟的坚决支持和倡导。“美国主日学联盟委员会恭敬地报告说，该协会仍在遵循其一贯的主旨；严格遵守其成立时的普世教会原则，因此仍值得我们关注和支持。\* \*\*

“我们的教会应该被告诫记住，从主日学中可以得到巨大的好处，这是其他任何媒介都无法获得的。由于我们不会在年老时忘记我们在年轻时学到的东西，我们应该在年轻时学习我们在年老时应该记住的东西。这可以在主日学中完成。

“当我们期待着一个时期，基督徒和基督教牧师将彼此对视，说同样的话时，我们是否可以相信，主日学联盟通过其反宗派但纯粹的福音派出版物，在我们年轻人的头脑中灌输同样的情感，并加强他们的信仰。对真理的爱将大大有助于实现 这一最理想的结果”。

本报告获得通过。

1847年，主日学委员会由W. C. Ligon, T. C. Harris和W. M. Jackson组成。他们报告如下。“美国主日学联盟仍然严格遵守其成立时的普世教会原则，并广泛发行其有用的、真正的福音派出版物。从他们去年5月发表的年度报告中可以看出，在该报告之前的一年里，他们的代理人除了主日学的工作外，还将有用的书籍投入流通，价值10, 216. 50美元，按照协会10美元图书馆的价格，将超过10万册，平均每册120页。除此之外，他们还分发了6000本《圣经》。

“他们在本州的有效代理，自去年冬天以来，Eld. R. F. Ellis组织了50所新学校，为主日学校的利益分发了约1000份《圣经》和价值200美元的其他书籍。

\*\*\*

报告通过。

对上述三份报告的内容、语言和构成进行比较，表明它们是同一个作者。Eld. 埃利斯参加了每次会议，并且每个委员会在为协会准备报告时都利用了“有效的代理人”的服务，这一点毋庸置疑。主日学联盟在1848年再次受到赞扬。1849年，主日学委员会的报告中没有提到该联盟。杜林（E. S. Dulin）牧师是该委员会的主席，报告敦促各教会对工作给予更大的关注和合作。

1850年，J. E. Welch牧师担任委员会主席，报告的结论是以下决议。“我们对美国主日学联盟的书籍和合作充满信心，并建议我们的教会为他们的从该协会的保管处和美国浸信会出版协会那里获得一个合适和充足的图书馆。”

1851年，韦尔奇（J. E. Welch）再次担任主日学委员会主席；主日学联盟的报告中没有提及。该报告感叹道：“如果我们可以根据事实判断的话，本协会的努力或建议在促使教会在主日学事业中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方面似乎没有什么影响”。1852年，哈里斯（T. C. Harris）担任委员会主席，在报告的过程中使用了这种令人沮丧的语言。“你们的委员会不能不对我们的教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冷漠表示惊讶”。1853年，虽然R. F. Ellis是委员会的主席，但没有提到主日学联盟的情况。从这个时候开始，主日学有了明显的宗派化倾向，1855年，协会对主日学校有更多的兴趣，这一年的委员会由欧文（E. I. Owen）、休斯（J. E. Hughes）和韦尔奇（J. E. Welch）组成，要报告“如何处理，以增加他们在本州的人数。”委员会说：“我们对我们州的主日学校的状况深感忧虑和悲痛，正如我们都非常感兴趣和认真地听取的统计报告中所反映的那样。”报告最后提出了以下建议。“指示执行委员会要求他们所有的传教士

在他们工作的地方特别关注主日学校的利益。”1857年，协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做出任何交待；1858年的情况也是如此。1859年，一个由A. P. Williams、J. C. Maple和M. M. Modisett组成的委员会被任命为主日学委员会。该委员会就主日学的一般和特殊效用做了一份干练的报告，并在最后向各教会提出了建议。“在他们中间建立和维持主日学校的重要性”。第二年的报告，委员会主席安德森牧师（Rev. G. Anderson）在一份干练的文件中，以前年的建议作为结论。1861年，没有委员会，也没有行动。1863年，委员会通过约翰-T-威廉姆斯报告，并说：“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教会很少有人欣赏主日学校的道德力量。”1865年（64年没有开会），主日学委员会由约翰-希尔-路德、J-A-霍利斯和X-X-巴克纳组成。该报告的结论是这样的“在管理我们的主日学事务时，我们要避免一切与我们教派的单纯性和上帝的话语相违背的做法和用具。”

这里暗示，曾经或正在承认不符合浸信会观点的“做法和用具”。

1866年，海德（G. W. Hyde）作为主日学委员会的主席，在报告的最后提出了以下决议，并获得通过。

“1. 我们高兴地欢迎南方浸信会主日学委员会的组织，我们承诺以我们的祈祷、同情和我们的手段支持它。

“2. 我们将在我们的学校里使用上述委员会的出版物，特别是他们为小孩子准备的令人愉快的小报纸《亲切的话语》。

“3. 只要可行，我们将使我们的学校彻底成为教派。

“4. 作为浸礼会成员，我们将以新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并在上

帝的带领下，努力使我们的孩子感兴趣，得到指导和改变。”

1867年，人们对主日学校的兴趣依然冷淡，Geo. W. Rogers，委员会主席，报告说，“我们的牧师和教会中很少有人意识到主日学校的重要性，以至于你们的委员会对在一份简短的报告中唤起适当的兴趣感到绝望。”\* 这份报告的第三条建议是，主管和教师应鼓励“亲切的话语”、“年轻的收割机”和“孩子的快乐”。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为回顾和讨论本章主题而标出的第一个时期的终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总会并没有“与主日学联盟积极合作”。在这一时期内，仅在很短的时间内，有这样的积极合作。

1868年，当总会在门罗县的巴黎开会时，在该地组织了一个主日学传教事业大会。该会议通过了一份章程，并将该组织命名为“密苏里浸信会主日学会议”。

它是由E. D. 琼斯担任主席组织起来的。有若干名副主席，以及一名执行委员、秘书和财务主管。马斯顿（S. W. Marston）被任命为总代理，之后被指定为“传教士秘书”。大会大力开展了促进该州主日学利益的工作。它的报告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它的报告显示组织了数百所主日学校，以及多达60个辅助性的主日学大会。

本届大会的第四届年会在格拉斯哥的教会中召开，当时正值总协会开会。在那次会议上，采取了初步措施，将大会的执行委员会与总协会的州传教委员会合并。这一合并直到1878年10月才生效；1879年对章程进行了修订，内容如下。“在第9条之后；新的一条：“主日学的工作应通过主日学委员会进行。本团体的主日学工作应通过主日学委员会进行，该委员会由十名成员组成（不

包括总代理），他们应每年选出，并与传教士委员会具有相同的法定人数和权力。”

1889年，章程再次被修订，删除了第十条，并对第八条进行了修改，使之成为：“本会的国内传教士和主日学事务应由董事会等负责。”本会的国内传教士和主日学业务应由一个委员会进行，等等。”

因此，在单独和特别管理下的主日学工作，从1879年10月起，按宪法规定停止。

由此可见，从1868年开始，直到1889年，主日学工作一直由大会主持，从那时起到1889年，由总协会的主日学委员会负责。

由州议会组织的许多辅助性会议已不复存在。那届政府组建的数百所学校中，有多少所现在还存在，我们无从确定。有迹象表明，只有少数学校在其轰动性的诞生中幸存下来。

在大会的最后一年，以及在总协会主日学委员会下的至少一年里，M. L. Laws 牧师作为主日学传教秘书做了高效的服务。他是一个具有特殊特点和特别优秀品质的人。1881年，他放弃了主日学秘书的工作，接受了伊利诺伊州迪凯特浸信会教堂的牧师职务。但由于健康状况的恶化，他不得不在1882年2月1日左右辞去这项工作。他于1882年5月3日去世，还不到40岁。

在他最后的时刻，他说“我现在乘坐以色列的战车，”随即他的灵魂被带到天家。所有真正认识M. L. Laws的人都爱他，因为他有一颗真诚的心，他不受影响的坦率和严格的基督徒正直。虽然他去世了，但他却活在密苏里州，活在那些认识他的人的心中。

劳斯弟兄由T. W. 巴雷特牧师接任主日学传教秘书一职。劳斯由巴雷特（T. W. Barrett）牧师接任主日学传教士秘书的职位。他于1883年1月开始工作，并在他的办公室进行工作，觉得没有理由放弃他的牧师关系。在次年七月的董事会会议上，巴雷特弟兄辞去了工作，约翰-T-威廉姆斯被选为接替他。牧师I. R. M. Beeson牧师被任命为该州东北部地区的主日学传教士，J. E. Norvell牧师被任命为该州河流以南的所有地区的传教士。这些弟兄们忠实地履行了他们的职责，主日学在他们的工作领域中得到了实质性的进展。巴雷特弟兄和威廉斯弟兄为他们自己和主日学传教士报告的工作摘要如下。”讲话200次；布道120次；从主日学受洗97次；访问教堂51次；访问主日学86次；访问家庭81次；组织主日学20次；举行大会24次；分发小册子613份；收到主日学工作经费542.86美元。”

1884年10月，N. J. Smith弟兄被选为主日学秘书。执行委员会说：“他迅速进入了他被召唤的职位的职责，带着他对工作的全面理解和对工作的奉献。”

史密斯弟兄主持了27所主日学的工作；发表了195次演讲；组织了15所新的主日学，并为这项工作筹集了553美元的资金。在这一年里，美国浸信会出版协会通过C. C. Bitting博士的代理，与总协会的通讯秘书通信，为这项工作提供了真诚的合作和物质支持。除了史密斯兄弟的工作之外，一般传教士根据董事会的指示，访问了147所主日学校；发表了101次主日学演讲，并组织了20所新学校。

史密斯兄弟又继续工作了一年，在1886年10月，他报告说组织了60所新学校，参加了28个研究所。董事会在其报告中说：“会议和研究所的组织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为下一年的工作带来了更大的热情和效率的可靠保证。四个地区的会议已经组织起来，有四个执行委员会，由最适合这项工作的人组

成。我们相信，这些会议将证明是对工作的一个决定性帮助，并有望取得重大成果。史密斯弟兄对教会、主日学和协会的访问对基督的事业所产生的好处是无法用数据来估计的。他的讲话对个人虔诚和基督教工作的激励，有着巨大价值。他的工作的价值等同于可以确定的报告”。

在1886年10月的董事会会议上，史密斯弟兄第三次被选为主日学秘书，但在一个月的工作结束后，他就辞职了，W. L. 博耶被选为接替他。博耶弟兄继续负责整个州的工作，直到1888年10月。在这两年里，他访问了88所主日学，参加了26个研究所，组织了11个研究所，发表了350次演讲，并组织了7所主日学。他在这两年中的收款总额为1,769.87美元。在1888年的董事会报告中说，“主日学的工作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功。州立主日学传教士博耶兄弟(W. L. Boyer)在本州最贫困的地区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为开展工作所筹集的资金在各方面都令人满意。’再派博耶兄弟给我们吧’，这是许多贫困地区发给相应秘书的话。教派有理由感谢上帝，因为这个’被上帝呼召’的人被提拔起来，我们相信他的特殊工作。”博耶兄弟在他的年度报告中说：“密苏里州的浸信会成员正在前所未有地觉醒，认识到他们在教会工作的这个部门中的特权和责任。”

1888年秋天，主日学传教活动的计划从一名总传教士改为该州四个区各一名。根据这一安排，W. L. Boyer弟兄负责密苏里州东北部，J. S. Buckner牧师负责西南区，J. E. Denham牧师负责西北区，Joshua Hickman牧师负责东南区，从该年第二季度开始，与他作为总传教士的工作有关。这种安排一直持续到1891年，在地区传教士方面有一些变化，W. A. 琼斯在截至1890年10月的一年中，在东南区工作了六个月。博伊尔和巴克纳弟兄整年都在工作中，德纳姆弟兄约有九个月。Denham大约有九个月。

在截至1891年10月的一年中，博伊尔弟兄工作到1891年2月中旬，巴克纳弟兄



工作到同年4月15日。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地区工作的结果是组织了87所主日学，重新开放了两所学校，访问了146所，组织了16个机构，访问了其他36个机构。讲道979次；主日学演讲1,098次；皈依45人；主日学传教士募集的资金为4,742.48美元。

在博耶兄弟担任监督和实地工作的整个期间，以及在地区计划的运作期间，美国浸信会出版协会在金钱和书籍方面提供了物质援助。或者，换句话说，主日学的工作缺少自给自足的金額，即应由国内宣教基金支付的余额。

除了主日学的传教工作外，还有一项由博耶兄弟（W. L. Boyer）管理和主持的托运和存放工作，通过这项工作，在该州分发了许多页的宗教小册子，一些更永久形式的宗教文献，以及一些《圣经》。

1892年，州传教会和主日学委员会报告如下。“虽然委员会在外地没有明确的主日学传教士，但所有的传教士都负责主日学的工作。对于“委员会是否在做任何主日学工作？”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宣教教会中的学校以及我们的一般和地方传教士所做的主日学工作的以下统计。学校数量，38所；教师数量，290人；平均出席人数，2,921人；由一般和地方传教士组织的学校数量，10所；由一般和地方传教士访问的学校数量，206所；讲道数量，197次。”

在1893-1895年，董事会继续执行通过其委托的传教士和传教士牧师进行主日学工作的政策。1895年，通过这种方式组织的学校数量为13所；学校地址数量为168个。42个协会报告了732所主日学，总入学人数为53,012人，平均入学人数为45,406人。有20个协会报告了86所主日学，但没有提供统计数据。

在这次会议上，应董事会的要求，一个委员会通过其主席Prest. A. K. Yancy

的报告，包含以下建议。“委员会建议任命两位强壮的、敬虔的、被奉献的人作为主日学传教士，一位主要在河的北边工作，另一位在河的南边工作；他们在州传教会和主日学委员会的总体监督下工作，并通过该委员会向总会报告。我们还建议授权委员会向这些传教士支付规定的薪水，以补偿适合这些工作的人，并指示传教士在他们的地区尽可能多地为委员会的工作筹集资金。”

根据上述决议，董事会在1896年1月的会议上为密苏里河北岸聘请了M. L. Bibb牧师，但由于缺乏足够资金的前景，没有为该河的南岸聘请任何人。毕布弟兄勤奋而干练地工作。他发表了158次布道和讲话；访问了112个教会和主日学；出席了12次主日学大会；组织了8所主日学；并见证了8人信主。他从主日学收到320.93美元，从教会和协会收到260.50美元。他的旅行和杂费为137.75美元。

总会的财务人员付给他495美元。工资和开支账户加起来只比外地的聚会多出57.32美元。从财务上看，这比密苏里州的主日学传教士的工作和成果都要好。

M. L. Bibb牧师是密苏里浸信会众所周知的，智力强大、宗教正确的传教士之一。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传道人和勤奋的牧师，用他的力量做他的手所能做的事。作为一名作家，他被认为是最清晰、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家之一。他是M. T. Bibb牧师的儿子，M. T. Bibb牧师是密苏里州最有用、最模范的神子福音的牧师之一。他年事已高，没有任何污点。

他的名字，给他的孩子们留下了敬虔的遗产。

对本章感兴趣的读者不可能不注意到，福音事业的主日学部门对那些从事宣教工作的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焦虑机会；他们很可能以本章开头的建议为

结论，即主日学校的繁荣和效率毕竟在于教会的牧师。

这一章是根据真实记录编撰的，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方便可靠的参考，而不是作为对任何特定理论的讨论，或者用事件或个人叙述来娱乐。本书付印时，主日学正深深地吸引着总会的思考，希望这里的历史记录可以起到方便和有益的作用。

总会目前有成就和有效率的通讯秘书T. L. Wist牧师出版了一份密苏里教派的统计表，这里给出了主日学的统计数据：学校数量，1,031所；官员和教师数量，6,577人；入学学生数量，60,134人；平均出勤，43,324人；1898年10月底的主日学会费，22,357.68美元。在75个地区协会中，只有11个协会没有报告其范围内的主日学。蓝河协会有43所主日学，是所有协会中报告数量最多的。该协会包括堪萨斯城，由45个教会组成，只有两个教会没有主日学。主日学数量最少的协会是卡姆登县；据报告该协会有五所学校。该协会有二十二个教会。德州县协会有四十一所教会，但有六所主日学校。如果研究一下可靠的统计表，就会发现主日学传教工作的领域。

---

---

第十六章。

人口中心。

总会在经过几年的怀疑犹豫和焦虑疑虑之后，怯懦地冒险关注灵魂的救赎和基督国度在人口中心的扩张。该协会是在农村思想和基督教企业的基础上酝酿和产生的。在它的雏形和早期青年时期，它没有冒险“进城”参加其年度

会议和释放，其积极工作的努力主要是在与其发起人和起源相适应的地区。它对罪恶和撒旦堡垒的小心翼翼和看似迟缓的进击是完全自然的，也不是没有实际的理由。在密苏里社会生活的早期，就像我们伟大国家的所有其他地区一样，城镇居民和农村地区居民的关系并不是最融洽的。没有明显的敌意，但乡下人并不像城里人那样每天都穿“商店的衣服”，他们的房子通常也不像城里人那样炫耀和装修。由于这些原因和其他原因，乡下人对他们更自命不凡的邻居有点“害羞”，而一些条件简陋的镇上人真的认为自己是比“土包子”更好的亚当的后代。这种情况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微不足道的嫉妒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道隔离墙。除此之外，该协会的资源相当有限，在做宗教贫困的农村地区所要求的工作时，手段也很拮据。

但过了一段时间，宣教的哲学开始在协会的主要精神人物的头脑中留下深刻印象。

城镇和城市与众所周知的社会相互依存的事实一样，都是人类聚居本能的需要。俗话说，个人的孤立与人类生活的规律相冲突，而个人的社区是社会进步的结果和力量。如果没有“贸易中心”，农村地区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如果没有农产品，这些中心将陷入悲惨的困境。农场或工厂产品的交换、转化和运输，需要商业中心。这些中心成为金融谈判的便利基地和剩余财富的存放地。社会生活的这些事实自然导致商业中心的投资，其影响力超出了企业或偶然的限制。

与人的社会结构和由此产生的世俗生活事务中的相互依赖的事实，必须与另一个事实联系起来，即耶稣基督的宗教是一个实际的宗教，认识到人性的积极原则，因此，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系统。基督徒活动和有用的领域是人类。人为上帝服务的程度，就在于他虔诚地履行对同胞的责任。爱你的邻居如同爱你自己，是与爱上帝的命令同等的义务。”与人为善”是实用基督教的总结，

而“彼此承担”是对律法的履行。要从基督教中消除社会因素是不可能的。认识到社会生活全面的重要性，就是在宣教事业的基础上开始。任何其他开始都必须以不完美的工作和不适当的结果为继。

社会影响，虽然是世俗条件的结果，但必须为基督教的利益而利用。世俗力量的聚集—如公民、商业和金融活动—具有与人数、追求、财富和组织的紧凑性相称的影响强度。大城市比村庄更有影响力。乡村承认这一点，从城市借来了它的时尚，并对大都市的报纸给予了偏爱。大教堂比小教堂更有影响力。从村庄或农场来到城市的游客，如果他想找一间教堂做周日的礼拜，通常会选择大教堂，从而承认大教堂对他的影响。

城市的思想和时尚延伸到农村地区，与距离和通信及交通手段成正比。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影响，在为社会生活提供品味和方法以及为贸易和商业提供习俗方面，并不比为基督教生活提供特征和色彩方面更大。这一点在城市和乡村像现在这样紧密相连时尤其如此。

向世界传福音的努力应遵循这样一个事实：自然法则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和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不是独立的，而是与精神生活的法则合作的。思想的法则是自然的，但思想应该被置于上帝之灵的支配和指导之下。人类生活的社会因素是耶稣基督的宗教为人类在永恒的这一边的生活所关注的自然力量。由于福音的传播性和进取性在于圣灵指导下的人类工具，因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福音要考虑到那些由人类本性产生的生活条件。如果社区是生命法则的体现，那么福音就必须到社区去寻求最有效的工具。因此，教会组织不过是由人所固有的社会品质的精神指导而聚集起来的信徒群体。

基督和他的使徒，都是传教士，承认社会法律的力量。门徒们被命令在耶路撒冷逗留，直到圣灵的五旬节显现。他们不是在隐居的地方被赋予能力，而

是在一个大城市的公共场合被赋予能力，这样就会有证人在国外见证有关基督的奇妙事情。按照同样的想法，使徒们的主要传教活动是在安提阿、以弗所、腓立比、帖撒罗尼迦、罗马等人口中心。

当然，在远离人口中心的地方的传教工作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但是那种认为传教工作意味着只在偏僻的地方传福音的想法——太突出了——在圣经中没有任何依据，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福音的传播。从总协会成立之时到现在，一直都有好的教友严重质疑拨款在大城镇传扬福音是否合适。这种反对的原因是没有认识到人口中心的基督教化对世界的重要性；部分原因是错误的观念，认为城市有足够的自己处理这项工作。诚然，一个国家的主要财富集中于城市，但同样的，这些城市也是最贫穷的地方。农村地区的人民群众比城市的人民群众更容易得到自然世界上的商品——农村的平均生活水平要高得多。

值得进一步考虑的是，虽然在农业区有大量的邪恶，但城市是不义的据点。撒旦的座位就在那里。大城市的大多数人都居住在那在不顺从的孩子心中作祟的空中之君的阴暗堡垒里。对各种恶习的诱惑是多方面的，不道德的氛围削弱了受诱惑者的抵抗力。不仅如此，每一种异端邪说都能在拥挤的人群中找到强壮的床和滋生的土壤。当然，在需要福音的地方，确实应该传福音。

城市里的基督徒对他们所面临的条件并非无动于衷。在城市教会中可以找到一些最公平的基督徒性格和最崇高的基督徒自由的例子。乡村教会不能抱怨城市吸收国内宣教经费。大比例的国内宣教捐款来自城市和大城镇的教会，由于他们愿意通过总协会进行国内宣教工作，作为一个互惠问题，总协会关注城市宣教工作是公平的。但这并不是主要的考虑因素。人类的利益和基督的荣耀需要它。

农村地区的年轻人正在向城镇漂移。每一年都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农场到城市寻找工作。这些年轻人的品格和救赎应该由教会来照顾。由于这个原因，城市教会应该得到支持和兴旺。这些年轻人有助于赋予从城市到乡村的影响力的特征。我们有责任为城市的宗教和道德发展提供服务。

从教派的角度来看，城市宣教工作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为过。一个伟大城市的个人影响、文学和一般特征都默默地但肯定地影响着邻近的农村地区的人民。这种影响与城市的声望相伴而生；它不被宣扬；它不是城市人的目标，而是社会潜能聚合的自然序列。

尽管总协会显然迟迟没有努力在人口中心推进基督教的发展，但它在这方面已经在其能力范围内达到了其职责的标准，并做了很好的甚至是伟大的工作。追寻该协会这一分支工作的历史，既有趣，又有启发性和鼓励性。

直到1855年，才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向协会报告“援助有缺陷的教会”的情况。该委员会由John Teasdale、J. H. Keach和J. F. Smith组成。由于某些原因，记录中没有显示该委员会曾提出报告。1856年，一个由W. M. Bell、Joseph Flood、E. I. Owen和A. T. Hite组成的委员会出于同样的目的被任命，并提交了以下报告：“\*\*\*在审视我们的状况时，一个可悲的事实迫使我们想到，我们教派中有大量的教会不仅没有牧师，甚至连偶尔的布道也没有。毫无疑问，其中一些教会拥有养活自己的手段，只要能找到合适的牧师。另一些人可以为支持牧师做一些事情。但有很大一部分，由于他们人数少且贫穷，根本无法自给自足，其中许多位于人口众多的社区，如果他们能得到本协会的一段时间的援助，无疑会自给自足。因此，你们的委员会将向执行委员会推荐以下的重要性，而不是按照以前的模式，由受雇的传道人酌情在这里和那里讲道，并建立新的教会，而这些教会很可能会因为缺少牧师的劳动而枯萎和死亡。”

前面的报告中提到，有些教会正在向协会寻求援助，“可以为支持牧师做一些事情，但完全依赖外部的帮助”。第二年由威廉斯博士（A. P. Williams）担任主席的委员会对这种情况的措辞是恰当的。

“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如果懒惰，不愿意工作，就不能要求他的邻居们的慈善。因此，使徒的格言是：‘人若不工作，也不吃饭’。如果一个富人派他的仆人去耕种一个有能力但不愿意耕种的人的农场，这就是在支持和鼓励那个人的懒惰。所以我们认为在...关于援助有能力但懒惰或吝啬的教会”。

1859年，援助薄弱教会委员会通过主席J. S. 格林报告说，“我们建议指示总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向位于重要地点的薄弱教会提供他们所能支配的手段所能证明的援助。”

1860年，类似委员会的主席J. W. Warder报告说，“\*\*\*但其次，有一些教会位于人口众多的社区、繁荣的村庄或城市的重要位置，位于我们州的重要和增长的部分，必须得到援助，否则它们的存在将受到威胁。如果帮助他们度过危机，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变得自给自足，否则他们可能会屈服于压力”。

关于这个问题的下一个委员会是在1866年，由约翰-希尔-路德担任主席；该委员会说，“你们的委员会坚信，真正的政策是只援助那些能够为所花费的金钱和劳力带来回报的教会，而我们的拨款应该以确保最大程度的成功为目的。建议软弱的教会整合他们的力量。\* 你的委员会将呼吁执行委员会注意以下重要城市。圣路易斯、墨西哥、布恩维尔和奇利科特”。

这些参考资料足以表明本会的传教工作趋向于持久性和影响力。早期和现在一样，有一些弟兄把总会看作是一个单纯的供应机构，他们认为教会的贫穷



就足以成为物质援助的理由，而忽略了所有传教事业的首要考虑，那就是扩展—扩大基督的国度。一些传道人被推荐给董事会任命为传教士，理由是他们很穷，有家庭需要抚养。这些教友似乎没有考虑到，总会的存在是为了促进神圣真理的传播，而不是为了向穷人发放救济金。一个传道人可能很穷，道德上也很好，但完全不适合做传教士的工作。为穷人提供食物和衣服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伟大的特权。但这种慈善事业不一定符合基督教进步的路线，也就是进取和扩张的意义。

在协会就援助教会和照顾人口中心的问题发表声明之前，董事会已经在这个方向上开始行动，也许正是董事会的这一行动要求任命委员会向协会提供信息和建议。根据记录，董事会第一次为城市宣教拨款是在1847年。这笔拨款是为了帮助杰斐逊市的教会，该市是州政府所在地。W. W. Keep牧师被董事会指派到这个最重要的中心，负责这个挣扎的利益。有时，在州议会大厦支持这项事业的提议似乎是徒劳的，而且这项工作几乎没有取得满意结果的希望。基督徒工作所提供的许多关于对上帝的信仰的例子表明，它比逻辑更有优势，对信徒的目的和努力有不可估量的影响。许多基督教事业在不利的条件下长期挣扎，而这些条件本来会中止或最终结束世俗的事业。

1868年，W. J. 帕特里克牧师被说服承担起杰斐逊教会的责任。在1869年的董事会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W. J. 帕特里克兄弟占据了该州的首府杰斐逊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但也是该州最困难的地区之一。他们现在没有礼拜堂，但正在努力建造一个；已经购买了一块位置优越的土地，并有一部分资金用于建造。这支小队伍已经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但现在充满希望，信心坚定”。帕特里克在杰斐逊城的工作大有成效。在那里居住期间，他被任命为参议院的牧师，并以其庄重、有礼貌和不显眼的举止赢得了参议员们的最高敬意。到现在为止，帕特里克博士一直是一位能干而有效的牧师，在教派的总体事业中，他的忠诚和智慧的奉献为他赢得了杰出的影响。作为一个严谨、

批判和进步的学生，他在与他的崇高使命有关的所有知识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为前州长C. H. 哈丁的生活和工作做准备的过程中，他应这位杰出政治家的遗孀之邀，为这项工作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随后，杰斐逊城的教会获得拨款，用于维持牧民的生活。T. W. Barrett牧师是帕特里克博士的继任者之一。他忠心耿耿地工作，克服了外地的许多不利条件，直到他被召去担任斯蒂芬斯学院的院长，这时他被雷-帕尔默牧师接替。这个牧师任期很短。他的继任者是J. T. M. Johnston牧师，他拥有他父亲的全名。J. T. M. Johnston长老在与反传教士的浸信会成员发生冲突的日子里，是总协会的忠实朋友之一。他是一位温顺、虔诚和干练的新约牧师。他的劳动和财富都是为他的主和主人服务的。教育和传教对他的心、他的思想和他的钱财的吸引力不是徒然的。作为一个公民，他名列前茅。

庄士敦（J. T. M. Johnston）博士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父亲的儿子。他是密苏里州布恩县人。在早期生活中，他作为一名商人开始了世俗生活的追求。成功很快回报了他的进取精神和良好声誉。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就成了他家乡县里有影响力的人。虽然他从未担任过或寻求过公职，但他却获得了很高的政治影响力，而这并不影响一个基督教绅士的礼节。他优秀的体格、和蔼的尊严和慷慨的心胸使他受到普遍的欢迎。在早年，随着财富和世俗的荣誉向他招手，他被传扬福音的责任感深深困扰着。当他不能再违抗天上的召唤时，他屈服了，把生意交给他的合伙人，进入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南方浸信会神学院。完成神学课程后，在巴雷特校长的建议下，他被召到州府的教会担任牧师。教会仍然很虚弱。总会继续提供援助。礼拜堂比城里的其他教堂要差，位置不好，环境也不舒适。庄士敦牧师带着三重目的开始了他的工作：一个自给自足的教会，一个扩大的、训练有素的会众，以及一个新的礼拜堂。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发挥了他不屈不挠的精力、他的商业策略、他的信仰和他的个人财富。他的成功几乎是惊人的。他的三个目标中的任何一个都没

有失败。几年后，一个约有四百名成员的自给自足的教会就占据了一个优雅而充足的礼拜场所。不仅如此，该教会很快就成为国内传教士和其他每项基督教善举的慷慨捐助者。

约翰斯顿博士辞去首都教会的职务，受到了该市全体人民的惋惜。1897年，当他感到受到上帝的呼召，接受圣路易斯德尔马大道教堂的牧师职务，并到了他搬到大都市的时候，杰斐逊市的人民在州议会的议事厅里集体聚会，为他送行鼓掌。各教派的基督徒和基督教牧师、州政府官员和市民普遍到场，表达他们对这位和蔼可亲的传教士和有进取心的公民的喜爱。在杰斐逊的工作漫长而乏味，而且常常令人沮丧，最终取得了成功，这充分证明了那种明智的传教工作，即明智地在人口和影响中心给脆弱的教会提供援助。

堪萨斯城的T. M. James执事说，多年前，在他成为总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之前，他亲自提出申请，紧急呼吁为堪萨斯城的传教工作拨款。董事会拒绝拨款，理由是财库不足，而且杰斐逊市是一个更重要的地方，因为堪萨斯城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地方”。未来表明，即使是传教士委员会也不可能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好的天意在引导着主的仆人。

首都的教会现在享受着W. C. 泰勒牧师的牧师服务，他最近从弗吉尼亚州来到这个州。他学术性的布道，彻底的福音主义思想，以及牧养的勤奋，为他赢得了会众和总会的高度尊重。我们有理由希望，从今以后，这个首都教会将成为该教派的力量之塔。

美丽而繁荣的汉尼拔市，其东线被“大河”的水冲刷着，是接受总协会援助的第二个重要中心。1848年，当总会在库珀县的大立克教堂开会时，有一笔拨款用于援助汉尼拔的教会。一位格兰杰弟兄是传教士的牧师。汉尼拔的斗争是一场严峻而漫长的斗争。它的牧师更换得有些频繁。但每一位新上任的

牧师都能在巴斯比（W. C. Busby）牧师身上找到热情的友谊和同情的帮助，巴斯比多年前因健康状况不佳而从该牧师职位上退休。虔诚的教徒们的信仰和坚持不懈的目标，随时准备为灵性的进步献出他们世俗的财产，使这个教会成为本州强大的教会之一，并且从它——第一或第五街教会——走出了——一个由总协会援助的群体。最初的教会由有天赋的埃弗雷特-吉尔（Everett Gill）担任牧师，他在如此重要的职责方面的杰出资质保证了教会的持续繁荣。

在1850或51年，当高超的J. B. Jeter博士担任圣路易斯第二浸信会教堂的牧师时，他将自己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该市的教会扩展工作中。当时，第二浸信会是该市唯一的浸信会教堂。杰特博士为扩大浸信会在该市的代表性所做的愿望和努力，并没有得到该教会一些主要成员的好评。这些人成功地使杰特博士从牧师职位上退休比继续任职更符合他高雅的品味和感觉。他后来辞去了教会的职务，回到了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但是，直到他成功地在这个不断发展的城市中确保了教会的扩张，他才离去。如果杰特博士明智而有益的政策得到了应有的同情和合作，那么圣路易斯的浸信会成员今天无疑会比现在更强大。然而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显明于第三和第四浸信会的成立。第三浸信会教会现在是该州最强大和最有用的教会。

1851年，总协会的执行委员会为第三教堂的牧民支持拨款。约瑟夫-沃克牧师是宣教牧师。这位可敬的传道人和他的家人身体虚弱，使他的工作很困难，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效率。他的继任者是约翰-提斯代尔牧师，他是执事詹姆斯-H-提斯代尔的兄弟，从教会成立之初直到他去世，都是一位忠实的、有影响力的基督徒，也是一位彬彬有礼、备受尊敬的绅士。他对教会的服务是有效的，确实是无价的。约翰-提斯代尔牧师因横跨加斯科纳德河的一座铁路桥的倒塌而过早地遭遇了可怕的死亡。当时，南太平洋铁路刚刚通车，并举办了前往杰斐逊市的客运活动。许多知名人士对新路的开通感到欣慰，都参加了这次旅行。当火车在桥上行驶时，它发生了倾斜，许多乘客受了重伤，

还有不少人，其中包括令人惋惜的提斯代尔，直接死亡。提斯代尔先生留下了一个大家庭，他的一个儿子A. Salmon Teasdale是德尔马大道教堂的一个模范和有用的成员；这位受人尊敬的牧师的其他后代是第三教堂的成员。

该教会曾有J. V. Schofield, W. Pope Yeaman, Geo. A. Lofton, John P. Green, W. R. L. Smith以及目前有成就的演说家和活跃的思想家R. P. Johnston博士。

第三教会在某种意义上是总协会的智慧和作用的纪念碑，现在是一个教会的母亲。它一直鼓励圣路易斯的教会扩展，并对本州其他地区的传教工作，以及一般的国内和国外传教和教育工作慷慨解囊。如果没有这个教会，圣路易斯的浸信会孤儿院就不会成立。这个机构是医学博士W. H. Mayfield的仁慈和进取精神的产物。从第三教会走出去的主要教会是Delmar大道，现在舒适而优雅地坐落在“西端”，这个伟大城市的流行和繁荣区。这个来自第三区的群体从一开始就维持了下来——由本书的作者在1877年创立的。

圣路易斯的第四教会和其他教会得到了总会的关怀，所以自1851年以来，这个大都市的浸信会教会数量已经从一个增加到14个。如果该市有团结合作的教会扩展工作，现在可能已经有不少于25个自我维持的浸信会。但现有教会中最古老的教会（圣路易斯第一浸信会）从不赞成扩展和培植新教会，而是珍视一个大的母体教堂的理论，监督附属和从属的传教站。

圣约瑟夫是该州西北部坚定、保守和开明的城市，在早期是总协会关注的对象，当时该市的现址被人们称为“黑蛇山”。该市的第一间教会是该州最强大的教会之一，在其早期得到了总协会的帮助。它的主要成员之一，R. E. 特纳先生，是威廉-朱厄尔学院的董事会主席，也是总协会的一个积极和有影响力的成员。教会现在占据着本州最好的教堂之一，并有J. Ernest Cook牧师的出

色服务。早在20世纪60年代，该教会就有现在可敬的约书亚-希克曼的牧师。当本书作者担任通讯秘书时，在总协会的主持下，成立了一个传教会。它很快就被组织成一个教会，由杜林（E. S. Dulin）博士担任传教士牧师。随后，N. R. 皮特曼牧师被吸引来承担这项工作。在他的管理下，在帕蒂公园附近建起了一座新的礼拜堂，并将教会的名称改为帕蒂公园浸信会教堂。1895年，总会很高兴在这个女儿的宽敞的家中举行会议。J. L. Lawless牧师是一位虔诚和自我牺牲的牧师，他将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这个有趣而重要的教会的进一步发展上。同城的萨瓦纳街教会是总协会的另一个孩子，也是另一个传教所。

在堪萨斯城，总协会与蓝河协会和堪萨斯城浸信会联盟合作，做了一项工作，愉快地证明了州传教工作的价值。1884年，州传教委员会向总协会报告如下。

“再来看看堪萨斯城的宣教。三年前，州传教委员会指示通讯秘书响应该市的请求，考虑在那里建立一个传教所是否合适。很明显，该市的两个浸信会教会不能满足这个增长惊人的城市对教会扩展的需求。作为我们的通讯秘书和蓝河协会宣教委员会之间会议的结果，一个宣教团被建立起来。为了维持这个传教团，我们进行了巨大的斗争，但它还是得到了维持，在传教士W. T. Campbell牧师的努力下，传教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教会，Campbell弟兄是教会的牧师。现在，这个由60名成员组成的小教会正带着繁荣的希望和前景忠实地工作。他们每周日有两次定期聚会，主日学校平均有110人参加，每周还有祷告会。他们在城市东部的第九街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地皮，离最近的浸信会教堂至少有一英里远，而且位于城市的一个部分，正在迅速改善，有大量优雅的建筑。这块地已经付过钱了，一个实质性的、漂亮的小教堂正在建造中，牧师希望在冬天开始之前完成并付清费用。这个三年前开始的传教活动，需要并有权得到本州每个浸信会成员的同情和援助”。

这个传教所现在是橄榄街教会。人数的增加是令人鼓舞的。他们在这个城市

中占据了一个突出的位置。坎贝尔兄弟的工作、耐心和牺牲在主里没有白费。橄榄街教会现在享受着约翰-R-布朗牧师的牧养工作，他是一个具有罕见能力的年轻人。

自从橄榄街教会从一个传教所成立以来，其他传教所也相继成长起来，并接受了总会的培育关怀；南园、会幕、伊曼纽尔、威廉-朱厄尔、森托波利斯、利兹、艾尔姆伍德、德国，也许还有其他传教所。

执事T. M. 詹姆斯活着看到堪萨斯城成为“一个重要的地方”。但无论他对自己的城市从“西港登陆”附近的两三间微不足道的小木屋发展到拥有20万人口的本州第二大城市，以及巨大的发展前景如何，他在看到自己的肺腑之言成为现实和为在这个几乎是神话般的城市扩展浸信会事业而做出的不懈努力得到了更大的安慰。一个精力充沛、目标明确、忠诚的信徒可以为基督创造奇迹。这里没有争论，詹姆斯执事也没有声称他在堪萨斯城建立了所爱的事业。但碰巧的是，写这本书的人可以从长期的个人知识中证明，没有任何一个人像詹姆斯执事那样被神所使用，使浸信会在他的家乡城市得到有利的展示。他在教友中也有同工，但这些人，一个叫肖斯的，一个叫沃诺尔的，一个叫莱福德的和和其他一些人已经去天家得到了他们的奖赏。留下了一个Peak和一个Ferguson以及其他一些人在支撑着这位以色列之父的手，他没有停止工作。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他经常参加州议会的会议，并随时准备为其他地方和他自己的城市投下帮助。他被他的弟兄们尊称为总协会的助理主持人，每当被叫去执行任务时，他都以谦虚、庄重和机敏的态度尊重这个职位。作为威廉-朱厄尔学院董事会的成员，他一直勤于思考，慷慨解囊。有用的人是万王之王的皇冠上的宝石。

在很久以前，斯普林菲尔德是总协会关注和援助的一个领域。早期的第一教会，现在因斯基尔曼博士的牧养服务而受到祝福，需要并获得州传教基金的

帮助。其他的利益也是由同样的工具发起和帮助的，所以现在西南地区的大都市有几个而不仅仅是一个浸信会的教会。

在奥德雷恩县的墨西哥，那间欣欣向荣的教会是另一个活生生的见证，说明在人口中心滋养教会的智慧。1860年，韦尔奇牧师（Rev. J. E. Welch）在4月17日给董事会写信说：“自从我上次给你写信以来，已经过去三个月了，我想我应该报告进展情况。墨西哥的情况与你上次在那里时差不多。弟兄们又在谈论要努力建造一座礼拜堂。墨西哥是一个艰难的地方。这个事业已经被轻率的年轻人破坏了，董事会必须下定决心‘坚持’几年，否则他们可能会立即放弃。”他在7月13日再次写信说：“在这里，我已经为乡亲们工作了一个星期。我们已经认购了1500美元用于建造礼拜堂。今天我一直在寻找地段，看工人，画图纸等等。”同样，在1861年，董事会说：“墨西哥教堂的James E. Welch牧师到4月17日辞职了；他写到，教会没有礼拜堂，已经开始建造，但目前已经放弃了。他认为在墨西哥，没有房子就不能做什么好事，\*\*\*暗示教会之间并不完全和睦”。毫无疑问，在1861年，有派别、摩擦和疏远，那是一个艰难的时代。

1868年，董事会在墨西哥“坚守”。S. A. Beauchamp弟兄——一位能干而忠实的新约牧师——是传教牧师。他报告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地区，周围有强烈的反对意见，有一个礼拜堂，一个联合祈祷会和主日学校。每个月有两个主日讲道，现在有四十五个成员。”似乎没有进一步提到墨西哥是一个宣教站。从1868年的司库报告来看，为这一点支付的金额是156美元。拨款是多少并不清楚。

在1870年的夏天或秋天，作者第一次访问墨西哥。这是为一个非常整洁而且在当时足够宽敞的礼拜堂讲道，该礼拜堂是由S. A. Beauchamp支付的；当时是牧师。那座房子已经被拆掉了，以便为一座更现代、更宽敞的房子腾出空间。这是在A. E. Rogers牧师的任期内。现在的牧师，即罗杰斯兄弟的继任者，N. R.



皮特曼牧师。他在讲坛上的工作水平很高；作为一名牧师，他很有技巧和进取心，并抽出时间在《中央浸信会》的专栏中发表“片段”，使成千上万的读者感兴趣，这是一份每周在圣路易斯出版的充满活力、坚贞和受欢迎的浸信会杂志。

如果不是墨西哥的浸信会，哈丁学院就不会在那里成立，这也许并不违反可能性的界限。如果是这样的话，总会给教会提供的援助是多么的不可估量啊！

我们没有必要进一步从记录中详细说明。许多位于人口中心的其他教会都是由人创建的，或者是在总协会的帮助下，或者两者都有。现在我们将列举其中的几个，以进一步证实在人口中心开展工作的价值。沃伦斯堡

(Warrensburg)——现在有才华横溢、勤奋好学的弗兰克-Y-坎贝尔(Frank Y. Campbell)的牧师服务。坎贝尔, A. M. 富尔顿, 以及B. G. 塔特博士担任牧师。布恩维尔(Boonville), 有学者型和奉献型的C. M. Truex; 柯克斯维尔(Kirkville), 有能干的传道人和充满活力的牧师W. A. Simmons; 乔普林(Joplin), 有和蔼高效的牧师Milford Riggs迎接协会的下次会议; 梅肯城(Macon City), 有结实周到的H. E. Truex作为牧师干练地传教; 还有这些其他地方。Louisiana, LaGrange, Chillicothe, Weston, Canton, Marshall, Shelbina, Plattsburg, Memphis, Tipton, Clinton, Independence, Montgomery City, Cameron, Versailles, Fredericktown, Charlestown, St. Charles, Poplar Bluff, Knobnoster, Rich Hill, Brookfield, Webb City, Harrisonville, Trenton, West Plains, California, Montrose, El Dorado Springs, La Plata, Appleton City, Gallatin, Albany, Cape Girardeau, Maryville, Lebanon, Marshfield, Milan等。

这个名单可以多出一倍，但这就足够了。

如果研究各州传教士的人愿意花心思去查阅财务主管格思里的详细报告，他就会对这样一个事实印象深刻：各州传教士的捐款大部分——事实上主要是来自在总协会的培养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教会。他将发现对所有其他传教事业、教育和一般慈善事业的捐助也是如此。这样的发现毫无疑问地表明，维持一个总组织几乎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组织在进步的基督教中发挥着塑造和激励的作用。

另一个结论会让这样的研究者印象深刻——如果没有总会的工作，密苏里的浸信会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这样的检查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总会的慈善之手已经延伸到该州的每一个地区和每一个部分。总会致力于不偏不倚地开展州内传教工作。

---

---

第十七章。

媒体。

在密苏里浸信会历史上的早期，利用新闻界来促进基督教进步的问题得到了密苏里浸信会的关注。当大河以东和远离大河的许多人正在享受他们的自负，并把密苏里人(如果他们愿意想到他们的话)看作是半异教徒和未经训练的“后院”冒险家群体时，密苏里人正在聪明地奠定一个社会制度的广泛和深刻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肯定会出现标志着西部成为大国所在地的上层建筑。这是心灵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在逆境和苦难的斗争中，人们往往比自己知道的更有智慧。他们的继任者在收获早期播种的成果时，太倾向于自吹自擂，

认为他们的智慧和能力带来了他们所享有的机会和优势。先进文明的继承者没有意识到他们对先驱者的亏欠，这也许是好事，因为先驱者的生活方式对他们势利的继承者来说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富裕的废铁商和浣熊皮商的后代对那些像他们的祖先一样被雇用的人嗤之以鼻。

尽管如此，它必须永远像以前一样。社会上默默无闻的劳苦大众是世界的社会恩人。

孤独的传教士，带着微薄的衣柜和原始的交通工具，穿行在无迹可寻的森林中，穿越宽阔的无人居住的大草原，在先驱者小屋好客的木板屋顶下过夜，在森林的树荫下传教。

乡村浸信会的成员们在一个小会堂里聚集在一起，在那里，原始的农民们每个月都会聚集在一起做礼拜；他们流着眼泪为一个组织奠定了基础，这个组织已经为我们的城镇提供了更多的教堂和教会会所。

密苏里州的浸信会期刊出版史也具有同样的特点。除了对新闻界在个人思想和社会条件方面的力量有一个明智的认识之外，没有什么能比密苏里浸信会成员为建立教派杂志所做的努力的历史更有意义。会议、斗争、尝试和失败；坚持不懈的牺牲和最终的永久成功，说明了对基督徒生活和事业至关重要的神秘原则的力量——对上帝照顾他爱子之国的目的的简单信仰。

社会的进步是由先前存在的和当前的条件演变而来，精神习惯的变化和对生活的影响来源，基督教不能忽视。真理在昨天、今天和永远是一样的，但精神觉醒和智力提高的方法和条件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而改变。虽然幸福上帝的荣耀福音在人类生活的各种条件下本质上是而且必须永远是相同的，但如果不根据时间和地点的条件调整展开真理的方法，就会违背思想的规律和使

徒的教导和榜样的建议。新约中的教牧书信就是这种适应法则的例子。

当时，大众的思想依赖于公开的演讲，以获得信息，并在精神上掌握所有的主题和问题，而公众在这些问题上保持兴趣。人们对政府机构或宗教知之甚少，对哲学和经济学原理知之甚少，除非是由当时可接受的和公认的演说家讲授。这一天已经过去，不会再回来。新闻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代了讲台。不是说讲台被取代了，也不是说讲台的必要性被消除了。它必须始终是，通过“愚拙的传道”，神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但是，虽然这是事实，但印刷品的思想影响了思想世界，这也是一个已完成的事实。

目前是一个阅读的时代，没有人会质疑这一点。印刷品比公开演讲更持久、更有影响力，这是每个聪明人的意识所证明的。即使是报纸上的一个轻率和虚假的段落，也会比讲台上或神圣的办公桌上最深刻的真理言论获得更多信任。不仅如此，用这个时期熟悉的行话来说，新闻界的时代已经“来了”。

印刷品对当今时代的影响是明确的，甚至是显而易见的，这体现在孩子们很容易掌握那些在过去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他们无法感知的主题、事实和问题的意义。仔细观察的人不可能不注意到，与过去半个世纪的孩子们有限的信息和狭窄的思考范围相比，现在的孩子们在智力习惯和思想范围上的差异。今天的年轻人——甚至是孩子，就像二十五年前的成年人一样，对报纸或杂志充满了渴望。

在向一个开明和进步的民族传福音的所有努力中，必须寻找并遵循当前的思想和情感途径。如果不这样做，就是无视思想的规律，藐视天意的指示。基督教已经掌握了这个伟大的真理，这个时代的基督教智慧已经抓住了新闻界，将其作为推动基督教进步的车轮的最大引擎。在这一点上，她只是顺从了神圣的常识的召唤，因为它回应了使徒的真理：“万物是你们的，你们是基督的，

基督是上帝的。”

此外，基督教并非没有意识到，新闻界的力量既是邪恶的，也是善良的。基督徒的新闻必须设法抵制世俗新闻中的一切邪恶，就像宣传和执行真理一样。世俗报刊——特别是日报、周刊和月刊——是提升和推动社会的力量中公认的因素。然而，同样真实的是，这片土地上的许多不道德行为、罪恶、恶习和犯罪，必须归咎于这个强大的机构。

世俗文学的弊端并不限于期刊杂志。为赚钱而写的书和小册子，以及许多以传单形式传播不忠和一千多种腐败和堕落主义的印刷品，被扔到了土地上，使社会气氛充满了致命的瘴气。

在总会成立的早期，密苏里州需要一份浸信会报纸，以抵制恶毒文学的污染；向教会成员灌输知识；传播有关福音事业的信息；使分散的弟兄们进行交流，并促进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这些都是该教派最有能力的人充分讨论的。

1840年，该州没有出版任何教派的报纸；而且由于没有立即建立这样一个机关的前景，总协会通过决议支持并推荐了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出版的《西部先锋和浸信会旗帜》。同一份报纸现在到处都被称为《西部记录者》。这份可敬可佩的报纸仍然以路易斯维尔为家，是西部和南部浸信会新闻业的始祖。

1842年，圣路易斯的出版社出版了名为《密苏里浸信会》的月刊的第一版。这一努力是根据1842年总会的一项决议进行的，该决议授权任命一个委员会“调查尽快出版一份浸信会期刊的可行性”。这份报纸是由艾萨克-辛顿牧师和R. 艾萨克-辛顿和R. S. 托马斯牧师编辑。这份密苏里州的教派新闻先驱发行了12期，出版商的损失为100.45美元。1843年总协会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建议继

续发行这份报纸。委员会还建议，为了更频繁地发行该报，应与伊利诺伊州浸信会达成合作计划，并由该会自由任命伊利诺伊州部门的编辑。这一安排得到了顺利的完成。在这种联合中，出现了《密苏里和伊利诺伊浸信会》。这个新的、没有资本的企业与这种事业所带来的不利因素作斗争，存活了不超过一年。

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参与这一组合计划的每个州都有一份强大而有影响力的浸信会杂志，在全国范围内享有盛誉——密苏里州的《中央浸信会》和伊利诺伊州的《标准》，这是对非教派和总体进展的一个提示和有趣的说明。

合作计划失败后，密苏里州的斗争并没有放弃。1845年，该协会在哥伦比亚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W. M. McPherson, S. H. Ford和R. S. Thomas被任命为宗教期刊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进行了报告，报告被“宣读并摆在桌面上”。于是利兰-莱特弟兄提出以下决议。“任命一个五人委员会，制定在本州出版浸信会期刊的方法和途径，并在我们的下一次年度会议上报告；或者如果可行的话，提前开始出版。”该决议通过后，任命了以下委员会。Leland Wright, Fielding Wilhite, R. S. Thomas, Roland Hughes 和 Wm. McPherson。

1846年，在列克星敦，宗教期刊委员会由R. S. Thomas、Wm. McPherson、T. C. Harris、S. W. Lynd和Roland Hughes组成。该委员会报告如下。“任命一个三人委员会，其职责是编写一份将在圣路易斯出版的宗教报纸的招股书，并将该招股书提供给全州的牧师弟兄和对该企业友好的朋友，并要求他们代理，一旦获得一千二百五十个负责任的订户，就开始出版该报纸，由那些可能愿意加入的个人负责。兹授权上述委员会在此前提下做一切必要的事情，以建立这种报纸，但总协会对这种报纸不负任何责任，也不承担除印刷招股书和委员会的邮费之外的任何不足或费用。”

1847年在胡桃林教堂举行的总会会议上，宗教期刊委员会的S. W. 林德博士宣读了一份报告，阐述了密苏里浸信会成员应建立浸信会期刊的许多理由。”

是的。1. 作为一个通知的机关，这里可以让任何特定地区的浸信会成员知道牧师和代理人的任命以及经常举行的重要会议，并应引起社区的注意。2. 一个信息的机关。这里可以向教友们传达有关当今所有基督教事业的情报，参与这些事业的社团，他们的运作计划，所有不同部门的收支情况，以及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3. 作为展示我们信仰的伟大原则的一种手段。社会上大部分人对这些原则的理解并不完全，而且常常被曲解，损害了真理。即使在我们中间，也应该通过对重要观点的讨论来确保原则和实践的大量统一。4.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牧民劳动的需要。\* \* \* 5. 特别是以一种经济的方式来促进协会在全州范围内推广传教工作的目标。在我们的范围内，没有任何方法能像宗教期刊那样有效地推动传教事业。\* 委员会认为，本州一定有二十五位好弟兄愿意为这项工作的完成而每人牺牲50美元：一份有特色的宗教周刊一对本州现在和未来几代人的祝福。”

1848年，总会在库珀县的大立克教堂举行会议，以下人员被任命为宗教期刊委员会。S. W. Lynd, R. S. Thomas, W. F. Nelson, T. C. Harris and Jno. Keach。林德博士代表委员会提交了以下报告。

“\*\*\*在五月，委员会认为有理由签订一份出版合同。6月6日，我们向1,023名订户发送了这封信。从那时起，前景令人鼓舞。\*\*\*订户现在有1075人，到8月19日为止的订阅费用为858.75美元；这将与该州任何教派报纸的付款相比较。”

\* \* 委员会不能不指出，没有规定对编辑进行补偿。林德弟兄到现在为止一直承担着编辑报纸的劳动，却没有任何补偿的规定。

林德 (S. W. Lynd) 牧师，博士，是一位举止温和、和蔼可亲、有学问的福音牧师。他曾一度是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杰出的斯特拉赫顿博士的学生，并娶了他的女儿。林德博士在圣路易斯只呆了几年。离开那里后，他与肯塔基州科文顿的西部浸信会神学院建立了联系，这所学院的成立条件似乎很好。但由于它是由俄亥俄河两岸的浸信会成员共同创建和拥有的，所以它很快就被卷入了该国的奴隶制运动中。科文顿第十一街的宏伟房产和该市南部的捐赠地被出售，所得款项被分割，一部分给了肯塔基州的乔治敦学院，另一部分给了辛辛那提的某个机构。肯塔基州的机构有权获得超过100,000美元的出售收益。但付款被拖延了很久，也许从未完全支付。

上面提到的出版期刊的合同是给T. W. Ustick弟兄的，他忠实地完成了他的那部分工作。

在1847年向协会宣读报告后，有人努力争取得到“二十五个愿意每人牺牲50美元以确保完成这项好工作的好教友的名字”。这一努力并不成功，而这个问题被“搁置到下午”。第二次的努力没有得到比第一次更好的回应，在希尔弟兄的提议下，“这个问题暂时搁置”。

不幸似乎有意要考验密苏里浸信会的信仰。在《西部守望者》第一卷完成之前——这个苦难的孩子被命名为“西部守望者”——出版办公室被火烧毁，报纸被停刊。

从记录中可以看出，1849年，在J. M. Peck牧师的提议下，在库珀县尼波山教堂举行的总协会会议的时间和地点，组织了一个名为守望者出版协会的协会。这次会议任命了一个由J. M. Peck、Roland Hughes和W. F. Nelson组成的委员会，为拟议中的协会起草并报告章程。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永久组织的章程。



该协会的目标是确保由一家股票公司来保证守望者的永久性。似乎没有固定的资金作为资本基础，但该计划是一家股份持有公司——每股价值10美元的股份，商业事务由股东选择的执行委员会负责。这个计划是短暂的，无疑是近乎绝望的沮丧的建议，而且只是一个试探性的措施。

恢复了《西部观察家》的出版，1851年Wm. 克劳尔博士被任命为编辑和经营者。从这时起，这个企业实际上成了个人。克劳尔博士承担了所有的责任。现在大约有1700名订户。克劳尔博士继续出版《守望者》，直到1861年，它被暂停，或者说停刊。

早在1849年，《守望者》在该州的教派中的地位开始下降。这种衰落可能有两个主要原因。该报与该州许多浸礼会信徒的信念不一致，即浸礼会教会不应接受其他教派的牧师所施洗的人成为其成员。另外，该报倾向于反奴隶制的一方，而这一问题在密苏里社会是一个持久的刺激因素。造成不满的最后一个原因不可能不在预料之中。当时，密苏里的浸礼会成员主要是奴隶主。无论他们对劳动制度的正义与否有什么看法，这都是一个现有的制度，所有旨在扰乱主人和奴隶关系的措施自然会刺激前者。这些奴隶主并不是奴隶贩子。他们继承了这个制度和奴隶。指望一个与读者的情感和州内利益相抵触的杂志给予热情的同情和积极的支持是不合理的。

美国的奴隶制已经成为过去；由于这一制度——无论正确与否——不再是争论的焦点，令人欣慰的是，问题双方的聪明人和保守人士越来越倾向于用重要的当前利益取代这一问题。

不是由浸信会教会授权进行的洗礼的有效性问题的争论，美国浸信会信徒从来没有过一致的意见，而且很可能永远不会有。反对外来的浸礼已经深深地植入大多数密苏里浸信会成员的信念中，由于密苏里的浸信会杂志的生命取决于该

州浸信会成员的支持，《守望者》将自己与那些它的生命所依赖的人对立起来并不是一个好政策。

鉴于《守望者》对这些刺激性问题的态度，1859年开始了在该州建立另一份浸信会报纸的运动。1859年4月，在霍华德县的查里坦教堂，一个名为密苏里浸信会出版协会的社团由一个由主要和有影响力的教友组成的小型会议组成。该协会的宗旨载于以下两条作为运作基础的章程中。

“第2条。本协会的主要目标是在坚实的基础上建立一份宗教报纸，在密苏里州宣传我们的教派原则和政体，并形成一個期刊和图书机构的核心，以满足我们在这个伟大的中央山谷中的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

“第3条。任何人只要是浸礼会的良好成员，都可以成为本会的股票持有人，只要认购50美元，一旦获得5,000美元，其中的20%将付入财库。

该会议指定并授权D. H. Hickman、E. S. Dulin和Noah Flood为专员，就购买《西部守望者》进行谈判。

这些谈判已经开始，但未能完成目标。

经过几个月的拖延，密苏里浸信会出版协会开始出版一份名为《密苏里浸信会》的报纸。T. W. Ustick是出版商，当时在路易斯维尔的S. H. Ford博士是《基督教文献》的编辑。这份报纸的第一期是1860年3月3日。同年7月，福特博士被聘为永久编辑，并开始安排在圣路易斯定居。密苏里浸信会的最初几期报纸给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而且报纸的知名度不断提高，给人以巨大和永久成功的实质性希望。但可惜的是，在经历了不到一年半的蓬勃发展后，这一充满希望的前景在1861年6月15日的战争阴云下消失了。汹涌的冲突的残酷性

超出了该企业的承受能力。

在此期间，《西部守望者》已经失败，并被停刊。密苏里浸信会再次失去了一份宗派期刊。

贫穷、迫害和困惑，历来都无法平息人类对看不见的救主和万王之王的热忱，也无法阻挡人类爱的脚步，这是一个具有超越一般意义的历史事实。信仰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将人与神联系在一起，使有限的人与那无限者有力地结合在一起。在所有进步的历史中，几乎没有一项人类事业能像上帝的子民在为基督国度的胜利而奋斗的过程中所遇到和克服的那样，经受住了这样的挫折和阻碍。历史验证了这个承诺：“看，我在所有的日子里与你们同在”。人类的弱点不断地在所有人类的事物中表现出来；交付给人类工具的神圣目的受制于人类生活的规律，但在弱点的要素之下，有一种力量可以给婴儿和乳婴以力量，并使人的愤怒转变为对上帝的赞美。人的工作可能是，而且是不完美的，失败似乎常常写在他最好的努力上，但应许是，基督“必看他灵魂的苦楚，就必满足”。毫无疑问，对人来说，他为基督服务的努力是在软弱中进行的，他的重担是在苦难中承担的，因为这样他才会知道救赎工作的价值。

一个新的时代在密苏里浸信会成员身上来临。一种支配性的天意拨开乌云，让希望的阳光照射进来。大炮的轰鸣声和武器的叮当声被压制。毒害社会气氛和玷污基督徒情感的仇恨和复仇精神仍在徘徊，慢慢屈服于和平和理性的解毒力量。迫害和压迫的精神支配着篡位的法律制定者的弱小的大脑，正从萦绕在无知者住所的幽灵中溜走。正义正准备击溃无知的自高的法令。通往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路障受到愤怒的公众舆论的攻击；浸信会成员正在饮下新的勇气。

像A. P. 威廉姆斯、X. X. 巴克纳、E. S. 杜林、W. R. 罗斯韦尔、杰西-A. 霍利斯、

D. H. 希克曼、Y. R. 皮茨、W. R. 佩恩特、S. A. 博坎普等一大批曾经为密苏里的浸信会新闻事业在苦难和泪水中奋斗，见证过失败和挫折的人，决心再次做出英勇努力。该教派感到需要那种真正的福音派巡回传道者给心灵、家庭和教会带来的鼓舞，然而上帝的子民还没有从最近的黑暗和多事之秋的沮丧中振作起来。他们需要无畏、自信和信任上帝的领袖。他们就在眼前。上面写的这些人，引导约翰-希尔-路德和R. M. 罗德斯冒险进入别人曾遭受灾难和羞辱的领域。卢瑟是罗德岛人，最近从南卡罗来纳州来到密苏里。罗德斯是土生土长的密苏里人，属于该州最受尊敬和最有影响力的家族之一。

密苏里浸信会杂志的招股书从巴尔米拉发出。这场运动的发起人聚集在一起，支持他们选定的旗手。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该州进行了个人拉票活动。佩因特（W. R. Painter），一个具有热忱的虔诚和罕见的布道能力的人，刚从田野和帐篷的崎岖经历中走出来，带着像他去钓鱼一样的热忱和和蔼的热情投入到新的事业中。

争取对新事业的支持。他日夜不停地努力，直到获得一千名订户。该杂志已经成立。威廉斯、罗斯威尔、皮茨、博尚和巴克纳都很好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但可以说，如果没有佩因特，《日刊》就不会在招股书之后紧随其后。

1866年1月8日，位于马里昂县帕尔米拉的出版社出版了《密苏里浸信会杂志》的第一版。这是对新奥尔良战役周年纪念的恰当庆祝，安德鲁-杰克逊和他的爱国者军队在那里出色地展示了美国人的勇敢和英雄主义。

尽管主编约翰-希尔-路德以1,000美元的保证金在马里恩县巡回法庭的下一届会议上回答了对他的严重指控，即宣扬幸福上帝的光荣福音，但他并没有宣誓说他没有同情参与南方独立战争的“人”，或说没有给他们一杯水或一块面包；该报纸还是发出了自由和独立思想的信号。创刊号受到了热烈欢迎，

时间证明它不仅仅是一种冲动。

路德博士在各种意义上都是一位具有罕见能力的编辑。他不仅是一位学者，而且有一个储存着全面知识的头脑，以及对生活中对社会和宗教状况有影响的事件和事故的意义快速感知。他的著作是英语的杰作。他的风格是贞洁、流畅和直接的。他的社论使他在新闻界享有很高的地位。这位学者和教育家、诗人和传教士现在居住在德克萨斯州，已经走过了人生的三点一线，对所有与基督王国有关的事物都有精神上的活力和生动的兴趣。近三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密苏里浸信会杂志》及其后续刊物的副标题“信仰、教规、生活”一直是路德博士对宗教刊物的真正特征和使命的概念的永久纪念碑。

R. M. Rhoades牧师是路德博士的一位能干的副手。他博学、审慎、务实。他现在居住在艾奇逊县，在那里他为教会提供了有效的服务，并毫不犹豫地响应同胞们的号召，在他的知识和实用的思维习惯使他受到欢迎的地方担任公民职务。

1866年9月，圣路易斯的出版社出版了一份浸信会周报，标题为《记录》。这份刊物是“浸信会州会议”的产物，本书前一章对其进行了简要介绍。《记录》是根据1865年大会会议上的以下决议成立和发行的。

“决议，授权执行委员会在最早的实际时刻完善一些计划，以确保有一份一流的宗教周报。”

A. A. Kendrick牧师被选为编辑，C. R. Barnes是《记录》的出版人。A. A. Kendrick牧师当时是圣路易斯的一位年轻的传教士和牧师。通过教育和思维习惯，他为编辑工作做好了准备。在圣路易斯的第一次牧师生活之后，他在伊利诺伊州奥尔顿的舒尔特夫学院——他的母校——担任了20年的院长。从院长

职位退休后，他又回到了圣路易斯的牧师岗位，负责照顾位于凯茨大街的伊曼纽尔教堂，这是这座大城市“西区”的一个繁荣和美丽的部分。

1868年8月，在《日刊》和《记录》的朋友们分别召开会议之后，这两份报纸被合并为《中央浸信会》期刊。

这个联盟是在A. A. Kendrick博士的建议下实现的；目的是消除1861-5年的战争给该州的两个派别带来的所有摩擦的机会。结果并没有让设计者失望。这一安排得到了普遍和衷心的认可，并在该州的所有教派企业中产生了新的精神。

一家印刷和出版公司被组织起来，资本化，并以“圣路易斯浸信会出版公司”的名称和风格成立。建立了一个设备齐全的工厂。一个执行委员会负责该公司的全部业务。圣路易斯的银行家E. D. Jones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Chauncy R. Barnes被任命为该公司的工头。约翰-希尔-路德被选为主编，A-A-亨德里克和诺曼-福克斯为副主编。

福克斯博士当时是威廉-朱厄尔学院的历史和英国文学教授。他作为学者的成就，他作为作家的能力，他高尚的道德和宗教品格，与不受影响的绅士风度相融合，使他在密苏里州有很大的影响力。他现在居住在新泽西州的纽约市郊区，作为一名作家和热心公益的公民，他在那里得到了突出的认可。他最近在一本有吸引力的书中发表的一些观点与浸信会的主流信念不一致，他对不利批评的期望也没有落空。但他意识到自己得到了教派内外广大熟人的尊重和信任。

1870年，W. Pope Yeaman从从事牧师工作的纽约市搬到了圣路易斯，不久他就被路德博士邀请参与管理《中央浸信会》的工作。拥有该报纸所有权和控制

权的出版公司在工作部门一直在亏损。公司的一些成员抱怨说，报纸的收入没有达到它应该有的水平。董事会主席和办公室领班对路德博士来说是特别不受欢迎的人。他们都不懂宗教新闻，却自以为是地对编辑管理发号施令。这种做法对编辑来说是一种无尽的烦扰，他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和阻碍的干扰。他觉得如果无法处理干扰问题，他就不能制作出这样一份期刊。他向 W. Pope Yeaman 提议让他来帮助他。这将通过购买中央浸信会与印刷厂分离来实现。经过简短的会议和谈判，以 4,000 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该报的名称、订阅名单和“良好意愿”。约翰-希尔-路德和 W-波普-耶曼成为联合业主和协调编辑。在作出这一安排时，《中央浸信会》的订阅名单已降至五千人以下。到 1872 年 1 月，该名单增加到约七千人。这一年，路德博士的合伙人意识到他被邀请加入的所有工作都已完成，于是从报纸上退休，A. Salmon Teasdale 在路德和 Teasdale 的公司风格下与路德博士合作。

1875 年，新公司在财务上陷入困境，决定将该报纸的处置作为唯一的出路。一些教友坚持认为 W. Pope Yeaman 应该来拯救。他犹豫不决，由于对报纸的编辑工作和商业管理的负担退缩，再加上牧师的责任。他最终同意与韦利-J. 帕特里克牧师一起参与报纸的所有权和经营。需要五千美元来清除工厂的障碍并获得所有权。叶曼和帕特里克的公司继续经营了几个月，由于资源不足，帕特里克博士在将他的权益出售给叶曼后退出了该公司，现在他成为唯一的经营者和编辑。在他独自控制报纸期间，他被任命为威廉-朱厄尔学院的校长。他发现他作为牧师、编辑和校长的工作负担太重了，于是他叫来了 Wm. Ferguson 作为助理编辑。1877 年，弗格森先生在报纸的业务和信用得到很好的恢复后，古森买下了这份报纸。弗格森先生很快就与他的特别朋友 J. C. 阿姆斯特朗牧师一起从事编辑工作。J. T. 威廉姆斯博士被聘为外地代理人 and 通讯员。在这样的管理下，报纸摆脱了弗格森先生在购买时承担的债务，对公司一般业务的明智关注使该机构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工厂。

1882年，由于健康状况不佳，弗格森先生将报纸卖给了弗吉尼亚的威廉-哈里森-威廉姆斯博士。威廉姆斯博士继续担任该报的独资经营者和编辑，直到1893年8月24日，他突然在密苏里州亚历山大市的铁路车站意外去世。威廉姆斯博士去世后，总会举行了适当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追悼会，以表达他的同工们对这位逝去的弟兄的尊敬。以下是这位死者的遗孀给协会的信函。

“过去两个月的日子在我们家里如同黑夜。巨大的悲痛是无法写出来的。但是，我的朋友和我神圣的丈夫的许多温柔的话语使我们夜晚的黑暗不那么压抑。这些话对我们来说是“黑夜中的歌声”，具有治疗和帮助作用。我不能做得更多，也不会做得更少，只能感激地感谢朋友们对我们的感情所给予的所有这些信物。

“至于报纸的未来，我将真诚地祈祷，以保持其相同的礼貌、保守和坚定的政策，这已经赢得了教派的广泛和热烈的支持。我需要并渴望该报所有朋友的支持和祈祷，使那些负责该报直接管理的人和我本人都能得到神的指引，以便最好地荣耀我们的主人并为兄弟会服务。

MRS. W. H. WILLIAMS.””(签名)

威廉姆斯博士于1840年7月18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他是一位可接受的、成功的牧师，在有影响力的重要中心有几个教会接受他的牧养。

在密苏里州，他积极关注每一项好的工作，是总会的一个认真而有影响力的朋友，并通过他个人的努力和中央浸信会的能量和影响，寻求促进每一项工作，并对其给予道义和积极支持。他的去世是一个感受到的、公认的损失。

威廉姆斯夫人把报纸租给了J. C. 阿姆斯特朗博士和A. W. 佩恩，他们以阿姆斯



特朗和佩恩公司的名义开展业务。阿姆斯特朗博士是编辑，A. W. 佩恩是业务经理。这是一个优秀的人才组合。阿姆斯特朗博士作为编辑的卓越能力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在每期报纸上都有体现，因此在此赞扬的话是不合适的。佩恩弟兄的商业管理为报纸和他自己赢得了整个兄弟会最大的、令人高兴的信任。他多次当选为协会的记录秘书，足以证明他在教派中的地位。

阿姆斯特朗博士是密苏里州人，于1847年11月10日出生在富兰克林县。他的大学教育是在密苏里州利伯提市的威廉-朱厄尔学院进行的，他是该学院的校友，先后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他从母校获得了神学博士的学位，他谦虚地享受着这一不为人知的荣誉。他对密苏里教派利益的奉献为他赢得了应有的影响力。

《中央浸信会》期刊在该州的教派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在美国的宗教新闻业中名列前茅。虽然该报的所有权是个人的，从一开始就是如此，而且基本上是企业，但它是密苏里州总协会公认的机关。

1866年在罗诺克举行的总协会会议上，通过了以下决议。

“我们密苏里浸信会总会承认J. H. Luther编辑的《密苏里浸信会杂志》为我们的州级机关报，并将其推荐给所有的赞助者和支持者，以及我们的事业在全州的朋友，我们恳请我们所有的牧师和成员为增加其发行量而努力。”

《中央浸信会》是该杂志的延续，协会从来都是以1866年在罗阿诺克承认和宣布的角度来看待它。与协会的这种关系是一种很值得的权利。该报从未试图指导协会的事务，也没有试图成为其基本法律或既定政策的激进改革者。它一直在努力推动协会所支持的每一项利益，从未与协会的方法对立。如果没有它，该教派在该州的事业一定会落后，甚至完全失败。它的及时、明智

和有效的帮助已多次得到支持和赞扬的决议的认可。只要它继续保持过去的做法，它无疑将成为总协会公认的机构。它的斗争是艰难的，它的磨难是很多的，但在上帝的祝福下，它现在，从所有人类的角度来看，是无可置疑的。

总会及其公认的机构从未质疑过，任何有此愿望的个人都有在本州建立和经营浸信会报纸的自然权利。行使这一自然权利是否合宜的问题，取决于其热心或野心的人，视情况而定，他倾向于投身于这项事业，因此他有权享受这次航行可能带来的一切成功或失败。同样，总协会也有自然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来决定它将承认哪一份或哪几份报纸为其原则的表达者和工作的合作者。

在过去和最近，总协会的工作受到了该州一家杂志的系统和持续努力的阻碍，该杂志声称自己是该教派的卓越旗帜。然而，这本杂志一再寻求它所对抗的机构的支持，然后气势汹汹地挥舞着它的旗帜，因为该协会拒绝被殴打和软磨硬泡而屈服。总会在对它的攻击中幸存了下来，而它的攻击者一比谨慎的人更勇敢—却悄悄地消停了。

记下与该机构没有实际联系的事情或人物，无论是通过承认，还是通过像反对和对立那样的强制关系，都不属于总协会历史的范畴。但是，由于S. M. 布朗牧师一直与总会有突出的正式联系，而且他本人也是会员，是促进总会事业发展的积极和有影响力的工作者，因此，我们不能不指出，他与R. K. Maiden 牧师，D. D. 一起，在堪萨斯城出版了一份活泼而有活力的浸信会周刊，名为《道与路》。这份杂志的品质值得称赞，希望它能在良知和审慎允许的情况下，发展成为总协会所有事业的积极辅助机构。

新闻界的力量是所有文明人普遍承认的。对社会的保护以及纯洁的宗教和正直的道德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天和每周向人们提供的阅读材料的性质。在一个基督教国家维护宗教新闻是个人基督教的首要职责之一。

---

---

## 第十八章。

### 辅助关系和统一性。

在密苏里浸信会总会的第一个十年里，美国浸信会国内传教会得到了承认，该会将自己置于一个辅助甚至是次要或附属机构的态度，并指定国内传教会为母会。早在1814年，总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在其年度报告中就使用了这样的语言。“在本州的东南角，母会有三位传教士，由新吉拉多角协会监督，他们的共同工资是每年300美元。由此可见，母会在密苏里州的支出总额为760美元，这种宽松的做法需要我们表示感谢，并且非常值得我们效仿。我们再次建议，使我们的会议记录符合其通讯秘书希尔弟兄建议和要求的计划是适当的。”

国内传教会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要让所有的州或地方宣教组织正式承认它是美国所有有组织的宣教行动的共同和行政中心，用于国内传教工作。他们相应的秘书和代理人试图影响地方组织承认这种关系。

美国浸信会国内传教会只比密苏里浸信会总会早两年，于1832年4月27日成立。该协会每年为一般传教活动筹集的资金只有6,586.73美元，还不及密苏里浸信会总会在1884年为各州传教所筹集资金的一半。在国内传教会运作的第六年，它的募捐额为17,232.18美元，比密苏里浸信会在自己的领域为自己的工作一年所募集的资金多出不超过2,000美元。这些数字将表明，国内传教会在财政援助方面做得还不够，在它只有两年历史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一个

州协会的母公司。除此之外，密苏里“中央协会”——后来的总协会——通过的章程没有提到国内传教会或与之有有机联系的任何其他组织。

国内传教会的通讯秘书，纽约州特洛伊市的本杰明-M-希尔牧师，是一位能干、虔诚和高效的神圣主人的仆人。他作为通讯秘书的服务对美国的浸信会事业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特别是在西部和南部。毫无疑问，他认为通过使所有州的浸信会传教组织与国内传教会建立密切和次要的关系，可以促进该协会的成功和兄弟会的团结。

但事实上，国内传教会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地方组织，尽管它的目标是普遍而有益的。该协会的存在要归功于J. M. Peck牧师，他的名字与密苏里浸信会的早期历史密切相关，相互交织。这位资深而英勇的传教士在西部进行了九年的传教工作后，对东部的访问，使当时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教会牧师乔纳森-戈登（Jonathan Going）对西部更系统和彻底的传教工作的要求产生了兴趣。通过他认真而迫切的努力，协会在纽约组织起来，由马萨诸塞州的赫尔曼-林肯阁下担任会长，乔纳森-戈登博士担任通讯秘书，威廉-科尔盖特担任财务主管。这三位真正的伟人，加上他们在纽约和马萨诸塞州的合作兄弟，使该协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机构。希尔博士在1839年接替了戈登博士的秘书职务，并继续多年监督该协会的传教工作。他是该协会的座右铭的作者。“北美洲为基督”。这是一种情感和目的，应该充满并引导这个伟大大陆上的每一颗基督徒的心。

总会继续与美国浸信会国内传教会保持辅助关系，直到1846年，当时S. W. 林德博士，从之前被提交给委员会的关于成为南方浸信会辅助机构的提议，提交了以下报告。

“解除我们与美国浸信会国内传教会的联系并成为南方浸信会的附属机构的

问题已提交给该委员会，该委员会在所分配的时间和和其他事务允许的范围内对该问题给予了关注。

“委员会认为，本协会有义务感谢美国浸信会国内传教会，感谢他们以前为支持本州的传教士而提供的援助，而且他们仍然愿意在其能力许可的范围内继续提供援助。

“虽然造成南北分裂的情况是我们无法控制的，而且这种分裂本身在许多方面也是令人深感遗憾的，但我们不能不希望，在上帝的旨意下，它将导致更广泛地传播传教工作的祝福。

“从当地的情况、州内的机构和人民的普遍感受来看，在贵委员会看来，就与任何组织的联合作为辅助机构而言，本会显然是适当的，它将更好地与南方浸信会的观点和事业相协调。

“因此，委员会建议通过以下决议。

“1. 决心本会成为南方浸信会的附属机构。

“2. 决议，指示本次会议的秘书将本决议通知上述会议的相应秘书。”

这份报告被采纳，通过这一行动，总协会成为南方浸信会的辅助机构。

读者会注意到，上述报告提到了“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分裂”。对许多在过去三分之一世纪内达到成熟年龄的人来说，这些话可能显得很奇怪，因为它们说的是各州战争之前的许多年。因此，在这个地方简要地提及南方浸信会的起源是特别恰当的。

在1845年之前的几年里，美国的浸礼会通过一个被称为三年一次的大会进行他们的传教活动。这个会议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设有一个外国传教士委员会。1845年，波士顿市和新英格兰各州，或其中的一部分，因德克萨斯州被并入美国，并制定了授权奴隶制的宪法而大为搅扰。马萨诸塞州的某位轻率的胡尔先生在查尔斯顿受到几个轻率的南卡罗莱纳人的对待，使这种搅扰更加强烈。波士顿传教士委员会的成员也参与了这一激动人心的事件，并将奴隶制这一麻烦的问题引入他们的委员会程序。他们开始询问那些持有委员会委托书的传教士，询问他们与奴隶制的关系，并敦促那些拥有奴隶或与奴隶有利益关系的传教士洗刷自己的不义行为。波士顿董事会的这一行为引起了阿拉巴马州的Bushyhead传教士的注意，他是受董事会委托向印第安人传教的，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旨在要求董事会发表正式声明，说明对传教士的秘密审讯过程是否会被视为董事会未来政策的一种暗示。董事会对此的回答是，“然而，如果有人自荐为传教士，拥有奴隶，并坚持将其作为自己的财产保留，我们就不能任命他。”

董事会这一额外宪法行动的结果是阿拉巴马州的浸信会成员发出了召开南方会议的呼吁。这一呼吁得到了南部各州浸信会的响应，“南部浸信会”就这样成立了。它是一个强大而有影响力的机构，密苏里州的浸信会成员在参加他们总会的会议时，熟悉充满活力和成就的通讯秘书I. T. Tichenor博士的面孔和口才。

1850年，“南方浸信会”委员会主席J. B. Jeter博士向密苏里浸信会总会提交报告，内容如下。“您的委员会就南方浸信会国内宣教委员会的状况和前景提出报告，报告内容如下。”\*\*\*您的委员会认为，通过我们协会与该委员会更紧密的联合，可以大大促进我们教派在本州的利益。\* 该委员会不仅可以为我们提供资金，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为我们提供人员，占领本州许多重要

的城镇和街区。\*\*\*

”考虑到这些因素。

”1. 决议：授权并指示本会董事会与南方浸信会国内宣教委员会达成安排，以确保他们在本州范围内进行最有效的合作，并且该委员会的代理人和传教士可以在本会董事会的批准下行事。

”2. 本会感谢南方国内传教会的慷慨拨款，支持圣路易斯和本州其他地方的传教工作，特此致谢。”

1851年，密苏里浸信会总会委员会主席W. W. Keep提交了关于南方会议的报告，内容如下。

”对国内宣教工作的回顾呈现出一个令人鼓舞的方面。\*\*\* 与南方国内委员会的联合很紧密。\* 我们许多重要的城镇都非常需要援助，少量的资金，引导正确的人的劳动，无疑会有最令人高兴的结果。你的委员会将提出我们州的首府，以及汉尼拔和圣约瑟夫：一个是政治影响的中心，其他是大型商业点。”

为了方便年轻的读者，我们注意到，国内宣教委员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阿拉巴马州的马里恩，现在国内传教委员会是在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

总会继续与南方会议合作，直到1949年的内战导致关系和交流的中断。

1861-5.

1865年在帕尔米拉的总协会会议上，迅速通过了以下决议：

“决议，我们恢复与位于阿拉巴马州马里恩的国内和印第安人传教士委员会的以往关系，我们承诺为其支持进行祈祷、同情和捐助。”

1866年，协会在罗诺克的会议上通过了以下决议。“总会指示执行委员会与南方浸信会国内宣教委员会合作，支持他们可能任命的任何牧师在圣路易斯或本州任何其他地区建立利益；并与该会的主日学委员会合作。”

1869年，作为对组成“密苏里浸信会州会议”的因素的让步，并在第三次会议后解散了该会议，密苏里浸信会总会修改了章程的第一条，删除了“并成为南方浸信会的辅助机构”，从而使该会与任何传教组织没有有机的辅助关系。然而，这项修正案的影响不大，因为所有浸信会成员、浸信会教会和地区协会都可以自由地指定并促使他们向任何事业和通过他们可能喜欢和选择的任何渠道提供捐助。当然，该修正案对那些认为大会有权正式表达协会的友谊的人的情绪是不满意的。但大会没有受到伤害，也没有任何其他组织受益或在任何意义上成为胜利者。

密苏里浸信会总会宪法修正案的一个结果是为所有希望由其代理人进入密苏里的传教组织提供了“开放的大门”。这个开放的机会很快就被利用了。没过多久，该州就有不少于四个不同的代理人前来拉拢捐款。一个是传教士联盟，即北方弟兄们的国外传教组织；一个是美国浸信会国内传教会；一个是南方浸信会里士满国外传教委员会，还有一个是该会的国内传教委员会。

这些代理人在该州的努力带来了或多或少的冲突，也带来了一些摩擦。除此之外，该州的浸信会和浸信会教会以及地区协会的会议认为，代理人的访问如此频繁，以至于他们自己的事务和公共礼拜的时间受到了干扰和中断，这



对他们的舒适和国内事业的发展是不利的。这种感觉不是没有原因的，抗议也不是没有根据的，特别是那些每月只有一个星期天举行礼拜的教会。已经指定的四位代理人的到来将占用一年中四分之一的主日；然后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总会的代表；然后是大学的代理人，现在他们一年中一半的布道日都被介绍金钱的要求所占据。然后必须偶尔听取一个特别代理人的意见。

所有这些代表都会拜访地区协会的强者，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事业有特殊要求，并有权获得听证会的优先权和“第一个成果”。

一个自然的结果是，应该有一个温和的抱怨的哀号。弟兄们并不反对所代表的利益。他们愿意——他们中的许多人——为压在他们身上的良好利益尽到各自的责任，但他们感到这种压力有点过于综合，而且他们有自己的利益，值得关注。

情况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教会和地区协会的救济问题进入了总协会的会议。

1887年10月，总会在玛丽维尔举行会议，S. H. Ford博士提出了以下序言和决议，经过适当的讨论后获得通过。

“鉴于在美国国内和国外的传教工作中，每个部门都有两个不同的委员会，在国内工作中，一个称为南方浸信会的国内传教委员会，另一个称为‘美国浸信会国内传教会’；在国外工作中，一个称为‘南方浸信会的国外传教委员会’，另一个称为‘美国浸信会传教联盟’；并且

“鉴于没有任何信仰或教义上的分歧导致这种分离，因此，请注意

“决议，本协会认为，联合就是力量。

“决议，由主持人任命一个五人委员会，指示其与本教派的一般传教士委员会建立联系，寻求并调查统一本州传教士机构的可能性，以统一我们在美国的所有传教士委员会，并在本机构的下届会议上报告。”在通过序言和决议后，主持人任命以下人员加入规定的委员会。S. H. Ford博士、N. J. Smith、E. F. Rogers、T. M. S. Kenney和B. G. Tutt博士。

总会的这一程序的考虑是深远的，方向是正确的。眼前的结果并不是“我们在美国的所有传教士委员会的统一”，但有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密苏里州的这一运动没有辜负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世界上的浸信会成员大多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这一天即将到来，届时他们将彼此对视，同心同德，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而部门界限和政治观点的差异不会破坏他们的主人的美丽，也不会损害其力量。

1888年，在克林顿举行的总协会第五十四届年会上，采取了以下行动。“决定由统一委员会任命一个三人委员会，其职责是出席1888年11月28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各传教士委员会会议，以代表我们参加该会议。”统一委员会根据上述决议，指定了以下委员会。W. Pope Yeaman, S. H. Ford和E. F. Rogers。这一任命得到了总协会的确认。

为了落实统一密苏里传教工作的建议，曼利-J-布雷克牧师通知了对章程的某些拟议修正。这是在1888年的会议上。1889年，这些修正案被提交给统一委员会，根据动议，主持人为委员会增加了七名成员，即：M. J. Breaker, W. R. Painter, J. P. Greene, W. R. Wilhite, E. W. Stephens, W. J. Yates和J. W. Ford。这些名字，与原来的委员会，S. H. Ford, E. F. Rogers, N. J. Smith, B. G. Tutt and T. M. S. Kenney，组成了一个由11名成员组成

的委员会，整个统一和宪法修正问题都交给了他们。由S. H. Ford博士担任主席的这个委员会的报告被总协会以极大的兴趣甚至是焦虑的心情等待着。

1889年10月的星期四晚上，该委员会提交了报告。协会开会所在的首都众议院大厅被挤得水泄不通。该州的州长和许多其他州的官员都出席了会议，见证了浸信会处理一个伟大而激动人心的问题的方法和方式。

该委员会提交了以下报告。

“根据你们在克林顿的指示，本委员会的两名成员，即S. H. Ford和E. F. Rogers出席了1888年12月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举行的会议（会议地点已从华盛顿改成这里）。出席会议的有传教士联盟、国内传教会、出版协会和南方浸信会的代表。这些代表采取了以下行动。会议商定，在密苏里州，代表这些机构的代理人不应承诺向已知同情对方的教会募集资金，而那些没有对任何一方表示同情的大片地区，应该由这两个代理人根据他们商定的安排来进行培养。委员会的这一协议须经国内传教会和大会的理事会批准。南方大会的董事会迅速批准了该协议，并将其通知了纽约的美国浸信会国内传教会董事会。该协会的董事会拒绝“作为最终结果”批准该协议，并声称它必须有特权向“密苏里州的所有教会”呼吁。您的委员会没有参与该协议，也没有对这一行动作出评论。

“我们仔细考虑了拟议的修正案，并建议\*\*\*对宪法进行如下修正。\*\*\*

“目前的第10条将被删除，新的第9条将被删除。一般国内和外国传教士委员会，由19名成员组成，应负责在本州筹集资金，并为这些传教士提供资金。它有权选择自己的官员和代理人，并应向协会提交关于其运作的完整年度报告。

“我们对提交给我们的序言和决议给予了认真和祈祷的关注,虽然我们承认其中提出的申诉是公正的,但作为对相互矛盾的意见的妥协,我们衷心地一致建议用以下内容来代替上述序言和决议。

“1. 我们恭敬而恳切地请求波士顿和里士满以及纽约和亚特兰大的委员会立即将其机构从我州撤出,将工作交给我们的委员会。

“2. 我们建议国内和国外传教总委员会以尽可能少的摩擦的方式开展工作,并充分认识到我们绝大多数的成员都与南方浸信会保持一致的事实。

“3. 我们进一步指示该委员会在其所有业务中谨慎地尊重教友、教会和协会的已知偏好,并将所有未被指定的资金按以下原则进行分配,从过去五年中几个委员会在密苏里州的收入的比较中得出”。

关于通过这份报告的动议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许多成员参与了讨论,还有来访的弟兄们:亚特兰大教会的I. T. Tichenor博士,代表波士顿教会的Dwight Spencer博士,以及里士满教会的T. B. Bell博士。讨论结束后,报告以起立表决的方式通过。

提名委员会奉命报告十九个人的名字,组成“一般国内和外国传教士委员会”。该委员会报告了以下名字。E. W. Stephens, A. F. Fleet, T. W. Barrett, S. F. Taylor, W. Pope Yeaman, E. H. Sawyer, W. R. Wilhite, W. J. Patrick, A. F. Baker, M. J. Breaker, A. E. Rogers, T. C. James, T. M. S. Kenney, Louis Hoffman, J. H. Burrows, J. P. Greene, J. W. Ford and E. F. Rogers。这是密苏里浸信会总会的第一个一般国内和外国传教士委员会。

该委员会于10月在杰斐逊实现永久性组织后,于1889年12月3日在哥伦比亚举

行了第一次例会，会议的时间和地点与总协会的会议相同。在杰斐逊任命了一个章程委员会，本书的作者是该委员会的唯一成员。董事会通过了这些附则，以及一项修正案。提交给董事会审议的章程草案规定，只有一名通讯秘书负责董事会的积极运作。拟议的法律被修正，用“两个”和“秘书”代替“一个”和“秘书”。这一修正案在董事会全体会议上以一票之差获得通过。该章程规定，董事会的总部应设在哥伦比亚，官员应包括一名主席、一名秘书、一名司库和两名通讯秘书，通讯秘书的年薪为1,500美元。E. W. Stephens 被选为主席，T. W. Barrett 被选为秘书；A. F. Fleet 被选为司库，S. F. Taylor 牧师被选为国内传教部门的对应秘书，T. M. S. Kenney 牧师被选为国外传教部门的对应秘书。

在着手进行该委员会的工作时，进行了极大的审议和谨慎。成员们对公认的偏离长期既定惯例的严重性和重要性印象深刻。在哥伦比亚召开完善组织的会议之前，初步会议决定在明年1月1日之前不积极开展委员会的工作，以便给当时通过其在密苏里州的代理人开展工作的不同委员会以充分的时间调整其事务，以适应新的程序秩序。同时，这几个委员会被告知密苏里委员会的任命，并被要求撤回其代理人，他们也这样做了。

斯蒂芬斯主席在董事会的第一份年度报告中说：“南北各地的董事会，其中一些起初对我们的计划持不信任态度，并迟迟不给予合作，但无一例外地都表示完全满意，而且据我们所知，现在都在真诚地默许。密苏里计划已经吸引了全国的注意力，它的成功可能会对南北的传教方法产生革新。最令人满意的经验是它受到了各教会的青睐。他们的赞同似乎几乎是一致的。一年前威胁着和谐与繁荣的宗派主义精神已经消失了，在这次协会会议上表现出来的对比状况本身就证明了随之而来的好处。财政资源也没有因为这一变化而减少。\* 密苏里计划对每一个密苏里浸信会的人都有特别的吸引力。它意味着我们的传教工作的统一，各教会之间更密切的同情，埋葬了部门之间的仇恨，

并毫无疑问地推动了传教事业”。1891年，董事会说，“我们正在为全国树立一个榜样。我们正在说明，一个州有可能管理其所有的传教贡献，包括国外和国内，以及州和地方，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结果将是沿着所有这些路线扩大仁爱，更彻底的统一和更繁荣。”

1891年2月，S. F. Taylor牧师辞去了国内部的秘书职务。他由W. L. Boyer弟兄接任。在第一年的工作结束时，肯尼（T. M. S. Kenney）牧师拒绝连任国外部的秘书职务，由图特（B. G. Tutt）牧师继任。秘书泰勒和肯尼做了高效和成功的工作。除了他们的工作之外，作为“密苏里计划”下的第一批秘书，他们还承担了解释离开的原因和好处的任务。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因为该计划的知名度迅速提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秘书Tutt和Boyer一直任职到1896年10月，当时国内和国外总委员会采用了作者在其章程草案中最初提出的计划—两个部门只任命一名秘书，Manly J. Breaker, D. D. 被选为秘书，现在仍然是现任的。

博耶兄弟是一位在宗教问题上具有罕见能力的平信徒。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传道人，没有神职人员的形式和头衔，他的灵性奉献、礼貌的举止和基督教的正直为他赢得了许多持久的朋友。

B. G. Tutt牧师因其卓越的品质而广为人知，以至于在他生前写他似乎是多余的。但我们希望这本小小的历史书能在他身上得到延续，希望后人能读到这样一个人，他的整个生活方式说明了福音对人类奉献的要求是如何得到最优秀的人才和最强大、最纯洁的人的自愿回应和屈服的。塔特博士本来可以在世俗生活的任何领域取得突出的成就。但他选择了十字架上的苦难，并以坚定不移的奉献和谦逊的举止将自己奉献给主的工作。作为传教士、牧师，偶尔为当前的宗教文献撰稿，以及作为传教士秘书，他给密苏里浸信会和密苏

里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统一或“密苏里计划”继续发挥作用，使密苏里浸信会成员感到满意，而且它最终将证明自己是各州传教士组织与更普遍的协会或会议之间的最佳辅助系统，这一点并非不可能。

从密苏里浸信会总会历史的早期开始，它就对传播神圣真理的所有努力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非正式地协助每一个有机会为普遍福音化努力提供或接受援助的组织，——美国 and 外国圣经协会、美国浸信会出版协会，以及在该州发起和工作的浸信会组织。它完全没有嫉妒心，因此从未卷入激烈的争论中。现在，在持续、和谐和进步的工作中，它已经走过了40个年头，它的影响力和作用很大。

---

---

第十九章。

学历。

不管不知情的人对密苏里有什么偏见，也不管其他宗教派别对浸礼会成员对教育和受过教育的牧师的精神和态度有什么自负的想法；历史的真相证明了整个州，尤其是密苏里浸礼会成员，表明该教派完全可以忽视无端的谩骂。

如果教育机构的数量、进展和影响证明了一个基督教教派的文化和智慧事业，那么浸礼会就可以在密苏里称雄了。

密苏里浸信会的成员并不自夸，而是虔诚地感谢仁慈的天意和无限的指导精神，他们可以指出位于密苏里州利伯提的威廉-朱厄尔学院是该州捐赠最多、赞助最多、最广泛和最著名的非罗马天主教学院。在与总协会直接相关的方面，哥伦比亚的斯蒂芬斯学院在财产价值、建筑物的优雅程度和设备的全面性方面可以说是仅次于该州的其他女性教育学院。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与总协会保持间接关系的学校，在该州其他教派的学院中名列前茅。可以毫不犹豫地宣称，在精神文化和批判性学习方面，密苏里浸信会可以夸耀——如果夸耀是可以原谅的——比该州任何其他教派的基督徒都要多。诚然，当时一些浸礼会成员担心，而且并非没有充分的理由，单纯的学习可能会取代对福音事工的精神资格的要求。这种担心自然导致一些人的思想走向极端，反对受过教育的牧师。这些有良知但不了解情况的弟兄们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而其他教派在我国历史上曾一度非常愿意并随时准备接受和宣扬这些善良的基督徒，作为浸礼会对受过教育的牧师观点的代表。此外，浸礼会从未立法规定某种教育标准为授予牧师职位的必要条件，这也是事实。对于这一点，有两个相当充分的理由：一是。浸礼会教徒不会把任何东西放在神圣的召唤上；第二。浸礼会信徒不承认高于地方教会组织的教会权威。在他们中间，没有任何组织有立法或司法权力来规定福音事工的资格和执行条件。一个人是否应被接纳为传道人，取决于当地独立的教会。这种制度可能有明显的弊端，但是，尽管如此，上帝还是保佑浸信会，使他们成为基督教教育和受过教育的牧师的领导者。

在英美殖民地时代和美国时代，浸礼会成员是自由教育的先驱，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得到充分证明的事实。1719年，浸礼会成员托马斯-霍利斯(Thomas Hollis)在哈佛学院为“贫困学生”设立了两个教授职位和十个奖学金。1722年，费城浸信会提议各教会为“有希望成为牧师并倾向于学习”的年轻人进行调查。1765年，罗德岛学院（即现在的布朗大学）成立，并在1767年收到了对其捐赠的第一批捐款。1775年，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成立了浸信



会教育协会。1789年，费城协会筹集了一笔资金，“用于教育准备从事福音传道的年轻人”。马萨诸塞州的沃伦协会在1793年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本卷不负责任追溯浸信会在美国的教育事业和机构的历史，只想说明他们从未反对过教育，也未反对过受过教育的牧师。现在，官方认证的统计数字表明，他们在高级教育机构中的牧师学生比国内任何其他教派都多，这是事实。浸礼会信徒完全可以以应有的蔑视态度对待所有关于他们是无知民族的指控和影射。当然，在他们的教会成员中也有许多文盲，但浸礼会成员有足够的学识，知道文盲并不妨碍继承天国的产业。关于基督，据说“老百姓很高兴地听到他”。

在密苏里州，当它还是一块领土时，少数浸信会的先驱者率先采取措施建立了一所学习的神学院。这是在有时被称为“圣路易斯地区”的地方，学校位于布里奇顿或费费浸信会教堂现址的地区。

密苏里浸信会总会开始考虑在本州建立一所教派学院的问题时，还不到十年的时间。在三十年代，人们曾以非正式但认真的方式讨论过建立这样一所机构的问题。威廉-朱厄尔（William Jewell），医学博士，布恩县的一位知名公民，也是一位主要的浸信会教友，对在密苏里州建立一所浸信会学院的提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提议提供1万美元作为这项事业的开端。1843年，总会受到朱厄尔博士的慷慨提议的影响和鼓励，任命了一个由知名教友组成的委员会，以满足条件并接受所提议的1万美元。该委员会由乌里尔-塞布里、R-E-麦克丹尼尔、罗兰-休斯、韦德-M-杰克逊、菲尔丁-威尔怀特、伊莱-巴斯、大卫-帕金斯、Wm-卡森、乔丹-奥布莱恩、杰森-哈里森、詹姆斯-W-瓦德尔、G-M-鲍尔和I-T-辛顿组成。该委员会被授权确定学院的位置，并“采取所有其他通常和必要的行动，以开展一个文化机构”。

在1844年的总协会会议上，通过了以下决议。“决议：根据密苏里教派的情况，本会认为目前不可能筹集到朱厄尔博士所要求的金额，作为他捐赠的条件，

本会感到不得不按上述条件拒绝这一提议。

“决意。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提供适当的手段，在圣经和一般知识方面对那些可能被我们教会认可并希望更彻底地胜任牧师工作的弟兄们进行无偿的指导。”

迄今为止，该协会的行动明确无误地表明了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即使在密苏里州的早期，浸礼会成员对普通教育的兴趣超过了他们所掌握的手段所能提供的，第二，他们对牧师教育特别感兴趣。毫无疑问，大学事业的灵感是希望提供一个受过教育的牧师。正如Wm. R. Rothwell博士在总会半世纪周年会议上发表的令人钦佩的讲话中说：“建立浸信会学院的最初想法被唤醒，并主要是由于感到缺乏这样一个机构来培养上帝呼召的传福音的年轻人而得以维持。”事实上，对这一目的关心在总会中一直非常重要，而且在该机构的每届会议上都是引起最大关注和兴趣的业务项目。在1856年的总会会议上，由W. M. Jackson、Noah Flood、B. T. F. Cake和Nathan Ayers组成的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牧师教育的恳切报告。对该报告采取了以下行动。“决议，要求全州的牧师在接收会议记录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向各自的教会宣读这份报告。”

从1844年，关于朱厄尔提议的报告令人沮丧，直到1847年，在建立拟议的学院问题上没有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但这个项目没有被允许因缺乏关注而死亡。尽管它很弱小，还没有发展起来，但它得到了慷慨而持久的讨论的滋养和温暖。

1847年，总会在布恩县的胡桃林浸信会会所举行会议，采取了以下行动。S. W. Lynd牧师提出了以下决议。“决定任命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委员会为临时教育委员会，其职责是在本州为浸信会教派建立一所学习机构，前提是该机构能够按照一个计划完成，以确保其捐赠和永久存在。”根据这项决议，以下人员被任命为该决议所规定的委员会成员。Roland Hughes, William Carson, W.

M. Jackson, R. E. McDaniel和David Perkins。

1848年，学院委员会向总会报告说，为促进学院事业，已经获得了16,936美元的资金，并建议临时委员会，一旦他们认为合适的话，就按照捐款人在文件中表达的条件，着手建立一所学院。文件还规定，组成临时委员会的人应该是一个委员会，“向本州立法机构申请学院的特许状，并任命一个董事会”。

1849年，总会在库珀县的尼波山开会，临时委员会通过韦德-M-杰克逊报告如下。“你们的委员会报告说，根据上届大会的决议，他们有责任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确定学院的位置。根据该决议，我们根据认购情况发布了时间和地点的通知，通知股东们于1849年8月21日在Boonville市举行会议，以确定学院的位置，当天有884股股份由个人和代理人代表，大多数股份投给了学院在Clay County的Liberty镇的位置。\* \*该学院的选址者同时遵守了学院的成立法案（该法案要求选址者为学院命名），将该学院称为“威廉-朱厄尔学院”。

该学院的章程是根据总协会指定的委员会的陈述和申请获得的。该章程是由密苏里州立法机关的大会采取行动，并由州长在1849年2月27日批准，其标题为“在密苏里州特许一所学院的法案”。（见1849年会议法案，第232页）。

本机构在上届会议上任命的委员会“仔细和严格审查威廉-朱厄尔学院的章程，如果有必要进行立法，以确保浸礼会总会代表该机构的浸礼会教派的权利和财产，该委员会将采取可能必要的措施，以获得这种立法”，谨此报告。他们已经尽可能仔细和严谨地审查了威廉-朱厄尔学院的章程，即由密苏里州议会制定并于1849年2月27日批准的题为“密苏里州大学章程”的法案，并认为不需要额外的立法来确保本协会所代表的浸信会教派对上述机构的权利和财产。我们认为上述法案赋予了所有必要的权力，以便在本机构所代表的浸信会成员的支持和利益下，有效和成功地运作、维护、管理和控制上述学院。

“虽然上述法案的颁布条款或正文并没有明确宣布由此成立的学院公司是或曾经是一所浸礼会学院，但我们发现并认为，从该法案的序言中可以看出，该法案的目的和目标显然是为了使密苏里州的联合浸礼会成员及其朋友能够在该州捐赠并建立一所学院；该章程的序言内容如下。

“鉴于密苏里的联合浸信会和‘他们的朋友’希望在该州捐赠和建立一所大学，并为此目的在密苏里浸信会总会的指导下，已经获得了‘大约两万美元的认捐（包括每份四十八美元、每年每份六美元的分期付款），用于捐赠该大学。因此，‘现在，为了使上述各方能够’实现他们所设想的目的，

”密苏里州大会颁布’，等等。

“根据解释法规的既定规则，‘如果不加以限制就不方便，可以诉诸于序言来限制颁布条款的一般性；如果有疑问，也可以诉诸于序言来解释颁布条款；’这一法律规则与‘序言’一词的普遍接受度一致，韦伯斯特将其定义为‘陈述法律的理由和意图的’。

“上述宪章的目标和‘宗旨’如此明显，是为了在‘密苏里联合浸礼会’及其朋友的赞助下‘在本州捐赠和建立一所学院’，正如序言所推断和显示的那样，我们毫不犹豫地说，在我们看来，任何可敬和合格的法院都不会不宣布。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密苏里州的浸礼会成员一直将他的宗教信仰融入到他的专业服务中。他兢兢业业地做着一切可能的事情来恢复病人的健康，当身体康复的希望破灭时，他总是准备好为濒临死亡的人提供安慰或寻求救赎。”

在自由城的东山上，有一座最崇高的纪念碑，它可以用来纪念一位善良而真正伟大的人。1852年8月7日，威廉-朱厄尔博士的灵魂离开了密苏里州的自由

城，在那里，他作为学院的建筑委员，将他最好的精力奉献给了一项深情的职责。

另一座纪念碑装饰着学院山。这是“伊利厅”，是为了纪念刘易斯-B-伊利而命名的，他把一生中最后二十年的时间都献给了这个他似乎愿意为之献身的机构的利益，他的人生既美好又伟大，而且因为美好而伟大。多年来，他是学院高效、谨慎和成功的财务代理人，实际上是学院的财政牧师。从1877年到1897年，所有与学院财务有关的事情都由他来判断和管理。除了班级工作和纪律之外，他在所有事务中都是事实上的学院院长。威廉-朱厄尔学院的格林院长曾写过关于伊利兄弟的文章。“他不是一个传道人，但他所做的传道工作比任何一个人多，都好。他不是律师，但在涉及法律要点的业务问题上，他的建议和最聪明的律师一样安全。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不是一个大学生的，自从他14岁以来，没有上过一天学。但我坦率地说，他比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个人更大学问。”

在密苏里州，没有一个人比刘易斯-B-伊利更受人尊敬，更受人爱戴。他在生活背景中没有财富，然而14岁时就靠自己的资源，积累了相当大的财富，保持着完美的品格，积极参加所有的宗教和慈善事业，并在金钱上慷慨大方。三十多年来，他一直是总协会的积极成员，并连续三年担任协会的荣誉主席。

刘易斯-B-伊利1825年5月18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法兰克福，1897年6月18日在密苏里州的圣约瑟夫去世。

1898年10月，圣路易斯第三浸信会教堂的执事James L. Applegate被Wm. Jewell学院的董事会选为财务代理。多年来，他一直是总会的积极成员，多年来通过反复的年度选举成为其审计师。他连续几年担任州传教会和主日学委员会的成员。圣路易斯浸信会孤儿院和救济年老和依赖的牧师的协会自成

立以来，都有他高效和有效的官方服务。他是已故L. B. Ely的忠实朋友和热心的崇拜者，希望这位已故名人的衣钵能适当地落在他选定的继任者身上。

在威廉-朱厄尔学院的历史上有一个有趣的、同样重要的时期，这一章不能适当地省略。美国浸信会教育委员会“决定利用美国独立一百周年（1876年）为美国的浸信会学院服务，1873年，J. W. Warder博士提出了以下序言和决议，供总协会采取行动。

“鉴于美国浸信会教育委员会提议，美国浸信会教派应作出联合和全面的努力，为促进高等教育筹集资金，这项努力将在国家独立一百周年期间达到高潮，因此，

“决议，密苏里州总会对这一伟大的运动给予衷心的支持，并由A. H. Burlingham、W. Pope Yeaman和S. H. Ford弟兄组成一个委员会，与美国浸信会教育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商讨在本州实现百年庆典目标的最佳计划，并在本机构的下一届会议上提出报告。”

该决议中规定的委员会，希望在密苏里州的教育方面取得决定性的成果，立即通过其主席与委员会的通讯秘书S. S. Cutting博士进行了联系，并向1874年的总协会建议在密苏里州组织并大力开展这项工作。该委员会通过协会的行动，继续工作了一年，并得到指示，要按照以下的建议完善一个计划。

在1875年的会议上，委员会报告敦促协会注意这项工作。在此期间，教育委员会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了一次会议，并指定W. Pope Yeaman为密苏里委员会的成员。根据该委员会的章程，这一任命使他成为西南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于1875年4月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召开会议。在参加这次会议之前，密苏里州的成员与威廉-朱厄尔学院的董事们举行了一次会议，他是该学院的

董事之一。董事会认为，百年纪念活动应该集中在该学院。该学院的财务状况是这样的，董事会不得不要求教职员工缩减工资，而且明年也可能不得不这样做。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董事会指示委员会的密苏里成员敦促支持在密苏里的单一努力。当时，人们主张并同意，一旦威廉-朱厄尔学院摆脱了当时紧迫的紧急情况，该州其他浸信会学院的利益，特别是斯蒂芬斯学院（该学院通过总协会的行动成为该州女性教育的教派学校），应该得到各教会的关注和援助，并受到威廉-朱厄尔学院托管人的影响。

带着这些指示和理解，委员会的密苏里成员前往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参加西南咨询委员会的会议，并建议该委员会支持和推荐密苏里的拟议计划。委员会这样做了，并建议在密苏里召开浸信会教育家和教育工作者会议。这样的会议于1875年5月28日在杰斐逊市召开。该州各浸信会学院的代表踊跃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对所提出的计划进行了长时间的、有些争议的讨论后，会议决定通过该计划，条件是在百年纪念活动结束后，其他学院，特别是斯蒂芬斯学院将在该州有一个开放的领域。

当1873年任命并由总会继续保留的百年纪念委员会聚集在一起为1875年的会议准备报告时，W. Pope Yeaman提议将前五月杰斐逊市会议的报告纳入其中。对于这一提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A. H. Burlingham和S. H. Ford博士表示反对，理由是对朱厄尔学院的歧视，反对其他机构的权利和利益。委员会的三名成员都签署了一份报告，其中没有提及1875年5月28日的杰斐逊市诉讼。叶曼说他不会提出少数人的报告，但当协会开始审议该报告时，他将作为私人成员对该报告提出修正案，其中包括杰斐逊市会议的行动。

该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1. 我们真诚地支持和赞扬美国浸信会教育委员会采取的行动，即于1875年5

月28日在杰斐逊市召开浸信会教育群众大会，目的是更好地完善和组织密苏里州的百年工作；我们赞赏和赞扬上述群众大会任命的中央百年委员会的工作和努力，认为这对该州浸信会事业的最佳利益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 虽然我们对我们所有的教派学校表示衷心的同情，并给予我们真诚的祈祷，并建议在最早的实际时刻对它们进行彻底和有效的捐赠，虽然我们承认每个兄弟有毫无疑问的权利对他的捐赠给予任何指导；然而，我们最真诚地向该州的教会和浸信会成员建议，在开展百年运动时，要特别注意完成对威廉-朱厄尔学院的全面有效的捐赠，并特别注意牧师教育；我们相信，作为一个传教团体，我们的首要和最迫切的责任是为我们的年轻牧师提供更好和更全面的教育做准备。

“3. 本机构任命一个由17人组成的委员会，其职责是根据这些决议的精神，组织密苏里州的浸礼会成员开展百年纪念运动。”

后来，这一修正案以压倒性的多数获得通过。

在协会的星期六下午，当修正案的作者坐在圣约瑟夫车站的铁路车厢里，已经离开协会，准备第二天去他的教堂时，下面的电报递到了他手上。

“立即回到协会来，否则一切都完了”。

(签名)

H. C. WALLACE,

J. B. WORNALL。”

J. D. Murphy博士牧师坐在车厢附近的座位上，他问道，是否有什么严重的



电报？然后由收件人向他宣读电报。墨菲博士说，“好吧，你会回去的，是吗？”“不，”回答是这样的。

就在这时，当火车开始行驶时，一只手搭在了最后一位发言者的肩上，这句话落在了他的耳边。“是的，你应该这样做。”他抬起头，看到A. F. Fleet教授带着接收电报的人的行李走了。当他离开火车时，火车正在行驶中。公共汽车已经离开了车厂——没有街车，也没有车厢留在车厂里。走到教堂，整整一英里，又快又累。

当到达协会时，发现该机构已投票重新考虑关于通过百年委员会报告修正案的动议问题。当时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关于通过该修正案。

随后进行了讨论，希望这样的讨论在我们有福的总会中永远不会再发生。该修正案在只有六张反对票的情况下被重新通过。

将百年纪念活动集中在威廉-朱厄尔学院的政策已经确定。1875年6月，波普-叶曼（W. Pope Yeaman）被任命为该学院的校长，他拒绝了协会总会主席的选举。他被任命为百周年纪念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由总协会在1875年10月成立，共有17人。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有W. M. Bell, A. H. Burlingham, S. H. Ford, J. B. Wornall, G. W. Hyde, Jas. L. Stephens, H. Talbird, J. C. Maple, A. J. Miller, T. W. Barrett, G. W. Morehead, Geo. Kline, J. L. Peak, G. W. Huntley, C. H. Hardin, W. D. Shepherd。

该委员会要求其主席以学院校长的身份主持这项工作。他在全州范围内就美国独立一百周年与教育进步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关系发表了演讲。

该委员会在1876年汉尼拔的会议上向总会报告说，通过其主席的努力，已经

为学院筹集了22,041美元的资金和票据。在这次协会会议上，根据百年纪念委员会的建议，任命了一个由17人组成的委员会，称为学院捐赠委员会，旨在百年纪念运动结束后继续开展工作。该委员会由W. M. Bell、J. C. Maple、G. W. Hyde、W. R. Rothwell、T. W. Barrett、J. B. Wornall、A. F. Fleet、Frant Ely、W. C. Busby、T. J. Musgrove、G. L. Black、D. G. Minter、W. J. Patrick、M. L. Law、J. L. Peak、George Kline和W. Pope Yeaman构成。根据W. M. Bell的动议，Yeaman被任命为捐赠委员会主席。

毫无疑问，百年纪念运动和捐赠委员会的努力，导致了捐赠基金的大量增加，给学院带来了新的动力，并为不久后的繁荣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在这些方面，董事们可以报告说，在过去的一年里，该机构不仅保持了自己的地位，甚至还取得了进步。在这样说的同时，令人遗憾的是，他们还必须说，在此期间，他们没能为永久捐赠基金增加任何有意义的东西。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即：一是国家的财政状况，经济状况。国家的财政状况，熟悉公共事务的人很容易想到这一点；二是，受托人没有能力找到一个能将学院的捐赠作为其终身事业的人，如果有必要的话。

从这时起直到他去世，L. B. Ely将他繁忙的时间大部分用于学院的物质利益，极大地发展了学院工作的复兴精神，从而消除了学院多年来所遭受的窘境，并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学院的物质财富。

现在所写的内容足以充分表明，从威廉-朱厄尔学院成立之初到今天的强大和繁荣，总协会与该学院有着密切、持续和有效的关系。

现在的董事会由圣约瑟夫的R. E. Turner, Esq. 担任主席；Jas. L. Applegate担任司库和总代理，布莱克博士（G. L. Black, D. D.）担任秘书。仅次于L. B. Ely，没有一个与学院没有行政关系的人比布莱克博士在促进学院的发展

方面更有用。除了高效和忠实的官方工作外，他作为传教士、牧师和公民，一直是该机构的积极、祈祷和有影响力的朋友。作为牧师教育委员会的财务代理，他多年来提供了无价的服务。但是办公室和薪水都是必要的，以争取这个具有奉献精神 and 情感的人的最佳精力。

如果G. L. 布莱克博士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那么把他作为一个模范传教士、一个基督教公民和一个理想绅士的实现写进历史将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但是，让人高兴的是，在未来的一百年里，偶尔读到这一章的读者会想到，有这样一位在密苏里州生活和工作的浸信会成员，作为传教士、牧师和一般公务员，不羡慕任何人的地位，不嫉妒任何人，与那些欢喜的人一起欢喜，与那些哭泣的人一起哭泣；是一个明智的顾问，一个安全的榜样，一个真诚的朋友。

总会没有比这位被所有认识他的人所爱戴和尊敬的弟兄更热情的追随者，更有用的合作者和更少的自我追求者。在他与牧师教育委员会的合作下，神学系的学生人数大大增加，为他们提供教育和物质援助的负担也比以前减轻了。

浸礼会在教育方面的兴趣并不局限于男性的教育。妇女的教育并没有被该教派的智慧和基督徒的理解力所低估。大家都承认，家庭的优越性、社会的良好状况、教会的纯洁和进步以及国家的稳定和价值都取决于聪明和正直的妻子和母亲。妇女具有卓越影响力的原因写在人性和社会进步的历史中，在此无需赘述。没有看到文明结构的支柱是建立在家庭炉灶上的人，就太迟钝了，无法通过讨论或事实的逻辑来说服。

美国学院教育体系中唯一严重的错误是，男性教育机构在捐赠和彻底装备学院方面主要得到了教育赞助人的慷慨解囊。对于这种歧视，没有合适的解释。它是中世纪对女性尊严和价值的误解的遗留物。

一个长期建立的先例是很难被消除的，即使它的谬误已经被发现。但美国人民的智慧和良知正在觉醒，使妇女的权利得到最高的智力和道德认可。这一代人有可能见证为女性教育提供充足的大学经费。

1870年，当总会与圣路易斯的第二浸信会举行会议时，前一年的“州立女子学院”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冗长的报告。该委员会由E. S. Dulin、S. C. Major、R. H. Smith和W. R. Rothwell组成。委员会从上一年度的报告中引用了以下非常中肯和有利的讲话。“我们恳请为我们的女儿提供与我们的儿子一样广泛和彻底的智力培养。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女儿，拥有同等的智力，却被剥夺了她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被剥夺了同等的优势。理性、正义、启示；造物主赋予妇女的地位，她所处的领域；她是每一代人的第一位老师这一事实，都使我们有义务为她的智力发展和教育作出更多的规定。我们相信，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应该建立一所女子学院的时候了，这所学院不是名义上的，而是事实上的，就像我们考虑为威廉-朱厄尔学院提供的那样丰富和充足的资金。我们要让它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为我们的女儿提供大学，正如为我们的儿子提供的一切便利。”

该委员会进一步报告并敦促说“我们认为需要这样一个机构，因为父母不得不在本州之外为他们的儿女寻求更高的文化和更大的优势，而不是在家里的教派学校中获得。

“因此，除了我们现在拥有的或可能拥有的类似等级的学校之外，我们还应该有一所与本州最好的学校一样的大学，并将为我们的女儿提供一切便利，以获得与其他地方一样彻底的教育——文学的、科学的和观赏性的。”

在总会通过这些摘录的报告后，E. S. Dulin博士提议，“我们现在开始为该州的浸信会女子学院定位”。这项动议获得通过，并对选址点进行了提名。哥

伦比亚、列克星敦和詹宁斯站被列入提名名单。投票的结果是选择了哥伦比亚，但有一项谅解和协议，即位于哥伦比亚的浸信会学院的财产及其所有的权利、财产和遗产应移交给一个管理委员会，由其为总协会托管。

在正式宣布选择哥伦比亚的投票结果后，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决议，我们接受设立哥伦比亚浸信会女学院院长职位的提议。”

弟兄们Wm. Carson, J. R. Yates和J. T. Williams被任命为委员会，负责提名州立女子学院的院长。

该委员会提交的提名得到了确认。以下人员组成了“州立女子学院”的第一届董事会：J. L. Stephens, J. M. Robinson, W. T. Hickman, James Harris, R. T. Prewitt, S. T. Hughes, N. J. Smith, X. X. Buckner, George Buell, J. W. Russell, Noah Flood, A. Ellis. Ellis, T. H. Hickman, G. W. Hyde, W. Carson, W. H. Vardeman, Marshall Brotherton, A. R. Levering, A. C. Avery, O. Houx, E. W. Stephens, E. S. Dulin, C. Whiting, G. T. Brayton, H. C. Lollar, L. Wilson, Joel Guthrie, J. F. Cook, J. M. Flemming and D. M. Ford。

总会在定位并组织了州立女子学院后，提出并通过了以下序言和决议。

“鉴于我们高兴地听到，J. L. Stephens的目的是捐赠哥伦比亚的浸信会女子学院，现在被采纳为州机构，至少有20,000美元的资金，以及以其他方式慷慨地帮助学校，因此，

“决定，我们建议院长委员会，一旦上述目的得到执行，他们应采取必要的步

骤，对章程进行修改，使学校此后可以被称为斯蒂芬斯女学院。”

因此，根据总协会的法案，在密苏里州设立了一所浸信会教派的学院，用于教育女性。

在总协会的这一行动之后，该机构的章程被修改，以使斯蒂芬斯学院与总协会建立有机联系。通过更多的后续行动，总协会已经敦促充分和典型的捐赠，以追求最初宣布的必要性和目的。学院的建筑和校园，捐赠的房屋，已经从租金中获得了不少于25,000美元的经常性开支账户，因为它们是该机构的永久财产。

只要保持维修，就必须继续每年产生收入，以满足当前的开支账户，提供并确保一个捐赠的核心。学院现任院长山姆-弗兰克-泰勒（Sam Frank Taylor, D. D.）奉院长委员会的指示开展扩大捐赠基金的工作。

在这方面，记录一下詹姆斯-L-斯蒂芬斯阁下的简况是非常合适的，浸信会的“州立女子学院”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位可敬而有用的兄弟，现在已经年过四旬，在写这篇文章时，正住在他位于哥伦比亚的古色古香的家中。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保持得很好，他对学院和他的教会表现出不减的兴趣，对城市的改善和伟大的州立大学的发展也不无关心，该大学的所在地距离以他名字命名的学院只有几个街区。

他为他的时代和这一代人服务，达到了良好的目的。他积极进取、成功的商业生涯为他所在的城镇和县的繁荣做出了长期而持续的贡献。作为农民、商人和投资者，他一直在追求一种明智的经济路线，并在商业诚信和正直方面保持着高尚的品格。作为一个公民，在公共生活中，他一直很活跃，而且很有影响力。作为州参议院的成员，他在履行政治家的职责时带来了他作为一

个热心公益的商人的长期和多样的经验，以及对所有着眼于开发本州巨大资源、减轻纳税人负担和扩大本州教育设施的措施的浓厚兴趣，并始终以谨慎但公正的态度保护州立大学。作为一名基督徒和哥伦比亚教会的执事，并在一段时间内担任总协会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他一直明智地积极有效地为伟大的主人工作，他以凡人常见的无私精神为主人服务。他喜欢老式的实践性宗教，喜欢颂扬救主和赞美上帝恩典的讲道。他为国内外教会事业、传教士和教育事业所捐献的款项，加上合法积累的利息，现在会比许多被认为富有的人的财产多得多。然而，他高兴并感谢上帝允许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管理，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帮助人类并以他的物质来荣耀上帝。他将带着更清晰的良知和更好的记录离开地球前往天堂，而不是像那些被仁慈地创造生命却吝啬地活于世上的数百万人。

他于1815年11月17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加勒德县。在他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和他的家人搬到了密苏里州的布恩县。他几乎一生都居住在该县。他是E. W. 斯蒂芬斯的父亲，后者是密苏里浸信会总会的现任主持人，也是安娜-史密斯夫人的父亲，她是有成就的律师和法律作者悉尼-K-史密斯的妻子，他是肯塔基州著名公民D-霍华德-史密斯阁下的儿子。

本州还有其他浸信会学院，总会对这些学院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并建议通过一个教育委员会尽可能地在财政上给予援助。E. H. Sawyer牧师是这个委员会的通讯秘书，他尽可能地对教派教育提供有效的帮助。

这些其他学院中最突出的有以下几所。

列克星敦浸信会女学院是该州最古老和最有声誉的机构之一。它为教派和普通教育做了大量工作；它的校友是本州和其他州最有成就和影响力的女性。该机构有一些著名的教育家担任校长。詹姆斯-博尚（James A. Beauchamp）

是著名的、备受尊敬的S-A-博尚的儿子，现在是校长。

位于密苏里州拉格朗日的拉格朗日学院，目前由法学博士J. T. Muir担任院长。过去，在J. F. Cook牧师（法学博士）的管理下，拉格朗日学院变得非常有名；他在他的一生中，有30年的时间担任该机构的主席。从这里走出了许多本州和其他州的领袖人物，他们从事牧师工作，从事有学问的世俗职业，并担任法官和大学校长。库克博士通过拉格朗日学院给人留下了历史性的印象。这所学校是男女同校，对密苏里州的女儿们的教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库克博士现在是韦伯市学院的院长，在那里他可能会扩大他的作用，提高他的声誉。

墨西哥的哈丁学院是由已故州长查尔斯-哈丁（Charles H. Hardin）创建的，是一所浸礼会机构，其章程规定董事会的大多数成员应是浸礼会中声誉良好的成员，而且浸礼会成员作为教育工作者一直是该机构的负责人。哈丁州长明智地为该机构提供了一笔永远不会减少的捐赠，而且不断增加，超过原始基金的数额。学院现在由Jno. W. Million, M. A. 担任院长，管理得很好。

法明顿的学院从来没有得到教派的同情和支持，而它的位置和对其工作的要求使它有了公正和正义的要求。为了该州的事业，总协会应将其指示给该机构。

我们应该把精力集中于此，并伸出援助之手。该州的东南部地区很快就会在与其他地区的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它的教育利益应该受到密切关注。能干的教育家和优秀的公民约瑟夫-詹宁斯已经为这个机构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现在有才华和学识的年轻兄弟约翰-特恩布尔已经被放在了祭坛上——让他不要成为燔祭。



由已故的J. R. Maupin创办的Bolivar学院，由W. H. Burnham博士成功主持了数年，由于其优点和位置的重要性，以及Burks校长的宝贵服务，应该得到比在教派手中得到的更多考虑。

位于密苏里州加勒廷的大河学院，拥有宏伟的财产和有利的地理位置，但缺乏教派的亲切支持。

一个州的一个教派如果努力在物质上培养大量的学习机构，往往会使它们都成为弱者，这并非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把它们都塑造成一所联合的、伟大的教派大学是个好计划，并利用不同的地方财产作为中央大学的培训神学院。

---

---

第二十章。

妇女的工作。

密苏里浸信会女传教士协会虽然最初与密苏里浸信会总会没有联系，但在历史上是一个重要而积极的辅助机构。该协会在良好的工作中如此突出，以至于它被认为值得在本卷中单独列出一章，因此，由于这个原因，在关于辅助关系的章节中省略。

如果保罗关于“女人是男人的荣耀”的说法需要确认的话，那么密苏里浸信会妇女传道会的精神、工作和成就就是一种强调的确认。

过去，甚至也许现在，仍有一些人对基督教工作中单独的妇女组织在圣经中的适当性持怀疑态度。这种怀疑是出于良心的问题，这一点不会受到质疑。但是，人的精神和道德结构是如此奇妙，以至于在教育的偏见中可能有很多良知，就像在一个持久的逻辑推理中一样。对经文有不同的解释是基督教历史的谜团之一。教育、先入为主的观念、传统和当地公众情绪的盛行对形成这种解释有影响，这一点在理性上是不容置疑的。

女人在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前一直留到最后，并在坟墓前第一个出现，发现空着的坟墓和宣布复活的消息是通过女人对救赎主的人和工作的认真和聪明的关注，这一事实一定有某种意义。如果这些有趣的事实没有意义，圣灵为什么要指示福音书的作者记下它们呢？难道上帝的灵感所赐的东西不是为了教导人，使他在每一件善事上得到充分的准备吗？如果女人以后要在与她爱的主的国度有关的事情上永远保持平静，为什么允许她用她的眼泪给忧伤的人洗脚，用她的头发擦干？

没有记载说“某些妇女”，比如其中有被称为抹大拉的马利亚、约阿娜和苏珊娜，以及“其他许多人”，被组织成一个有主席、秘书、司库和执行委员会的社团。但可以肯定的是，她们是以某种方式联合起来顺服和协助耶稣传道的妇女团体，“用她们的物质”。福音书对妇女的特别和具体的提及必须被接受为具有特殊的意义，否则就不会有这种特别的记录，以指导时代。

反对妇女社团为耶稣传教的观点与中世纪那种认为女人不如男人的遗留问题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情绪直到最近还禁止男人和女人在主的殿堂里坐在同一个座位上，并且用高高的隔断木板把男人和女人隔开。但是，与这种情绪同时存在，并与之相矛盾的是，在社会庆典上，同样的男人和女人一起跳舞的习俗。

保罗写道：“你们的妇女在教会里要保持安静，因为不允许她们说话；要顺从，就像律法所说的那样；如果她们要学什么，就在家里问她们的丈夫，因为妇女在教会里说话是一种耻辱（丑陋，不体面）”，很多人以此作为对妇女传道会的反对。这很可能是为所有教会写的，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就这样吧；尽管如此，这并不是反对妇女社团为基督的事业服务的理由。自然和启示都告诉我们，女人的可爱是人类社会中的净化和保护力量。她的心智能力不如男人，没有一个有见识的人会争辩。但是，虽然她在智力上与男人平等，但她的精神能力，适合她在社会世界中的优越地位，以及她与社会秩序和进步的关系，要求她应该得到丈夫最温柔的爱和最大的信任——毫无疑问，保罗的话是特别针对已婚妇女说的。教会成员之间可能会有意见分歧。事实上，教会的历史将这种可能性还原为事实——并不总是对自称拥有基督的精神表示赞美。没有哪个丈夫会喜欢妻子与他的观点对立，尤其是在公开场合。而女人，尽管她很优秀，但也是人，一旦在公众场合对某一观点或政策作出承诺，她不仅可能寻求保持自己的立场，而且如果受到对抗，她也很容易像男人一样变得活跃起来。密切联系的人之间的激烈争论并不能促进习惯性的友好。夫妻间的友好和相互同情对家庭的美丽和道德力量至关重要。保罗虽然是个单身汉，但他是为了促进人与人之间一切美好的、可爱的和有价值的东西，他知道这一切都取决于家庭的特性。

女人服从男人的神圣理念并不是对女人的羞辱，在哲学上和事实上，它是女人升华的基础和力量。她的影响力与她的非自我主张成正比，只要她的其他女人的品质与旨在管理两性关系的法律相一致。

基督从属于他与世界道德政府和救赎体系的关系的法律，是他被提升的基础。虽然基督是个男人，但没有什么能像上帝之子的生活、工作和死亡那样，如此美丽而有力地显示出神圣情感的温柔。世界向女人寻求基督思想的最高展示。如果没有明显的顺从，这种思想就无法体现出来。承认相对论的法则比

不顺从的自我主张更有尊严和权威。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因为和蔼可亲地顺从合法的权威，具有保守的力量。

密苏里浸信会妇女传教会主席埃利奥特夫人(W. F. Elliott)夫人非常中肯而有力地论证道，“但另一种反对意见(对妇女传教会的反对意见)是基于使徒们教导妇女要服从的理由。其推论似乎是，这一教导意味着妇女没有能力适当开展任何不在兄弟会特别监督和指导下的宗教工作。但是，如果没有妇女的帮助，她们就没有能力做这项工作，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从事这项工作是一种好处，如果没有这项工作，教会中就会有大量的失业人才，这难道不是向弟兄们发出了最强烈的呼吁，要求他们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帮助这项工作吗？”

埃利奥特夫人的论点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她还可以把它进一步推广。如果妇女有能力为基督做善事，如果她们要在教会中保持沉默，难道她们没有必要成立妇女组织，通过这些组织，她们可以完成最大的善事吗？除非能证明妇女只是一个沉默的听众，而不是话语的执行者，否则上述结论似乎必须被接受为合法和无可争议的。

妇女能够通过组织在促进救世主王国的进步方面完成巨大的利益，现在讨论的协会的历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1869年，将近三十年前，在密苏里州的利伯提组织了一个协会，作为南方浸信会对外宣教委员会的一个地方机构。邓肯(R. S. Duncan)牧师，当时是南方浸信会对外宣教委员会在密苏里的高效地区秘书，是一位积极而有影响力的顾问，也许是最初建议在密苏里组织妇女对外宣教辅助协会的人。在这个最初的辅助协会中，莫斯夫人是主席。通过她聪明的努力和精心指导的热情，该州的浸信会妇女很快就对这项工作产生了兴趣。

1876年，当总会在汉尼拔开会时，几位浸信会妇女举行了一次安静的非正式会议，希望建立一个总的组织，为国外传教的利益作出更积极和更系统的努力。这次会议的结果是成立了密苏里浸信会妇女对外宣教会。莫斯夫人(O. P. Moss)被任命为该协会的主席和财务主管。Maggie Emerson小姐被选为秘书；R. B. Semple夫人、R. S. Adkins夫人、Flora Thompson夫人和Sallie Stone小姐被选为理事。从本州不同地区选出的18位副会长。

1877年10月，该州组织的第一次年会在列克星敦举行。当时已经有多达30个地方和辅助协会成立。

总会对外宣教委员会在其提交给协会的报告中，令人鼓舞地提到了妇女协会，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即“我们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记录了本州许多教会的兴趣普遍提高，这一点从去年的捐款中可以看出，捐款总额是1870年以来任何一年的两倍。姐妹会也对这项工作进行了大规模的动员。密苏里浸信会妇女国外传教会是在汉尼拔举行的本会上届会议上成立的。在其成立的第一年，各教会组织了36个协会；获得了20个终身会员资格，筹集了500多美元，还有几个协会的消息。”

在该协会提交给总会的第一份年度报告中，清晰地阐述了该协会的目标。”本协会的目标是争取本州全体姐妹对国外传教工作的积极同情和合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采用了终身会员制，并在各教会中设立了地方或辅助性的妇女传教士协会。一次性捐款20美元，或每年分期捐款5美元，捐款人就成为终身会员。地方协会的主要特点是每周平均从教会的全体成员中募集一美分。”

从第一次年会开始，一直到1893年的会议，这里免费使用G. W. 海德夫人的笔，

她是一位认真的基督徒工人、G. W. 海德博士牧师的有成就的妻子，对协会的历史进行了概述。

“1881年，大约有60个协会成立，每年对外国传教会的捐款为1, 125美元。1883年秋天，本州的艾玛-杨小姐被任命为中国的传教士，她在该领域的效率极大地鼓舞了外国传教士的朋友。”

在特伦顿举行的协会会议期间，杨小姐被密苏里州的浸信会妇女会任命为她们的传教士，在她居住在中国期间，每年都向该机构提交报告。

经外国传教会批准，很快就在坎顿建造了一座校舍，资金是由密苏里妇女筹集的。

在1876-1886年期间，莫斯夫人担任主席一职，对她所爱的事业给予持续关注。高贵的工人们协助她进行一般的工作；其中有我们所爱的哈丁夫人、贝尔德夫人和其他人；但负担主要落在莫斯夫人身上。她的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但“她没有动摇”。密苏里浸信会妇女对外传教会的存在，更多的是由于她的努力，而不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努力。

人们对宣教的普遍兴趣空前高涨，除了来自外国的呼唤，还有来自我们自己亲爱的土地上的荒地救恩信息的呼喊。我们许多妇女的同情心和兴趣在国内传教中得到了调动，就像在基督教工作的任何其他部门一样。当务之急是知道如何最好地满足这一需求，如何为这一重要工作提供尽可能大的帮助。

标志着宣教工作边界的界线似乎很模糊。对国外宣教的兴趣并没有减少；相反，扩展的信息和随之而来的热情通过反射影响而来，就像来自被照亮的表面的光，女士们感到神圣的手指向我们扩大的有用领域。

一个重要的转变似乎在社会上出现了，‘跟上！’的命令似乎非常明确。

1885年10月在迦太基举行的总会会议上，通过的“国内宣教”委员会的报告中有这样的话。——

“我们建议我们的教会在既定的募捐中给我们的“国内传教士”一个位置，我们建议我们的妇女协会在他们目前宽松的捐款中为这个被忽视的目标增加一笔合理的款项。”

为贯彻这一建议的精神，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特此任命由W. F. Elliott夫人、S. H. Ford夫人、John Farrington夫人、G. W. Hyde夫人和C. H. Hardin夫人组成的委员会与本州的浸信会姐妹通信，敦促在没有妇女协会的地方组织妇女协会，并在不干扰已组织的协会的情况下，敦促她们积极考虑扩大其慈善事业的范围。

第二年春天，该委员会在墨西哥举行会议，并选举埃利奥特夫人为主席，组织起来。

委员会得到了国外传教士R. S. Duncan牧师的极大鼓励和帮助。

作为这次会议的结果，发出了一封通函和传单，阐述了要做的工作，以及根据委员会的判断，似乎是完成工作的最佳方法。大量的传单被分发到该州的各个地方，同时还发出了积极合作的个人呼吁。第二年10月，向在莫伯里举行的总协会报告了这项工作。

这种努力之后，人们对传教的兴趣增加了，女士们似乎“完全准备支持任何扩大和统一我们传教工作的好计划”。

在1886年10月在莫伯利举行的协会年度会议上，财务主管报告说这一年的收入为2,287.99美元，超过了协会历史上的任何年份。

在这次会议上，最近从印度回来的传教士米勒小姐的谈话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兴趣。

高效的财务主管Chas. H. Hardin女士要求解除她的职务，因为她的健康状况不佳，无法继续关注这项工作。

董事会建议将董事会的地点从墨西哥移到对大多数成员更方便的地方。

年度官员选举的结果是W. F. Elliott夫人当选为主席；J. L. Burnham夫人为通讯秘书；J. B. Wornall夫人为司库，还有15位居住在该州不同地区的女士为副主席。

大家对即将退休的官员所提供的宝贵服务表示赞赏，并对他们无私地履行其繁重的职责表示感谢。经过长时间的拖延和祷告的考虑，埃利奥特夫人同意接受这个负责任的职位，这完全是因为她认为这一切必须有主的带领。

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决定将董事会设在堪萨斯城，并要求J. C. James夫人担任记录秘书。

在接下来的第一次季度会议上，詹姆斯夫人要求辞去这一职务，而非常高效的记录秘书V. D. Philips夫人被任命为这一职务，其方式最明显地表明了上



帝的旨意。

由此可见，工作路线已经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但上帝的帮助一直同在。机会和特权、忧虑和祝福都是遗产和成果。使业务计划适应更广泛的责任概念是现在摆在经理委员会面前的工作。

采用国内传教、州和地区传教以及牧师教育的要求，加上外国传教，需要增加合格的组织者。此外，还敦促通讯秘书深入实地，帮助培育这项伟大的工作。所有这些增加的活动都需要仔细调整，使工作得到适当的发展。

编写了与先进工作相协调的章程，并分发给各地方协会；还提供了其他帮助，以确保更大的系统。在那些可能被认为不可能维持协会的地方，有人敦促教会任命妇女委员会来收集资金，并定期向教会和州财务主管提交季度报告。

应该注意的是，地方协会的章程第5条规定，协会应始终向各自的教会报告他们的收集情况，从而牢记他们的密切关系。考虑到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被忽视。

业务范围的扩大为所有部门的工作提供了大量便利。根据目前的安排，任何传教士协会或个人都可以向总组织培养的任何目标提供捐款：国外或国内：北方或南方，东方或西方。因此，除了我们的密苏里浸信会女传教士协会提供的渠道外，不需要为我们的资金提供任何其他渠道。章程对任何情况都足够宽泛。

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扩大工作范围后的第一年年底，1887年10月在玛丽维尔举行的司库报告显示，仅对外国传教会的捐款就有3,015.55美元，整个金额为4,579.53美元。前一年，财务主管的报告显示（全部金额用于国外传

教) 为2, 287. 99美元。

在1887年10月在玛丽维尔举行的管理委员会会议上, 财务主管J. B. Wornall夫人提出了她的辞呈—说其他职责使她不可能再保持这个职位。大家非常遗憾地接受了这份辞呈。经过一段时间的拖延, 目前非常高效的财务主管G. B. Wheeler夫人被一致推选出来, 在过去的几年中, 这一选举的明智性得到了证明。

1888年10月, 在克林顿举行了年会。由于在总会的同一时间和地点举行会议所产生的障碍, 使我们有机会认真考虑在总会以外的时间和地点举行会议是否明智。在这次会议上, 对时间和地点的改变进行了表决。

我们接受了费耶特教会的诚挚邀请, 第三十届年会于1889年4月18-19日在该地举行。

这次会议的灵性, 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 将永远是所有在场者记忆中的一个绿点。

1890年4月在列克星敦举行的年度聚会让许多人记忆犹新。会长艾略特夫人的讲话是这次会议的特色。那份文件是对“妇女在宣教中的地位”的明确辩护, 是对这些组织的真诚认可, 而不是对其存在的道歉。

财务主管报告说, 今年的总收入为6, 915. 44美元。

安妮-路德-巴格比第二次访问她的故乡, 包括这次会议的时间。她对工作的甜言蜜语以及她在浸信会女学院上学时认识的朋友的重逢, 对大家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McMinn小姐也是浸信会女学院的前学生, 她的来信让大家非常

高兴。这封信是由通讯秘书宣读的。

1891年4月22-24日在墨西哥举行的年会有很多人参加，报告显示除了财务主管的报告外，其他方面都有进步；4 332. 28美元比前一年的报告金额少。这是因为各州的代理人没有向惠勒夫人报告这些协会因缺乏关于我们的方法的信息而拥有的许多资金（直接寄给了他们）。

在这方面，我们很高兴地提到哈丁学院的学生们所表现出的聪明和有益的兴趣。这是对该崇高机构的高度赞扬。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为协会的不同目标所做的贡献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大的数目。

据通讯秘书报告，截至1892年4月的这一年是“良好、扎实的工作”。当然，这个忠实的、不知疲倦的妇女协会已经完成了许多工作！”。这份报告在感谢声中获得通过，并进行了立项表决。加勒廷的女士们和市民们在招待“门内的陌生人”方面相互竞争。1892年，财务主管的报告显示这一年里筹集了5401. 95美元。

牧师M. P. Hunt牧师不遗余力地使会议成为真正的乐趣。他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为会议的成功添砖加瓦，当离别时，牧师的祝福作为一个珍贵会议—1892年年会—的亲切纪念品萦绕心头。

财务主管的报告应该引起人们的赞美之声！账目显示募捐额超过6, 800美元，即比去年多出2, 000美元—即使是在财政焦虑的情况下。这一数额的增加是由于这一时期的额外努力。

这一年是工作中各种光影的一年，有成功也有焦虑。

定期举行的董事会会议是一种手段，可以将情况很好地呈现在会员面前。第一季度有11个新的协会，传道室发送了很多文献，但收到的钱很少。交流会没有支付费用，而财务人员的账簿显示收入不足。但是第二和第三季度显示所有这些利益处于更有希望的状态。在最后一个季度，主席报告说，这项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持久”；库房的状况令人鼓舞，《交流》杂志在银行有余额。忠诚和耐心的努力因此得到了回报，新工人的加强带来了新的热情。

艾拉-科尔曼小姐宣读了唐宁夫人的有趣素描，谢弗夫人宣读了西尔斯夫人的素描。

海斯（Ida Hayes）小姐最近被任命为墨西哥Madero Institute Saliillo的教师和传教士，她的到来给我们组织的目标带来了额外的兴趣和现实。在介绍海斯小姐时，她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谈到了她对传教工作的信念和愿望，临别时人们还伸出手来，以示对她的喜爱和支持。

妇女协会建立了一份名为《交流》的月刊，由协会董事会在密苏里州莫伯利市出版。这是一份八页的报纸，以决定性的能力和对适应协会工作的仔细研究谦虚地开展工作。妇女传道会的进取心和朴实无华的热情不能不使其工作和工作者得到基督徒的认可。

对于协会1898年的会议，勤奋而高效的通讯秘书，堪萨斯城的约翰-L-伯纳姆夫人在她的年度报告中说：“当我们回顾过去的岁月，回顾我们工作的开始，确实就像‘山顶上的一把玉米，要像黎巴嫩一样摇晃’。

“就像小溪从山坡上涓涓流淌，不断聚集力量，最后到达大洋，被带走，触及所有国家的海岸。\*\*\*

“这条同样的小溪，开始时是如此之小，后来不断扩大，一直流到各国都被触动，数百人回家’唱摩西和羔羊的歌’，今天仍有数百人活着，向他们的朋友和亲属讲述救赎之爱的故事。我的姐妹们是否想知道，我们年复一年地收集钱财，这里一点，有时那里一把，就像路得在波阿斯的田里拾取一样，已经捐了多少钱？神对他的应许并不懈怠。当我们奉他的名作工时，他就大量地赐给我们更多。我们已经给了。为地区宣教...

. 1, 768美元为国内传教士。

3, 730美元为国内传教。

17, 342美元用于外国传教士。

34, 082美元用于牧师教育。

5, 052美元用于其他物品...

12, 664美元用于相关项目

共计 ..... 74, 640美元。

妇女传教会的一个显著和非常值得称赞的特点是它的透明性。再加上管理层的耐心忠诚，以及工作中取得的成果，使该组织不仅独特而且美丽。

B. G. Tutt牧师在为该协会撰写的文章中说。

“我曾在不同的场合公开宣称，根据我的判断，自从凯里和贾德森的时代以来，没有什么能像我们教会中的妇女协会组织那样给宣教工作带来如此大的推动力。我当然建议我们的妇女（也包括男人）对宣教有更多、更普遍的兴趣。

“密苏里州的妇女工作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它的朴素性。我知道没有一个组织是以如此节约和自我放弃的方式开展其业务的。”

W. L. Boyer弟兄又说：“在我看来，上帝的赞许印记已经不可磨灭地印在了密苏里州浸信会妇女的努力上，上帝的祝福已经为她们的努力加冕。”\*\*\*“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在每个教会都有一个妇女传道会，并说服尽可能多的人成为这个传道会的有效成员。”

除了Moss夫人和Elliott夫人担任主席之外，J. C. Maple夫人也曾担任过代理主席，在1881年圣路易斯的会议上优雅而庄重地主持了会议。她在回应第三浸信会W. B. 哈里斯夫人的欢迎词时的讲话，是优雅的措辞和优雅的表达的典范，将传教工作的原则、精神和方法披上了吸引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外衣，使福音事业的宏伟气势得到了体现。

莫斯夫人以旺盛的精力和不减的热情，不仅在她的姐妹中，而且在总协会所有活跃的工人中为自己赢得了声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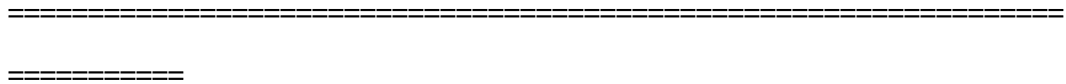
埃利奥特夫人风格自然大方，是一个领导者和主持者。她温文尔雅，不苟言笑，智慧全面，头脑敏锐，对所有附带的程序对主要问题的影响有迅速的认识，对协会的工作有无私的奉献，使她受到所有工作者的喜爱。

在结束这一章时，应该记录第一批副主席的名字。Ella D. Pitts小姐、E. G. Garnett夫人、John Doniphan夫人、John T. Williams夫人、Lizzie Smith

夫人、Fannie Arnold夫人、C. H. Hardin夫人、Henry Talbird夫人、Mary Wetzell夫人、J.D. Biggs, J. B. Wornall夫人, M. E. Goldsberry夫人, T. J. Musgrove夫人, J. Farmer夫人, W. F. Elliott夫人, S. M. Taylor夫人, Bettie Settle小姐, John Cantwell夫人, E. D. Isbell夫人。

密苏里浸信会女传教士协会的现任（1898年）官员是，W. F. Elliott夫人，主席；J. L. Burnham夫人，通讯秘书；V. D. Phillips夫人，记录秘书；G. B. Wheeler夫人，司库。米亚马的W. M. 贝尔牧师的女儿弗洛拉-贝尔小姐对男孩和女孩的适当培训有着认真而明智的兴趣。在她的最后一份年度报告中，她说：“孩子的需要是最高的需要”。\*\*\*“给这些男孩和女孩一个机会，看看贫民的数量会不会大大减少。”

对该协会的历史进行仔细和无偏见的研究，就不会不对妇女传教会的各种作用留下适当的印象。任何与福音事业有关的好工作都离不开该组织的同情和合作。



## 第二十一章。

一个方便的总结。

本章的编辑和插入，是希望它能作为一个方便的参考摘要，供那些希望迅速了解工作中的任何细节项目，或有关过去与密苏里浸信会总会有密切联系的人使用。也许，在遥远的将来，这一章可能比现在更有兴趣和价值，但从现在开始，许多人可能会感兴趣。

---

## 第一节。

总协会主持人，服务时间，以及出生和死亡日期。

Jeremiah Vardeman牧师：服务年限，1834-1835。整个时间为两年。1775年7月8日生于弗吉尼亚州怀特县；1842年5月28日死于密苏里州罗尔斯县。

J. B. Longan牧师。服务年限，1836-1839。整个服务时间为4年。1775年出生于弗吉尼亚州亨里科县。死亡日期不详。

James Suggett牧师：服务年限，1840年。整个任期为一年。1775年5月生于弗吉尼亚州奥兰治县；1851年死于密苏里州卡拉威县。

乌里尔-塞布里阁下。服务年限，1841-1843；1846-1848。整个服务期为6年。1774年7月15日生于弗吉尼亚州的奥兰治县；1853年5月18日死于密苏里州的霍华德县。

罗兰-休斯。服务年限，1844-1845；1850-1854。整个服务时间为7年。1790年生于肯塔基州；1855年死于密苏里州霍华德县。

卡森 (Wm. Carson) 阁下。1849年和1855年的服务年限。整个时间为两年。1798年5月14日生于弗吉尼亚州温彻斯特附近；1873年11月3日在密苏里州帕尔米拉去世。



大卫-H-希克曼阁下：服务年限，1856年和1868年。整个时间为两年。1821年11月21日出生在肯塔基州波旁县；1869年6月25日去世。

R. E. McDaniel法官：服务年限，1857年和1859-1862年，整个服务时间为五年。

克罗威尔 (Rev. Wm. Crowell, D.D) .: 服务年限1859年。服务时间为一年。目前没有关于他出生或死亡日期的信息。作者认为他出生在纽约州。J. C. Maple博士在半世纪纪念中说到克罗威尔博士。“密苏里州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她的边界内生活过，像他这样，具有更全面的文化和更广泛的学术研究。他是一个虔诚和坚定的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A. P. Williams牧师，D.D.：服务年限为1863年和1865-1867年。服务年限共计4年。1864年没有召开总协会会议。威廉姆斯博士于1813年3月13日出生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县，于1868年11月9日在密苏里州霍华德县的格拉斯哥去世。

诺亚-弗拉德牧师服务年限，1869-1870 全程两年；1809年6月14日生于肯塔基州谢尔比县；1873年8月11日死于密苏里州哥伦比亚。

X. X. Buckner牧师：服务年限，1871年。整个时间为一年。1828年2月20日出生在肯塔基州斯宾塞县；1872年1月19日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去世。

John B. Wornall阁下。服务年限，1872-1873。整个时间为两年。1822年10月12日出生在肯塔基州克拉克县；1892年3月24日在密苏里州杰克逊县的家中去世。

执事刘易斯-B-伊莱。服务年限，1874-1876。整个服务期为三年。1825年5月18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法兰克福，1897年6月18日在圣约瑟夫去世。

W. Pope Yeaman, S. T. D. : 服务年限，1877-1896。整个服务时间为20年。出生在肯塔基州哈丁县。

执事E. W. Stephens。服务年限：1897-1898。现任主持人。出生在哥伦比亚。

这十六个人，除了最后提到的两个人之外，都已经去世，他们的弟兄们在总协会的年度会议上承担了主持工作的荣誉。

---

第二节。

助理主持人。

在1876年，即美国独立的第100年，密苏里浸信会总协会的章程被修改，以设立助理主持人的职位。设立这个职位的目的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有人可以准备好填补主持人的职位。

根据修订后的宪法，第一次选举助理主持人是在1877年，L. B. Ely执事被选中；他在1880年之前（包括1880年）的每届会议上都被再次选中。

J. C. Maple牧师，D. D. ，于1881年当选为助理主持人。

J. D. Murphy牧师于1882年当选。

前州长哈丁 (C. H. Hardin) 于1883年当选，此后每年连任，直至1886年。  
哈丁州长1820年生于肯塔基州，1892年7月29日在墨西哥去世。

John P. Greene牧师，D. D.，于1887年当选。

Rochester Ford, Esq.，于1888年当选。

John B. Wornall阁下于1889年当选（见第一节，主持人），1890年再次当选。

E. W. Stephens执事于1891年当选。

R. C. Clark, Esq.，于1892年当选。

T. M. James执事于1893年当选，1894年和1896年再次当选。

S. Y. Pitts牧师在1895年当选。

诺亚-M-吉文阁下于1897年当选。

J. F. Kemper牧师于1898年当选。

除最后提到的两位外，前面提到的所有助理主持人都是本书作者的助手，他非常高兴地证明他们在需要时提供帮助的礼貌和效率。

只有三位助理主持人已经被召集到他们的天父的身边，Hons. J. B. Wornall, Chas. H. Hardin和L. B. Ely。其他的人直到1898年12月写这篇文章时，仍然是总协会的积极和有影响力的成员。

---

第三节。

记录秘书。

总会的记录秘书一直是R. S. Thomas牧师，D. D.，在前面的章节中经常提到。

威廉-莱特是利兰-莱特的兄弟，他是总协会的历史支柱，在本书前几页中经常提到。威廉-莱特于1797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州麦迪逊县。他是作为一个商人长大的。他于1825年来到密苏里州的霍华德县。他作为一位可敬的绅士受到高度尊重，并作为一位认真和一贯的基督徒受到喜爱。他于1853年在密西西比州的亚祖市去世。

G. M. 鲍尔，医学博士，1790年12月12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福基尔县。他是一个能干而虔诚的人。

他在医学界很有名气，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很热心，也很有用，并在国民议会中为他的国家服务。1864年11月17日，他在密苏里州门罗县的巴黎去世。

Hon. Wm. Carson. -见第一节，主持人。

W. M. Quince。这位兄弟在1836年担任记录秘书。令人非常遗憾的是，没有关于他的可用信息。

乔丹-奥布里安于1794年9月17日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查塔姆县。1858年3月14

日，他在库珀县去世。他因其基督教美德和社会价值而受到尊重。在分裂、派别和争执的年代，他是传教事业的积极推动者。

韦德-M-杰克逊是总协会的领导人之一。他的生平简述见前一章。

Hon. Wm. M. McPherson，圣路易斯的一名律师和商人，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经常提到。他于1813年2月13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布恩县。多年来，他是圣路易斯第二浸信会的一名有影响力的成员，并对该教派在该州的事务有积极的兴趣。他于1872年去世。

M. F. Price于1806年3月6日出生在肯塔基州费耶特县。这确实是一个属神的人。在密苏里州，他在基督教的努力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他于1877年3月27日在密苏里州的拉斐特县去世。在他的一生中，他虽然不是传教士，但在密苏里州列克星敦建立教会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该教会是在1839年下半年完成的。

S. B. Johnson牧师。但除了G. W. Hyde博士为半世纪纪念册提供的资料外，人们对这位兄弟知之甚少；这里的信息由John T. Williams博士提供。他大约于1881年在圣路易斯去世。约翰逊死前有几年时间在《密苏里共和国》工作，主要负责宗教新闻部门。

Dan' l Read牧师，法学博士。这位杰出的学者、教育家和传教士于1825年4月11日出生在纽约的奥尔治维尔。他曾在圣路易斯的第二浸信会教堂担任过几年的牧师。他接受了位于伊利诺伊州奥尔顿的舒特夫学院的院长职务，并为该学院做了大量工作，使其拥有了比以往更坚实的基础。1873年，他从Shurtleff学院转到纽约州威廉斯堡的第一浸信会教堂担任牧师。

W. M. Bell牧师。要告诉密苏里的浸信会成员他们不知道的关于这位杰出的公民和受人爱戴的上帝的人的事情是很困难的。他于1823年7月23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他来到密苏里的时候还是个年轻人，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被留在了孤儿院。他在著名的A. P. 威廉姆斯的传教下信主。在密苏里州萨林县的伯特利教会，他受洗后加入了该教会的团契；于1848年许可他传讲福音。1850年，同一教会要求授予他圣职。作为一名牧师，宣教、教育和宗教出版物的推动者；作为总协会的积极成员，作为州牧师会议的长期主持人，以及多年来萨林协会的主持人，他在上帝的带领下，使自己成为密苏里州最有用的牧师之一。根据他自己对个人经历的见证，他是上帝惊人恩典的纪念碑。

他娶了R. E. 麦克丹尼尔法官的一个女儿。她成为他的善良、高尚和有帮助的妻子。她致力于履行基督徒妻子和母亲的职责。

埃德温-W-斯蒂芬斯 (Edwin W. Stephens)，现在是总协会的主持人，担任过几届记录秘书。他后来的提名证明了他的弟兄们对他的公务效率和个人素质的尊重。他是密苏里州最广泛、最精致的图书和出版社的老板，也是《哥伦比亚先驱报》的老板，这是他在年轻时创办的一份广为人知的周刊。

Rer. Manly J. Breaker, D. D., 在1873年担任记录秘书，当时他还是个年轻的传道人。他作为思想家、传道人和作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目前（1898年）是密苏里总协会国内与外国传教会的通讯秘书。

约翰-T-威廉姆斯担任了18年的记录秘书。他在1891年夏天去世时是该职位的任职者。总会在1891年10月举行的追悼会上，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为这位离世的书记提供纪念碑，这是一个最温柔的悲哀。威廉姆斯博士是一位忠实的官员和可敬的绅士，他的去世是一个真正的损失。虽然威廉姆斯博士是一位认

真而有修养的传教士，但作为一名教育家，他获得了他的声望并建立了他的作用。

山姆-弗兰克-泰勒牧师, D. D. , 是威廉姆斯博士的继任者。他从1891年到1896年担任秘书职务，当时他拒绝被提名为自己的继任者。泰勒博士现在是哥伦比亚的斯蒂芬斯学院的院长，而且已经担任了好几年的院长，非常受欢迎，也很成功。

泰勒博士由中央浸信会的佩恩（A. W. Payne）先生接任，自1896年10月以来一直担任该职务。他的效率和和蔼可亲的态度使他成为一个受欢迎的官员。

---

第四节。

审计员。

在1876年之前，司库的账目是由一个财务委员会审查并向总会报告的。这种方法在某些方面并不令人满意，因此在那一年对章程进行了修订，设立了审计师一职，其职责是审查司库的收入、支出和凭证。1877年举行了第一次审计长选举，克林顿的A. C. Avery被选为该职位。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886年的会议。在1887年的会议上，James L. Applegate执事被选为审计员，他一直非常谨慎地忠实和准确地履行职责，直到现在（1898年）。

直到1877年，财务委员会的习惯是宣布他们可以在协会开会的房子里的某个角落找到他们，所有为国内传教士带来奉献的人都请到委员会来，把送来的钱交给他们。这种做法总是在宣布后的几个小时内扰乱协会的业务，在会议

期间也不定期。委员会在没有大量谈话的情况下，无法知道送来奉献的教会、协会或个人的名字，而且往往有一部分钱是纸币，在桌子上清点零钱时发出的叮当声，整个屋子都能听到，与储户和委员会的声音混在一起——当然，其中有些人很想让大家知道他们在做一笔大生意，因此，金钱和声音的混合声使其他事务暂时无法进行。

1877年的主持人，对这一长期形成的习惯进行了创新，宣布可以在某个地方看到司库——如果有的话，是大楼的一个侧室，所有的奉献都将支付给他。这一举措将秩序和安静从恼人的、浪费时间的混乱中带了回来。现在，在财务主管格思里深思熟虑的方式下，这个习俗已经变得如此稳定，以至于不再需要发布公告了。司库把所有的钱都送到了协会，而且是如此悄悄地、有系统地进行，以至于广大的信使们都知道这件事。这一创新，虽然看起来很小，但对这么多年来作为总协会审议工作特点的秩序和庄重的方式做出了主要贡献。

---

第五节。

相应的秘书。

几乎所有担任过通讯秘书的人都在前面几页中提到过，与他们的工作有关。但为了方便参考，这里按时间顺序提到他们。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R. S. Thomas牧师是执行委员会的第一位通讯秘书。他至少早在1839年就被选为该职务。在前面的章节中经常提到他。



本卷中经常提到的利兰-莱特执事，在1844-'45，47-'49'，53-65，和66年间担任通讯秘书。

韦德-杰克逊（Wade M. Jackson）在1850-52年期间担任通讯秘书。这个人在总协会的早期历史中如此突出，以至于他的名字成为该历史的一部分。

在这段历史中，塞缪尔-C-梅杰必然是一个突出的名字。在通讯秘书一职成为宪法组织法中的一项既定命令之前，他已经交替担任了多年的通讯秘书和执行委员会主席。

内森-艾尔斯牧师在1859-60年担任了一年的职务。关于他的工作，在（机构和代理）一章中作了说明。他是第一个领取工资的通讯秘书。

维利-J-帕特里克牧师。这位杰出的福音牧师是艾尔斯弟兄的继任者，并无偿履行了一年的通讯秘书职责。本书中已经提到过他。

Jesse A. Harris牧师在1867年担任通讯秘书。这个心地善良、高尚的人，受到了所有认识他的人的尊敬，在我们的历史上有了前述记录。

罗宾逊牧师（Rev. John M. Robinson）。在“机构和代理”一章中提到的这位总协会的杰出仆人，从1868年到1870年（含）担任通讯秘书。

W. R. Rothwell牧师是总协会历史上的一个因素，从1871年1月到1872年1月担任通讯秘书。

泰勒牧师从1873年2月至10月担任该职务。他是一个具有热情的气质、冲动、性格和反复无常的知识巨人，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几乎没有人可以与之相比。

约书亚-希克曼牧师是1872年的任职者，然后在1877年和1878年任职。见“机构和代理”一章。

S. W. Marston牧师在1873年成为通讯秘书，一直持续到1876年。见“机构和代理”。

J. D. Murphy牧师在1876年的部分时间里担任通讯秘书一职。墨菲博士是土生土长的密苏里人，是“美国的安德鲁-富勒”—A. P. 威廉姆斯博士的侄子，作为一个圣经学生和阐释者，他与他那亲戚并无不同。他现在居住在密苏里州的塞达利亚，是一位强有力的传道人，清晰的作家和有用的人。

W. Pope Yeaman从1878年11月至1886年10月担任通讯秘书。

前州长哈丁（C. H. Hardin）是1886年11月的通讯秘书。他的职位由J. C. 阿姆斯特朗牧师接任，他一直任职到1887年12月，并由S. M. 布朗牧师接任，他一直任职到1892年。阿姆斯特朗博士从未同意在能够找到合适的继任者之后继续担任该职务。他对这一职位的管理很有技巧，也很成功。布朗兄弟的出色工作在“机构和代理”一章中讨论。

Wm. T. Campbell从1892年10月到1897年10月，是一位高效且受欢迎的通讯秘书。见“代理机构和代理人”。

T. L. West牧师于1897年10月接替坎贝尔弟兄，现在（1898年）是一位精力充沛且非常受欢迎的现任者。他从密苏里州卡罗尔顿（Carrollton）的牧师职位上辞职（令教会和会众非常遗憾），以响应州传教会的紧急召唤，担任这一重要职务。

对密苏里浸信会总协会通讯秘书的职责和工作进行仔细和不偏不倚的研究，就会发现一个有趣和有暗示性的事实，即该职位是我们教派在该州进步的力量中的一个主导因素。

---

第六节。

财务人员。

总会各执行委员会的财务人员有S. C. Major, Roland Hughes, Wade M. Jackson, James Harris, L. B. Ely, Robt. T. Prewitt, Geo.W. Trimble, Marshall Brotherton, Wm. M. Senter, John A. Guthrie。见“机构和代理人”。

注：—关于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见“机构和代理”一章。

第七节。

传教士。

在前面的章节中，传教士的名字经常与他们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在协会成立后的六十四年中，要列出每一位传教士的名字是不可能的。

自1834年以来，有536名不同的人被总会委任为该州的一般传教士、地方传教士和传教牧师。在这个统计中，没有重复的人。如果所有服役超过一年的人

都被算作每一年的传教士,这将是合法的,那么上面给出的数字将不少于1000人。在一个州里,六十四年内有一千人,再加上规定的牧师,就构成了为神的国度和基督工作的相当多的人。也许没有一个为支持这支军队而活着的贡献者,对他或她为支持这一伟大事业所做的事情感到后悔。

而那些已经走向最后奖赏的贡献者,无疑为他们被允许提供帮助而欢欣鼓舞。

传教士们自己,其中许多人为了冠冕而放下了十字架,他们在谦卑的奉献中辛勤劳作时,并不知道他们正在为一项照亮大地、使天堂欢欣的事业做出的贡献。

---

第八节。

在这项工作中所花费的资金。

自1834年总协会成立以来,密苏里州传教所花费的总金额为315,961.39美元。这使得平均整个时期每年4,935美元。一年中最小的花费可能是69美元,最大的花费是15,799.25美元。从表面上看,整个时期的总和可能不大,每年的平均数可能看起来很小,但考虑到一些事实,可以消除这些表象。首先。在协会组织的时候,该州的全部人口不超过25万—没有现在圣路易斯市人口的一半;现在该州有3,000,000人。

第二。在总会组织的时候,该州只有大约5,350名浸信会信徒;现在大约有138,000人。当时只有约75名浸信会传教士,只有150间教会。现在有1,000多名传教士和1,500多间教会。

第三。总会一开始就遇到了来自一些浸信会信徒、浸信会教会和协会的激烈而恶毒的反对。最初的十年只为各州的传教士提供了几百美元，这并不奇怪。

第四。在1862年、63年和64年，没有为州级传教士做任何事情。残酷的战争之手阻止了密苏里州传教事业的发展。而在1877-78年和79年，（由于全州经济状况糟糕）有一个巨大的下降，从1865年开始并持续到1873年的复兴工作中，州传教会的捐款逐渐减少。在1872年10月结束的一年中，收集了9,560.25美元——主要是由罗斯韦尔博士筹集的——并直接用于州传教会；而在1878年，收集的款项下降到1,125.35美元。协会破产了，工作陷入了“混乱”之中，许多反对协会的声音也逐渐增多。

第五。上述315,961.39美元的总额不包括由地区协会筹集并用于其自身领域的资金，在这些地区，总会没有通过合作安排来补充当地的拨款。在所有情况下，在作出上述估计时，非合作协会筹集和支出的款项，在统计报告时都不包括，以便将总额减少到以总协会的名义和由总协会筹集和支出的数额。

对不了解浸信会方法的人来说，最好知道“州传教会”一词是指总会所做的工作，而不包括地区协会、教会或独立传道人的开支、工作或工作成果。其他教派的媒体和世俗报刊都把总协会报告的财务统计数字和受洗人数作为该州浸信会教派年度工作的总数。这一错误源于对浸信会政体的误解。总会只报告自己的工作，对地区协会的教会工作只字不提，只是偶尔在会议记录中印出一个统计表供参考，但从不作为自己的工作。如果地区协会每年在其范围内用于传教工作的支出与总协会的年度支出加在一起统计，数额将超过一倍。

考虑到这些事实，我们相信，总会的财务状况虽然没有达到它可能和应该达

到的程度，但却绝对是令人鼓舞的，而且绝不是对密苏里浸信会的责备。当他们把这笔钱捐给各州的传教士时，他们已经把成千上万的钱捐给了地区传教士、一般的国内和国外传教士、基督教教育、牧师教育、主日学传教工作、出版协会、孤儿院和疗养院，以及无数吸引基督教慈善的附带目标。诚然，本州有成千上万的浸礼会信徒拒绝参与这些伟大的工作，但“接着选派的余数”，他们确实来帮助主对抗强权，从所有方面考虑，他们并不落后于国内其他地区的弟兄们。

---

第九节。

国内传教工作的成果。

总会的记录显示，自1834年在普罗维登斯召开会议以来的64年中，总会的传教士们报告了他们所宣讲的120,331场布道。我们不可能估计通过传讲基督里的真理所完成的好处。你不可能通过个人对基督的信仰的数量来估计，也不可能通过对这种信仰进行的洗礼的数量来估计。在基督教的智慧中建立基督的教会，促进属灵的思想，发展基督教的企业和慈善精神；此外还必须加上对一般社会状况的良好影响，所有这些都是无法用数字计算的。

自从协会开始向该州派遣传教士以来，由总协会的传教士施洗的人数为26,582人。这个数字也不包括总协会的传教士所施洗的所有人数，因为在工作的早期，传教士们要么对他们的报告粗心大意，要么不理解报告的清晰和完整的重要性。原来的执行委员会经常对传教士的这种错误提出抱怨，并多次采取严格的规则来克服这种错误。传教士们也没有报告在他们的服事下所有皈依者的洗礼情况，因为在传教士的帮助下，薄弱教会的牧师会对皈依者

实施这一仪式。

但是，将传教士的劳动成果与牧民的劳动成果进行比较，可以说明这项工作的价值。上述结果显示，每四次半的布道会有一次受洗，或者换句话说，每九次布道会有两次受洗。几个简单的计算会表明，把所有的教会都考虑在内，教牧的劳动并没有达到这个结果。全职服务于一个教会的牧师，每年讲道的次数不会少于104次，通常他讲的次数会更多。然而，很少有牧师能在几年内，比如说五年内，平均每年有二十三次的洗礼。一个四分之一时间服务于一个教会的牧师，就像我们许多乡村教会的情况一样，一年中讲道不少于24次。如果他每年举行一次长时间的聚会，他或他的某个人每天讲道两次，比如两周，这将在24次讲道的基础上增加28次讲道，即52次讲道。

这些估计并不是为了贬低牧职的劳动；因为没有牧职，教会就会停止存在，而没有基督的教会，不到三分之一世纪，世界就会被午夜一般漆黑的道德黑暗所笼罩。

如果不考虑到在照顾城市人口中心的宗教状况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就无法实现州传教的真正成果。我们没有必要详细列举密苏里州的每一个村镇和城市教堂，在那里浸信会的利益得到了总协会的促进。本卷中关于“人口中心”的章节足以说明这项工作的广泛性。

---

## 第十节

在总会会议上的传道人的介绍性讲道，以及讲道中的主题经文

A. P. WILLIAMS:1837年6月2日。罗马书10。  
A. P. WILLIAMS: 1839年5月31日。马太福音9:28, 29。  
A. P. WILLIAMS: 1863年6月26日。  
A. P. WILLIAMS: 1865年8月19日。腓立比书7:12。  
安徒生树林。1838年6月1日。雅各书1:27。  
JAMES SUGGETT: 1840年8月28日。路加福音24:46, 47。  
Thos. P. GREEN: 1841年8月27日。马太福音20:14。  
Isaac T. HINTON : 1842年8月25日。但以理书. 12:14。  
ISAAC T. HINTON: 1843年8月24日。哥林多前书9:7。  
安德鲁-布罗德斯特。1844年8月23日。哥林多后书9:8。  
R. N. HERNDON : 1845年8月28日。帖撒罗尼迦前书1:2, 3。  
S. W. LYND: 1846年8月27日。加拉太书6, 13。  
T. C. HARRIS: 1847年8月26日。哥林多前书1:2。  
T. C. HARRIS: 1852年8月26日。以赛亚书. 53-10。  
W. C. LIGON: 1848年8月24日。以弗所书2:18。  
诺亚-洪水1849年8月23日。彼得前书3:11。  
J. E. WELCH: 1850年8月22日。箴言22:6。  
J. E. Welch:1855年5月26日。撒母耳记下22:24。  
J. B. JETER: 1851年8月28日。路加福音8:1, 3。  
R. F. ELLIS: 1853年5月25日。罗马书10:14。  
Geo. A. LOFTON: 1877年10月24日。马可福音16:20。  
W. W. BOYD: 1878年10月23日。罗马书1:14。  
WM. HARRIS: 1880年10月20日。帖撒罗尼迦前书1:7, 8。  
J. V. SCHOFIELD: 1881年10月18日。马可福音16:15。  
J. D. MURPHY: 1882年10月18日。马太福音21:3。  
J. T. WILLIAMS: 1883年10月24日。约翰福音6:63。  
G. W. HATCHER: 1884年10月21日。马太福音1:23。



E. D. ISBELL: 1885年10月23日。哥林多前书1:21。  
J. P. GREENE: 1886年10月19日。彼得前书1:25。  
B. G. Tutt:1887年10月18日。约翰福音6:30。  
A. C. RAFFERTY: 1888年10月17日。以弗所书4:28。  
J. O. B. Lowry:1889年10月15日。约翰福音17:1。  
J. W. FORD: 1890年10月12日。罗马书1:20。  
T. E. VASSAR: 1891年10月21日。希伯来书2:8, 9。  
J. S. KIRTLEY: 1892年10月18日。哥林多后书5:19。  
J. C. 阿姆斯特朗。1893年10月24日。罗马书8:1。  
J. B. FULLER: 1894年10月22日。马太福音28: 19, 20。  
S. M. BROWN: 1896年10月20日。使徒行传1:8。  
W. R. L. SMITH: 1897年10月18日。约翰福音3:12。  
R. P. JOHNSTON: 1898年10月17日。马太福音28:19, 20。  
R. H. HARRIS: 1854年5月20日。约翰福音9:4。  
丹尼尔-里德: 1856年5月23日。约翰福音16:8, II。  
A. POINDEXTER: 1857年5月27日。哥林多后书5:14, 15。  
WM. PRICE:1858年5月21日。哥林多前书1:48。  
E. S. DULIN: 1859年7月26日。马太福音10:9, 10。  
E. S. DULIN: 1866年8月10日。犹大书8:4。  
葛鲁沙-安德森: 1860年7月21日。约翰福音12:24。  
John FRANCIS: 1861年7月27日。以赛亚书53:2。  
Jos. W. WARDER:1862年7月26日。提摩太前书4:6, 8。  
查斯. 怀廷。1867年8月10日。路加福音9:60。  
W. H. THOMAS: 1868年8月6日。民数记13:30。  
詹姆斯-迪克森。1869年8月4日。但以理书2:31, 35。  
Thos. RUMBAUT:1870年10月1日。马可福音10:15。  
J. H. LUTHER: 1871年10月12日。约翰福音21:16。

- J. C. MAPLE: 1872年10月10日。马太福音28:21。
- D. G. MORRILL: 1873年10月8日。诗篇126: 5, 6。
- A. MACHETTE: 1874年10月6日。马太福音16:18。
- S. H. FORD: 1875年10月8日。约书亚记3:12。
- S. H. FORD: 1879年10月22日。马太福音3:1。
- W. 教皇耶曼: 1876年10月18日。约翰一书4:7, 12。
- W. POPE YEAMAN: 1895年10月22日。以弗所书5:16。

前面的总结是本卷的结束，写这本书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浸信会成员感兴趣并了解总协会在忠实地努力推进基督在一个伟大而繁荣的国家的事业方面的斗争和成功。

作者的动机只有一个——通过传播救世主的真理和扩大他的国度，使参与荣耀救世主的伟大工作的人的名字和作品永久化。他更关心的是真理和事实的逻辑，而不是修辞的卓越或文学的声誉。



